



太平廣記

(9)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九册

卷二百一——卷二百二十五

目 录

第九册

第二百一卷 1

●才名

好尚附

才名

上官仪 东方虬 苏颋 李邕 李华 李白

好尚

房琯 韩愈 李约 陆鸿渐 独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彦 宋之逊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第二百二卷 22

●儒行

(怜才、高逸附)

刘献之 卢景裕 萧德言 张楚金

怜才

沈约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张建封 李实 韩愈 杨敬之 卢肇 令狐

绚 崔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诚 陶弘景 田游岩 朱桃椎

卢鸿

元结 贺知章 顾况 陈琏 孔拯

第二百三卷 49

●乐一

舜白玉琯 师延 师旷 师涓 楚怀王
 咸阳宫铜人 隋文帝 唐太宗 卫道弼曹
 绍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沈 王仁裕 李师诲
 琴
 玕璠乐 刘道强 赵后 马融 杨秀 李
 勉
 张弘靖 董庭兰 蔡邕 于頔 韩皋 王
 中散
 瑟
 阮咸

第二百四卷 86

●乐二

大酺 梨园乐 太真妃 天宝乐章 韦皋
 于頔
 文宗 沈阿翘 懿宗 王令言 宁王献
 王仁裕
 歌
 秦青韩娥 戚夫人 李龟年 李袞 韩会
 米嘉荣
 笛
 昭华管 唐玄宗 汉中王瑀 李暮 许云

	封	
	吕乡筠	
	鬻策	
	李蔚	
第二百五卷		124
●乐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龟年 曹王皋 李琬 杜	
	鸿渐	
	铜鼓	
	张直方 郑续	
	琵琶	
	罗黑黑 裴洛儿 杨妃 段师 汉中王瑀	
	韦应物	
	宋沆 皇甫直 王沂 关别驾 王氏女	
	五弦	
	赵辟	
	箜篌	
	徐月华	
第二百六卷		157
●书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隶书	
	章草	
	行书 飞白 草书 汲冢书 李斯 萧何	
	蔡邕	
	崔瑗 张芝 张昶 刘德升 师宜官 梁	

	鹄 左伯	
	胡昭 钟繇 钟会 韦诞	
第二百七卷	181
●书二	王羲之 王献之 王修 荀爽 谢安 王 慄 戴安道康昕 韦昶 萧思话 王僧虔 王 融 萧子云 萧特 僧智永 僧智果	
第二百八卷	206
●书三	唐太宗 购兰亭序 汉王元昌 欧阳询 欧阳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绍宗 郑广文 李阳冰 张旭 僧怀素	
第二百九卷	232
●书四	杂编 程邈已下 邯郸淳已下 姜诩已下 王羲 之 王慄 潞州卢 桓玄 褚遂良 兰亭真迹 王方 庆 二王真迹 八体 李都 东都乞儿 卢弘 宣 岭南兔	

第二百一十卷 250

- 画一 烈裔 敬君 毛延寿 赵岐 刘褒 张衡
徐邈
曹不兴 卫协 王献之 顾恺之 顾光宝
王慄
王濛 戴逵 宗炳 黄花寺壁

第二百一十一卷 272

- 画二 宗测 袁茜 梁元帝 陶弘景 张僧繇
高孝珩
杨子华 刘杀鬼 郑法士 阎立德 阎立
本 薛稷
尉迟乙僧 王维 李思训 韩干

第二百一十二卷 295

- 画三 吴道玄 冯绍正 张藻 陈闳 韦无忝
卢棱伽
毕宏 净域寺 资圣寺 老君庙 金桥图
崔圆壁

第二百一十三卷 314

- 画四 保寿寺 先天菩萨 王宰 杨炎 顾况
周昉
范长寿 程修己 边鸾 张萱 王墨 李
仲和
刘商

- 历归真 圣画 廉广 范山人 韦叔文
- 第二百一十四卷** 338
- 画五 贯休 楚安 应天三绝 八仙图 黄筌
杂编
- 第二百一十五卷** 355
- 算术 郑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赵达 贞观秘记
一行
邢和璞 满师 马处谦 袁弘御
- 第二百一十六卷** 372
- 卜筮一 管辂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照 郭璞 蔡
铁
吴中察声者 王子贞 张璟藏 湊州筮者
蔡微远 车三 李老 开元中二道士 蒋
直
- 第二百一十七卷** 390
- 卜筮二 沈七 颖阴日者 王栖岩 路生 邹生
五明道士 黄贺 邓州卜者
- 第二百一十八卷** 407
- 医一 华佗 张仲景 吴太医 句骊客 范光禄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痃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权
孙思邈 许裔宗 秦鸣鹤 卢元钦 周允

- 元
杨玄亮 赵玄景 张文仲 郝公景 崔务
- 第二百一十九卷** 432
- 医二 周广 白岑 张万福 王彦伯 李祐妇
元颀
梁革 梁新赵鄂 高骈 田令孜 于邁
颜燧
- 第二百二十卷** 452
- 医三 申光逊 孙光宪 渔人妻 陈寨 陶俊
张易
广陵木工 飞蛊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鸩
杂说药
异疾
绛州僧 崔爽 刘录事 句容佐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
言吉
蒯亮
- 第二百二十一卷** 480
- 相一 袁天纲 张罔藏 张柬之 陆景融 程行
谏
魏元忠

第二百二十二卷 501

- 相二 裴光庭 安禄山 孙思邈 孙生 衡相
马禄师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陈昭 卢齐卿 梁
十二
冯七 马生

第二百二十三卷 521

- 相三 桑道茂 韦夏卿 骆山人 李生 王锜
窦易直
李潼 贾餗 娄千宝 丁重 夏侯生 薛
少尹
周玄豹 程逊

第二百二十四卷 542

- 相四 王正君 黄霸 卖馅媪 苏氏女 武后
李淳风
杨贵妃 姜皎 常袞 刘禹锡 郑朗 令
狐绉门僧
僧处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
板庾道敏
李参军 龙复本

第二百二十五卷 568

- 伎巧一 因祗国 葛由 鲁般 弓人 燕巧人 云
明台 淫渊浦 新丰 张衡 王肃 凌云

台 陈思王 吴夫人 区纯 水芝敬器
兰陵王 僧灵昭
七宝镜台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

才名
(好尚附)

才名

上官仪 东方虬 苏颋 李邕
李华 李白

好尚

房琯 韩愈 李约 陆鸿渐
独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彦
宋之逊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才名

上官仪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隄，步月徐辔，詠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鹤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若神仙。（出《国史异纂》）

唐高宗李治继承太宗皇位后，天下太平无事，宰相上官仪独掌朝政。一次，上官仪于拂晓前在皇城外等候上朝时，手中牵着马缰绳，骑马踏着月光沿着洛水河堤缓缓而行，边走边口中吟诗一首：“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鹤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声音清亮，音韵铿锵。等候上朝的文武百官望着边行边吟诗的上官仪，心中暗暗赞叹道：“真如上界的神仙降临到凡世上啊！”

东方虬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与西门豹作对。”尤工诗。沈佺期以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之曰：“沈三兄诗，直

须还他第一。”（出《国史异纂》）

左史东方虬常说：“二百年以后，请求跟西门豹作对句。”虬尤其善于作诗。跟他同时代的诗人沈佺期以擅长作诗闻名。燕国公张说曾说过：“跟沈三兄的诗比较，还应是东方虬的诗为第一。”

苏颋

苏颋少聪俊，一览千言。景龙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内难，准（明钞本准为唯。）颋为中书舍人，在太极后阁。时颋尚年少，初当剧任，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时或忧其不济。而颋手操口对，无毫厘差失。主书韩礼、谭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颋曰：“乞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令李峤见之，叹曰：“舍人思若涌泉。峤等所不测也。”（出《谭宾录》）

苏颋小时候聪明俊秀，读书的速度特快，扫一眼能读千言。唐中宗景龙二年六月二日，内乱初定，苏颋被提升为中书舍人，在太极殿后阁任职。当时苏颋还年轻，刚刚担当这项重任，各种文告诏书都让他草拟，动则上万件，有人担心他胜任不了。然而苏颋手写口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后

来，主管文书的韩礼、谭子阳担任抄写诏书这项工作，屡屡对苏颋说：“请你口述得稍慢一些，口述快了我们记不下来，恐怕会将我们的手腕子累坏了的。”中书令李峤看到这种情形，感叹地说：“苏颋文思若泉涌，是我们这些人所想不到的啊！”

李 邕

李邕自刺史入计京师。邕素负才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事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看，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又中使临问，索其新文，复为人阴中，竟不得进改。天宝初，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明钞本侈为俊），不拘细行，驰猎纵逸。后柳绩下狱，吉温令绩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初（明钞本初作祁）顺之。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邕早擅才名，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钜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出《谭宾录》）

李邕自刺史入京听候考核升迁。邕一向负有才名，却屡遭贬斥。都认为他既能写一手好漂亮的文章，又广为交朋结友，是汉时贾谊、战国时的信陵君。因此，朝内主事的达官

贵人都忌恨李邕，使他被免去官职流落京师之外，一向有很大的名声，朝中庸碌无识之辈却不赏识他。李邕入京后每在路上行走，受到很多人的围观，以为他是前朝古人，或者认为他相貌不凡。一些士子争相结纳，登门拜访，或者求人打探，索求李邕新写的文章，暗中为科考试卷，竟然不能改动。天宝初年，李邕被升为北海太守。他性情豪放好侈华，不拘小节，喜欢骑马狩猎，纵情享乐。稍后，柳绩获罪被关入牢狱，宰相吉温令柳绩诬陷李邕，朝内对他的功过争议很大。吉温用重金贿赂柳绩，使其连续诉状诬陷李邕，终于使皇帝颁发诏书赐李邕死。罗希奭携带诏书驰往北海郡，就地处死李邕。李邕很早就远播才名，尤其擅长撰写碑石记文。他一生为人撰写碑石记文几百篇，接受馈送达许多万。自古以来靠卖文致富发财的，没有人象李邕这样的啊。

李 华

李华以文学名重於天宝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员外，起为相国李梁公岷从事，检校吏部员外。时陈少游镇维扬，尤仰其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顷，复白云：“已访萧功曹矣。”颖、功曹士也。（出《摭言》）

李华以他文学上的才华闻名于天宝末年。到至德年间，自

前司升为员外，起用为宰相梁国公李岷的幕僚，任检校吏部员外郎。当时，陈少游镇守维扬，尤其仰慕李华的才名。一日，城门吏报告说李华已来维扬。陈少游大喜，返回到府上以簪笏之礼接待。稍许，城门吏又报告说：“李华已去拜访功曹萧参军了啊。”颖、功曹是跟李华一样的有才学的人啊。

李 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又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子昂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梁字原闕，据明钞本补）陈已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

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既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命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跖龙拿，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徵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玄宗恩礼极厚，而白才行不羁，放旷坦率，乞归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庙器，优诏许之。尝有醉吟诗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更忆贺监知章诗曰：“欲向东南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后在浔阳，复为永王璘延接，累谪夜郎。时杜甫赠白诗二十韵，多叙其事。白后放还，游赏江表山水。卒于宣城之采石，葬于谢公青山。范传正为宣歙观察使，为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於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日原作三。据明钞本改。）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出《本事诗》）

李白初次自巴蜀到京都长安，住在旅店里，秘书监贺知章闻其大名，首先拜访了他。见李白相貌不凡，并请李白拿出诗作拜读。李白取出《蜀道难》给贺知章。贺还没有读完，

就赞叹了几次，送李白一个雅号为“谪仙人。”李白酷爱饮酒，贺知章为此曾解下身边所系的金龟作抵押换酒与李白对饮，两人常常喝得一同醉倒，几乎没有间断过，由此，他们豪饮的声誉日益烜赫。贺知章又拜读了李白的《乌栖曲》，一边仔细吟咏品味一边赞赏地说：“这首《乌栖曲》可以让鬼神哭泣啊！”《乌栖曲》诗如下：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有人说这首诗又叫《乌夜啼》，世上有李白两首这样的诗流传，不知哪篇是真的。另一篇《乌夜啼》是这样写的：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

李白才华飘逸、性情高傲，与任右拾遗的陈子昂齐名，一先一后，两人志向相同。李白论及诗歌的发展时说：“梁陈以来，诗风绮丽艳薄已达极点。初唐诗人沈佺期又只崇尚声律。能够光复古人为诗之道的，非我李白莫属啊！”

唐玄宗听说李白的诗名，下诏书召他入翰林院。并因李白才华横溢超绝人上，仪表非凡，才识过人，而给他以优厚的待遇，没有敕封他具体的官职。一次宫人要演奏声律，玄宗对高力士说：“面对良辰美景，怎么可以只用乐伎奏乐为娱乐呢？倘若能有天才的词人当场吟诗填词，既增添乐趣又可向后世夸耀。”于是命宫人召见李白入宫。是时，宁王邀请李白饮酒。李白已喝得酩酊大醉，来到宫中，飘飘摇摇地拜见玄宗。玄宗知道李白不谙声律，认为他不擅长，就命他为宫中的乐师作五言律诗十首。李白叩拜后说：“宁王赏赐臣酒喝，

现在已经喝醉了。倘若陛下赐臣喝醉了也不要畏惧，臣才尽献薄技。”玄宗说：“可以。”立刻命两位内臣搀扶着李白，命人为李白研墨。将笔醮好墨，又命两个内臣张开朱色丝绢摆在李白面前。李白握笔疾书，一点也不停顿，十篇五言律诗立等可取。而且一点不用改动，字迹遒劲锋利，如龙舞凤飞；律度对仗，没有不精绝的。其首篇是这样写的：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徵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玄宗给李白以极厚重的礼遇，然而李白为文为人落拓不羁，率直坦荡，请求回归故里。玄宗也认为李白不是长守朝政的栋梁之材，因此下诏书允许他归山并赐以重金。李白曾有一次醉酒吟诗：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李白还有一首忆贺知章的诗：欲向东南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后来，李白漫游到浔阳，又为永王璘聘请为幕僚。永王璘反兵失败，李白受牵连被发配到夜郎。这段事情在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所作的诗《赠李白诗二十韵》，作了详尽的记述。李白在去往夜郎途中得到玄宗的敕书返还，继续在江南一带赏山玩水，病死于宣城的采石，埋葬在谢公山上。范传正任宣歙观察使时，为李白立一碑，用来表彰李白的盖世英才。

李白年幼时就喜饮酒，在兖州学习时就经常饮酒，并在任城县建造一座酒楼，每天与好友纵酒，很少有不喝醉的时候。当地人都知道李白能喝酒，随着李白豪饮的名声越来越大更加敬重他。

好尚

房 瑄

苏州洞庭，杭州兴德寺。房太尉瑄云，“不游兴德洞庭。未见佳处。”寿安县有喷玉泉石溪，皆山水之胜绝者也。贞元中，瑄以宾客辞为县令，乃铲翳荟，开径隧，人闻而异焉。太和初，博陵崔蒙为主簿，标准于道周，人方造而游焉。又颜太师真卿刻姓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出《传记》）

苏州有洞庭，杭州有兴德寺。太尉房瑄说：“不游兴德寺与洞庭，你就没有见到过最美的景致。”寿安县境内有一条喷水的石溪，是景致超绝的旅游胜地。贞元年间，房瑄为了游客能顺利观赏这个绝妙的风景胜地，辞去县令，带人去铲除林木，凿通隧道，开通去石溪的道路。人们听说此事大为惊异。太和初年，博陵崔蒙任寿安县主簿。他测量好道路标好路标，重新修筑好这条道路，人们才能去石溪游观。又有太师颜真卿在石块上刻上自己的姓名，有的放在高山顶上，有的埋在谷底，并说：“怎么知道就没有高山变峡谷、峡谷变高

山的时候呢？”

韩 愈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能返，发狂恸哭，为书遗（书遗二字原作遗书，据明抄本改）华阴令。令百计取之，乃下。又李氏子为千牛，与其侪类登慈恩寺浮图。穷危极险，跃出槛外，失身而坠，赖腰带挂钉，为风所摇，久而未落。同登者惊倒槛中，不能复起。院僧遥望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连衣为绳，久之取下。经宿而苏。（出《国史补》）

韩愈好奇，与客人一起攀登华山绝顶。登上绝顶后，回头望来路险绝异常，认为无法返回山下，惊急得放声大哭。写封信抛下山给华阴县令。县令拾到信后千方百计设法接他返回山下，终于成功了。

有个叫李千牛的孩子，同他的伙伴们一块儿登慈恩寺塔，危险极了，跃出寺塔栏栅外，失足坠入塔下，偏巧腰带挂在塔身钉子上悬在空中，风吹身摇，久久没坠下地来。同千牛一块儿登上寺塔的孩子惊恐得瘫倒在塔栏栅内，吓得爬不起来。寺院里的僧人远远地看见千牛悬垂在塔身半空，大声急呼，惊动了寺内所有的僧人，都出来设法救援千牛。最后想

出个将僧衣连结成绳的办法，由塔上垂送给千牛，让他握住衣绳，好长时间才慢慢将他拉上塔来。李千牛惊吓得昏死过去，昏睡了一宿才苏醒过来。

李 约

兵部员外郎李约，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雅爱玄机。萧萧冲远，德行既优。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词调，皆高绝一时。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谈。晨起草裹头，对客蹙融，便过一日。多蓄古器，在润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精越。又养一猿名生公，常以之随。逐月夜泛江，登金山，击铁鼓琴，猿必啸和。倾壶达夕，不俟外宾，醉而后已。约曾佐李庶人锜浙西幕。约初至金陵，于府主庶人锜坐，屡赞招隐寺标致。一日，庶人宴于寺中。明日，谓约曰：“十郎尝夸招隐寺，昨游宴细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赏者疏野耳，若远山将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沆鹿培泉，音乐乱山鸟声，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庶人大笑。约性又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灸，活火煎。活火谓炭火焰火也。”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硤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出《因话录》）

兵部员外郎李约，汧国公的儿子，接近于宰相儿子的地

位。李约有个雅好，他非常喜爱深奥微妙的义理。李约声名远传，品德操行都很优秀。他酷爱山林，琴艺、酒量、词道，都高绝一时，终生不接近女色。李约生性喜欢结交名人，而不爱谈论日常生活琐事。他早晨起来随便收拾一下头脸，跟客人下下五道便是一天。

李约收藏许多古器。他在润州曾得到一片古铁，敲击它发出的响声精越不凡，非同一般。他又豢养一猿名叫生公，经常让它陪伴在身边。有时趁着月色好的时候登舟游江，弃舟登金山，敲击古铁，弹拨琴弦，身边的爱猿长啸和鸣，一壶接一壶地饮酒达通宵，不等候宾客，直到喝醉了方休。李约曾佐助李锜为浙西幕僚，他初到金陵，与李锜闲谈，多次说到招隐寺建筑宏大，风光不凡。

一天，李锜于招隐寺内宴请李约。

第二天，对约说：“十郎你曾经夸赞招隐寺不凡，昨天宴游我仔细地观看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李约笑着说：“我所赞赏的是自然界粗犷的美。如果将远山用翠幕遮起，将古松用彩带裹住，在清泉中剖洗腥膻的鹿肉，用人工发出的乐声扰乱山鸟的婉转鸣唱。倘若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地呆在叔父你的大厅里呢。”

李锜大笑。李约爱好饮茶品茗，能够自己制茶。常对人说：“茶必须用温火炙，活火煎。所谓活火就是炭火燃出的焰火啊。”来了客人，品起茶来不限杯数，随你饮。李约终日操持茶具为客人斟茶，不知疲倦。李约曾奉命去硤石县东，因喜爱硤石县东的清湖溪流，流连其间十多天忘了出发。

陆鸿渐

太子文学陆鸿渐，名羽。其生不知何许人。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及长，聪俊多闻，学赡辞逸，诙谐谈辩，若东方曼倩之俦。鸿渐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至太和，复州有一老僧，云是陆僧弟子，常讽歌云：“不羨黄金垒，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唯羨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鸿渐又撰《茶经》二卷，行于代。今为鸿渐形者，（明抄本者作貌）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以釜汤沃之。（出《转载》）

太子文学陪读陆鸿渐，名羽，不知他的生身父母是何人。

竟陵龙盖寺有一僧人姓陆，在河堤上拾到一个刚刚生下的婴儿，抱回寺院将他收养，这样就以陆为这个孩子的姓氏。待到鸿渐长大成人，聪明俊秀，广见博识，学问丰富，言辞飘逸，而且诙谐善辩，如同东方曼倩一样。陆鸿渐酷爱饮茶，头一个开创制茶的方法。至今卖茶的人家，用陶土烧制他的像，放在锡器间供奉，说陆羽能保佑他们茶好获大利。到太和年间，复州有一个年老僧人自称是陆姓僧人的弟子，常吟一首讽喻世人的诗歌：“不羨黄金垒，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

省，不羨暮入台。唯羨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陆鸿渐还撰写了《茶经》二卷，流传世代。今天的卖茶人为陆鸿渐制像塑身供奉他，是将他看作茶神啊。做生意时用茶祭奠陆鸿渐，不做生意时，用壶中水供奉他。

独孤及

常州独孤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专听。
(出《传载》)

常州有个叫独孤及的人，晚年特别嗜好鼓琴，眼睛患病也不去治疗，其用意是不分散精力专门聆听琴音。

杜兼

杜兼尝聚书万卷，每卷后必自题云，“倩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出《传载》)

有个叫杜兼的人曾收聚到万卷书，每卷书读后都亲自题

词说：“花钱请人代笔抄写来的书我亲手校对的，你们读它是为了知晓圣人的道理，抛弃它卖了它都是不孝。”

李德裕

李德裕与同列款曲。或有徵所好者，德裕言：“己喜见未闻新书策。”崔魏公铉好食新馄饨，以为珍美。从事开（从字原缺，开原作闻，据北梦琐言补改）筵，先一日前，必到使院索（索原作案，据北梦琐言改）新煮馄饨也。杜鹵公惊每早食饷饭乾脯。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虽各有所美，而非近利。与夫牙筹金埒，钱癖谷堆，不其远乎！（出《北梦琐言》）

李德裕与同期好友一块儿细诉衷情。有人询问他喜爱什么物事？德裕说：“我喜欢从未见过的新书。”魏公崔铉喜欢吃新煮的馄饨，认为这种食物最珍美。奉事他的人开宴前必提前一天到使院讨要新煮的馄饨。鹵公杜惊每餐早饭爱吃蒸饭肉干。侍中崔安潜愿意偷偷地看斗牛。虽然这些人都各有所好，然而他们都不贪图钱财。跟那些喜欢象牙筹码、用金垒墙、嗜钱如命、囤谷成山的贪婪者，岂不是相去甚远吗！

潘彦

咸亨中，贝州潘彦好双陆，每有所诣，局不离身。曾泛海，遇风船破。彦右手挟一板，左手抱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两手见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出《朝野佥载》）

咸亨年间，贝州有个叫潘彦的人喜爱玩双陆这种赌博游戏，每次外出都将赌具带在身边。一次出海，风急浪大把船撞破了。潘彦右手挟着一块船板，左手死死抱住双陆赌具，口中衔着玩双陆用的骰子，在海上飘流了二天一夜才到达岸边。两手磨损得露出指骨，却始终没有丢弃双陆，玩双陆用的骰子也始终衔在口中。

宋之逊

洛阳县丞宋之逊性好唱歌，出为连州参军。刺史陈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逊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从而和之，闻者无不大笑。（出《朝野佥载》）

洛阳县丞宋之慈喜爱唱歌。他出任连州参军时，连州刺史陈希古是个庸人，让宋之慈教他家的婢女唱歌，又怕他偷看婢女。因此每日让宋之慈手捧版笏掩面，站在庭院中呦呦地唱，让他的婢女站在屋里隔着窗户跟着学唱。听者没有一个人不大笑的。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其妻有美色。天后时，洛中殖业坊西门酒家，有婢蓬头垢面，伛肩蟠腹，寝恶之状，举世所无。而前疑大悦之，殆忘寝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爱，信不虚也。夫人世嗜欲，一何殊性。前闻文王嗜昌蒲，楚王嗜芹苳，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枣，宋刘雍嗜疮痂。本传曰：“雍诣前吴兴太守孟灵休，灵休脱袜，粘炙疮痂坠地，雍俯而取之食焉。宋明帝嗜蜜渍蝻蜋，每啖数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谈，陈君爱丑之说，何其怪欤？天与其癖也。（出《朝野僉载》）”

兵部郎中朱前疑其貌丑陋，他妻子貌美。武则天执政时，洛阳城内殖业坊有个西门酒家，有一婢女蓬头垢面，伛偻肩，大腹便便，她睡觉时丑恶的样子，世上没有。但是朱前疑见

到这个丑婢女却异常喜爱，跟这个丑女人承欢交往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由此才知道，前人讲的有个叫宿瘤的女人，项上长个大瘤，她丈夫非常喜爱她，不是没有的事。唉！人世间的各种嗜欲怪癖，怎么这样不同啊！从前听说周文王喜爱食昌，楚王喜爱吃芹苳，屈原爱吃茱，曾皙爱吃羊枣，宋时的刘雍爱食疮痂。《本传》上说：刘雍前往吴兴太守孟灵休处，孟灵休脱袜时，粘在袜子上的疮痂掉落在地上，刘雍弯腰拣起来就吃啊。宋明帝喜爱吃蜜渍的蠪螬，每次吃数升。

由此看来海上逐臭的说法，陈君爱丑的故事，都是真实的。这是多么怪异的事情啊！此乃上天赋予他们的怪癖啊！

鲜于叔明

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好食臭虫，时人谓之蟠虫。每散，令人采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气尽。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实佳。（出《乾鑿子》）

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喜爱吃臭虫。现时的人叫它蟠虫。每次散朝后，都让仆人们采集三五升臭虫，立刻将它们用温水浸泡，用这种方法抽尽它们的秽气，用酥油和各種调料放进锅里熬煎，卷饼吃，他说味道实在是好。

权长孺

长庆末，前知福建县（明抄本县作院）权长孺犯事流贬。后以故礼部相国德舆之近宗，遇恩复资。留滞广陵多日，宾府相见，皆鄙之。将诣阙求官，临行，群公饮饯于禅智精舍。狂士蒋传知长孺有嗜人爪癖。乃于步健及诸庸保处，薄给酬直，得数两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纸裹。候其酒酣进曰：“侍御远行，无以饯送，今有少佳味，敢献。”遂进长孺。长孺视之，忻然有喜色，如获千金之惠，涎流于吻，连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座惊异。（出《乾鑿子》）

长庆末年，前福建知县权长孺因触犯刑律被流放。后来他以已故礼部尚书德舆的近宗之由，遇朝廷敕免恢复原来的资格，在广陵逗留许多时日，府上的宾客见到他都投以鄙视的目光。权长孺将要进京求取官位时，临行前，大家在禅智精舍设酒宴为他饯行。事前，狂士蒋传得知权长孺有吃人指甲的癖好，于是在兵卒和杂役中间，给以少许量的钱寻得几两剪下的指甲并没洗干净，就用纸包上。等到权长孺酒喝到高潮时，上前说：“今天为你远去京城饯行，没有什么好东西相送。现在我准备了不多的美味献上来。”于是将纸包中的指甲送给权长孺。权长孺打开纸包一看，脸上欣然露出喜色，犹

如得到千金的重礼似的，涎水流出口来，连连撮着吃了。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直令筵席上的众宾客大吃一惊。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

儒行
(怜才 高逸)

儒行

刘献之	卢景裕	萧德言	张楚金
-----	-----	-----	-----

怜才

沈约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张建封	李实	韩愈	杨敬之
卢肇	令狐绹	崔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诚	陶弘景	田游岩
朱桃椎	卢鸿	元结	贺知章

顾况 陈琚 孔拯

儒行

刘献之

后魏刘献之少好学，尤精诗传，泛观子史。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少也。”又谓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时人有从之学者，献之曰：“立身虽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倘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蹶履从师，止可博闻强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吾丘之叹，方乃归而养亲。呜呼！先达之人，何自学之晚也！”由是四方学者慕之。叹曰：“吾不如庄周樗散远矣。”固以疾辞。（出《谈薮》）

后魏时的刘献之少年时就好学，尤其精通《诗经》、《左传》，博览群书。他见到名家、法家的著作，就合上书讥讽地

笑着说：“假如使杨朱、墨翟之流不作这种书，千年之后有谁认为缺少它呢。”刘献之又对自己亲近的朋友说：“我读了屈原的《离骚》之后，认为他本来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死了一点也不可惜。”当时有人跟他学习，拜他为师，刘献之说：“虽然立身之业有百行各不相同，但是最根本的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这四科中要以德行为首要的。你如果能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关怀爱护你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能够对国家忠诚、为人办事守信誉、谦逊和蔼、礼让待人，不用你走出家门，你的名声就可以远播天下。假如你不能向上面说的那样去做人，虽然你或闭门苦读、或恭恭敬敬地拜师学业，只能做到博览群书、增加你的知识。不过是象堆个土龙乞求上天降雨一样，只是你幻想将来能功成名就。其实这样做对你寻求成就事业之道有什么益处呢？孔子和他的门生们，起初也未悟到这个道理。后来看到吾立子上荐父母下爱兄弟的行为，这才回到家里效仿吾立子去孝敬父母、抚养兄弟的啊。天那！象孔老夫子和他的门生这样贤达的圣人，怎么在立身的道理上也觉悟得这么晚呢？”由此，四面八方的学者都慕名来拜刘献之为师。刘献之对前来拜他为师的人感叹地说：“在淡泊功名这方面我比庄周老夫子还差得远啦。”坚持辞却来拜他为师的人。

卢景裕

范阳卢景裕，太常静之子，司空同之猶子。少好闲默，驰骋经史。守道恭素，不以荣利居心，时号居士焉。初头生一丛白毛，数之四十九茎，故偏好老易。为注解。至四十九岁卒，故小字白头。性端谨，虽在暗室，必矜庄自持。盛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对，有若严宾。历位中书侍郎。（出《谈薮》）

范阳卢景裕，太常卢静的儿子，司空卢同的侄子。少年时就喜爱安静沉默，喜爱读经史一类的书，安贫乐道，从来不将名利二字挂在心上，时人送给一个居士的雅号。

卢景裕刚生下来时头上就生有一丛白发，共四十九根，由此小名叫白头。他特别偏爱《周易》、《庄子》，为这两部书作过注释，四十九岁那年去世。

卢景裕性格端方严谨，虽然置身于幽暗的屋子中，也是正襟危坐、端庄持重。炎热的夏日，从来不袒露肌肤。就是与自己的妻子相对而坐，也如跟贵客一样的恭谨严肃。

卢景裕官至中书侍郎。

肖德言

唐肖德言笃志于学，每开五经，必盥濯束带，危坐对之。妻子谓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德言曰：“敬先师之言，岂惮于此乎！”（出《谭宾录》）

唐时有个人叫肖德言立志于学。每当他研读五经时，必须先洗漱更衣，然后正襟危坐地去读。他的妻子问他：“你每日都这样正襟危坐地看书，不累吗？”德言回答说：“对先师的著述要恭敬，怎么能畏惧劳累呢？”

张楚金

张楚金与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贡楚金。楚金辞曰：“以顺即越石长，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李勣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举。”乃荐擢第。（出《谭宾录》）

张楚金和越石同期参加乡贡进士的选拔，州司想去掉越石而选拔楚金为乡贡进士。楚金得知后跟州司说：“按顺序选拔，越石比我年长，按才能选拔我不如越石，我坚决请求不要选拔我为乡贡进士。”是时，李勣在这做都督。他听到这件事后赞叹地说：“这些贡生们原本追求的就是被选拔为进士，张楚金和越石这样相推让，把他们双双都荐举为进士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荐举张楚金、越石二人都为乡贡进士。

怜才

沈约

梁瑯琊王筠幼而清隶，文采逸艳，为沈约所赏。及沈为尚书令，筠为郎。谓筠曰：“仆昔与王谢诸贤，为文会之赏。自零落以来，朽疾相继。平生玩好，殆欲都绝。而一文一咏，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复遇盛德。都伯喈见王仲宣叹曰：‘此王公之孙，吾家书籍万卷，必当相与。’仆虽不敏，请慕斯言。”每商确书史，流（流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阅篇章，毕夜阑景，以为得志之赏。筠历位司徒左长史度支尚书。（出《谈薮》）

梁瑯琊王筠幼年时面貌清秀，文彩隽逸艳丽，沈约很赏识他。待到沈约任尚书令时，王筠在他手下任尚书郎。沈约对王筠说：“我从前同王融、谢朓等贤人一块儿谈诗论文，很是惬意。自历经离乱以来，疾病与衰老相继缠身，平生喜爱做的事情，十有八九都不想做了。然而一个吟诗，一个异文，却历尽劫难而不能罢手。想不到到了衰朽的晚年又逢盛世啊。从前，蔡伯喈一见王仲宣就赞叹地说：‘这不是王公的孙子吗，我家有藏书上万卷，一定都送给你。’虽然不勤勉，却愿意效仿先贤。”此后，每当商讨书史时，王筠都一部接一部地翻阅着，不分白日和夜晚，以此来报赏沈约的知遇之恩。王筠为官，一直任到司徒左长史度支尚书。

唐高宗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出《谭宾录》）

胡楚宾写文章很快，每次都是酒饮到要醉时再提笔写。唐高宗每次诏令他来写文章，必定用金杯或银杯盛酒让他喝，并将饮过酒的杯子赏赐给胡楚宾。

天后

则天幸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词更高，夺袍以赐之。（出《谭宾录》）

武则天游龙门，命令随从的官员即景作诗。左史东方虬先得一诗，武则天赏赐他一领锦袍。待到宋之问的诗写出来，武则天称赞宋诗比东方诗高一筹，从东方手中夺回锦袍赏赐给宋之问。

源乾曜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上悦之。于是骤拔用，历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异日，上独与高力士语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容貌言语类萧至忠，故用之。”对曰：“至忠不尝负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谬计耳，其初立朝，得不谓贤相乎？”上之爱才宥过，闻者莫不感悦。（出《国史补》）

源乾曜因为奏事符合玄宗皇帝的心意，玄宗喜爱他。于是他迅速地被升迁，官历户部员外郎、京兆尹，以至当朝宰相。有一天，玄宗独自跟高力士说：“你知道我提升乾曜特别快吗？”高力士回答说：“不知道啊。”玄宗说：“我认为他的相貌言谈很象肖至忠，因此拔用了他。”高力士问道：“肖至忠不是曾经有负于陛下吗？陛下为什么对他的怀念还这样深呢？”玄宗说：“肖至忠到了晚年时才有失误，刚任宰相时，不是人们都说我得一贤相吗？”

玄宗惜爱有才华的人，同时能厚待犯过过失的人。这件事情传出去后，听到的人无不感动高兴啊。

张建封

崔膺性狂，张建封爱其文，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叫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有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请，却请崔膺。”座中皆笑。后乃得免。（出《国史补》）

崔膺性情狂傲，张建封爱他的文采，接纳他为宾客，并随同自己去行营。睡到半夜，崔膺忽然大喊大叫惊动了军营。士兵们都大怒，非要斩杀他吃肉不可。张建封将他藏起来。第二天聚宴，监军在宴席上说：“我有件事与尚书你相约，一经约定你我都不能违背它。”张建封说：“可以。”监军说：“我要请一个人，请的就是崔膺。”张建封回答说：“可以按约定的办。”四处看了看，说：“我也要请一个人，请的也是崔膺。”宴席上的人都哈哈大笑。此后崔膺才得免一死。

李实

李实为司农卿，促责官租。肖祐居丧，输不及期。实怒，召至。租车亦至，故得不罪。会有赐与，当为谢状。常秉笔者方有故，实急，乃曰：“召衣齐衰者。”祐至，立为草状。实大喜，延英荐之。德宗令问丧期，屈指以待，及释服之明日，自处士拜拾遗。祐有文章，善画，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出《国史补》）

李实官为司农卿，负责催收官租。肖祐正居丧期，没有按期将官租运送来。李实大怒，召见肖祐。肖祐随同运送租车一块赶到，因此，李实没有处罚他。正赶上皇上对他有所奖赏，应当立即上表谢恩，而这时经常与李实执笔的人有事

不在，秉笔常方有特殊情况不能书写，李实很着急，说：“召见服丧服的肖祐来见我。”肖祐应召而来，立即为李实拟好草稿。李实大喜，将肖祐请来当成英才向朝廷举荐。唐德宗诏令让李实问明居丧的日期，数着手指计算时间，到肖祐居丧期满脱去丧服的第二天，将他由一介布衣而官拜拾遗。肖祐有文章遗留后世，善画，喜好鼓琴，他的被发现与提升纯属偶然啊。

韩 愈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璿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时韩愈与皇甫湜贤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璿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曰：“华裙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轡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耿耿贯当中。庞眉书客感愁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天鸿，他日不羞蛇作龙。”二公大惊，遂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时著辨讳一篇。不幸未状室而终。（出《摭言》）

李贺字长吉，是唐室王孙。他的父亲叫李璿肃，在边上任从事。李贺七岁时，就以能作长短句名声轰动京师。当时在文坛上已负盛名的韩愈与湜赞赏李贺写的诗篇，十分惊奇但不知到这个人。互相说：“这个写一手好诗的人若是古人，我们不知道就罢了，若是同时代的人，我们怎能不知道呢。”在文友们聚会时，有人将李贺的父亲李璿肃的简单概况告诉了他们。于是，韩愈与皇甫湜相约结伴骑马前去登门造访，请李璿肃将李贺唤出来让他们看看。不一会儿，从内室走出一位扎着两个爪髻披着衣裳的少年。韩愈和皇甫湜不相信眼前这个孩子就是名动京师的诗人，请李贺当场作篇诗给他们看看。李贺欣然尊命，拿起写诗的木板，在墨池中蘸好墨笔，旁若无人地挥笔疾书起来。诗题叫《高轩过》，内容是这样的：华裙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展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耿耿贯当中。庞眉书客感愁逢，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天鸿，他日不羞蛇作龙。韩愈与皇甫湜看罢大惊，于是他们将来时骑的的马的嚼子连在一起，携李贺返回，亲手为他束发。

李贺尚未成年，就遭受艰难的生活。后来他想参加举拔乡贡进士的科考，又遭到世人诽谤他不避家讳。为此韩愈写了一篇辨“讳”的文章为他辩护。不幸的是，李贺二十六岁就去世了，未到壮年而夭折。

又

韩愈引致后辈，为举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后官高，不复为也。（出《国史补》）

韩愈引荐后辈，为他们荐举科第。因此有很多人投书韩愈，想以此晋身科第。当时人称这些人为韩门弟子。

韩愈官位升高后，不再这样做了。

杨敬之

杨敬之爱才公正。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遂登高科也。（出《尚书故实》）

杨敬之为人公正惜才。他曾得知江表项斯很有才华，就送给他一首诗说：“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项斯就高科得中啦。

卢肇

王镣富有才情，数举未捷。门生卢肇等，公荐于春官云，“同盟不嗣，贤者受讥。相子负薪，优臣致诮。”乃旌镣嘉句曰，“击石易得火，扣人难动心。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声闻蔼然。果擢上第。（出《抒情诗》）

王镣非常有才华，却数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榜上无名。他的学生卢肇等一齐在春试考官面前举荐王镣说：“同盟者不相继承，贤达的人受到讥讽，蔺相如这位贤相却要负薪去请罪，优秀的官员反到遭到打击，这些都正常吗？”同时，表扬王镣说：“击打石头容易迸出火花，打动人的心却非常难啊。今天在朱门的为官者，当年也曾痛恨朱门深啊。”负责春试的考官听了后，态度变得亲切近人了。春试完了，王镣果然考中。

令狐绹

宣皇坐朝，次对官趋至前，必待气息平匀，上然后问事。令狐绹进李远为杭州刺史，宣皇曰：“我闻李远诗云，‘长日

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出《幽闲鼓吹》）

唐宣宗坐朝，待对大臣们上殿跟皇帝讨论朝政，一定等待他们呼吸平息下来，皇上才询问事体。令狐绀向宣宗进荐李远作杭州刺史，宣宗问：“我听说李远有一句诗是这样的：长日唯销一局棋。怎么可以让他任一郡之长呢？”令狐绀回答说：“诗人在诗中讲的事情，不可信实啊！”仍然向宣宗进荐李远廉洁明察可以任用。于是宣宗皇帝就允许他的进荐，任用了李远。

崔 铉

郑愚尚书，广州人。擢进士第，（第下原有士字，据北梦琐言三删）扬历清显。声甚高而性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郑授广南节制。路由渚宫，铉以常礼待之。郑为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至是乃执所业。魏公览之，深加叹赏曰：“真销得半臂也。”（出《北梦琐言》）

尚书郑愚，广州人氏，从进士步入仕途。该人喜爱宣扬自己的经历和高洁，名声很高又好浮华，在一边的胳膊上刺

上锦纹。魏国公崔铉镇守荆南。郑愚被任命为广南节制，途经荆南，崔铉以通常的礼仪接待他。郑愚为进士的时候，未曾将自己的文章给崔铉看过，这次才将它们给崔铉读。崔铉读过后，深深地赞叹说：“真可以在半边的胳膊上刺纹以显耀啊。”

高逸

孔稚珪

齐会稽孔稚珪，光禄灵产之子，侍中道隆之孙，张融之内弟。稚珪富学，与陆思晓、谢沦为君子之交。珪不乐世务，宅中草没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鸣。仆射王晏尝鸣笳鼓造之，闻群蛙鸣，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听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历位太子詹事。赠光禄大夫。（出《谈薮》）

孔稚珪，齐国会稽郡人氏，光禄大夫灵产的儿子，侍中道隆的孙子，张融的内弟。孔稚珪很有才学，和陆思晓、谢沦是朋友。孔稚珪不愿意干家务琐事。院子里的蒿草长得可以没人他也不铲除。他家对面南山有一池塘，水中有蛙，每

天春天蛙声鼓噪，直传入院中。仆射王晏有一次吹着笛敲着鼓前来拜访他，听到蛙声鼓噪，对孔稚珪说：“这些蛙声真刺耳。”孔稚珪回答说：“我听你吹笛敲鼓还赶不上我的蛙鸣呢！”王晏听了后很难为情。孔稚珪官历太子詹事，死后追封为光禄大夫。

李元诚

北齐赵郡李元诚，钜鹿贞公恢之孙，钜鹿简介灵之（灵之原作之公，据北齐书二二李元忠传改）曾孙。性放诞，不好世务，以饮酒为务。为太常卿，太祖欲以为仆射，而疑其多酒。子骚谏之，元诚曰：“我言作仆射不如饮酒乐，尔（尔原作耳。据明抄本改）爱仆射，宜勿饮酒。”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及孙腾，尝诣元诚，其庭宇芜旷，环堵颓圯。在树下，以被自拥，独对一壶，陶然乐矣。因见（见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其妻，衣不曳地。撒所坐在褥，质酒肉，以尽欢意焉。二公嗟尚，各置饷馈，受之而不辞，散之亲故。元诚一名元忠。拜仪同，领卫尉，封晋阳公。卒赠司徒，谥曰文宣。（出《谈薮》）

北齐赵郡人李元诚，是巨鹿贞公李恢的孙子，简公李灵的曾孙。性情放荡怪诞，不愿意做家务事，把喝酒当成营生，

官为太常卿。太祖想任他为仆射，却疑虑他喝酒误事。李元诚儿子李骚劝说他少喝酒。他说：“依我说作仆射不如喝酒快活。你爱仆射这个官职，应当不喝酒。”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和孙腾，曾到李元诚家。见到他家庭院荒芜空旷，周围的院墙已经坍塌。李元诚披着被子独自一人在喝酒，自得其乐，他妻子穿着很短的衣裙。李元诚看到他们进了院，忙招唤他妻子撤去他坐的褥子去换酒，来招待他们。二人感叹李元诚这样好客，各自拿出自己的饷银送给他。李元诚欣然接受一点也不推辞，将这些银钱送给亲朋。李元诚还有一个名字叫元忠。他官任仪同，领卫尉，被封为晋阳公。他去世后被皇上赠为司徒，追认为文宣。

陶弘景

丹阳陶弘景幼而惠，博通经史。覩葛洪《神仙传》，便有志于养生。每言仰视青云白日，不以为远。初为宜都王侍读，后迁奉朝请。永明（永明原作水平，按梁书五—陶弘景传谓永明十年上表辞禄，据改）中，谢职隐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华阳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时号茅山。由是自称华阳隐居，人间书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也。惟爱林泉，尤好著述。缙绅士庶禀道伏膺，承流向风，千里而至。先生尝曰：“我读外书未满万卷，以内书兼之，乃当小出耳。”齐高祖问之曰：“山中何所

有？”弘景赋诗以答之，词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高祖赏之。（出《谈薮》）

丹阳陶弘景幼年聪慧，博览群书。自从他阅读了葛洪的《神仙传》后，便产生了隐居山林、修仙养道的想法。他常常对人说：“仰观青云白日所显现的天象，离我归隐山林修仙养道的时日不远了。”陶弘景起初官拜宜都王侍读，后来改迁奉朝请，这是一个闲职，定期参加一些朝会了事。齐武帝永明年间，陶弘景辞去官职归隐茅山。

茅山有个金陵洞，洞长环回一百五十余里，又叫华阳洞天，内有三茅司命的府庙，因此当时人叫它茅山。由这个洞名，陶弘景自号为华阳居士。此后，凡有记载他的书文，都用华阳居士这个称谓。陶弘景隐居茅山，就象士大夫以能参加古代圣贤的礼教玄晏为荣、葛洪怀抱木皮守持本真一样。陶弘景不但有林乐之好，而且尤为喜爱著书立说。晋绅庶士中仰敬他的人很多，有的不远千里来拜谒他求道。陶先生曾说：“我读修炼以外的杂书不到万卷，同时也读有关修仙成道的书，权当小小的研究吧。”齐高祖问询陶弘景：“卿归隐泉林，山中有什么东西那么吸引着你啊？”陶弘景赋诗作答。诗中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齐高祖读诗后，非常赞赏陶弘景。

田游岩

唐田游岩初以儒学累徵不起，侍其母隐嵩山。甘露中，中宗幸中狱，因访其居，游岩出拜。诏命中书侍郎薛元超入问其母，御题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徵拜弘文学士。（出《翰林盛事》）

唐朝人田游岩，起初想以儒学做为进身为官的道路，屡次参加科考都不得中。之后，隐居嵩山侍奉母亲。甘露年间，中宗皇帝游五岳居中的嵩山，访问田游岩居所，田游岩出迎参拜。中宗皇帝命令中书侍郎薛元超进内室问候田游岩的老母，亲自为田家居室门上题“隐士田游岩宅”六个大字，并且赐拜田游岩为弘文学士。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淡泊无为，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沈浮人间。窦轨为益州，闻而召之。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则裸形，冬则以树皮自覆。凡所

赠遗，一无所受。织芒履，置之于路上。见者皆曰，“朱居士之履也。”为鬻取米，置之本处。桃椎至夕取之，终不见人。高士廉下车，深加礼敬。召至，降阶与语。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异，蜀人以为美谈。（出《大唐新语》）

朱桃椎，巴蜀人士。生性淡泊不求有所做为，始终隐居不出来作官，身披兽皮用藤索缠缚，浪迹在民间。窦轨为益州长官时，听说这件事后让人将朱桃椎唤来询问他的生活状况，并送给他衣服让他穿上，同时强行让他做乡里的里正。朱桃椎一句话不说，转身逃往深山中。朱桃椎隐居深山里，夏天赤身裸体，冬天冷了就用树皮盖在身上取暖。凡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一切物件，一律不接受。他将织好的芒鞋放在行人经过的道上，路人看见了，都说：“这是朱桃椎编织的芒鞋啊！”朱桃椎买米将对换的东西放在你家近前，你收取东西后也要将米放在原处。他都是到了夜晚悄悄从山林里出来取米，始终没有人遇见过他。高士廉途经此地，听说这件事后，对朱桃椎非常敬重。他特意派人将朱桃椎请来，放下架子跟朱桃椎谈话。朱桃椎答说完了转身离去。高士廉每每谈到此事，对朱桃椎都大加赞扬，称他为奇世异人。蜀人都以出了个朱桃椎这样的人而感到荣幸。

卢 鸿

玄宗徵嵩山隐士卢鸿，三诏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罄折而已。问其故，鸿对曰：“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敢以忠信奉上。”玄宗异之，召入赐宴，拜谏议大夫，赐章服，并辞不受。给米百石，绢百疋，送还隐居之处。（出《大唐新语》）

唐玄宗徵召嵩山隐士卢鸿，下三次诏书卢鸿才应召入朝。到拜见玄宗时，卢鸿不跪拜，只行鞠躬礼。玄宗问：“卿见了我不依礼跪拜？”卢鸿回答说：“臣听说老子聃曾经讲过：礼，不讲忠信，不可用它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山野之臣卢鸿，保证用忠信侍奉皇上。”

唐玄宗既惊异又高兴，赏赐卢鸿御宴，并下诏拜卢鸿为谏议大夫，赐给他官印、朝服。卢鸿一一辞谢不受。玄宗得知后越发感到他是奇人，另赐给他米一百石，绢一百疋，命人将卢鸿送回嵩山他隐居的地方。

元 结

天宝之乱，元结自汝瀆，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力。结天宝中师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称元子，逃难入猗玕之山称猗玕子，或称浪士。渔者呼为鼈叟。酒徒呼为漫叟。及为官，呼漫郎。（出《国史补》）

唐玄宗天宝之乱，元结从汝瀆率领乡邻南投襄汉，保全了一千多家人的性命。并且他在宛叶之间组织义军，立下了护卫城池抵御贼寇的功劳。结天宝中师中行子。起初在商於山称元子，逃难进入猗玕山称猗玕子，或者称浪士。打渔的人称呼元结为倔老翁。酒徒们称元结为放荡的老翁。等到元结当官以后，同僚们称他为漫郎。

贺知章

贺知章性放旷，美谈笑，当时贤达咸倾慕。陆象先既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亲善。象先谓人曰：“贺兄言论调态，真

可谓风流之士。”晚年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醉后属词，动成篇卷，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共传宝之。请为道士归乡，舍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子为会稽郡司马。御制诗以赠行。（出《谭宾录》）

贺知章性情豪放旷达，非常健谈，当时朝野的贤达人士都倾慕他。陆象先是贺知章的姑表兄弟，知章对他非常亲密。陆象先对人说：“贺大哥不论从文章词赋，还是从举止情态看，真真称得上是个风流才子啊！”贺知章晚年越发放纵怪诞，更加不约束自己，自称为四明狂客。他酷爱饮酒，而每次酒后必吟诗赋词，而且动辄成篇成卷，文不加点，佳作连篇，而且出类拔萃。贺知章又善写草书。他的墨宝多被人索要当作珍贵的物品收藏。贺知章晚年请求还乡为道士，并将自家私宅舍出为道观。皇上准许了他。同时赐拜他的儿子为会稽郡司马，并亲手写诗为贺知章送行。

顾况

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有时宰曾招致，将以好官命之。况以诗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出《尚书故实》）

顾况崇尚疏淡隐逸，接近在山野间修炼的术士。有一次当朝宰相将他招见来，说要给他一个最好的官做。顾况当场写诗一首回答这位宰相：“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后来，在顾况的家乡吴中，乡人们都传说他到晚年已经羽化升仙了。

陈琚

陈琚，鸿之子也。鸿与白傅传《长恨词》。文格极高，盖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铨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与之交。同院有小计姓武，亦元衡相国之后，盖汾阳之坦床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与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绦，焚香习禅而已。或一年半载，与妻子略相面焉。在职之时，唯流沟寺长老与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见。自述檀经三卷，今在藏中。临行，留一章与其僧云：“行若独车轮，常畏大道覆。止若圆底器，常恐他物触。行止既如此，安得不离俗。”乾符中，弟璉复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阳棹小舟至于彭门，与弟相见。薛公重其为人，延请入城。遂坚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践公门矣。”薛乃携舟造之，话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出《玉堂闲话》）

陈琫，陈鸿的儿子。

陈鸿曾给太傅白居易的名诗《长恨词》作过注释，文章的品位极高，是个优秀的官员。唐懿宗咸通年间，陈琫辅佐廉使侍常郭铨之在徐州做幕僚。这时的陈琫性情尤为耿介，不是跟他一样人品的人不能跟他做朋友。跟陈琫同院有个好耍小计谋的人姓武，是元衡宰相的后人，就是汾阳公主的乘龙快婿。陈琫跟他共事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于是带领全家退居于茅山。陈琫跟妻子分居，隔一座山。他穿短褂，腰扎绦带，独自烧香习禅。或一年，或半载，才跟妻子草草地见上一面。陈琫在任幕僚期间，只有流沟寺的长老跟他有来往。他也是穿着短褂跟长老见面。这期间，陈琫自述檀经三卷，现在还珍藏着呢。临走时，陈琫留一章经卷给长老，说：“行走时如独轮的车，经常畏惧道路倾覆。不动时如圆底的器具，经常害怕别的物件触碰它。动与不动都如此担惊受怕，怎么能不尽早远离俗世呢。”唐僖宗乾符年间，陈琫的弟弟陈琏又去辅佐薛能在徐州做幕僚。陈琫从丹阳撑着小船到彭门去看弟弟。薛能敬重他的为人，请他入城小住。陈琫坚决拒绝，说：“我已立过誓，不踏入公门啊。”薛能就带船前往彭门拜访陈琫。两人谈话投机，谈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才返回。陈琫这个人哪，他的孤介和怪僻就是如此。

孔 拯

孔拯侍郎为遗补时，尝朝回值雨，而无雨备，乃于人家檐庑下避之。过食时，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厅事。有一叟出迎甚恭，备酒馔亦甚丰洁，公侯家不若也。拯惭谢之，且假雨具。叟曰：“某闲居，不预人事。寒暑风雨，未尝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令于他处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叹，若忘宦情。语人曰：“斯大隐者也。”（出《北梦琐言》）

侍郎孔拯为遗补时，有一次上朝回家遇雨，没有雨具，在一家房檐下避雨。到吃饭时，雨下的越来越大了。这家人将他请到客厅里，走出一位老者恭恭敬敬地迎候他，并送来丰盛洁净的酒菜让他吃，大概王公大臣家的酒菜也不一定有这丰盛。孔拯不好意思地表示谢意，并向老人借雨具一用。老人说：“我闲居这儿，不参与世上的事情，寒暑风雨我都不出去，准备雨具干什么呢？”就叫人到别家去借来雨具给他。孔拯离开这家人家，感慨得似乎忘却了自己是个官员。对人说：“我避雨遇到的这位老人，一定是位大隐者啊！”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 乐一

乐

舜白玉琯 师延 师旷 师涓
楚怀王 咸阳宫铜人 隋文帝 唐太宗
卫道弼 曹绍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
沆
王仁裕 李师诲

琴

玳瑁乐 刘道强 赵后 马融
杨秀 李勉 张弘靖 董庭兰
蔡邕 于頔 韩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乐

舜白玉琯

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为琯，后乃易之以竹为琯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凤凰仪也。（出《风俗通》）

舜帝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汉章帝时，零陵儒生奚景在冷道舜祠下得到一笙白玉琯，才知道古时候用玉做成琯，后来换用竹子来作琯了。用白玉做乐器，才能引得神仙来和奏。凤凰来作伴。

师 延

师延者，殷之乐工也。自庖皇以来，其世遵此职。至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终莫测其为人。世载辽绝，而或出或隐。在轩辕之世，为司乐之官。及乎殷时，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抚一弦之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当轩辕之时，已年数百岁，听众国乐声，以审世代兴亡之兆。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而纣淫于声色，乃拘师延于阴宫之内，欲极刑戮。（阴宫囚人之所）师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调角之音。司狱者以闻于纣，犹嫌曰：“此乃淳古远乐，非余可听悦也。”犹不释。师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之害。闻周武王兴师，乃越濮流而逝。或云，其本死于水府。故晋卫之人镌石铸金图画以象其形，立祠不绝矣。（出《王子年拾遗记》）

师延，殷朝的乐工。自庖皇以来。历朝历代他家世袭这个职务。到了师延能够精确地讲述出阴阳之声，判明内函的象纬之意，人们始终也不了解师延这个人。他历经的世代久远，时而出世时而隐没。在轩辕氏时，师延是司乐的官员。到了殷商时他全面修编了三皇五帝时的乐章，已经达到了弹拨一弦琴，就能让地神都出来听；吹玉琯，引来天神都降临凡

世。师延在轩辕氏时代，已经有数百岁了。他能从听各国的乐声中审度出世代兴亡的预兆。到了夏朝末年，他抱着乐器投奔殷商。然而到殷纣王时，由于对王浸淫于声色之中，将师延幽拘在阴宫中，准备处以极刑。师延在阴宫中奏清商流徵调角等雅乐，看守阴宫的狱卒已在纣王宫里听到过，于是厌烦地说：“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淳朴的乐音，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可以享受的啊！”不释放他。师延又奏迷魂淫魄的靡靡之音，用这种音乐来表现修夜的欢娱，使看守他的狱吏们听得神迷心荡，他乘机逃出来，免去了受炮烙这种刑罚。在逃亡的途中，师延听说周武王兴师伐纣，于是他在涉过濮水时沉没水中了。有人说师延死在水府里。因此，晋国、卫国的民众镌石铸金刻画上师延的图象，不断有人为师延立祠供奉他。

师 旷

师旷者，或云出于晋灵之世。以主乐官，妙辩音律，撰兵书万篇，时人莫知其原裔，出没难详也。晋平公时，以阴阳之学，显于当世。乃薰目为瞽，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算音律，考钟吕以定四时，无毫厘之异。春秋不记师旷出于何帝之时。旷知命欲终，乃述《宝符》百卷。至战国分争，其书灭绝矣。晋平公使师旷奏清徵，师旷曰：“清徵不如清角也。”公曰：“清角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败。”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愿遂听之。”师旷不

得已而鼓。一奏之，有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掣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病。（出《王子年拾遗记》）

师旷这个人，有人说出生在晋灵公时代，任掌管乐的官员。他辨识音律的能力很高，还撰写过兵书一万篇。当时的人都不知道他祖居在那儿，他的家世出身也很难查询。到了晋平公时，师旷因为精通阴阳学而闻名于世人。为了杜绝世人的疑虑，他将自己眼睛薰瞎。

师旷专心研究星相、计算和音律，考证黄钟大吕来定四时，没有一点差错。史书上没有记述师旷出生在哪朝哪代。师旷知道自己寿命将要终结了，于是著述了《宝符》一书，共一百卷。这部书传到战国时，在战乱中湮灭了。晋平公让师旷演奏清徵给他听。师旷说：“清徵不如清角好听啊。”平公问：“清角很好听么？”师旷答：“国君你的德行薄，不能够听它啊。非要听，恐怕会给你带来败运的。”平公说：“我已经老朽了。平生我最喜爱的就是音律，就让我听一回清角吧。”师旷不得已就鼓奏了清角给平公听。

刚开始演奏，有彤云从西北方向的天空中涌出。继续演奏下去，狂风刮来了，随着下起了大雨。刮坏了帐幔，刮得案上放置的盛肉器具摔碎一地。同时，将廊上的房瓦都掀落在地上。围坐听乐的王公大臣都惊恐地逃散了，晋平公吓得匍匐在廊室。于是，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晋平公也从

此一病不起。

师涓

师涓者出于卫灵公之世。能写列代之乐，善造新曲，以代古声，故有四时之乐。春有《离鸿》、《去雁》、《应苹》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朱原作之，据明抄本改）华》、《流金》之调；秋有《商飏》、《白云》、《落叶》、《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阴》、《沉云》之操。此四时之声，奏于灵公，公沉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沉湎靡曼之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灵公乃去新声而亲政务，故卫人美其化焉。师涓悔其违于雅颂，失为臣之道，乃退而隐迹。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恐后世传造焉。其歌曲湮灭，世代辽远，唯纪其篇目之大意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师涓，出世在卫灵公时代。他能记谱各个朝代的乐曲，还能创造新的乐曲，用来替代古曲。他曾谱写过表现四时的乐曲。表现春天的有《离鸿》、《去雁》、《应苹》等新曲；表现夏天的有《明晨》、《焦泉》、《朱华》、《流金》等新曲；表现秋天的有《商飏》、《白云》、《落叶》、《吹蓬》等新曲；表现冬天的有《凝河》、《流阴》、《沉云》等新曲。师涓将自己谱

写的表现四时的新曲演奏给卫灵公听。灵公听了后久久沉湎于新曲中心神迷乱，竟然忘却了料理国家政务。蘧伯玉规谏灵公说：“师涓谱写的四时新曲虽然发扬了气律的特色，但是这些新曲都是听了让人心神迷乱的靡靡之音，跟风雅等古曲有本质的区别，不适宜下臣推荐演奏给国君听的啊。”于是，卫灵公再不听四时新曲又重新料理国事了。因此，卫国臣民都赞美卫灵公。师涓对于自己违背雅颂等古曲清新古朴的风格而谱写靡靡之音的四时新曲非常悔恨，认为这是丧失了作为良臣的操守，于是退隐不知去向。蘧伯玉在通达九方的闹市街口焚毁了师涓制作的所有乐器和谱写的新曲，惟恐后来的人们制造传播这些乐件和曲子。师涓所谱写的新曲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了。世代太久远了。到今天，师涓当年谱写的新曲早已失传了，只记录下它的一些篇目及大概意思而已。

楚怀王

洞庭之山浮于水上，其下金堂数百间，帝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与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难老，虽《咸池》《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节，王尝绕山以游宴。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惟仲春律中夹钟，乃作轻流水之诗，宴于山南。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后怀王好进奸雄，群

贤逃越。屈平以忠见斥，隐于沅澧之间。王迫逐不已，乃赴清冷之渊。楚人思慕之，谓之水仙。（出《王子年拾遗记》）

洞庭有山浮在水上，水下面有金子造的堂馆数百间，相传是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住在这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篴、管、笙、箫奏出的优美的乐声响彻山顶。

楚怀王时，怀王和群臣在洞庭水边饮酒吟诗。因此有人说：“潇湘洞庭的仙乐，能让听到它的人不老，古时候的《咸池》、《箫韶》等雅乐也不能相比。”因此，每到四仲节日，楚怀王都与群臣绕山游宴，不同的时节演奏不同的乐章。唯有在演奏仲春节律的乐章时，中间夹入金钟如水轻流。一边听着这优美的音乐，一边在山南饮酒作乐。当时正是初夏五月，却演奏《皓露》、《秋霜》等曲子，曲中藏着冷硬肃杀之气。此后，楚怀王喜欢重用奸雄之辈，贤良的人都离他远去。只有上大夫屈原苦苦劝谏楚怀王，却遭到怀王的贬斥被流放，隐没在沅水、澧水一带。楚怀王不断地迫害屈原。屈原悲愤绝望投入清冷的汨罗江中溺死。楚国民众思慕屈原，称他为水仙。

咸阳宫铜人

秦咸阳宫中有铜人（铜人原作铸铜，据明抄本改）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竽笙，各有所执。皆组绶华采，俨若生人。筵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其一管空，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琴瑟竽筑皆作，与真乐不异。（出《西京杂记》）

秦咸阳宫有铜人十二枚，坐着约高三五尺，并排坐在一领大席上，手中各自捧着琴、筑、竽、笙等各种乐器，身上披着华丽的宽大绶带，栩栩如生，跟活人相差无几。席下有根铜管，管的上口高数尺，其中一根管子中空，里面放进去象手指头那么粗的绳子。让一个人吹那根空管，再让一个人拉动管中的绳子，这时铜人手中的乐器就会一齐舞动发出音响，跟真乐器一样。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于翟泉获玉磬十四。悬之于庭，有

二素衣神人来击之，其声妙绝。（出《洽闻记》）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在翟泉得到玉磬十四只，文帝将它们悬挂在庭院。有两个身着白衣的神人来击玉磬，奏出绝妙的乐曲。

唐太宗

唐太宗留心雅正，励精文教。及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商，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作降神乐，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风矣。初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诗序》云，“太平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曲八十四调。祭环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大吕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迎享，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唯扣七钟。余五虚悬而不扣。及孝孙造旋宫之法，扣钟皆遍，无复虚悬矣。时张文收善音律，以萧吉乐谱未甚详悉，取历代沿革，截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太宗又召文收于太常，令与孝孙参定雅乐。太乐古钟十二，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乃畅彻。知音乐者咸伏其妙，授协律

郎。及孝孙卒，文收始复采三礼，更加厘革，而乐教大备矣。（出《谭宾录》）

又

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个，缺其一，宜如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求之，如言所得。（出《国史异纂》）

又

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张率更制为《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今元会第一奏是也。（出《国史异纂》）

又

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作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

又

《破阵乐》，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庆善乐》，长袖曳屣，以象文德。郑公见奏《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庆善乐》，则玩之不厌。（出《国史异纂》）

唐太宗很重视标准规范，想振兴文化教育事业。于是，就命令太常卿祖孝孙校正宫商，起居郎吕才研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证律吕。让他们删去那些芜杂散滥的，整理出标准规范的音律。于是，整理编制出来降神的乐曲，九功舞蹈，很快在国内传播开了。初时，祖孝孙认为江南梁、陈等地的乐曲多掺杂着吴、楚的小调，北方周、齐一带的乐曲多用的是胡戎的伎艺。于是他悉心探索北南乐曲的不同风格，再参考古乐曲，创作了大唐雅乐，以着十二律，各顺其月，以序为宫，叫旋宫。按《礼记》上的：伟大的乐曲与天地相和。《诗经》序上说：太平时代的音乐以安定为乐曲的题旨，他的政事就通和，因此又创作编制了十二和的乐曲，共三十曲八十四调。祭奠天地以黄钟为宫，祭奠大泽以大吕为宫，祭奠宗庙以太簇为宫。至于一年四季在五郊祭迎五帝祈求丰年时，就随月用律为宫。

起初，隋朝的乐官只用黄钟一宫，扣七钟，余下的五钟

悬在那里不扣。到了祖孝孙创造旋宫之法后，十二钟都扣，再没有悬在那里不扣的了。

当时，张文收非常通晓音律，认为肖吉所制的乐谱不怎么详细，他研究考查了历代的音律沿革，截取竹管制成十二律来吹，用来标志十二旋宫。唐太宗又召张文收在太常卿祖孝孙手下工作，让他协助祖孝孙审定雅乐。

太乐古钟十二，人称哑钟，没有人能通晓演奏它的办法。张文收用吹律调它，发出的声音才畅彻悦耳，通晓音乐的行家们都佩服他的技艺高超。张文收被太宗授与协律郎的官职。待到太常卿祖孝孙过世后，张文收开始又采集祭祀天、地、宗庙的乐曲，进行仔细地删改、整理、编纂，终于使乐教完备了。

又

润州曾掘地得到玉磬十二只献上。张率更扣击其中的一只说：“此磬是晋时某岁制造。这年闰月，造磬人按照月份制的，应当有十三只，现在还缺少一只。应当在取出黄钟的地方东边九尺再挖，一定会找到缺少的那只的。”人们按照他指示的地方去挖掘，果然又挖出一只磬来。

又

唐贞观年间，天上有祥瑞的景云出现，地上黄河水变清了。张率更写了一首《景云河清歌》，名为《燕乐》，今天元会第一个演奏的就是这首歌。

又

唐太宗平定刘武周的叛乱后，河东的百姓当道载歌载舞来庆贺。军士们争相演奏秦王所作的古歌《破阵子》。后来，乐官将这首古歌编入《乐府》。

又

《破阵乐》演奏时，军士披戴铠甲，手执戟矛，边歌边舞，用来象征征战冲杀的场面。《庆善乐》演奏时则人们随着乐曲舞动长袖、踢腿曳屣，用来象征文德昌盛的景象。郑公一听到奏《破阵乐》时，就低下头不看；奏《庆善乐》时，则百看不厌。

卫道弼曹绍夔

乐工卫道弼，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与道弼皆为太乐，合享北郊。御史怒绍夔，欲以乐不和为罪。杂扣钟磬声，使夔闻，召之无误者，由是反叹伏。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夔与僧善，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可设盛饌，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之。夔食迄，出怀中铍，鑪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夔云：“此磬与钟律合，击彼此应。”僧大喜，其疾亦愈。（出《国史异纂》）

乐工卫道弼,是个普天下没有人能够用声律来骗他的人。曹绍夔与卫道弼都是执管声律的官员。有一年冬祭北郊,曹绍夔不知因为什么事由得罪了御史大员。这位御史大员以乐律不和为由治曹绍夔的罪。于是他乱敲钟、磬,召曹绍夔来辨识音律,曹绍夔没有一个音听差了,这样,反让这位御史大为赞赏佩服。洛阳有一僧人,他房中有一石磬每天半夜时就自己鸣响。僧人感到怪异,惧恐成病。到处请术士,千方百计地用符咒制服石磬,让它别在自鸣了,始终未见成效。曹绍夔跟这位僧人是好朋友,听说僧人病了前来探望。问起得病的缘由,僧人如实相告。曹绍夔听了后,隔了一会敲斋室内的钟,于是磬就自鸣。曹绍夔笑着对僧人说:“明天你摆上一桌盛宴招待我,我一定为你除掉这个妖磬。”

僧人虽然不信曹绍夔的话,但还是希望他能治住妖磬,仍然在第二天摆上一桌酒席招待他。曹绍夔吃罢酒宴,从怀中取出一把锉,将僧人室中的石磬锉了几个地方,这以后石磬再也不自鸣了。僧人苦苦问询曹绍夔为什么他锉一锉,石磬就不自鸣了?曹绍夔告诉他:“石磬的鸣声跟斋屋中的钟声的音律相合,你敲钟磬就发声相和,就是这个道理啊。”僧人听后大喜,他的病也很快就痊愈了。

裴知古

裴知古奏乐，谓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耳。”其月，中宗即位。（出《谭宾录》）

有一次裴知古奏乐，然后对元行冲说：“金石谐和，必有吉庆的事情啊。这种吉庆的事情应在唐宗室中。”就在他说这些话的当月，武则天去世，中宗李显即位，恢复大唐国号。

又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言曰：“此人即当堕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惊殆死。又尝观人迎妇，闻妇珮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善于摄生，开元十二年，年百岁而卒。（出《国史异纂》）

裴知古去太常官衙，途中遇见一个骑马的人，听听他的声音，私下说：“这个人立即就会从马上摔下来。”有好奇的

人随在那个骑马人的后面观察，行不到半条街，马受惊吓跳起将那个骑马人摔死在地上。又有一次，裴知古观看一家娶亲，他听了听新娘身上珮玉的响声，说：“这位新娘剋婆婆。”就在这同一天，她婆婆果然患病死了。裴知古善养生，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去世，享年一百岁。

李嗣真

唐朝承周隋离乱，乐悬散失，独无徵音，国姓所缺，知者不敢言达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者在今弩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徐业反，天后瀦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镡，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补乐悬之缺。后享宗庙郊天，挂龔籥者，乃嗣真所得也。（出《独异志》）

李唐王朝建国初时，由于经历了周、隋的战争离乱，悬挂的钟、磬等乐件散失，缺少徵音，知道这件事的人不敢向朝廷说。则天女皇末年，御史大夫李嗣真暗中寻找没有得到。一个秋高气爽的白日，听到有砧声从今弩营中传来，跟徵音相似。但是，当时这地方是英国公徐家的宅院，过了好几年都没有缘由得到。后来，徐敬业起兵反叛则天武后，武则天

放水淹没他的府第。李嗣真找到丧车一辆短剑一柄。进入徐府内，在东南边敲地寻找，果然有回应声。掘开地面，得到一石。李嗣真将这段石头裁成四具悬乐，补上了乐悬所缺的徵音。这以后，凡举行郊祭，悬挂的簠簋，就是李嗣真补上的啊。

宋 沆

宋沆为太乐令，知音近代无比。太常久亡徵调，沆考钟律得之。（出《国史补》）

沆为太常丞，尝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闻塔上风铎声，倾听久之。朝回，复止寺舍。问寺主僧曰：“上人塔铃，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沆曰：“其间有一是古制。某请一登塔，循金索，试历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难后许，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无风自摇，洋洋有闻，非此耶。沆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悬钟而应之。”固求摘取而观之，曰：“此沽洗之编钟耳，请旦独掇（旦掇羯鼓录作且缀）于僧庭。”归太常，令乐工与僧同临之。约其时，彼扣（扣原作知，据明抄本改）本悬，此果应，遂购而获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门，逢度支运乘。驻马俄顷，忽草草揖客别。乃随乘行，认一铃，言亦编钟也。他人但觉镕铸独工，不与众者埒，莫知

其余。乃配悬，音形皆合其度。异乎，此亦识徵在金奏者与。
(出《羯鼓录》)

太乐令宋沆，在辨识音律方面，近代人没有谁能超过他。太常缺少徵调已经很久了。宋沆考查钟律得到了。宋沆任太常丞后，有一天早晨在光宅佛寺等待上朝的时辰，听到塔上风铎响声。早朝归来，走到光宅佛寺又停下来。进寺问主持僧：“上面悬挂的塔铃，都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么？”僧人答：“不知道。”宋沆说：“其中有一个塔铃是古代制做的。请让我登上塔顶，沿着上边的铁索，试着扣动几下听听可以吗？”主持僧起初犹豫，后来还是答应他的要求了。于是宋沆登上塔顶，扣动塔铃听音辨识。寺内的僧人纷纷说道：“塔上的风铃常常无风自己摇动，发出的响声，非常好听。不象你扣动发出的这种声音。”宋沆说：“是的。”心想：僧人说的这种现象，一定是在祭祀祖庙时，扣乐悬编钟时，这边寺塔上有相同音律的编钟发出响声共鸣。因此一定要摘下塔上的风铃观察一下。于是对僧人说：“这个风铃是沽洗编钟，请单独将它取下来放在院里。”宋沆回到太常府衙，让乐工和僧人一块亲临现场观看。约定好时间，太常府衙那边扣动悬挂的编钟，寺院中的这个沽洗编钟果然应和。于是将它向寺院买下来，放回太常本悬处。又有一次，宋沆送客人出通化门，遇到掌管财务的度支运乘，上马稍许，忽然匆忙作揖告别。待度支使运乘走后，宋沆又悄悄地跟随在后面，又认得一铃，说这只铃也是失去的编钟。别人只觉得这只铃铸造的技艺很独道，与

众不同，别的就看不出来了。待到配悬在原有的编钟间，才看出来不论是外形还是发音都符合。奇怪吗？这正是识徵的人在演奏编钟的人之中啊！

王仁裕

晋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学士王仁裕夜直，闻禁中蒲牢，每发声，如叩项脑之间。其钟忽撞作索索之声，有如破裂，如是者旬余。每与同职默议，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晋帝果幸于梁汴。石渠金马，移在雪宫，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徵。（出《玉堂闲话》）

丙申年春天，在晋国都城洛下。翰林学士王仁裕值宿，听到宫中的蒲牢里，常常有声响传出来，象敲脖颈与脑袋之间。乐悬上的编钟忽然碰撞发出索索的声音，象破裂了似的。这种响声出现了十多天。王仁裕每当和同仁悄悄议论这件事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征兆。这年仲春，晋帝果然迁都汴梁，将石渠阁里的藏书和金马移在雪宫，到今天已经十三年了。索索之声，就是征兆啊。

李师诲

李师诲者，画番马李渐之孙也。为刘从谏潞州从事。知从谏不轨，遂隐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县宰。曾于衲僧外，得落星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见星坠于前，遂掘之，得一片石，如断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绦处尚光滑。岂天上奏乐器毁而坠欤？”此石流转到安邑李甫宅中。（出《尚书故实》）

李师诲，是绘画番马李渐的孙子，任潞州刘从谏的从事。得知刘从谏图谋不轨，于是就隐居在黎城山中。刘从谏反叛被平息后，朝廷嘉奖李师诲，升迁他到除县任县宰。李师诲曾在一位穿衲衣的僧人那里，得到陨石一片。那个僧人说：“一次，他早起行走在蜀道上，看见有一颗流星坠落在前边。掘地，挖出这片陨石，如断磬。陨石的右端雕刻一个狻猊头，也象磬，有孔，穿丝带的地方还很光滑呢。这大概是天上有神人奏乐乐器坏了掉到地上的吧！”这块陨石后来流传到安邑李甫家。

琴

玕璠乐

秦咸阳宫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七宝饰之，铭曰玕璠之乐。（出《西京杂记》）

秦咸阳宫藏着一架古琴，长六尺，安着十三根琴弦。用二十六根绳索系着。整架琴都镶嵌着金、银、琉璃、砾磬、玛瑙、珍珠、玫瑰宝石等七宝，上面铭刻有“玕璠”二字，这架琴就叫“玕璠乐”。

刘道强

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凫寡鹤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出《京西杂记》）

齐国人刘道强弹得一手好琴。他能在琴上弹奏出单只野凫与失去伴侣的白鹤绕空飞翔、鸣声凄绝的形象来。听他弹琴的人，被他弹奏的琴声所感染，都不能自制。

赵 后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烈女之象。亦善为《归凤》《送远》之操焉。（出《西京杂记》）

赵后有一架宝琴，叫凤凰。琴上面都是用金、玉等珠宝镶嵌，暗起的龙、凤、螭、鸾，及古代贤、烈女子的图象。赵后还弹得一手好琴，尤其善于弹奏《时凤》、《送远》等曲。

马 融

马融历二郡两县，政务无为，事从其约。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尝按论刑杀一人。性好音乐，善鼓琴吹笛。每气出蜻蛉（明抄本蛉作蜩）相和。（出《商芸小说》）

马融曾在二郡二县为官，没有什么政绩，办事也跟常人一样。他在武都任职七年，在南郡任职四年，从未按照刑律上的规定处死过一个人。马融生性爱好音乐，鼓一手好琴吹

一管好笛。每当他鼓琴吹笛时，都引来蟋蟀相和。

杨 秀

隋文帝子蜀王秀，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出《尚书故实》）

隋文帝的儿子蜀王杨秀，曾经制作一架千面琴，散失在民间。

李 勉

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尝取桐梓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谓之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百衲琴。用蜗壳为徽，共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出《尚书故实》）

又

勉又取漆筒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自宝于家。

又

京中又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损处惜而不治。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宝徽，又次者以金螺蚌徽。

唐汧国公李勉喜爱雅琴，曾经选用最好的桐木和梓木，将它们砍碎再重新拼合在一块儿，制成琴，取名叫“百衲琴”，镶嵌蜗壳为标志。这架琴的三面尤其绝异，人们都称它为响泉韵磬，上一次弦，十年不断。

又

李勉又用漆筒作琴，作了几百张，谁向他要琴，他都给。在这几百张琴中，出了两张绝代好琴，一张名叫响泉，一张名叫韵磬，自家珍藏起来。

又

在京都长安，樊家、路家制作的琴堪称第一。路家藏有房太尉石枕一具，枕上有一处破损了可惜不能修复过来。蜀中雷家制的琴，常常是自己品评它的好坏、优劣。上品琴镶玉作标志，较好的琴镶宝石作标志，较差的镶金螺蚌壳作标志。

张弘靖

张相弘靖夜会名家，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角则角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

善汎（按吴曾能改斋漫录五引汎作沉。）声、祝声。（出《国史补》）

宰相张弘靖一天夜晚拜会有名的琴师郑宥，观看郑宥给二张琴调音。调宫则宫应，调角则角应，稍微不准确，就不应。郑宥的老师董庭兰，尤其善长弹奏和声与祝声。

董庭兰

响泉、韻磬，本落樊泽司徒家，后在珠崖宅，又在张彦远宅，今不知流落何处。弹琴近代称贺若夷、甘党。前有董庭兰、陈怀古。怀能汎（汎疑是汎。详前张弘靖条。）祝二家声，谓大小胡笳也。萧古亦善琴，云胡笳第四头。犯无射商，遂用其音为萧氏九弄。（出《卢氏杂说》）

响泉、韻磬二琴原本落在司徒樊泽家，后又落在珠崖宅，又落在张彦远宅，现在不知流落在谁家。琴弹得最好的人，在近代应该说是坝若夷与甘党。这以前有董庭兰、陈怀古。怀古能用汎、祝二家的技法弹琴，谓大、小胡笳。萧古也善弹琴，叫做胡笳第四头。犯无射商，于是采用他的音律谱成萧氏九曲。

蔡邕

蔡邕在陈留，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会已酣焉，客有弹琴者。邕至门，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返。将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蝉也，此岂为杀心而声者乎。”邕叹曰：“此足以当之矣。”（出《汉书》，明抄本作出华嫖《汉书》，疑是华峤《后汉书》）

蔡邕在陈留时，邻人请蔡邕去他家赴酒宴。等到蔡邕去时邻家酒宴正酣，客人中间有人弹琴。蔡邕走到门口，悄悄听琴声，自语：“嘻！用琴声召唤我怎么琴声里却流露出杀机呢这是为什么？”于是返回家去。被派去请蔡邕的仆人告诉主人说不知什么原因蔡老爷又回自己家啦。主人立即亲自追到蔡邕家问他为什么又回来啦。蔡邕将事情的缘故告诉了邻人。弹琴的这位客人知道后，向蔡邕解释说：“我刚才弹琴时，看见一只螳螂悄悄爬向一只鸣蝉，而蝉又将离去。螳螂与蝉，一个向前一个后去，我心里恐怕螳螂扑不到蝉，不自觉间将这种心绪在琴声中流露出来。这真的不是心怀杀你的想法而用琴声表现出来。”蔡邕听了后，说：“从这件事情上足可以看

出你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琴师啊！”

于 頔

于司空頔常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叹曰：“三分之中，一分箏声，二分琵琶声。无本色韻。”（出《国史补》）

司空于頔常让客人弹琴，于頔的嫂子懂得音律，立于门帘里边听。一次，一位客人弹琴，于頔的嫂子听了后，叹惜地说：“三分之中，一分是箏声，二分是琵琶声，就是缺少琴声的本来韻色。”

韩 皋

韩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稽生之为是也。”其当晋魏（魏原作卫。据明抄本改。）之际，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承金运之声也，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之也。慢其商弦，以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

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返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州，谋立楚王彪。母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扶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败于广陵，故名其曲为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急于此也。其哀愤戚惨痛迫切之音，尽在于是。永嘉之乱，是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祸，所以托之鬼神也。皋之于音，可谓至矣。（出《卢氏杂说》）

太保韩皋精通音律。一次观客人弹琴，观到《止息》一曲时，韩皋大声赞许地喊：“妙啊！这不是当年中散大夫嵇叔夜创制的《止息》名曲吗？”嵇叔夜生当魏、晋交替之际。《止息》一曲是商调，商是为秋声。秋，一岁的后半年。金风一起，天萧地瑟，草枯木谢，一片肃杀之气。另外，晋承金运之声，由此可知曹魏已到王朝之末，将被晋所取代。乐曲中商弦转慢，以宫同音，喻臣夺君的意思。由此可知司马氏将篡魏以代之。司马懿受魏明帝曹睿顾托，后来反生篡夺之心，从诛杀曹爽起，便露出叛逆篡位的野心。王陵督扬州，想立楚王曹彪，不成。毋立俭、文钦、诸葛诞三人先后都任过扬州都督，都有匡复曹魏的举动，事情败露后都被司马氏所杀害。嵇康以扬州古为广陵之地，上述四人都是曹魏的文武大臣，又都先后在广陵事败身亡，因此将他亲手所写的抒发胸中郁愤之气的琴曲命题为《广陵散》，《止息》一曲是其中

的一支。说的是曹魏散亡自广陵始啊。至于《止息》一曲是《广陵散》组曲的末篇，喻有司马氏虽然由在广陵屠杀曹魏忠臣开始了他们篡位的逆举，但是他们也终将会覆灭在这里的。嵇叔夜胸中郁积的哀、愤、戚、惨、痛迫之切的心绪，都化为音律在这组乐曲中宣泄出来。曲中司马氏兴于广陵、衰于广陵的寓意，后来的晋怀帝永嘉之乱也应验了。嵇叔夜撰写这组古曲，既是为了留给后来的知音，也是为了避过司马氏对他的迫害。因此，假托鬼神。从上述理论看，韩皋对音律的钻研与深刻理解，可谓已经到了极致啊！

王中散

唐乾符之际，黄巢盗据两京，长安士大夫避地北游者多矣。时有前翰林待诏王敬傲，长安人。能棋善琴，风骨清峻。初自蒲坂历于并。并帅郑从说，以相国镇汾晋。傲谒之，不见礼。后又之邺，时罗绍威（明抄本威作威）新立，方抚士卒，务在战争。敬傲在邺中数岁。时李山甫文笔雄健，名著一方。适于道观中，与敬傲相遇。又有李处士亦善抚琴，山甫谓二客曰：“幽兰绿水。可得闻乎？”敬傲即应命而奏之，声清韵古。感动神。（许刻本神下有爽字）曲终。敬傲潜然返袂云：“忆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际，不意流离于此也。”李处士亦为《白鹤》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诗赠曰，“幽兰绿水耿清音，叹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几时曾好古，人前何必

苦沾襟。”余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别弹一曲，坐客弥加悚敬，非寻常之品调。山甫遂命酒停弦，各引满数杯，俄而玉山俱倒。泊酒醒，山甫方从客问曰：“向来所操者何曲，他处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习正音，奕世传受。自由德顺以来，待诏金门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众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伦之曲，人皆谓绝于洛阳东市，而不知有传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广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韵，殆似神工，又见王生之说，即知古之《广陵散》，或传于世矣。遂成四韵，载于诗集。今山甫集中，只标李处士，盖写录之误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诏为王中散也。王生后又游常山，是时节帅王镒年在幼龄，初秉戎钺。方延多士，以广令名。时有李夔郎（郎原作即。据明抄本、许刻本改。）中、莫又玄秘书、萧珣员外、张道古、并英儒才学之士，咸自四集于文华馆。故待诏之琴棋，亦见礼于宾榻。岁时供给，莫不丰厚。王或命挥弦动轸，必大加锡遗焉。在常山十数年，甚承礼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优游啸咏而已。冬月亦葛巾单衣，体无绵纩，日醺酣于市，人咸怪异之。闻昭宗反正，辞归帝里，后不知所终。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纸为蜂蝶，举袂令飞，满于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揽之，即复于故所也。常时咸疑有神仙之术。张道古与相善，每钦其道艺，曾著《王逸人传》，为此也。道古名颯，博字。善古文，读书万卷，而不好为诗。曾在张楚梦座上，时久旱，忽大雨，众宾皆喜而咏之。道古最后方成绝句曰：“亢旻今已久，喜雨白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坐客重其文学之名，而哂其诗之拙也。（出《耳目记》）

唐僖宗乾符年间，农民起义军黄巢攻陷长安、洛阳两座城市。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及知识分子有很多人都离京北去躲避战乱。当时有个前翰林待诏，叫王敬傲，长安人氏，能奕围棋尤善弹琴，体貌清俊不凡。王敬傲离开京城长安后，起初由蒲坂去并州。并州军统帅郑从谏以相国的身份镇守汾晋。王敬傲前去拜见他，遭到冷遇，又去邺州。正值罗绍威刚刚立足，抚慰兵士，志在剿灭农民起义军，因此接纳了王敬傲。王敬傲在邺州旅居数年。当时李山甫也在邺州，以文笔雄健而闻名，寓居在道观中。还有个李处士也善弹琴。一次，王敬傲与李处士一同去道观中拜访李山甫。李山甫问他们二人：“听说二位都善弹琴，古有《幽兰绿水》一曲，可听说过吗？”王敬傲听了后，当即弹奏一曲，声清韵古，感动鬼神。一曲终了，王敬傲神色凄然，抖抖衣袖，说：“想当初在咸通年间，一个秋日的夜晚，应圣上诏请，在宫庭供奉，弹琴给圣上与王公贵人听。谁想到今天却流落到这里啊。”慨叹一番后，李处士也弹奏了一曲《白鹤》，李山甫援笔蘸墨，凝思片刻，当场挥毫，写诗一首送赠王敬傲：“幽兰绿水耿清音，叹息先生柱用心。世上几时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沾襟。”尾句还未写完，李山甫也早已神色黯然，悲怜他怀才不遇王敬傲又弹奏了另外一支曲子，坐上的客人们听后，越发敬重他。都认为王敬傲的琴艺绝非寻常的品调。于是，李山甫命人上菜斟酒，让大家连饮数杯，以表敬慕。稍许，全坐的人都醉倒了。醒酒后，李山甫跟客人们一块询问王敬傲：“你一向弹奏的都是什

么曲子啊？怎么我们在别处没有听说过呢？”王敬傲回答说：“我们家操练的正宗琴曲，奕棋也是世传。自德顺以来，侍诏皇门已经四世。这些琴曲经常在皇宫里弹奏，人所共知。这是魏时中散大夫嵇康所传下的伶伦古曲，人们都说此曲跟嵇大夫一块灭绝在洛阳东市，而不知道还有传播的后人。我也是自先人那儿世代传学下来的，曲名叫《广陵散》。”李山甫早就怀疑王敬傲弹奏的不是一般的琴曲，好象只有神人才能作出这种妙音。现在听王敬傲这么一说，就知道也许真的是《广陵散》乐曲传于今世呢。于是写成四韵的一首诗。该诗载在《李山甫诗集》中。现在见到的《山甫诗集》，这首诗标的是李处士，大概是误写。从此，在李山甫的心目中，常常将侍诏的王敬傲视为王中散。

王敬傲后来又出游常山，正值节度使卫镠年少气壮，初掌兵权延集多方人士用来传播他的令名。当时就有李夔郎中、莫又玄秘书、萧珣员外、张道古及诸多英才，都从四方集聚在文华馆。因此，王敬傲的琴技与棋艺也受到了礼遇。对他的生活用度，按照时令的变化及时供给，都很丰厚。而且每当卫镠召请他献艺时，事后都赏给他很多礼品。在常山这十几年，王敬傲很受卫镠的礼遇。他经常头戴峨冠，脚着高屐，悠闲地吟诗唱曲。就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他也只穿单衣，系葛巾，通体不见绵纩，整日在街市上喝得醉熏熏的，市人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他。后来，传来昭宗归都长安的消息，王敬傲辞别常山重归帝里，这以后就不知他的下落了。

王敬傲还能在衣袖中剪纸为蜂蝶，举袖让它们飞出来，飘满四座，或入襟袖，或落入人手，少许，又都回到他的袖子

里。当时人们都疑心王敬傲会神仙的法术。张道古跟王敬傲很要好，经常对他的为人与技艺表示钦敬。他曾著有《王逸人传》，就是为了表达他对王敬傲的倾慕。张道古名颯，知识广博，尤其通晓古文。但是他读书破万卷，却不好写诗。他在张楚梦座上任事时，时逢久旱，忽降大雨，众宾客都高兴地聚在一起写诗歌咏。张道古最后才写成一首五言绝句，诗是这样的：亢暘今已久，喜雨白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众宾客听了他的诗后，虽然素常很看重他文才，却都讥笑他这首诗写得太拙劣了。

瑟

卢中丞迈有宝瑟四，各值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至之号。（出《传记》）

中丞卢迈藏有四只宝瑟，每只瑟都价值数十万钱。四只宝琴分别叫：寒玉、石磬、响泉、和至。

阮咸

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时，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也。”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出《国史异纂》）

元行冲任太常少卿时，有人在古墓中掘得一个铜物状似琵琶而呈正圆形，没有人能认出它到底是什么。元行冲看了后，说：“这件东西是古人阮咸制作的乐器啊。”于是命人依照铜物的形状、构造，用木仿造。制作出来后，试着弹奏，声音清雅，非常悦耳。今天叫“阮咸”的乐器就是这种物件。

又

晋书称阮咸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墓者，得琵琶以瓦为之。时人不识，以为于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调，多同之。（出《卢氏杂说》）

《晋书》上称阮咸善弹琵琶。后人发掘阮咸墓，掘出一只琵琶，是用泥瓦作的。当时的人都不认识，认为是从阮咸墓中得到的，因此命名它为“阮咸”。近来。有许多人都能弹奏这种乐器，用琴合调伴奏，多数时候都是跟其它乐器共同使用。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 乐二

乐

大酺 梨园乐 太真妃 天宝乐章
韦 皋 于 頔 文 宗 沈阿翘
懿 宗 王令言 宁王献 王仁裕

歌

秦青韩娥 戚夫人 李龟年 李 袞
韩 会 米嘉荣

笛

昭华管 唐玄宗 汉中王瑀 李 暮
许云封 吕乡筠

鬻策

李蔚

乐

大酺

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菀，于菀鲁山之文也。玄宗闻而异之，征其词，乃叹曰：“贤人之言也。”其后上谓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促命征还，而授以散秩。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被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番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

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出《明皇杂录》）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下令群臣聚饮在五凤楼下。又命令三百里以内的县令、刺史，率领本地的乐工和歌手赶来参加。还说让他们比赛胜负加以赏罚。当时，河内郡守让几百名乐工乘在车上，都穿着锦衣绣袍。在车厢上站立的牛身上披上虎皮，或将它们扮成犀牛，大象的形状，观看的人们都惊骇不止。当时还有从鲁山派来数十名乐工联合演唱于蒦谱写的歌。于蒦，是鲁山的一名文士。唐玄宗听了后很是惊异，传旨将歌词奉上，看后赞叹地说：“这是贤人的言论啊！”之后，玄宗对宰相们说：“河内人，他们都很困顿么？”催促将于蒦召来，授予他散秩的官职。

每次群臣聚宴，玄宗都亲临勤政楼。金吾使及四军卫士，天还未亮就阵设仪仗。到处悬挂彩旗，卫士们都披戴黄金铠甲，着短后绣袍。执掌礼仪的官员太常卿献乐，卫士们阵列帷帐的后面。各蕃属国的首领、头人分别在各府县上就餐。教坊中所有的伶人都出场表演：山东旱船，寻撞走索，丸剑摔跤，戏马斗鸡，热闹非凡。玄宗又让数百宫女饰珠着翠，衣锦着绣，从帷幕里面走出来，敲击雷鼓，演奏《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载歌载舞。又引来大象、犀牛入场表演，或拜或舞，每个动作都踏着节拍随乐而舞。每到正月十五晚上，玄宗又亲临勤政楼观看各种社火表演，与民同乐。三

公贵戚有官家特为他们设置的看楼，供他们合家登楼观看。到夜阑更深时节，玄宗又传旨让宫女在看楼前歌舞，共同娱乐。

梨园乐

天宝中，玄宗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出《谭宾录》）

天宝年间，唐玄宗命令宫女数百人充当梨园子弟，习歌演舞，她们都居住在宜春北院。玄宗一向通晓音乐。当时还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等通晓音乐的著名乐师都在梨园任职。兼领朔方、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从范阳进京朝拜，献上白玉箫管数百件，都放在梨园。从这时起梨园的音乐象仙境一样。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艺，最善击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采蓝田绿玉琢为磬，尚方造篋簾流苏之属，皆以金钿珠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金

为二狮子，拿攫腾奋之状，各重二百余斤，以为趺。其他彩绘绚丽，制作精妙，一时无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于前，促令载送太常寺。至今藏于太乐署正声库者是也。（出《开元住信记》）

太真妃杨玉环能歌能舞会多种技艺，最擅长的是击磬。拍击之音，玲玲然，非常悦耳动听，而且演奏的多是新曲。就是太常寺、梨园的专职乐工，也不能跟太真妃相比。唐玄宗让人采来蓝田绿玉为她琢成玉磬，为帝王造器物的官，打造了挂磬的架子，还做了流苏等，并镶嵌上金钿珠翠等奇珍异宝等。又让人铸造金狮二只，作抓取跳跃之状，每只重二百斤，做为悬磬支架的底座。其他地方的色彩绘画也都繁饰华丽，作工都精妙异常，无与伦比。

待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自蜀地重返京师。历经刀兵火燹，宫内的乐器遗失很多，唯有太真妃当年拊搏过的绿玉石磬还在。玄宗望着石磬，抚今追昔，神色凄然，再不忍心看它悬挂宫里，马上命人将它送到太常寺，放置在正声库房里。

天宝乐章

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繁原作系，据明抄本改）声，名

入“破”。后其地尽为西蕃所没破，乃其兆矣。（出《传载录》）

天宝年间，乐章多用边疆的一些地名命名。如《凉州曲》、《甘州曲》、《伊州曲》等。这些乐曲普遍用的繁声，名前多冠以“破”。这些边地后来果然都被西边胡人所吞没占领，这些就是征兆啊！

韦 皋

韦皋镇西川，进奉圣乐曲，兼与舞人曲谱同进。到京，于留邸按阅，教坊数人潜窥，因得先进。（出《卢氏杂说》）

韦皋镇守西川，向皇上进奉乐曲，连同跳舞的人乐谱一同进奉。到京后，在官邸处披阅，教坊中有几个人悄悄偷看，因此才被最先进奉皇上。

于 頔

于司空頔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虽诙谐，亦各有为也。頔又令女妓为侑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出《国史补》）

司空于頔因为太尉韦皋奉献圣乐，也撰写了《顺圣乐》进献。每有酒宴，都让人演奏《顺圣乐》。乐曲演奏到一半时，群舞的队列都匍伏在地，只有一人舞在中央。幕僚宾客韦绶笑着说：“为什么用穷兵独舞（谐音“黠武”）呢！”虽然看是笑谈，其实是各有所指。于頔又让女舞妓作八人行舞。舞姿雄健丽妙，号称是《孙武顺圣乐》。

文 宗

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淑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辈，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淑子》。（出《卢氏杂说》）

唐文宗善吹小管。当时文淑法师进宫为最高的法师。一天获罪文宗，罪当流放。文淑法师的弟子进宫收拾他的物品。边收拾东西边模仿文淑法师讲道的声音，被文宗无意中听到，用这声音为旋律，即兴谱写出一支曲子，名叫《文淑子》。

沈阿翘

文宗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声词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元济败，因以声得为宫娥。”遂自进白玉方响，云：“本吴元济所有也。”光明洁泠，可照十数步。言其槌即犀也，凡物有声，乃响其中焉。架则云檀香也，而文彩若云霞之状，芬馥著人，则弥月不散。制度精妙，故非中国所有。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怆然。上谓之曰：“天上乐。”仍选内人，与阿翘为弟子。（出《杜阳杂编》）

文宗时，宫人沈阿翘为皇上跳《河满子》舞，不论是歌声、歌词，还是舞姿神态，都宛扬畅丽。舞曲终，文宗赏赐给沈阿翘金臂环一只，问她：“从什么地方进到宫里来的？”沈阿翘回答说：“我原来是吴元济的乐妓。吴元济兵败后，我因

为会歌会舞才得以进宫啊。”并且将白玉方响献给文宗皇上。说：“这白玉方响本是吴元济的。”白玉方响光洁明亮，可照十步内外。沈阿翘说击打这方响的槌，是用犀角做成的，不论遇到什么物件发出响声，都能在它这里得到回声。支架是用檀香木制成的，上面的文彩灿若云霞。它散发出来的香气扑人脸面，可弥漫月余不散。这方响的作工精妙非凡，因为它不是中国制造的。于是让阿翘当场演奏一阙《凉州曲》，声音清越，听的人无不神色凄凉。文宗赞叹地说：“真是天上仙乐啊！”于是挑选宫女中能歌舞的人让沈阿翘收为弟子，跟她学习歌舞。

懿宗

懿宗一日召乐工，上方奏乐为《道调弄》，上遂拍之。故乐工依其节，奏曲子，名《道调子》。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倡优杂戏皆有之，以备上幸其院，迎驾作乐。禁中呼为“音声郎君”。（出《卢氏杂说》）

唐懿宗一次召见乐工。乐工方始为懿宗演奏《道调弄》，于是懿宗用手打着拍子，因此乐工就随着懿宗拍节演奏曲子，命名曲子为《道调子》。

十家护卫都通晓声律。宫中的倡优杂戏人等都备好，以

备皇帝亲临他们这里时演奏。为此，皇宫里的人，私下都叫懿宗“音声郎君”。

王令言

隋炀帝幸江都时，乐工王令言子自内归。令言问其子：“今日所进曲子何？”曰：“安公子。”令言命其子奏之，曰：“汝不须随驾去，此曲子无宫声，上必不回。”果如其言。（出《卢氏杂说》）

隋炀帝巡游江都时，乐工王令言的儿子自宫内回家来。王令言问他的儿子：“今日进献给皇上的是什么曲子！”儿子说：“是《安公子》。”王令言让他儿子演奏一遍，听完后，说：“你不要随驾去江都了。这支曲子没有宫声，皇上一定不会回来了。”后来真如王令言说的那样，隋炀帝在江都被刺杀身死。

宁王献

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上召诸王于便殿同观焉。曲终，（终原作江，据明抄本改）诸

王拜贺，蹈舞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佳。臣有所闻焉。夫音也，始之于宫，散之于商，成之于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袭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于咏歌，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乱作，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出《开天传信记》）

西凉州素有喜好音乐的风俗，制作新曲叫《凉州》，开元年间，西凉府都督郭知远将这支曲子进献给玄宗皇帝。玄宗召集诸王在便殿一同观赏。曲终，诸王齐声祝贺，手舞足蹈，唯有宁王不祝贺。玄宗问他，宁王回答说：“这支曲子听起来是很美的，但是臣听人说，一支乐曲从宫音开始，在商音结束，中间由角、徵、羽诸音组成，没有不头、尾都相因宫、商的。这支乐曲，开头离开宫调而且中间也很少用宫，徵、商用的乱而且加强。臣闻宫是君，商是臣，宫不强盛则势力小，商有余则臣有僭越的欲望。势力小必然被下所逼，有僭越之欲必然犯上。事情引发在微细之端，而现形在音声之表；传播在咏歌，而见之在人事。臣恐有一天国人上下有走死逃亡之厄，乱臣有作乱逼上之犯，都预兆在这支曲子上啊。”玄宗皇帝听了默然无语。待到安史之乱发生后，举国上下一片混乱，才证实了宁王审音度势的绝妙啊！

王仁裕

后唐清泰之初，王仁裕从事梁苑，时范公延光师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诸幕寮，饯朝客于折柳亭。乐则于羽，而响铁独有宫声，泊将掺执，竟不谐和。王独讶之，私谓戎判李大夫式、管记唐员外献曰：“今日必有谤张之事，盖乐音不和。今诸音举羽，而独扣金有宫声。且羽为水，宫为土，水土相克，得无忧乎？”于时筵散，朝客西归。范公引宾客，继鹰火，猎于王婆店北。为奔马所坠，不救于荒陂。自辰巳至午后，绝而复苏。乐音先知，良可至矣。（出《玉堂闲话》）

后唐清泰初年，王仁裕在梁苑任从事。当时是范延光镇守在此。这年春正月，郊野还很寒冷。范延光率领诸位幕僚在郊外折柳亭为朝廷派来的使臣饯行，席间奏乐为乐。乐曲用的是羽调，而铙钹单独击出宫声，自相干扰，竟不谐和。王仁裕独自惊讶，暗下跟戎判大夫李式、管记员外唐献说：“今天一定要有差错的事情出现的，是乐音不和‘兆示’出来的。刚才奏乐时诸音奏的是羽调，而唯独铙钹扣的是宫声。羽为水，宫为土。水、土相克，能没有忧患吗？”

待到席散，朝廷使臣西归，范延光带领诸位宾客，驾鹰牵狗去王婆店北狩猎，从奔跑的马上摔下来昏死过去。从辰

已到午后才从昏死中醒过来。王仁裕能够从乐音中预先得得到征兆，其准确程度可算到了家啊！

歌

秦青韩娥

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去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谈谢求返，终身不敢言知。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鬻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对，三日不食。遽追而谢之，娥复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欢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赂而遣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遗声也。”（出《博物志》）

薛谈跟秦青学唱歌，没有完全学到秦青的唱歌的技艺，就自己以为全都学到手了，于是辞别秦青而归。秦青并没有阻止她离去。在郊外大道旁边的长亭为薛谈置酒辞行时，不由得一边拍着桌案一边引吭悲歌。歌声振动林木，响遏行云。薛谈听后立即表示谢意，请求继续留下来跟秦青学唱歌，此后

终生再不敢说可以出师了。秦青对朋友说：“从前韩娥东行齐国去，途中没钱吃饭，过雍门卖唱乞食。她离去后留下的歌声绕梁回响，历时三日不消失，周围的人还以为她没有离开这里呢。韩娥在客栈住宿时，旅人侮辱她。韩娥长声哀哭。整个乡里的老老少少被她的歌声感动得相对哭泣，涕泪沾湿了衣裳。韩娥又拉长声唱歌，整个乡里人又都欢喜得手舞足蹈又跳又唱，不能自禁。于是送给韩娥充足的食物、礼品，热情地送她上路。由于这个缘故，雍门人至今还依然能歌善哭，这是效仿韩娥的遗风啊！”

戚夫人

汉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人皆为之，后宫齐唱，常入云霄。（出《西京杂记》）

汉朝时的戚夫人，善于跳翘袖折腰式样的舞蹈，能歌《出塞》、《入塞》等描摹出征将士盼望归乡的歌曲。她手下有侍候她的宫娥几百人，都跟她学得能唱一口好歌、跳一身好舞。常常是她跟她的侍女们在后宫一齐放声高唱，歌声响入云霄。

李龟年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南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也。（出《明皇杂录》）

又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木记》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

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辞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晓拂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龟年遽以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敛绣巾重拜上。龟年常语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此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出《松窗录》）

唐玄宗开元年间，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都因为他们在歌舞上的杰出才华而负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特别是谱写出了《谓川》这样的绝妙好曲。由此，受到玄宗皇帝的特殊待遇，在东都洛阳为他们修造了豪华的住宅，侈华的程度超过了某些王公大臣。住宅建在洛阳的通远里，庭院的规模甲于京都长安的一些显贵的宅第。

后来，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当良辰胜景，他为人唱歌数首，在坐的听众没有一人不停止饮酒掩面哭泣的。跟他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曾送李龟年诗一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在

岐王府里经常见到你，在崔九的客厅里也曾几次听到过你的大名。正值江南风光最好的时候，在落花缤纷的暮春时节又跟你相逢在异乡。

堂殿中监崔涤，别人送他个雅号为崔九，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

又

开元年间，宫中刚刚看重木芍药，就是现今的牡丹。得到四个品种：红、紫、浅红、通白。因为将这些牡丹移植在特为太真妃新建成的沉香亭边，又值花会繁开，玄宗皇帝乘照夜白宝马，太真妃乘步辇相随，前往沉香亭畔观赏牡丹。下诏特选梨园弟子中的优秀的歌手唱歌，得乐曲十六部。李龟年以唱歌能手而名噪一时。他手捧檀板，站在众歌手前边，刚要唱歌。玄宗说：“观赏名花，面对爱妃，怎么能用旧曲旧词唱呢？”于是，命李龟年持御用金花笺，宣召李白进宫，让他立刻写出《清平调》三章。李白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这时李白昨夜喝醉了酒现在还没有完全醒酒呢。只见他略一沉思，即提笔一挥而就，写成《清平调》三章。这些词是：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晓拂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李白写罢，龟年

立即进献。玄宗皇帝命令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伴奏，催促李龟年引喉唱之。太真妃杨玉环手持玻璃七宝杯，酌饮西域凉州供奉的葡萄美酒，满脸含笑地领会着歌中的情意。玄宗亲吹玉笛为李龟年伴奏。每吹完一曲将换新曲时，故意拖长笛声取悦太真妃。太真妃饮完酒，收起绣帕两次拜谢皇上的恩宠。

李龟年常将此事讲给五王听。回想一下，以唱歌而赢得这么高的声誉的，还没有超过这次的呢。这也是一时的极致啊！

玄宗皇帝亲自顾眷李白，尤其有别于其他学士。使得内宫总管大太监高力士深深地认为皇上让他给李白脱靴是奇耻大辱。后来有一天，太真妃重吟李白的《清平调》时，高力士故作戏言说：“为这些歪词，娘娘你应该怨恨李白那小子深入骨髓，怎么还念念不忘呢？”太真妃惊异不解地问：“你怎么能说李翰林用诗侮辱我呢？”高力士说：“李白那小子用赵飞燕指代娘娘你，是作贱你了。赵飞燕后来失宠又有别欢，这不是借她来侮辱娘娘你么？”

太真妃听后很以为然，于是开始迁怒于李白。玄宗皇帝曾有三次欲拜李白为官，都因在宫里遭到太真妃、高力士的阻碍而作罢。

李 袞

李袞善歌于江外，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满坐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喉嚨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罗拜之。（出《国史补》）

李袞在江南以歌唱得好闻名，而且名声一直轰动京师。崔昭自江南到京都长安朝拜皇帝，秘密带着李袞同来。到京城后，邀请宾客，并请首席乐师和京城中的著名歌手，来参加这个盛会。开宴前，崔昭说：“我有个表弟从江南同来，请他入末座。”于是让穿着破衣的李袞出来入席，满座的宾客都不屑一顾地耻笑崔昭。过了少许，崔昭命令仆人给诸位宾客斟酒，同时说：“请我表弟给大家唱支歌，以助酒兴。”众位宾客又鄙薄地笑了。

待到一声歌起，在座的诸位乐工、歌手都大吃一惊地喊：“不是名扬江南、声振京师的李八郎吗！”于是立即起身环绕着李袞连连下拜。

韩 会

韩会善歌，绝妙。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出《国史补》）

韩会唱一手好歌，他的歌声优美动听达到出神入化境界。韩会在当时跟另外三名歌手一起被人称为歌坛四魁，韩会单独被人称为魁首。

米嘉荣

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何戡，近有陈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来绝不闻善唱，盛以拍弹行于世。拍弹起于李可久。（明抄本久作及）懿宗朝恩泽曲子，《别赵十》、《哭赵十》之名。刘尚书禹锡《与米嘉荣》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又自贬所归京，《闻何戡歌》曰：“二十年来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城。”（出《卢氏杂说》）

人们喜爱歌曲，由来已久。

唐宪宗元和年间，梨园中称得上国家级歌星的就有米嘉荣、何戡等人，近来又出了个陈不嫌。陈不嫌的儿子陈意奴，一二十年来从来没听说过他能演唱所谓的“正歌”，却以能演唱流行歌曲而称盛一时。

第一个演唱流行歌曲的歌手是李可久。到了唐懿宗时代，连堂堂的一国之主的懿宗也喜欢流行歌曲。象《哭赵十》、《别赵十》这两支流行歌曲，皇帝佬官就非常爱听。

礼部尚书刘禹锡在一首《与歌者米嘉荣》的诗中，曾记述了当时歌坛的一些事情。诗是这样的：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刘禹锡自他被贬谪发配的州郡重返京师后，又写过一首吟著名歌星何戡的词。大意是这样的：二十年来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城。

笛

昭华管

秦咸阳宫有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

山林，隐隐相次，息亦不见，名曰昭华之管。（出《西京杂记》）

秦咸阳宫有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奏时就可以看到车、马、山川、树木隐约相接出现，不吹了就消失了。这支玉笛叫昭华管。

唐玄宗

玄宗尝坐朝时，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进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余以上清之乐。流亮清越，殆非人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清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寻，尽得矣。坐朝之际，虑或遗忘，故怀玉笛，时以上下寻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一奏之。”上试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请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云回》。”载于乐章，今太常刻石在焉。（出《开天传信记》）

唐玄宗一次坐朝，用手上下按自己的肚腹。退朝后，高力士进前问玄宗说：“刚才陛下多次用手指按腹部，是圣体不

太舒服么？”玄宗说：“非也。我昨夜梦游月宫，诸位仙女为我演奏上清之乐，流亮清越，在人间是完全听不到的啊！使我久久地沉醉在这仙声妙乐之中。后来，仙女们又演奏清乐为我送别，这支仙曲凄楚清丽、哀宛动人。我醒来后还感觉到余音杳杳，如在耳边。我马上吹奏玉笛来寻找记录它，都让我记录下来。刚才坐朝，我怕有所遗忘，因此怀里揣着玉笛，不时地上下寻找它的音律，不是身体不适啊。”

高力士再次拜贺玄宗，说：“这可是千载难遇的事情啊，愿陛下为老奴吹笛一遍可以吗？”玄宗试着吹奏一遍，其声飘渺旷远，绝非凡响，不可名状啊！

高力士再次拜贺玄宗皇帝，并请皇帝给这支仙曲起个名字。玄宗笑着说：“就暂叫它《紫云回》吧。”

后来主管乐事的太常卿将这支仙曲收入唐乐大典中，现在还有当年太常府的刻石为证。

汉中王瑀

汉中王瑀为太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阅乐而唤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耶。”（出《传记》）

汉中王李瑀任太卿时，一天早起上朝，听到永兴里有人

吹笛，问：“是太常府的乐工在吹笛子吧？”答：“是的。”后来，他因查阅乐曲召唤来太常府的乐工，问：“在某天，你们怎么能够躺着吹笛呢！”

李 暮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与同舟人吹，寥亮逸发。俄有客于岸，呼舟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妙，山石可裂。暮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礴，应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著记，疑其蛟龙也。暮尝秋夜吹笛于瓜州，楫载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立至。有顷，舟入贾客，有怨叹悲泣之声。（出《国史补》）

又

暮，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釀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尤敬人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朦胧，微风拂流，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

昏噎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神鬼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於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为？（明抄本为作技）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之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试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况，李生蹙踏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贴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李舟好事，曾经从一处山村野舍中得到一根烟竹，截作笛子，坚实象铁石，送给李暮。李暮吹笛，可谓天下第一。有一次他与几位客人，在明月高悬的夜晚，棹一小舟，泛江漫游，吹笛观景赏月。笛声旷远清亮、宛转飘逸。忽然岸上有

人招呼，请求登舟同游。李暮他们棹舟到岸边，这个人上船后，请求李暮让笛借他吹一支曲子。这个人吹奏的笛声精妙无比，可让山石破裂，李暮平生从未听到过。初时，吹入散序、中序，笛声已非同凡响。待到进入第三大段——入破时，只见吹笛人呼吸盘旋回转，指法粉碎如雨敲窗。再听笛声犹如千军万马厮杀奔吼，又如雨打沙滩噼罗有声。

游赏结束，这位客人离船而去，从此不知下落。棹船的稍翁，认为这位不速之客很可能是水底的蛟龙啊！

李暮有一次在瓜洲吹笛。当时江上舟船很多，人声喧闹。当李暮吹出第一声笛音，喧闹的人声立即停下来。待到吹奏数节后，静谧的江面上似有微风飒飒拂来。稍顷，满江的舟子、贾客，都发出歎歎之声，哀、叹、悲、怨溢于言表。

又

李暮，开元年间是唐教坊首席吹笛手，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超过他。一次，李暮因故请假去越州。到了越州后，当地的达官名士或设公宴、或设私宴请他，为的是能一睹他的尊容，亲耳聆听到他吹奏的笛声。当时，正逢越州新有十几位生员考中了进士。这些人家中都有些产业，于是凑集二千文钱准备在镜湖游船上聚会饮酒同乐，邀请李暮上船吹笛，以饱耳福。因为钱多人少，又相约每人可带一位客人同来。其中有一位参加聚会的人，已经到了晚上方才想起这件事，没

有功夫去请别人。就近请邻居中的一个孤老头儿。这位老头儿，长久居在这荒田野地里，外面的人情事故一点也不懂得。有数间茅舍只他一人居住，乡里人都称他为独孤丈。第二天，这位进士带着独孤丈人一起到镜湖聚会的地方赴宴。酒宴开始后，只见湖水澄碧、波光荡洋，芳草修林，景物非凡。李暮以手拂笛，立于船边。在桨声款乃中，舟船渐移湖心。此时轻云笼湖，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暮捧笛吹奏，笛声初发，风云齐开，水明林秀，上下澄碧，仿佛如有鬼神之力使之如此啊！船上的宾客都赞叹不已，纷纷说：“就是敬天的神乐也没有这么大的神力啊！”独孤丈一言未发。与会的人都脸现不快。李暮也认为这个老丈轻视自己，也怨愤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又静思一曲吹奏出来。曲调更加绝妙异常，在座的宾客没有人不惊骇赞赏的，唯有独孤丈还是不出一言。请他同来的这位进士也深感羞愧，后悔自己带这么个不通人情的孤老头儿赴会，对座上的宾客解释说：“独孤老丈常年独居山村，不与人来往，更是很少进城。对于音乐，他一点也不懂得，请大家不必介意。”四座的宾客同声刺讽独孤老丈，老丈依然不语，只是微微笑笑而已。李暮问道：“这位老丈你一言不发，是你真的不懂音乐呢？还是一位高人？”独孤丈才慢慢说道：“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懂音乐呢？”李暮听了这句不太友好的回答后，脸色更加不好看。四座客人见李暮变了脸色，都纷纷站起向李暮道歉，劝慰李暮。正在这时，独孤丈人沉静地说：“请你试吹一首《凉州》吧。”李暮傲岸地捧笛吹了一首《凉州》曲。曲终，独孤丈人品评说：“李公的笛子果然吹得不错。然而，你的笛声掺揉进去夷狄乐曲，你是不是在

龟兹有朋友啊！”李暮听了后大吃一惊，站起身参拜独孤丈人，说：“老丈乃是方外神奇之人，恕我李暮有眼不识。我的老师确实是龟兹人啊。”独孤丈人又说：“《凉州》一曲，你吹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你自己知道不？”李暮恭谨地回答道：“李暮愚钝顽冥，实在不知道哇。”

独孤丈人伸手取笛欲吹给李暮看看。

李暮连忙更换一笛，用袖拂试后递给独孤丈人。独孤丈人接过看看，说：“你这些笛子都不堪使用。使用它们的主人都是粗通吹笛的人。”于是又换了一只笛子，说：“这只笛子吹到入破时也要破裂的，你不会舍不得吧。”李暮说：“不敢。”于是独孤丈人捧笛吹起来。笛声初发即响遏云霄，四座震况，李暮恭敬不安地立在那儿一动不敢动。吹到第十三叠，独孤丈人停下来，向李暮讲解他刚才吹的谬误所在。李暮完全敬服连连拜谢。待到入破，笛子立即破裂了，不能再吹下去了。

李暮再次拜谢，众位宾客彻底折服。会散。第二天早晨，李暮和与会的诸位宾客，一起前往独孤丈人住所等候拜见。到那儿一看，只留有几间空宅，独孤丈人已经不知哪里去了。越州人得知这件奇闻后，纷纷出访，四处寻找独孤丈人，然而始终没有寻到，谁也不知道他去向哪里。

许云封

许云封，乐工之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

州牧，非所宜愿，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时云天初莹，狄露凝冷，舟中吟瓢，（明抄本瓢作风，疑当作讽）将以属词。忽闻云封笛声，嗟叹良久。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暮所吹者。遂召云封问之，乃是李暮外孙也。云封曰：“某任城旧土，多年不归。天宝改元，初生一月。时东封回，驾次至任城。外祖闻某初生，相见甚喜，乃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声命酒。当炉贺兰氏年且九十余，邀李置饮于楼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书某胸前曰：‘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外祖辞曰：‘本于李氏乞名，今不解所书之语。’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间也。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许也。烟霏谢成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暮外生许云封也。”后遂名之。某才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义马，西入长安。外祖悯以远来，令齿诸舅学业。谓某性知音律，教以横笛。每一曲成，必抚背赏叹。值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余人，皆十五以下。天宝十四载六月日，时骊山驻蹕，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乐长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其年安禄山叛，车驾还京。自后俱逢离乱，漂流南海，近四十载。今者近访诸亲，将抵龙丘。”韦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尝于天宝中受笛李供奉。艺成身死，每所悲嗟。旧吹之笛，即李君所赐也。遂囊出旧笛。云封跪捧悲切，抚而观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为韦公曰：“竹生云梦之南，鉴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

明年七月望前伐，过期不伐。则其音窒。未期而伐，则其音浮。浮者外泽中干，干者受气不全，气不全则其竹夭。凡发扬一声，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之名乐也，至如落梅流韵，感金谷之游人，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诚为清响，且异至音，无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韦公曰：“欲旌汝鉴，笛破无伤。”云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叠未尽，驀然中裂。韦公惊叹久之，遂礼云封于曲部。（出《甘泽谣》）

许云封，乐工中吹笛的人。唐德宗贞元初年，韦应物自兰台郎改任和州牧，不是出自他的本愿，很是不得志。他乘小船顺水东下，夜晚停泊在灵璧驿站。正值夜空初现莹碧的夜光，秋天的冷露凝聚在衰草的枯叶上。韦应物坐在船仓中一边饮酒一边吟诗，正要将吟得的诗句记下来时，忽然听到许云封吹奏的笛声，慨叹许久。韦应物通晓音律，说许云封的笛声，很象天宝年间京都梨园首席笛手李暮吹的。于是召来许云封询问。方知到他是李暮的外孙。

许云封讲述道：“我原本是任城人，已经有多年没有回去。天宝改元时，我才生下来一个月。当时正值玄宗皇帝东到泰山封禅归来，外祖父随圣驾到任城，听说我刚生下来，见到后非常喜欢。亲手抱给李白学士看，并请李翰林给我起个名字。李老先生当时正坐在集市的旗楼上，高声招呼：“快拿酒来！”当炉卖酒的老太太贺兰氏已经九十多岁了。是她邀请李翰林到旗楼上饮酒的。我外祖父听到呼喊，赶紧将酒送到旗

楼上。李翰林大口猛喝几口酒后，提笔挥毫在我胸上醉书五言诗一首：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外祖观后说：“我是特意向你为我外孙乞讨个名字的，你写了一首诗，这是什么意思啊？”

李翰林说：“你要求的名字就在这首诗中间呢。你看，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言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许也。烟霏谢成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暮外孙许云封也。后来，我就叫了云封这个名字。我才长至十岁，便父母相继去世孤身一人了。后乘驿马来长安。外祖父怜我孤身远道而来，让我跟着几个舅舅学吹笛。说我天性就对音律知悉，于是教我吹横笛。每当学成一支曲子时，外祖父总是抚摸着我的脊背赏叹。这时，正赶上宫里梨园设置音声小科班，共收三十多人，年龄须在十五岁以下，外祖父将我推荐去了。玄宗天宝十四年六月日，正值皇帝住下骊山行宫，又是贵妃杨玉环的诞辰生日。皇上诏见梨园小科班为娘娘演奏祝寿。我们都被接到长生殿，奏献新曲，没有命名。南海向贵妃进奉鲜荔枝，因此将曲名定为《荔枝香》。演奏完，左右欢呼，声动山谷，算是出了风头。当年，安禄山起兵反叛朝廷，皇上与娘娘匆忙返驾还京，我们也做鸟兽散了。我则流落南海近四十年。我要将去龙立探访诸亲友。”韦应物说：“我的乳母有个儿子名叫千金，曾在天宝中年拜你外祖父李暮为师，艺学成后却死了。我每每想起来就很悲伤啊！千金昔日吹的笛子，就是李君所赠。”说着，从行囊中取出一个旧笛递与许云封。许云封悲伤地跪拜接过，抚摸观看，说：“我相信这是一

支很好的笛子，但并不是当年我外祖父吹的那支。”又对韦应物说：“制笛用的竹子应是生长在云梦泽南岸山上的，在柯亭下边挑选。须在当年七月十五日前生，明年七月十五日前伐。过期不伐，它的音色发窒，未到日期就伐下来的，它的音色就浮。所谓浮，外面泽润而内里干。干，受气不全。气不全，竹必夭。笛子吹一声，出入九息。古时吹奏出的最美丽动听的笛音，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天的名乐曲啊，可以吹奏出梅花流韵，感叹金谷游人；折柳传情，悲怜守卫良关的戍客。诚然也是清音亮响，但是离达到至音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能作降神祈福用的祭祀乐曲啊。用已夭的竹管制成的笛子，遇到最高音时必定要破损的。所以，我才辩别这笛子不是外祖父以前所吹的。”韦应物听了后说：“我想看看你说的是否真的那样。请你吹奏一曲试试，笛子吹坏了无妨。”于是，许云封捧笛吹一曲《六州遍》。一叠还未吹完，駭然一声，笛管中间破裂。韦应物久久惊叹不已，于是聘请许云封在他治下的曲部任事。

吕乡筠

洞庭贾客吕乡筠常以货殖贩江西(明抄本江西作山海)杂货，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羨，即施贫亲戚，次及贫人，更无余贮。善吹笛，每遇好山水，无不维舟探讨，吹笛而去。尝于中春月夜，泊于君山侧，命樽酒独饮，饮一杯而吹笛数曲。

忽见波上有渔舟而来者，渐近，乃一老父鬢眉皤然，去就异常。乡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维渔舟于乡筠舟而上，各问所宜。老父曰：“闻君笛声嘹亮，曲调非常，我是以来。”乡筠饮之数杯，老父曰：“老人少业笛，子可教乎？”乡筠素所耽味，起拜，愿为末学。老父遂于怀袖间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绝小如细笔管。乡筠复拜请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发，次者亦然，其小者为子吹一曲。不知得终否。”乡筠曰：“愿闻其不可发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诸天，对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乐而吹之。若于人间吹之，人消地拆，日月无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圯，不暇言其余也。第二者对诸洞府仙人、蓬莱姑射、昆丘王母、及诸真君等，合仙乐而吹之，若人间吹之，飞沙走石，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稚幼振死，人民纏路，不暇言余也。其小者，是老身与朋侪可乐者。庶类杂而听之，吹的不安。（明抄本安作妨）未知可终曲否。”言毕，抽笛吹三声，湖上风动，波涛沆瀣，鱼鳖跳喷。乡筠及童仆恐耸窘况。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满数杯，乃吟曰：“湖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饮数杯，谓乡筠曰：“明年社，与君期于此。”遂棹渔舟而去，隐隐渐没于波间。至明年秋，乡筠十旬于筠山伺之，终不复见也。（出《博异志》）

洞庭商客吕乡筠，常用洞庭的鱼虾贩江西杂货。取十层

之一的利，利外还有富余就资助贫穷的亲友，再有富余的就救助穷人。自己从来不积蓄攒钱。吕乡筠擅长吹笛。每遇到好山水，没有不驾舟游赏、吹笛而去的。一次，在一个中春月夜，吕乡筠船泊在君山旁边，摆酒一樽独饮。饮一杯吹笛数曲，忽然看见烟波浩淼中有一渔舟驶来。渐渐近了，见一鬢眉花白的老翁驾着一条渔船，举止行为不同凡人。吕乡筠放下笛子站起来，迎过去。老翁将渔舟系在吕乡筠船上，走过船来。寒暄过后，老翁说：“听你的笛声嘹亮，曲调不一般，我过来看看。”吕乡筠没说什么，又饮了几杯酒，老翁又说：“我少时学过吹笛，可以让我教教你吗？”吕乡筠平素对求教好学的体会很深，站起参拜老翁，说：“愿作你的关门弟子。”老翁于是从怀袖里取出三管笛子。一管大如双臂合抱，第二管如常人用的那么大，第三管小如细笔管。吕乡筠又一次下拜，请老渔翁吹一曲听听。老渔翁说：“最大的那管不能吹它，中间的那管也不能吹。老汉我可以用最小的这管为你吹一曲，但不知道能否吹到终了？”吕乡筠说：“我愿意听听你说的不可以吹的那管。”老翁说：“最大的那管原本在天上，是为天上的诸位天帝、元君和上元夫人们，伴奏上天的神乐而吹的。假如在人世间吹它，就会人消地隐、日月无光，五星失位，山峦崩塌，余下的后果我就不说了吧。第二管笛是给诸位洞府仙人、蓬莱、射姑诸仙岛、仙山上的方士，和昆仑山西瑶池王母娘娘合仙乐而吹的。假若在人间吹它，就会石飞沙走、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稚幼的生命都会被震死，人众没有路可走，余下的后果我就不说了。最小的这管，是老汉我与朋友同辈可以娱乐的。世上万物、众生都可以听。但

是一旦吹起来，他们都会不安分的，是否可以吹完一曲还不好说。”老翁说完后，抽出最细的那管笛子吹了三声，湖上刮起了大风，波浪激荡，鱼鳖喷跳。吕乡筠和童仆们惊慌恐惧。吹了五声六声，君山上的鸟兽嘶鸣孔叫，天上的月亮昏暗无光，湖上的各种舟船摇荡，船上的人惊慌失措。老翁于是不吹了，连连饮酒数杯，吟诗一首：“湖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吟完，又喝了数杯酒，对吕乡筠说：“明年秋天，与君还在此处相聚。”于是摇着渔舟离去，渐渐隐没于湖波深处。到了第二年秋天，吕乡筠十旬就在君山旁边等候老渔翁，然而始终没有再见到他。

鬻策

李蔚

咸通中，丞相李蔚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镇淮海，政绩日闻。未期周，荣加水土，移风易俗，甚洽群情。洎彭门乱常之后，藩镇疮痍未平，公按轡恭己而治之。补缀颓毁，整葺坏纲，功无虚日。以其郡寡胜游之地，且风亭月观，既以荒凉；花圃钓台，未愜深旨。一旦，命于戏马亭西，连玉钩斜道，开泚池沼，构葺亭台。挥斤既毕，号曰“赏心”。栽培花

木，蓄养远方奇禽异畜，毕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游观。一旦，闻浙右小校薛阳陶，临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试询之，果是旧人矣。公甚喜，如获古物，乃命衙庭小将代押运粮，留止别馆。一日，公召阳陶游，询其所闻，及往日芦管之事。薛因献朱崖李相、陆畅、元、白所撰歌一轴。公益喜之。次出芦管，于兹亭奏之。（其管绝微。每于一鬻篥中。常容三管也。明抄本三作一。）声如天际自然而来，情思宽闲。公大加赏之，（亦赠其诗不记，终篇云；虚心纤质雁衔余，凤吹龙吟定不如。明抄本终作全）于是锡赉甚丰。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职。初公构池亭毕，未有嘉名，因目曰“赏心”。诸从事以公近讳，（盖赏字有尚字也）公曰：“宣父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且非内官宫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毕乱逆，乃为刍豢之地。嗟呼！公孙弘之东阁，刘屈氂后为马厩，亦何异哉！（出《桂苑丛谈》）

李蔚，初为官时就日理百事，颇有政绩。后来，在僖宗朝中任过宰相。唐懿宗咸通中年，李蔚由大梁迁任淮海，他的政治声誉便一天天的大起来。来淮海没到一年，便着手治水保土，移风易俗。他的这些做法非常符合淮海民众的意愿，很受欢迎。自彭门之乱后，藩镇割据四起，疮痍满目。李蔚在淮海克己奉公、励精图治。他治理乱政，整肃纪纲，没有一天空闲的时候。淮海几乎没有什么名胜可供人们游赏，郡内原有的几处亭、榭、花园、钓台，也都荒芜颓败了。李蔚

看到这些，打算重新整修一番郡容。一天，他命人在戏马亭西边的连玉钩斜道处，开挖一座人工湖，在湖中修建一座亭台，起名叫“赏心亭”。在湖边广植花木，并从别处收集奇禽异兽，都放置在这里，使得原来的一处荒野沼泽变成了美丽的公园。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平民百姓和官宦士女都到这里来游玩观赏。有一天，听说浙右的一个下级军官薛阳陶，监押运往朝庭库府的米粮来到淮海郡。李蔚觉得这个小军官的姓名，同以前的同事朱崖李相有些连带。于是，让人询问，果然是故人。李蔚大喜，如得到一件古物。让他手下的一位武官代替薛阳陶监押粮船，将他留住任在驿馆里。一天，李蔚请薛阳陶外出游玩。一路上谈起许多往事，特别问薛阳陶：“你听说过，我们常在一起吹芦管的事吗？”薛阳陶回说知道，并取出朱崖、李相、元、白所写的乐曲一轴，献给李蔚。李蔚更高兴了。薛阳陶又从怀中拿出芦管，就在赏心亭上吹奏起来。声音好象从天上飘来的，情宽思闲，如同仙乐。李蔚听后大加赞赏，当场写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诗的大意是：小小的芦管啊，你体小心虚燕子衔着都绰绰有余。但是你发出的声音凤鸣龙吟都不及啊！”于是，李蔚厚赏薛阳陶，并将他的两个儿子安排在府内管辖的煮盐场任百夫长，领导一百名盐工。刚修好人造湖上的亭台，没有什么好名字。李蔚起名叫：赏心。他手下的同事认为这个名字犯讳。李蔚说：“孔子说讲征兆就不讲存在，讲存在就不信征兆。”况且，又不是什么内官宫妾，有什么忌讳可避的呢！”于是不更名。这座赏心亭，在秦毕叛乱后，无人管理修葺，荒芜破败，成了饲养牲畜的地方了。可叹啊，公孙弘的东阁，后来成为刘屈氂的马圈。赏

心亭的结局，跟这有什么两样呢！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 乐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龟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鸿渐

铜鼓

张直方 郑续

琵琶

罗黑黑 裴洛儿 杨妃 段师
汉中王瑀 韦应物 宋洸
皇甫直 王沂 关别驾 王氏女

五弦

赵 辟

箜篌

徐月华

羯 鼓

羯鼓出外夷乐。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均原作云，据羯鼓录及太平御览五三八改）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都昙鼓，状腰鼓而小。答腊者，即揩鼓也。）鸡娄鼓之上。鑠如漆桶。（山桑木为之）下以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促原作但、据羯鼓录改。）曲急破，作戟杖连碎之。又宜高楼玩景，明月清风，凌空透远，极异众乐。杖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须至干紧，绝湿气而复柔腻。干取发越响，腻取战褭健举。卷用刚铁，铁当精鍊，卷当至匀。若不刚，即应缘高下，抽捺不停。不匀。即鼓面缓急。若琴徽之舛病矣。（出《羯鼓录》）

羯鼓，是一种从外城传到中国的乐器。用骗了的公羊皮做鼓皮，因此叫羯鼓。它发出的音响主古时十二律中阳律第二律一度。古代的龟兹、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的少数民族都使用它。它的地位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在鸡娄鼓之上。用上好的桑木围成漆桶，用象牙镶饰的床架承放，用双槌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急促、威烈、轰鸣，尤其适宜表现快节奏的乐曲，促急、破碎的节奏。可以敲击它为军士战阵征伐撕打助威，也宜于高楼观赏，节日或者社火时给舞蹈、百戏等娱乐游戏伴奏。这时朗月清风、天高气远，它的功能也与众多乐器不同。

羯鼓的槌杖一般是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做成的。但制做之前，须将这些木料干透了。将湿气全部去除而让它变得柔韧而腻滑。只有干透了，敲出的鼓声才最响亮。只有滑腻，击在鼓面上才能收到象战马举蹄扣击一样的效果。围卷漆桶时须用刚铁。铁经过精炼，卷应当卷匀。不刚，则围卷的绦边上下不齐，松紧不一。不匀，则鼓面上的鼓皮有紧有松吃力不匀。就象琴弦系绳不好而使琴声散逸不准一样，这样的鼓，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也忽高忽低、忽响忽沉，不合音律。

玄宗

唐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管弦，必造其妙。若制作调曲，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指。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尤爱羯鼓，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始晴，景色明丽。小殿内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制也）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谓嫔嫱内官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皆呼万岁。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澈，纤翳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徐下，其妙绝入神如此。（出《羯鼓录》）

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夏中挥汗鞞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此乐。（出《酉阳杂俎》）

又

汝阳王琏，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钟爱焉，自传授之。又以其聪悟敏慧，妙达其旨，每随游幸，顷刻不舍。琏尝戴研绢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本色所谓定头顶。难在不摇动也。）上大喜笑，赐金器。因夸曰：“花奴，（琏小名）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坠也。”宁王谦谢，随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过虑，阿瞞自是相师。夫帝王之相，且须英特越逸之气，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度。花奴但秀迈人，悉无此状，固无猜也。而又举止闲雅，当更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谢之。而曰：“若于此，臣乃输之。”上曰：“若此一条，阿瞞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谦谢。上笑曰：“阿瞞赢处多。大哥亦不用搵揖。”众皆欢贺。玄宗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曰：“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又

黄幡绰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时至。上怒，络绎遣使寻捕之。绰既至，及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俄顷，上又问侍官：“奴来未？”绰又止之。曲罢，复改曲，才三数十声，绰即走入。上问何处来，曰：“有亲故远适，送至城外。”上颔之。鼓毕，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意，至必祸焉。适方思之，长入供奉五十余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许他东西过往。”绰拜谢毕，内官有相偶语笑者。上诘之，具言绰寻至，听鼓而候其时入。上问绰，绰语上方怒，其解怒之际，皆无少差误。上奇之，复厉声谓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听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谓我如何？”绰遂走下阶，面北鞠躬，大声曰：“奉敕监（明抄本监作竖）金鸡。”上大笑而止。（并出《羯鼓录》）

唐玄宗精通乐律，是上天赋予给他的才能。不论是管乐，还是弦乐，他都造诣很精，深得其中的奥妙。如果要写支曲子，信手拈来，立等可取。不立什么章法，却长短正合适；随手弹拨，都符合节拍。至于清浊音的变化，乐律的定音，主、副旋律、乐件的配备、重叠、反复乐段的使用，就是古时候的夔旷也超不过他。唐玄宗尤其喜爱羯鼓。他常说：“羯鼓是

八音的领袖，其它乐器不可与之相比。”

一次，大概是二月初，早晨，唐玄宗梳洗完毕，下了一宿的雨刚刚放晴，宫苑中景色明丽，小殿的内亭，柳枝返青刚吐嫩芽，杏花含苞欲将开放。玄宗触景生情，赞赏地说：“面对这样的良晨美景，怎么可以不欣赏呢？”跟随在唐玄宗左右的太监、宫娥，听了后互相观望，以为玄宗是让置酒宴饮呢，只有大太监高力士明了玄宗的心思，让人去为皇上取来羯鼓。玄宗又让人将羯鼓放在殿前檐下的平台上，他即先敲击一曲，名为《春光好》，好不惬意啊！再看看柳芽与杏蕾，都被玄宗刚才击出的鼓声震开了。玄宗指着震开的柳芽、杏花，对宫娥、太监们说：“就凭这件事情，不称乎我为天人行吗？”众人皆呼：“万岁！”唐玄宗又谱作《秋风高》鼓曲。每到清秋，天高地远，纤云皆无，即奏这支曲子。这时，就有风徐徐从远处吹来，宫庭院中的树叶纷纷飘落。这种绝妙的景象真是出神入化啊！又有一次，唐玄宗察看诸位皇兄、皇弟。视察到宁王李献那儿，见李献正挥汗用羯羊皮蒙鼓，案上放着一本翻开的《龟兹乐谱》。

玄宗皇帝看了后，非常高兴，说：“天子的兄弟，正应当有这种雅好嘛！”

又

汝阳王李璿，是宁王李献的长子。相貌妍美姿态清逸，诸

位王室子弟没有比他标致漂亮的，因此，有个小名叫花奴。唐玄宗特别钟爱他，亲自教授他打击羯鼓的技艺。这位王子以其聪敏的悟性，很快就领悟并掌握了这种技艺。因此每次伴随玄宗游玩赏景，玄宗都一刻也舍不得让他离开。汝阳王李璡，有一次头戴用碾磨发光的绢作的帽子击鼓，玄宗皇帝亲自采一朵红色槿花戴在他帽上。研绢帽与槿花都很滑，不好戴，好久才戴上。汝阳王李璡再奏一曲《舞山香》，而帽上的槿花不掉落下来。这是李璡项功过硬，击鼓时头不摇晃的结果。玄宗皇帝大喜，赏赐李璡金器，并笑着夸赞道：“花奴姿质明洁莹丽，肌肤头发细腻光洁，不是人世间的常人，一定是上天贬下来的神仙吧。”宁王谦逊地一拜，向玄宗皇帝表示谢意，随后申斥李璡，示意他不要总在皇上面前表现自己。玄宗笑着说：“大哥没有必要想的那么多。阿瞒我就是相师。帝王之相，应当是英俊特异，超逸不群的气质，要不然，也须具备深沉包育的度量。花奴虽然秀俊过人，即全没有这些表象。因此，我对他没有什么猜忌的啊！何况，花奴又举止闲雅、脱俗，理应在公卿之间得到更多的赞誉呀！”宁王李献再次拜请玄宗，说：“果然象皇上说的那样，我认输了。”玄宗说：“就此一条，阿瞒我也输给大哥啦。”宁王又恭谨地拜谢玄宗。玄宗皇帝笑着说：“阿瞒我赢的多啦！大哥总这样作揖拜谢，你会谢不过来的呀！”陪同玩赏的人都高兴地祝贺。唐玄宗性情豪迈俊逸，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琴。一次听到有人在宫内弹琴，未等弹完，玄宗即走过去大声呵斥操琴的人，说：“我命令你出去。”并对随身太监说，“快快召来花奴为朕奏羯鼓，为朕解解这秽气。”

又

黄幡绰也通晓音律。一次，玄宗皇帝让人召黄幡绰，很长时间，黄幡绰还没到。玄宗大怒，不断地派人各处寻找黄幡绰，让将他抓回来。后来，黄幡绰回来了，来到殿侧，听到皇上正在一边击鼓一边创作一支鼓曲。他制止住传报的人不要报告皇上他回来了。过了少许，玄宗又问侍从：“绰奴才回来没有？”黄幡绰又暗示不报。玄宗制作完这支鼓曲，又进行了改动。之后，重又击鼓奏曲。待皇上敲了三五十来声，黄幡绰才走入殿内报到。玄宗皇帝问：“你从何处回来？”回答说：“有个亲友出远门，我送到郊外长亭。”玄宗皇帝颌首不语。击鼓一曲完了，皇上说：“你回来晚了些，我一向发怒必有人要受到处罚。方才，我边击鼓边思考：你这次供奉的时间较长，已经有五十多天了吧。只有一天到宫外去，不应该不让他东走走，西看看啊。黄幡绰顿首拜谢。随侍的太监中有人相对窃窃私语并偷偷地笑。玄宗皇帝责问道：“你们私下在说什么？”这两个太监如实地将黄幡绰已经回来好一会儿了直至听了一会儿皇上击鼓才进报的事情说了。玄宗皇帝问黄幡绰：“你为什么这时才进报！”黄幡绰回答说：“我回到侧殿时正赶上皇上发怒，和消解怒气的时候。这时我要进报，一定会出差错。”玄宗皇帝感到非常奇怪，又厉声问道：“我心里的想法，有侍奉我的奴才怎能从我击鼓的声音中听出来呢？

你现在再说说我在想什么呢？”黄幡绰走下台阶，面向北鞠躬，大声说道：“皇上命令我掌管金鸡！”玄宗皇帝大笑作罢。

宋 璟

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玄宗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瓮。（明抄本瓮作甕，下同）撚小碧上，掌下须有朋（去声）肯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一鼓也。且礲用石末花瓮，固是腰鼓。掌不（明抄本不作下）朋（去声）肯声，是以手指，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杖字原阙。据明抄本补。）璟又谓上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动，雨点取其急。玄宗与璟兼善两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明祖母，即开府之女。令尊贤里郑氏第有小楼，即宋夫人习鼓之所也。（出《羯鼓录》）

宋璟，字开府，性情虽然耿介孤傲，也深爱声乐，尤其擅长敲击羯鼓。宋璟刚承玄宗皇帝的恩顾，官任当朝宰相，跟玄宗谈论有关鼓的事情时说道：“或用青州石末，或用鲁山花瓮做的鼓，用手指轻轻扣点，手掌下须发出朋肯声，这才是汉震第一鼓。而且必须是作柱下石墩用过的石末花瓮。腰鼓

与羯鼓的区别再于：一手用槌击鼓，一手用掌抚鼓面，感觉不到朋肯声，一定是腰鼓，而不是羯鼓。”宋璟又对玄宗皇帝说：“头象青山峰，手如白雨点。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击奏羯鼓的能手。头如青山峰，是说击鼓人头不能动。手如白雨点，是说击鼓人击的急促如下雨。

唐玄宗和宋璟都善于击奏这两种鼓，而尤其偏爱羯鼓。认为羯鼓比汉震鼓较为雅细秀气。宋璟家世代相传都爱击鼓。东都洛阳留守郑明叔的祖母，就是宋璟家的女儿。现今，洛阳尊贤里郑家宅第里还有一座小楼，就是郑明叔这位祖母当年练习击鼓的地方啊！

李龟年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十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锡一拂枚羯鼓卷。（出《传记》）

李龟年善击羯鼓。一次玄宗皇帝问他：“卿打折了多少鼓杖？”回答说：“臣至今已打折了五十只鼓杖。”皇上说：“你这还不算特用功夫。我已打折了三立柜啦！”数年后，听说玄宗皇帝又打折了一立柜鼓杖。因此，用铁铸一拂枚羯鼓卷。

曹王皋

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州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卷，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观者讶之曰：“岂足尚耶。”士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指其刚匀之状，宾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未必信。”命取食饼，自选其极平者。遂重二卷於饼心，以油注卷满，而油不浸漏，相盖契际也。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卷，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客曰：“先人在黔，得于高力士家。”众方深伏。（原阙出处，据本书卷二百三十一作出《羯鼓录》）

曹王李皋有巧思，非常精通各种器具古玩。李皋任荆州节度使时，有一位暂居这里的有知识的人，带着二付制做羯鼓用的卷，请求通报求见。这位知识人将两副卷先打开给李皋的幕宾们看。看的人惊讶地说：“这种平常的卷，还用给节度使看啊！”这位知识人说：“但请通报。节度使看了它们，一定会认出来的。”待到通报后，李皋见到了这两副卷，捧视很久，赞叹地说：“没想到今天能获逢最珍贵的宝物！”接着，指出这两副卷制做的钢硬均匀，是用钢铁精炼细卷而成的。在座的宾客点头称是，或心里不相信也不表现出来。李皋说：

“诸位不一定相信。请取来食盘一用。”待食盘取来后，李皋亲自挑选出特别平整的食盘，将两卷重叠置放在食盘上，让人将食油顷入卷中，直到注满为止。油一点也没有渗漏出来，是以证明卷与食盘相合得一点缝隙没有。李皋说：“这两付羯鼓卷定然是开元、天宝年间，向朝廷供奉的御卷。不然没有这么高质量的好卷。”李皋问献卷的这位知识人：“你这两付卷从哪里得到的？”献卷人回答说：“我的先人在黔中，从当年玄宗皇帝的大太监高力士家得到的。”众位宾客幕僚这才佩服曹王李皋的眼力。

李 琬

广德中，蜀客前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居务本里。尝夜闻羯鼓，曲颇工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户极卑隘。叩门请谒，谓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耶婆色鸡乎？（一本作耶婆娑鸡）虽至精能，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近者张儒入长安，其家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之声，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即曲尽。又何索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须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也。夫耶婆娑鸡当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谐协，声意皆尽。（如柘枝用浑解，

甘州用急了解之类也，明录本急了作吉子）工泣而谢之。即言于寺卿，奏为主簿。后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羯鼓录》）

唐代宗广德年间，蜀人，前双流县丞李琬也能击奏羯鼓，朝廷将他上调到京都长安，住在务本里。有一天夜里，李琬忽闻羯鼓声，曲调非常工稳绝妙。于是踏月循声寻去，走到一幢小院，院门朽旧狭隘。叩门进入院内，对击鼓人说：“你击的曲子不是耶婆色鸡吗？虽然击奏得极准确，怎么没结尾呢？”击鼓的人大为吃惊，说：“你一定也是个懂得音律的人。为什么没有结尾，我也不知道。我本是太常府里的一个工匠，击鼓这门技艺是祖父传给我们的。我特别能击刚才这首曲子。近来，因为张儒进入京都长安，我们全家流散，父亲失落在河西，这首曲子的曲谱也丢失了。现在我查找了几本旧曲谱，来找寻这曲鼓曲，竟然没有结尾的谱子。因此才夜夜击鼓寻索。”李琬问：“曲子的意思尽没有哇？”击鼓人说：“意已经尽了。”李琬说：“意思尽了也就是曲子尽了。你又上哪找去呢？”击鼓人说：“怎奈鼓声未尽啊！”李琬说：“这话是啊。鼓曲中有这样的，须用它曲解，方能使鼓声结束。耶婆娑鸡这首鼓曲，当用屈柘急遍解，就可以了。”

击鼓人象李琬教的那样再击奏一次，果然相谐合，声尽意也尽。击鼓人感激得流着眼泪向李琬致谢。第二天，立即报告太常府寺卿。太常寺卿听了击鼓人的报告后，向朝廷奏请让李琬任主簿，朝廷批准了。后来，李琬连续升迁到太常

少卿宗正卿。

杜鸿渐

代宗朝，宰相杜鸿渐亦能羯鼓。永泰中为三（按羯鼓录三下有州字）副元帅西川节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一杖献鸿渐。鸿得之，示与众曰：“此尤物也，当衣衾中收贮积时矣。”匠曰：“某与脊沟中养者十年。”及出（出字原阙，据羯鼓录补）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驿路入汉川矣。自西南来，始会嘉陵江，颇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炎、杜惊（明抄本惊作亚。）辈登驿楼望江月。行酒宴语曰：“今日出艰危猜迫，外即不辱命于朝廷，内即免中祸于微质。即保此安步，又瞰此殊境，安得不自贺乎。”遂命家僮取鼓与板笛，以所得杖奏数曲。四山猿鸟，皆惊飞嗽走。从事悉异之曰：“昔夔之搏拊，百兽舞庭，此岂远耶。”鸿渐曰：“若某于此，稍曾致力，犹未臻妙，尚能及是。况至圣御天，（御天原作遇夫，据羯鼓录改）贤臣考乐，飞走之类，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别墅近花岩阁，每遇风景清明，即时或登阁奏此。初见群羊牧于川下，忽数头踟躅不已，某不谓之以鼓然也。及止鼓亦止，复鼓之亦复然，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无不应之而变。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群羊侧，遂渐止声仰首，若有所听。少选，又复宛颈摇尾，亦从而变态。是知率舞固无难矣。近士林中无习之者，唯仆射韩皋善，亦不

甚露。为鄂州节度使时，闻于黄鹤楼一两习而已。（出《羯鼓录》）

唐代宗李豫当朝时，宰相杜鸿渐也能击奏羯鼓。永泰年间，杜鸿渐担任三州副元帅兼领西川节度使。到成都，太常少卿李琬为父母居丧时使用的丧杖还在蜀中老家，送给杜鸿渐一根。杜鸿渐得到后，拿出来给众位幕僚宾客观赏，说：“这是很难得的东西啊。它大概在衣、被里存放多年了。”一木工说：“我在脊沟中养了一根杖，养了十年了。”待到离开蜀地，到了利州西边边界，就可以看到嘉驿大道蜿蜒进入汉川了。又有一条江水流入嘉陵江中，此地山川很可以让人观赏。是夜，月夜皎洁，山川空蒙，杜鸿渐与从事杨炎、杜惊等人登上驿楼欣赏江月，边饮酒边说：“现在，我们从艰难危险疑忌迫害里走出来。对国家来说，我们此去不会辜负朝廷对我们的希望，对我们个人来说，可以免除因为微小的过失而带来的祸患。既保证了我们的平安，今晚又能观赏到这么好的美景，我们怎么能不自我庆贺一下呢？”于是，命令随身仆僮取来羯鼓与檀板、笛子。杜鸿渐亲自用李琬家人送给他的丧杖制成的槌杖击鼓，演奏了几支鼓曲。四外山中的猿猴、鸟雀听到鼓声后，鸣叫着飞散奔跑。随同的从事都大为吃惊，说：“只有古时候的夔旷击奏搏拊时，群兽在院中起舞。但这毕竟是很遥远的传说了。”杜鸿渐说：“象我刚才在这儿只是稍稍用点力气，击奏出的鼓声还未达到完美的程度，就有这样的效果。何况象夔旷这样的乐圣击奏的是天乐，鸟兽听到

乐声飞翔奔走舞蹈，这种事情是很可能会有的。”杜鸿渐又讲出一件事：“这个地方有座别墅，它近旁有一座花岗岩阁，每当风清景明的时候，我登阁击奏羯鼓。当时，山坡下面散放着一群羊，忽然有几头羊来回不停地走动。我还没有想到这是羯鼓声使它们这样的。待看到羊停止不走了正是我停止不击鼓的时候；待我再击鼓，羊又跟着走动时，于是我忽疾忽缓、忽高忽低变化节奏地敲击羯鼓。再看山下走动的群羊都在跟着我的鼓声节奏地变化而变化。不一会儿，有两只狗从它的家门走出来吼叫了几声。等走到羊群旁边，渐渐不吼叫了，仰起脖颈似乎在听鼓声。又过了一会儿，这两只狗开始转动脖颈，摇摆尾巴，这不是随着鼓声蹈舞起来又是什么呢？近些年来，在知识人圈中很少有学习击奏羯鼓的人了。唯有仆射韩皋击得一手好羯鼓但他藏而不露，很少见他击过。只是在他任鄂州节度使时，听说在黄鹤楼上击奏过一二次而已。”

铜 鼓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来。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鼙。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玉螺皆螺之白者，非琢玉所为也）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少数民族的乐器中，有铜鼓。铜鼓的形状很象腰鼓，一

头有面，鼓面圆约二尺来的。鼓面与鼓身相连，全是用铜铸成。铜鼓身上都饰着花纹，有花、草、虫、鱼等各种动植物的形状。铜鼓通体上下薄厚均匀，约二分厚。可见它铸造得非常精妙奇巧。铜鼓敲击发出的声音异常响亮，就象鼙鸣。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向朝廷进献乐器，其中有玉螺铜鼓一只。由此可以知道：南方少数民族的头领家中，都有这种铜鼓啊。

张直方

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满任，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延寿庆院，用大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并出《岭表录异》）

唐懿宗咸通末年，幽州张直方被降职改任龚州刺史。他上任后，修整城墙，掘土时，挖出一面铜鼓。他任满后，带着这面铜鼓回到京城长安。途经襄汉认为这面铜鼓没有什么大用，于是舍给延寿庆寺院，用一根大绳将它悬挂在斋室中，直到今天还挂在那里。

郑续

僖宗朝，郑续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太守。有牧儿因放牛，闻田中有蛤鸣，（蛤即是虾蟆）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蛮酋塚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缺损。其上隐起，多铸蛙鼃之状。疑其鸣哈，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出《岭表录异》）

唐僖宗临朝时，郑续镇守番禺期间，有个叫林蔼的人任高州太守。有一个牧童放牛时，听到田地中有蛤蟆鸣叫。这个牧童去捕捉，蛤蟆跳入一个洞穴，越掘越深越大，原来是一个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的坟墓。蛤蟆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却见墓穴中一面铜鼓，颜色翠绿，有几处让土腐蚀得有些缺损。铜鼓上面凸着各种纹饰，多数都是金线蛙的形状。人们怀疑牧童见到的那个鸣叫的蛤蟆，就是鼓精啊。于是，将这面铜鼓交给郑续，并讲述了得鼓的经过。郑续将这面铜鼓悬挂在武器库内，到今天还存在。

琵琶

罗黑黑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出《朝野僉载》）

唐太宗时，西域国进献给朝廷一个胡人弹奏一手好琵琶，当场弹奏一曲。胡人的弦拨，比一般的琵琶粗一倍。太宗皇帝每次都不愿意胡人胜过国人，于是在宴请来朝见的这位胡使时，暗中将罗黑黑藏在隔帷后面，让她偷听这个胡人弹奏琵琶。当胡人弹奏完一遍后，唐太宗对胡使说：“这只曲子，我宫中也有人能弹奏。”于是取过来大琵琶，放在帷幕下边，让罗黑黑当场弹奏刚才胡人弹奏的这支曲子，不漏一个音符。胡使问：“皇上，弹奏琵琶的这位姑娘就是您的宫女吗！”惊叹着告辞。西域各族胡人听到这个事情后，立即有几十个国家归降了唐朝。

裴洛儿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所谓抽琵琶是也。（出《国史异纂》）

唐太宗贞观年间，弹琵琶的能手裴洛儿第一个停止使用弹拨而用手指来弹奏琵琶，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抽琵琶。

杨妃

开元中，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逻皆杪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缕红文，影成双凤。杨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自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受曲毕，皆广有进献。（出《谭宾录》）

唐玄宗开元年间，宫中女官白秀贞出使蜀地归来，得到一只琵琶进献给杨妃。这只琵琶的槽逻是杪檀木作的，象美

玉一样温润晶莹，光洁得可以当镜子照人。上面有金缕红纹，呈双凤图案。

杨妃经常怀抱着这只琵琶在梨园弹奏。声音清丽凄宛，就象从云外飘来的似的。诸位王公公主，虢国夫人以下，争着作杨妃的弟子，跟她学习琵琶。杨妃每教授一支曲子，都能收到很多进献的礼品。

段 师

古琵琶弦用鸚鸡筋。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出《酉阳杂俎》）

古时候，用鸚鸡筋作琵琶弦。唐玄宗开元年间，段师能弹奏琵琶，改用皮弦。贺怀智用破拨的方法弹奏，不能奏成乐曲。

汉中王瑀

汉中王瑀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琶声多，琶声（琶声二字原缺，据传补）少，亦未可弹五十四弦大弦也。自下而上

谓之瑟，自上而下谓之琵琶。（出《传记》，明抄本作出《传载》）

汉中王李瑀，观看康昆仑弹奏琵琶，说：“你弹奏的琵琶音多，瑟音少，也未弹五十四弦大弦啊。”自下而上弹拨叫瑟，自上而下弹拨叫琵琶。

韦应物

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有属官，因建中之乱，得国工康昆仑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进入内。（出《国史补》）

韦应物在苏州任刺史时，有一位下属，在建中之乱中得到国手康昆仑的琴、瑟、琵琶。后来送交官府，韦应物为他向朝廷进表，送入皇宫大内。

宋 沆

宋开府孙沆有音律之学。贞元中，进乐书二卷，德宗览

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孙，遂召赐对坐，与论音乐，喜。数日，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有舛误乖滥，悉可言之。”沆曰：“容臣与乐官商榷讲论，具状条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然后奏进，乐工多言沆不解声律，不审节拍，兼又瞶疾，不可议乐。上颇异之，又宣召见。对曰：“臣年老多疾，耳实失聪。若迨于音律，不至无业。”上又使作乐，曲罢，问其得失，承禀舒迟，众工多笑之。沆顾笑，忿怒作色，奏曰：“曲虽妙，其间有不可者。”上惊问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间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骇焉，令主者潜伺察之。既而琵琶者为同侪告讦，称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缢，不得端由。即今按鞠，遂伏罪。笙者乃忧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转加钦重，面赐章服，累召对。每令察乐，乐工悉揣摩恐胁息，不敢正视。沆懼罹祸，辞病而退。（出《羯鼓录》）

宰相宋璟的孙子宋沆对音律学很有造诣。唐德宗贞元年间，宋沆进献乐书二卷，唐德中读后很是赞赏。又得知宋沆即是宋璟的孙子，于是诏见宋沆进宫坐在对面，跟他谈论音律，谈得非常高兴。过了几天，德宗皇帝又召见宋沆到宣徽院，让乐工们奏乐给他听。说：“有错误不符合音律的地方，你尽可以说出来。”宋沆说：“请允许臣与乐工们商讨讨论后，列出条条来给您看。”德宗皇帝听了后，指派宣徽院和宫内教坊的乐官参加讨论。几天以后，一些参加讨论的乐官进奏德宗，说宋沆并不懂得乐理，不通晓节拍，他还有眼疾。因此，

不能用这样的人评论音律。德宗皇帝感到诧异，又召见宋沆询问。宋沆回答说：“臣我的确年老多病，耳朵也确实聋了。但是在评论音律方面，我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德宗皇帝又让乐工们演奏，一曲终了，询问宋沆：“这次他们演奏得有什么长处与错误的地方？”宋沆好半天也没有说出子午卯酉来。在坐的乐工有很多人都讥笑宋沆。宋沆看到乐工们讥笑他，立刻怒容满面，回答德宗皇帝说：“演奏得虽然很精彩，但是演奏的乐工中间有不适合再在这儿干下去的人。”德宗皇帝惊异地问：“都是哪些人？”宋沆即指着一个演奏琵琶的乐工说：“这个人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刑，不久就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因此，不适宜在皇上面前演奏。”又指一个吹笙的人，说：“这个人的灵魂已经出窍了，现在正在一片墓地上闲游。这样的人更不能侍奉在皇上身边。”德宗皇帝听了后，大为震骇。命令主管人暗中察看这两个人。过了没多久，弹奏琵琶的那个乐工，同事告发他在六七年前，他父亲无缘无故就上吊死了，如今已被拘捕，并已认罪伏法。那个吹笙的乐工整天忧愁不吃饭，过了十多天果然死了。

德宗皇帝更加敬重宋沆，当面赐与他赤、白相间，绣有日、月、星、辰的礼服。并屡次召见宋沆跟皇上对坐。每次让宋沆审察演奏，乐工们都惴惴不安，敛声屏气，不敢正视宋沆。宋沆看到这种情形，怕遭至祸患，于是借着身体有病为由，引退了。

皇甫直

蜀将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尤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切调蕤宾，夜复鸣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跳，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泥，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出《酉阳杂俎》）

蜀将皇甫直善于识别音律。他敲击陶器，便能判断出这件陶器是哪年哪月烧制的。他尤其喜爱弹奏琵琶。唐宪宗元和年间，皇甫直谱写了一支曲子，乘凉时，在水塘旁边弹奏。本来曲子用的是黄钟阳律，弹奏出来的琴声却入到蕤宾阳律去了。他调弦，再三弹奏，发出的乐音还是蕤宾。皇甫直特别疑惑不解，心中暗自认为：这恐怕是不祥的征兆啊。隔了一天，皇甫直又在池塘旁边弹奏这支曲子，声音跟前一天一样。他试着在别处弹奏，就又是黄钟阳律。皇甫直急于调去蕤宾，当天夜晚又在池塘边调试不停。忽然觉得靠近岸边的水波在涌动，有个东西激扑着水波象鱼在水中跳跃。待到他松下琴弦就没有声息了。于是，皇甫直召集庄客从池塘里往外车水。

将池塘的水车干了又挖泥，折腾了好几天，在塘泥下面深有一丈的地方，挖到一片铁。这片铁，原来是一只古代磬类乐器中，名为“方响”的蕤宾铁。

王沂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啁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之者莫不流泪。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不复成曲。（出《朝野僉载》）

有个叫王沂的人，从打生下来到现在也没接触过弦、管等乐器。忽然有一天他在白天睡觉，一直睡到天黑透了，才醒过来。立即让人拿过琵琶来弹奏，一气弹了好几支曲子。一支曲子名叫《雀啁蛇》，一支曲子叫《胡王调》，一支曲子叫《胡瓜苑》。人们都没有听到过，从来不知道有这些曲子。但是听过王沂弹这些曲子的人，都被感染得不断流泪。王沂的妹妹要跟他学习弹奏这些曲子，他教弹数声，不一会又都忘了，再也弹不成曲子了。

关别驾

昭宗末，京都名娼妓儿，皆为强诸侯所有。供奉弹琵琶乐工，号关别驾。小红者，小名也。梁太祖（祖原作宗，据明抄本改）求之，既至，谓曰：“尔解弹手（明抄本手作羊）不采桑乎。”关俛而奏之。及出，又为亲近者，俾其弹而饮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殁。复有琵琶石濂者号石司马，自言早为相国令狐绹见赏，俾与诸子涣、沔、连水边作名。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石濂以胡琴在坐非知音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濂乃扑檀槽而诟曰：“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我听，何其苦哉。”于时识者叹讶之。（出《北梦琐言》）

唐昭宗李晔末年。京都长安的一些有名的娼妓、歌妓，都让势力强大的诸侯们霸占了。凭着善弹琵琶而侍奉皇上的一位女乐工，雅号关别驾，小名叫小红。后来成为梁太祖的朱温盘踞长安时，召见关别驾。关别驾赶到朱温那里，朱温说：“你那双弹奏琵琶的手不能采桑吧。”关别驾殷勤恭谨地为朱温弹奏一曲。出来后，朱温又让关别驾给他的亲信僚属弹奏，并让她陪着饮酒。关别驾从此心绪抑郁，不久就死去了。还有一位叫石濂的弹琵琶能手，外号石司马。他自己说

早年曾被宰相令狐绹所赏识，让他跟他的几个儿子令狐涣、令狐涣等，在连水边举行乐会。石濂在安史之乱后来蜀中，没有加入官办的乐团，经常奔走在达官贵人家，都待他象宾客一样。

一天，石濂跟几位军校一块儿饮酒作乐。石濂给在位的军校弹奏一曲琵琶，却没有人用心欣赏。满座的军校喧哗笑闹，没有一个人在听他弹奏。石濂用手指疾拂一下架弦的槽格，大声肆骂这些军校们说：“我曾经在朝中宰相令狐绹府上作过供奉，今天老子高兴了，给你们这些臭当兵的弹奏一曲却没有人听。唉，可怜我这个名传京城的弹奏琵琶的国手哟！”当时，在座饮酒中认识石濂的人，没有不为他的遭遇而惊讶叹息的。

王氏女

王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女适荆南高从诲之子保节。未行前，暂寄羽服。性聪敏，善弹琵琶。因梦异人，频授乐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黄。有一夕而传数曲，有一听而便记者。其声清越，与常异，类于仙家《紫云》之亚也。乃曰，此曲谱请元昆制序，刊石于甲寅之方。其兄即荆南推官王少监贞范也，为制序刊石。所传曲，有《道调宫》、《王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

《独指泛清商》、《好仙商》、《侧商》、《红绡商》、《凤抹商》、《玉仙商》。角调，《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凤吟羽》、《背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其曲名一同人世，有《凉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缘腰》、《莫鞞》、《项（明抄本项作顷。疑当作倾）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之属，凡二百以上曲。所异者，征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当时胡琴不弹徵调也。王适高氏，数年而亡，得非谪坠之人乎。孙光宪子妇（妇原作父。据明抄本改）即王氏之侄也，记得一两曲，尝闻弹之，亦异事也。（出《北梦琐言》）

王建父子统治蜀中时，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个女儿嫁给荆南高从诲的儿子高保节。未嫁到荆南前，暂时身着道服。这位姑娘秉性聪慧，弹一手好琵琶。王氏女在穿道服期间，梦见有异人频频向她传授乐曲。传授她乐曲的人，从形貌上看，有的是道士，有的是俗人。他们穿的衣裳有的是紫色，有的是黄色。有时一个夜晚传授她好几支乐曲，有的乐曲听一遍就能记住。这些乐曲，都声音清丽，超凡脱俗，跟平常的乐曲不一样，有点象仙家《紫云》一类的乐曲。这些人还告诉王氏女，说：“这些曲谱请元昆作序，刊刻在甲寅方向的石上。王氏女的兄长就是荆南推官少监王贞范，是他给这些乐曲作序刻石的。传授给王氏女的乐曲宫调有《道调宫》、《王宸

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有《独指泛清商》、《好仙药》、《侧商》、《红绡商》、《凤抹商》、《玉仙商》、角调有《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有《凤吟羽》、《北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它的曲名同人世间的曲名相同。有《凉州》、《伊州》、《胡州》、《甘州》、《缘腰》、《莫鞞》、《项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等，共二百余支曲子。所不同的是，征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当时琵琶、忽雷等胡人乐器，一般不弹奏徵调。王氏女嫁到高家后，过了几年就去世了。这位王氏女，大概是因为触犯了天条而被贬降到人间的仙人吧。后人孙光宪儿子的妻子，就是王氏女的侄女。她也曾记得这些曲子中的一两首，曾有人听她弹奏过。这也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啊！

五弦

赵 辟

赵辟弹五弦，人或问（或问原作闻无，据明抄本改）其术，辟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方吾

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为辟，辟之为五弦也。”
(出《国史补》)

赵辟这个人能弹奏五弦琴。有人向他求教弹奏五弦琴的方法。赵辟回答说：“我弹五弦琴，开始时是神人在梦中传授给我的，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则随天意啊。我就象在浩淼无边的空濛中，眼象耳、目象鼻，不知道五弦琴就是我赵辟呢，还是我赵辟就是五弦琴啊！”

箜篌

徐月华

魏高杨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有田僧起能吹笛、为《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每临敌，令僧起为《壮士声》，遂单马入阵。(出《酉阳杂俎》)

魏时，高杨王雍，有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弹的曲子是《明妃出塞》。还有一个僧人名叫田起，能吹胡笛。他吹的

曲子是《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征战，每与敌对阵时，都命令僧人田起吹奏《壮士歌》。在这曲胡笳的伴奏声中，崔延伯持戈单人匹马跃入敌阵。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 书一

古	文	大	篆	籀	文	小	篆
八	分	隶	书	章	草	行	书
飞	白	草	书	汲冢	书	李	斯
萧	何	蔡	邕	崔	瑗	张	芝
张	昶	刘德升	师宜官	梁	鹄	梁	鹄
左	伯	胡	昭	钟	繇	钟	会
韦	诞						

古文

按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颉仿

象是也。”（出《书断》）

按：上古文字，是黄帝的史官苍颉创造的。苍颉头上长着四只眼睛，能通神明。抬头可以观看到奎星环曲的形状，俯身可以察看到龟甲上的纹理、鸟走过的足迹。他广泛地采集世上众生的图象，美纹，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就创造出来了文字，被后人称作“上古文字”。《孝经》援引《神契》上的记载说：“奎星掌管文字辞章，苍颉模仿各种图象才创造出来文字。”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篆。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酆定六书，三曰篆书。八体书法，一曰大篆。又《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以此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出《书断》）

按：大篆，相传是周宣王的太史官籀创造出来的。有人说：“太史官籀（按：周时史官在殿柱下面侍立，因称柱下史。）首次改变上古文，字，有同有异，被称为篆。”

篆，传的意思。传播它的道理、规律，可以推及到无穷无尽的事物中去。甄酆审定六书，第三就是篆书。八体书法，第一就是大篆。又见《汉·艺文志》、《史籀》十五篇，都是这么解释的。根据这些、官府统一制定成册，用它来教授人，称为《史书》，一共收进去九千字。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甄酆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出《书断》）”

籀文，相传是周朝的太史官史籀创造的。与古文、大篆小有差异。后来的人用史籀的名字称呼它，就叫它“籀文”。《七略》上记载说：《史籀》，周朝时候史官教学儿童的书，与在孔子家墙壁夹层内发现的古文字体不一样。甄酆审定六书时，第二种叫“奇字”的，就是籀文。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出《书断》）

小篆，是秦国的丞相李斯创造的。李斯在大篆、籀文的基础上，对原有文字进行了改造，增补。或增或减，或保留相同的，或将它有所变化，创作出一种新型的文字，叫“小篆”，又叫“秦篆”。

八分

按八分者，秦时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征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於道化为大鸟飞去。（出《书断》）

按：八分，是秦朝时上谷人王次仲创造的。王愔说：“王次仲在古文字的范围內，改造字形，去掉难写难识的笔划波势而成。”汉章帝建初年间，又将隶草改作楷书，字形八分见方，称为标准楷书。始皇帝得到王次仲改革后的文字，见其字形简略，紧急时用它来书写，很是方便。特别高兴。派使臣召见王次仲，三次召见王次仲都不到。始皇帝大怒，命手下人将王次仲逮捕，用槛车押到咸阳。途中，王次仲化作一只大鸟展翅飞去。

隶书

按隶书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出《书断》）

按：隶书，是秦时下邳人程邈所创造。程邈，字元岑，起初任县令，获罪，始皇帝将他囚禁在云阳监狱中。程邈在狱中集中精力，花费十年的时间研究文字。他将小篆字形由圆缩成狭方，创造出隶书三千字，上奏始皇帝。始皇认为改造的比较好，起用程邈为御史。又因为当时的秦国奏事烦多，篆书难写而改用隶书。因程邈坐过牢狱，故此称他创作的这种

文字叫“隶书”。

章 草

按章草，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愔云：（云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元帝（帝原作章，据明抄本改）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出《书断》）

按：章草，是汉朝黄门令史史游创造的。卫恒、李诞说：“汉初就有草书，不知道首创的人是谁？”萧子良说：“章草，是汉齐相杜操，首先改用藁法书写的。”萧子良的这种说法不正确。王愔说：“汉元帝时，黄门令史史游一次书写的一篇紧急的奏章，不按隶书一笔一划的方体书写，而是急促草率地写出来。”汉朝人性情简惰，于是章草这种书法渐渐流行起来。

行 书

按行书者，后汉隶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变，

(变原作伪，据明抄本改)务从简易，相闻流行，故谓之行书。王（王原作云，据明抄本改）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钟元常善行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王献之，并造其极焉。”（出《书断》）

按：行书，是后汉隶川刘德升创造的。行书即正楷稍稍有些变化，着眼在简便容易。这种书法出来后，人们相互传递，很快流行开了。王愔说：“晋朝以来，习练书法的人多数以行书闻名。钟元常就擅长行书。后来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同时达到行书的极至啊！”

飞白

按飞白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罽帚，遂创意焉。（出《书断》）”

按：飞白，是后汉左中郎蔡邕创造的。王隐、王愔说：“飞白是由楷体变化而来的。原来是为宫殿题写匾额用的，笔势遒劲，字形轻微不满、名叫‘飞白’。”王僧虔说：“飞白，八分字轻书而成。李邕在鸿都门，见匠人用蘸着白粉土的扫帚刷写匾额而受到启发创造出来的。”

草书

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出《书断》）

按：草书，是后汉隐士张伯英创造的。梁武帝《草书状》说：“蔡邕讲，从前秦朝时候，诸侯纷纷割据一方，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因此战事频繁，插着羽毛的檄文急相传递，望着烽火台上烽烟的指示，信使骑着驿马急驰。这样，认为隶书难写，不能救急，于是草书赴急，就是现今的草书。”

汲冢书

汲冢书，盖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淮，出《春秋后序》《文选》中注。）（出《尚书故实》）

汲冢书，是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的一个农夫，从一座古墓中得到的。蘸漆书在竹简上面，字形象蝌蚪，杂写经史，与现今的版本校验，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也有很多地方相同。这个农夫叫彪淮。

李 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能译。今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斯善书，自赵高以下，咸见伏焉。刻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书秦望纪功石，乃曰：“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笔经》）

斯妙篆，始省改之为小篆，著（著原作者，据明抄本改）《苍颉篇》七章。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醜。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为实，草隶为华。妙极于华者羲、献，精穷其实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峯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

妙。李斯书，知（明抄本知作如）为冠盖，不易施乎。（出《书评》并出《书断》）

秦丞相李斯说：“上古时期创造出大篆，很是流行，但是这种文字距离现在太古远了，很多人都不能认识它们。今人对大篆进行了整理、改造、删去笔划结构繁芜的，保留下来合理的，参照着创造出来小篆这种文字。”李斯擅长书法。自宰相赵高往下，都佩服他。他的字刻在各个名山上。碑古、印玺、铜人上刻字，也都出自李斯的手笔。李斯曾书刻秦望纪功石，说：“我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代替我的手迹。”李斯知道大篆的精微，才晓得怎样将它改造成小篆，著有《苍颉篇》七章。虽然，古代帝王都研究文字，最终还是用文字的使用取代了对文字的研究，这样，对文字的研究与改造也渐渐淡薄了。上古时期三皇结绳记事，中古时期五帝画形为书，下古时期三王肉刑。这些，都让李斯在改造文字时作比较、参考。古文字是上古时期的文字。大篆是中古时期的文字。小篆是下古时期的文字。三古时期的文字是实。草隶是华。将文字的华美发展到极至的是晋时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精心研究、深入探讨得文字的实质与精髓的，是史籀与李斯。始皇帝用和氏璧琢成帝王之印——玉玺，命令李斯刻石为文记载这件事情。今天尚在的泰山、峯山以及秦望等碑，都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也成为了传世的国宝，百世后人书法的楷模。李斯小篆字形出神入化，大篆结构精妙无比。李斯的书法可以说是历代书法的魁首，却不容易学习、仿效。

萧 何

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出羊欣《笔阵图》）

前汉时的萧何擅长书写大篆。前殿建成后，慎思了三个月，为的是给它题书匾额。书成后，来观看题书的人如流水。萧何是使用秃笔题写的匾额。

蔡 邕

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善音，明天文术数。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初造飞白，妙有绝伦。伯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亦工书。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时，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伯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观者如市。（出羊欣《笔法》）蔡邕书，骨气风透，精爽入神。

(出袁昂《书评》并出《书断》)

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身材高大伟岸，相貌英俊不凡，而且非常孝顺，知识渊博。既能绘画又通晓音律。天文学数无所不通，而且写一笔好字。他的篆书、隶书，可称得上是绝世之作。蔡邕尤其善于书写八分字，字形结构多变化，深得其中的灵妙。古往今来，没有人能超过他。蔡邕又创造了飞白字体，精妙绝伦。他书写的八分飞白出神入化，大、小篆书达到神妙的境界。蔡邕有个女儿叫蔡琰，很是贤慧，也会书法。蔡邕去嵩山学习书法，在一个石室里得到素书一部，八角放光，用篆书记载着李斯、史籀书法用笔的态式、构造。蔡邕得到这部书后，高兴得一天没吃饭，大喊大叫，象面对着许多人似的。蔡邕将这部书研读了三年，深得书中的精奥，使他的书法达到极高的造诣。蔡邕亲手书写《五经》，放在太学中，去观赏的人象集市上的人一样多。蔡邕的书法，风骨不凡，气韵灵动，超凡脱俗，是神妙的艺术品。

崔 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骊。子玉官至济北相，文章盖世，善章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练，美玉天姿，可谓冰寒于水也。袁昂云：

“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隐谓之“草贤”，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出《书断》）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他曾祖叫崔蒙，父亲叫崔骃。崔瑗为官一直升任到济北的宰相。他写的文章举世闻名。尤其写一手好草书。

崔瑗的草书师于杜度，笔划精微，善于变化，象金子经过百炼，如美玉丽姿天成，造诣超过他的老师杜度，只是过于追求媚俗，有些浮华。袁昂说：“崔瑗的书法象高峰阻日、孤松一枝，鹤立群峰之首。”王隐称崔瑗为“草贤”，说他章草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小篆臻于妙境极至。

张 芝

张芝字伯英，性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又善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又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伯英章草行入神，隶书入妙。（出《书断》）

伯英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出袁昂《书评》）

张芝字伯英，生性就热爱书法。他家里做衣服用的布帛，都先用来练习书法然后再蒸蒸洗染。

张芝擅长写隶书，尤其擅长写章草。韦仲将称他为“草圣”，说“崔肉张骨”称赞张芝草书风骨的不凡。张芝书写章草已达极至，出神入化。他急着写章草时可以一笔书个“章”字。他的隶书也功夫到家，达到神妙的程度。

张芝的书法，如同汉武帝爱好道家，已达到空灵欲仙的程度。

张 昶

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隶入能。（出《书断》）

张昶字文舒，是张芝的三弟。官任黄门侍郎，尤其擅长书写章草。他书法的风格跟张芝相近，当时人称他为“亚圣”。张昶章草和八分的功夫已达神妙的境界。他还能书隶书。

刘德升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世以造行书擅名。即以草书，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世谓钟繇善行狎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钟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出《书断》）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汉末桓帝、灵帝时代，因创造行书字体而闻名。虽然是刚刚开始创造的一种字体，也很漂亮。书法风流婉约，是当时仅有的一家。胡昭、钟繇的书法，都师法于刘德升。世上人说：“钟繇善行狎书，就是这个缘故。而胡书字体肥，钟书字体瘦，他们都从刘德升的书法里汲取了长处。”

师宜官

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者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

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钜鹿耿球碑。术所立，宜官书也。（出《书断》）

宜官书，如鸱翅未息，翩翩自逝。（出袁昂《书评》）

师宜官，南阳人。汉灵帝喜爱书法，征召天下善书法的人集于鸿都门，约几百人。这些人中，师宜官的八分书法是最好的。大的，一个字的直径长丈；小的，在寸方的一片竹筒上，可书写一千个字。

师宜官恃才傲物、好饮酒。有时空手去酒店，在酒店的墙壁上书字出售，招来许多人围观。若卖给他酒，可以多出售给你几个字。否则就铲掉墙上的字。后来，为袁术制作钜鹿耿球碑。袁术立的碑，师宜官书写的文字。

师宜官的书法，如鸱鹏展翅未收，凌空而降，翩翩落下。

梁 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举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

如鹄之用笔尽势也。（出《书断》）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年时就爱好书法，拜师宜官为老师。梁鹄因为擅长书写八分而闻名，被举荐为孝廉也被汉灵帝召在鸿都门下任侍郎升任选部郎。汉灵帝很看重梁鹄。魏武帝曹操也非常喜爱梁鹄的书法。常将他的条幅用钉钉在墙上，或悬挂帐中。曹操认为梁鹄的书法胜过他的老师师宜官。当时，邯郸淳也学得王次仲的八分书法。邯郸淳擅长写小字，梁鹄擅长写大字。邯郸淳运笔不如梁鹄有气势。

左 伯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已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声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出《书断》）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别擅长书写八分，名声与毛弘并列，稍逊于邯郸淳，东汉末叶名声鹊起，又能在纸上书写。

秦灭汉兴，有纸代替竹、木简书写。到汉和帝时，蔡伦改进了造纸的技术，此后制出的纸更适于书写了。左子邑进一步发展了蔡伦的造纸技术。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上说：“左子邑制的纸，美妙有光。韦仲将制作的墨，在这种纸上书写，墨黑如漆；张伯英制作的笔，在这种纸上书写，尽意穷声，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绝妙的好纸离现在太久远了，久远得没法得到它。

胡 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少而博学，不慕荣利。有夷、皓之节，甚能籀书，真行又妙。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尺牋之迹，动见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张华云：“胡昭善隶书，茂先与荀勖共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谓宿士矣。”（出《书断》）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少年时就学识广博。胡昭不追求名利，不爱虚荣，有齐叔、伯夷与商山四皓的气节。他能书籀文，尤其擅长书写真行。卫恒评论说：“胡昭与钟繇都拜刘德升为老师，都擅长书写草行。然而胡昭书法体肥，钟繇书法体瘦。二人留下的墨迹，都堪称后人效仿的楷模。”羊欣

评论说：“胡昭字得到张芝书法的风骨，索靖字得到张芝的形态，韦诞字得到张芝书法的结构筋脉。”张华评论说：“胡昭擅长书写隶书。茂先和荀勖共同整理胡昭书写过的笔记、典籍。又专开书法这门功课，招收弟子教授他们。让这些弟子师法钟繇，胡昭的书法。由此看来，胡昭堪称一代名士。”

钟 繇

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槌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笔阵图》）

繇尤善书（明抄本无书字）於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人于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书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矣原作年，据明抄本改）元常隶行入神，草八分入妙。（出《书断》）钟书有十二种，意外巧妙，实亦多奇。（出

袁昂《书评》)

魏时人钟繇，字元常。小时候跟随刘胜去抱犊山，学习三年书法。钟繇常跟魏太祖，邯鄲淳、韦诞等人一起谈论书法。

一次，钟繇向韦诞借《蔡伯喈笔法》看看，韦诞没有借给他。钟繇生气捶胸，口吐鲜血。魏太祖取出五粒灵丹让他服下，救了他一条性命。韦诞死后，钟繇命人盗掘他的坟墓，终于得到了这部《蔡伯喈笔法》。从此，钟繇的书法日见长益，更趋精妙。

钟繇全神贯注地研习书法，有时躺在床上用指书写，常常将盖在身上的被子穿破。有时上厕所，竟然忘记出来。他看到各种物件都想到书法，试图将它们书写，描画下来。

钟繇特别善于模仿曹喜，蔡邕、刘德升的书法。他的真书。可称绝世佳品。刚柔兼备，点划之间，往往书出神来之笔。可以说是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自秦汉以来的的诸位书家，没有超过他的。就是古时候的一些帝王实施好的政治，给人间送去爱与关怀，广结人心，象钟繇这样的书法名家也出现的不多。这都是奉行德行的结果啊！

钟繇的行书稍逊王羲之、王献之。他的草书位列卫诞、索靖之下。论到他的八分书，前有魏武帝的泰山受禅碑。因此，钟繇在书法中造诣最高的还是真书。钟繇死于魏明帝太和四年，享年八十岁。钟繇隶书、行书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八分草书也至臻妙品。现存有钟繇遗留下来的书法珍品十

二种，神笔巧运，奇品常见。

钟 会

钟会字士季，元常子。善书，有父风。稍备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亦所谓“剑则干将镆铢焉。”会尝诈为荀勖书，就勖母钟夫人取宝剑。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勖乃潜画元常形象，会兄弟入见，便大感恻。勖书亦会之类也，会隶行草章草并入妙。（出《书断》）

钟会，字士季，钟繇的儿子，擅长书法。钟会的书法继下父亲钟繇书法的风格，追求字形的结构，行书、草书都很漂亮，尤工隶书。他的书法风格，笔法飘逸，气势酣畅，字如其人有凌云之志。即如人们常说：“铸剑就要铸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

一次，钟会伪称自己的墨迹为荀勖写的，两位表兄弟发生争执，就到荀勖母亲钟夫人那儿取剑欲动武，两个人闹得想分居另过。但是考虑建造一栋住宅得用去千万吊钱，就未移居。荀勖悄悄画舅父钟繇的画像，钟会发现了，很受感动，表兄弟又言归于好。荀勖的书法也是钟家的风格。钟会的书法行草，章草都很漂亮，是神妙的艺术品。

韦 诞

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龙拿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云：“京兆韦诞、诞子熊、颍川钟繇、繇子会、并善隶书。”初、青龙中，洛阳许邲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然草迹之妙，亚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将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将。工书。子熊字少季（明抄本李作季。）亦善书。时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出《书断》）

又云，魏明帝凌云台成，误先订榜，未题署。以笼成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榜题。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诫子孙，绝此楷法。（出《书法录》）

韦诞，字仲将，曹魏时人，京都地区人，太仆的儿子，为官任到侍中。韦诞师张芝，兼学邯郸淳的书法。他能书各种书法，尤其精通题署匾额。魏明帝筑成凌云台，诏令韦诞题台名，有一点写得上下位置不得当，因此，将韦诞用粗绳系身吊到台上悬挂匾额的地方，就地点正。韦诞感到很危险，恐惧异常。事后他告诫子孙，再不要习练大字楷法。

袁昂说：“韦诞的书法如龙拿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说：“京都地区的韦诞、韦诞的儿子韦熊、颍川钟繇、钟繇的儿子钟会，都擅长隶书。”魏明帝青龙年间，洛阳、许昌、邺三都，宫殿，亭观刚刚落成。明帝传下诏书，命令韦诞题署匾额，做为永久的法度。发给他御用的笔墨，他都不使用。启奏明帝说：“蔡邕认为自己能书，兼收斯、喜的书法精妙，不是细绢不随便下笔。这就是想做好一件事，必须先准备好做这件事情的用品，工具。如果发给我张芝制的笔，左伯制的纸，和臣下自己制的墨，再加上臣下握笔的手，我就可以肆意书写一丈那么大的字，也可以在方寸小的地方写下千言小字。然而写出的文字的精妙程度，完全可以跟索靖相比美。”韦诞死于魏齐王嘉平五年，享年七十五岁。韦诞书写隶书、章草、飞白笔法精妙，也能书小篆。他的哥哥韦康也工习书法。他的儿子韦熊也擅长书法。当时人们说：名书法家的儿子，不会有第二种事业的。“世人都赞美他们父子。又有一种说法：魏明帝修造成凌云台后，错误地先将匾额钉上，而没有题写“凌云台”三个字。发现后，用一只大笼盛着韦诞，再用轳轳将笼吊上楼顶匾额处，让他在上面题写匾额，离地面有二十

多丈高。韦诞惊惧万分地题写完匾额，回到家里后，告诫他的儿、孙们，从此之后不要再练习大楷。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 书二

王羲之	王献之	王修	荀爽
谢安	王慄	戴安道	康昕
韦昶	萧思话	王僧虔	王融
萧子云	萧特	僧智永	僧智果

王羲之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晋帝时，

祭北郊文，更祝板，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文（说郭九二文作文）人。”自言真胜钟繇。羲之书多不一体，（出羊欣《笔阵图》）逸少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逸少隶、行、草、章、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出《书断》）

又

羲之，书以章草答庾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羲之罢会稽，住戴山下。旦见一老姥，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比欲货耶，一枚几钱？”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五字。姥大怅惋云：“老妇（妇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举家朝餐，俱仰于此，云何书坏。”王答曰：“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既入市，人竞市之。后数日，复以数扇来诣，请更书，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专精任意。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阔狭，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后更相看，乃叹曰：“小人乱真乃尔。”羲之性好鹅，山阳县馗村有一道

士养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书老子（老子原作屈，据明抄本改）《道德》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大以为乐。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饌供给，意甚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榅几，至滑净，王便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比还家，其父已刮削都尽，儿还去看，惊懊累日。（出《图书会粹》）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尝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公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罢重熙、太原王（王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别体，就中之字最多。（出《法书要录》）

王羲之，晋朝人，字逸少，是王旷的儿子。

王羲之七岁时就擅长书法。十二岁时，在他父亲枕中看到一部前代人谈论书法的书《笔说》，悄悄取出来读，被他父

亲发现。父亲问：“你为什么偷看我的秘籍”羲之笑而不答。母亲问：“你看的是用笔法？”

父亲见他年岁还小，恐怕他不能理会，对他说：“待你长大成人，我教你书法。”

羲之俯身下拜，说：“爸爸，这本书法秘籍，现在就让孩子一用吧。等到成人再用它，那不是耽误了孩儿幼年才华的发展了吗？”父亲大喜，于是将秘籍交给羲之使用。不到一个月的工夫，王羲之的书法就大有长进。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见到这种情形，对太常王策说：“羲之这孩子一定是正在读用笔诀。近些日子，我看他的书法，很有些老成大器。”卫夫人激动得流着眼泪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遮住我的名声啊！”晋帝时，更换祭北郊文的祝板。工匠们刻的字，王羲之书写的，笔锋入木三分。王羲之三十三岁书写《兰亭序》，三十七岁书写《黄庭经》。书完后，空中有人语声：“卿的书法都感动了我，何况世人呢？我是天台文士真圣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多数都不是一种字体。他擅长书草、书隶书、八分、飞白、章草行书，集诸家之精妙融为一炉，自成一家。王羲之的书法千变万化，是上天赋予他这种功力与才能。

王羲之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出神入化，八分已入妙境。妻郗氏也写一手好字。他有七个儿子，王献之最出名。另外有四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均工草书。

又

王羲之，用章草写一封书信回复庾亮。庾亮收到书信后拿给庾翼看。庾翼对羲之的书法佩服不已，立即回书羲之说：“我昔日收藏张芝的章草八幅，在去往江北的旅途流沛中不慎丢失，常常慨叹妙迹永远也再见不到了。忽然见到你的答家兄庾亮书，光彩照人，灿若神明，顿时仿佛我旅途中遗失的章草真迹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王羲之辞去会稽内使的职务，全家迁移到蕺山下居住。一天草晨，王羲之看见一位老太太拿着十多把六角竹扇去集市上出卖。王羲之跟老太太闲聊，说：“这些扇子都想卖吗？一把多少钱？”老太太说：“二十文钱一把。”王羲之拿出笔来为扇子题字。每把扇子上题写了五个字，老太太惋惜地说：“我们全家的早饭还靠这几把扇子卖钱买米下锅呢，你怎么给我写坏了？”

王羲之说：“不妨事的。你就说是王右军题的字，卖一百文一把。”一到市上，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买。过了十多天，这个老太太又拿着一篮子扇子请王羲之题字，羲之笑笑，没有再题。又有人说，王羲之曾有一次亲自书一表献给晋穆帝，笔墨酣畅，书随人意，专一求精。晋穆帝看到这份表后，命人找到同样颜色式样的纸，长短宽窄裁成跟王羲之的书表一样，让张翼效仿王羲之的书体再写一份表，题好名款后，用它来答谢王羲之。王羲之刚看到时没发现什么。待反复地仔

细玩后，感叹地说：“这是哪个无名小人仿效我的书法，简直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了。”王羲之非常喜欢鹅。山阴县馥村有一位道士饲养了十多只白鹅。王羲之清早起来，专门驾着小船沿流驶去观看这群鹅。看了后非常高兴，跟这位道士商量要买下这群鹅。道士不肯卖给他。王羲之百般解释说明他是如何如何喜爱这群鹅，道士还是不卖。这位道士非常喜欢谈道，早就想找人抄写一部老子的《道德经》，抄写经卷的白色细绢都早已置办好了，但是没有人能书写。道士说：“你若能亲自为贫道书写老子的《道德经》各两章，这群鹅我全都白送给你。

王羲之在道士那里停留了半天，为道士写了他要所的《道德经》，用笼子装着这群白鹅回到家来，感到莫大的快乐。

有一次，王羲之到他的一个弟子家去。弟子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宴请他这位老师，很让他感动。王羲之想为这位学生书留几个字来表示酬谢，看见地上放着一只新做的榿木小几，表面刨得光滑锃亮。于是，他便在这只小几上题写了几个字，草书、正楷各相一半。写完了，王羲之告辞归去。这个学生送他回到郡里，待到返回自己家中时，发现他父亲已经将老师的题字都刨去了，一个字也没留下。事情过去好多天了，这位学生还懊悔不已。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王羲之曾去游赏阴山。同去的有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和王羲之的儿之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一人。这次出游的目的之一是按民间风俗，举行祓禊的仪式，去掉不祥与疾患。王羲之的当场挥毫制序，兴高彩烈地一挥而就。用的是蚕丝作的纸，鼠须制的笔。笔锋遒劲健美而又清俊媚逸，堪称绝代无双的佳作。这篇序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中有重复出现的，都一字一体。其中“之”字重现的次数最多。这篇序文就是名传古今的绝代墨宝《兰亭序》。

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尤善草隶。幼学于父，习于张芝。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和天矩。初谢安请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灵云台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长。”安

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右军从后潜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则尤直而寡态，岂可同年。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及论诸体，多劣右军。总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出《书断》）

又

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戏。见北馆新白土壁，白净可爱。子敬令取扫帚，沾泥汁中，以书壁。为方丈一字，晻暖斐亶，极有势好。日日观者成市。羲之后见，叹其美，问谁所作。答曰：“七郎。”羲之于是作书与所亲云：“子敬飞白大有，（按说郭九二有下多一进字）直是图于此壁。”子敬好书，触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纸械，着往诣子敬。便取械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褱略周，自叹北来之合。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如是掣械而走。左右果逐及于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而已。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往县。入欣斋，著新白绢裙昼眠。子敬乃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后以上朝廷。（出《图书会粹》）

又

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最后题云：“下官此书甚合作，愿聊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撰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合为一帙。尝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没于江。（出《法书要录》）

王献之，字子敬，尤其擅长书写章草。幼年跟随父亲王羲之学习书法，后来专门学习张芝的章草。再后来改变先人的章法，另创新法，以心为师，随意为之，暗合自然的法则。初时，谢安聘请王献之任长史。晋安帝太元年间，宫中新建一座太极殿。谢安想让王献之给太极殿题写匾额，做为流传万代的墨宝。谢安觉得不好直接开口，于是跟王献之讲前朝的韦诞为魏明帝题写凌云台匾额一事暗示他。王献之郑重严肃地说：“韦仲将是魏国的大臣，难道会有此事？假如有这样的事，提出诸如须有张芝笔，左伯纸等条件，是他知道魏国的仁政不会很久了。怎么知道不是逼使他这样做的呢？”王献之五六岁时学习书法，一次父亲悄悄走到他身后用手拔他的笔，拔不下来，赞叹他说：“这个孩子在书法方面，将来一定会成大名的。”于是，亲手书写《乐毅论》给王献之，让他效仿临摹。王献之很快就临摹得达到以假乱真的极至。

王献之写小楷，可以说是达到穷微入圣的境地。字的结构严紧慎密，一点也不比他父亲王羲之差。至于大楷则特别僵直而少变化，不可跟他父亲同日而语。唯有行书、草书造诣颇高，气韵飘逸，很少有人能及得上他。其它各种书体，多数都逊于他的父亲王羲之。总而言之，父子二人的书法就象兄长与小弟之间一样，差距不大啊。王献之隶书、行书、草书、章草、飞白五种书体，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是精妙的艺术品。他的八分字写得也非常漂亮。

又

王羲之在会稽任内使时，王献之闹出过一次趣事。他看到北馆新用白土刷的墙壁，白净可爱。于是让人拿来扫帚，蘸着泥汁，在白墙壁上书写一丈那么大的一个“一”字，笔峰萧脱逸美，很有气势，天天有人来观赏，如同闹市。王羲之看到后，赞赏写得漂亮，问是谁的手笔，人们告诉他是你的小儿子七郎献之写的。于是王羲之给亲族写信，说：“子敬的飞白大有长进，相当于他在这墙壁上写的。”

王献之喜好书法、有时也遇到奇事。有好事的公子，做成一个纸人，带着它到王献之那里，让王献之在上面写字。并说，他是特意从北面来跟他合作的。于是，王献之在纸人上书写了草书、正楷、飞白等各种书法。待到主体与两袖都写得差不多了时，这个少年觉得王献之身边的仆人要抢走这件

纸人，拎起纸人就走。王献之的仆人果然追赶到门外。两方争抢中，纸人已经撕裂，这个惹事少年只抢到一只衣袖。王献之去吴兴。有个叫羊欣的男孩，他的父亲羊不疑官任乌程县令。羊欣这年才十五六岁，学习书法已达到一定的意境。王献之听说后，专程到乌程县去看看这个爱好书法的男孩。进门后，看到羊欣大白天穿一条新做的白绢裙在床上睡觉。王献之没有惊动他，取过来笔墨，在这男孩的白绢裙上和衣带上书写。羊欣醒来发觉后非常高兴，将它们象珍宝一样的收藏起来，后来把它进献给朝廷。

又

王献之曾给简文帝书写了十多张纸书，在末尾落款处题写上：“下官这些作品很合乎书法的法度，愿您保存。”这些书法作品被桓玄视为至宝。桓玄钟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的书法作品，达到爱不释手的地步。他编选的二王的绢和纸书作品，都是挑选正楷、行书中的上乘之作，结成一册，经常将它放在身边，不时拿出把玩欣赏。就在他南逃的途中，虽然行状狼狈还将这些书法作品带在身边。直到他最后失败，二王的这册书法作品陪伴他一块儿沉没在江里。

王 修

王修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誉，年十六著《贤令论》。刘真长见之，嗟叹不已。善隶行书，尝就右军求书。乃写《东方朔画赞》与之。王僧虔云：“敬仁书殆穷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岁。始王导爱好钟氏书，丧乱狼狽，犹衣带中藏（藏原作戏，据明抄本改）尚书宣示。过江后，以赐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见此书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隶行入妙，殷仲堪书，亦敬仁之亚也。（出《书断》）

王修，字敬仁，是王仲祖的儿子，官至著作郎。王修少年时就有美善的声誉。他十六岁就写出来了《贤令论》。刘真长看到《贤令论》后，赞赏嗟叹不止。王修擅长书写隶书、行书。他曾经向王羲之求要书法墨迹，王书写了一纸《东方朔画赞》给他。王僧虔说：“敬仁的书法已经将王羲之的精妙之处都学到手了。”王献之每当看到王修的书法时，都惊叹地说：“敬仁的书法进步特快，其势咄咄逼人！”晋穆帝升平元年，王修去世，年仅二十四岁。早先时候，王修的父亲王导爱好钟氏的书法，虽在丧乱流离中，犹在衣带中藏着钟氏书法的真迹，每每拿出来给人看。来到江南后，王导将钟氏真迹送给

了王羲之。后来王羲之又将它们送还给了王修。王修死后，他母亲见到儿子生前非常喜爱这些墨宝，于是将它们放进王修的棺中陪葬。王修的隶书、行书达到神妙的境界。殷仲堪的书法，只比王修差些。

荀 輿

荀輿能书，尝写狸骨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出《尚书故实》）

荀輿能书法，曾书过狸骨方。王羲之临摹过荀輿的狸骨方。今人称它为“狸骨帖”。

谢 安

谢安字安石，学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知原作之，据明抄本改）解书为难。”安石尤善行书，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谢安入能书品录也。”安石隶行草并入妙。兄尚字仁祖、万石，（《法书要录》万石作弟万字安石）并工书。（出《书断》）

谢安，字安石，拜王羲之为师。王羲之曾说：“安石，你是剖解文字人，当然知道书法是件很难的事情。”谢安尤其擅长书写行书，也象卫洗马，是位风流名士，世人瞩目。王僧虔说：“谢安能进入能当者品录啊。”谢安隶、行、草书都达到精妙的境界。他哥哥字仁祖、万石，也擅长书法。

王 慄

晋平南将军后侍中王慄，右军之叔父，工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复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在。（出《图史异纂》）

晋，平南将军后侍中王慄，是王羲之的叔父，工隶书、飞白，仿效张芝、卫夫人书法，又得到索靖真迹七月二十六日书一纸，常常取出把玩欣赏。遭逢晋怀帝永嘉之乱时，王慄将这纸真迹折成四叠缝在衣内渡江。今人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到这张索靖真迹时，叠迹犹在。

戴安道康昕

晋戴安道隐居不仕。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自书刻之。文既奇丽，书亦绝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隶。王子敬尝题方山亭壁数行，昕密改之，子敬后过不疑。又为谢居士题画像，以示子敬，嗟叹（嗟叹原作叹能，据明抄本改）以为奇（奇原作川河，据明抄本改）绝矣。昕字君明，外国人，官临沂令。（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书断》）

晋朝人戴安道隐居乡里，不出去做官。戴安道少年时，曾用白瓦屑、鸡蛋汁，搅为墨，写制成一座郑玄碑，自书自刻，文彩奇丽，字写的也很绝妙。还有个人叫康昕，也擅长草书、隶书。王献之曾为方山亭壁题写几行字，康昕偷偷将它们改写过。王献之后来又经过这里时，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康昕又给谢居士的画像题字，拿给王献之看。王献之认为他的书法奇绝而赞叹不已。康昕，字君明，是外城人，官任临沂令。

韦昶

晋韦昶字文林，仲将兄康字元将，凉州刺史之玄孙。官至颍川太守散骑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状貌极古。亦犹人则抱素，木则封冰，奇而且劲。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及使刘琨以八分书之，后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问王右军父子书名，以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谓能，未知是书也。”又妙作笔，王子敬得其笔。叹为绝世。义熙末卒，年七十余。文体古文、大篆、草书并入妙。（出《书断》）

晋朝人韦昶，字文林，是韦诞的哥哥凉州刺史韦康的玄孙，官至颍川太守散骑常侍。韦昶擅长书写上古文字、大篆及草书，字形极古拙，就象人返朴归真。保持淳朴的本质，象木让冰冻结构而枝条硬挺，笔锋奇异遒劲。晋朝太元年间，孝武帝改建宫室及宗庙诸门，并想让王献之用隶书、草书题写匾额，王献之推辞不题，让刘琨用八分题写。后来，又让韦昶改书成大篆。有人问：“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怎么样？”韦昶回答说：“二王也就算是能书写几个字罢了，我不知道他们那些字是不是真正的书法艺术品。”韦昶还会制做一种绝妙好笔。王献之得到他制做的笔后，惊叹地认为是绝世之作。韦

昶死于晋安帝义熙末年，享年七十多岁。韦昶的书法、古文、大篆、草书都是精妙的艺术珍品。

萧思话

宋萧思话，兰陵人。父源，冠军琅琊太守。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学于羊欣，得具体法。虽无奇峰壁立之秀，连冈尽望，势不断绝，亦可谓有功矣。王僧虔云：“萧全法羊，风流媚好，殆欲不减，笔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出《书断》）

南北朝时南宋人萧思话，兰陵人，父亲萧源，官至冠军琅琊太守。萧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法，师法羊欣，深得羊欣书法的全部特点。萧思话的书法，虽然没有奇峰峭立的惊人绝笔，然而却犹如山岗连绵，笔势不断，也可以称得上很见功力的。王僧虔说：“萧思话的书法，完全效仿羊欣。它的风流媚逸一点也不比羊欣逊色，只可惜是笔力弱了些。”袁昂说：“羊欣的真书，萧思话的行书，与孔、范二家的草书、篆书，都领一时的风骚。”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草原作章，据明抄本改）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也。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虔历左仆射尚书令，谥简穆公。僧虔长子慈，年七岁，外祖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施实宝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张孝子图而已。年十岁，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忏悔，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声答曰：“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约，兴宗之子也。谢超宗见慈学书，谓之曰：“卿书何如虔公。”答云：“慈书与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凤之子。慈历侍中，赠太常卿。约历太子詹事。（出《谈薮》）

又

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人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出《南史》）

琅琊王僧虔学识广博，精通经史，同时在书法上也很有造诣，擅长书写草书、隶书。一次，太祖萧道诚问王僧虔：“我的书法跟你比谁高谁低呀？”王僧虔回答说：“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太祖大笑，说：“你呀，太善于辞令啦！然而世上有道路，山丘却不给予你平坦！”王僧虔官至左仆射尚书令，死后追封为简穆公。他的长子王慈，七岁时，外祖父江夏王刘义恭将他带到正厅，拿来各种宝物，让他随意取拿。王慈只拿起一张素琴画的孝子图。王慈十岁时，和跟他一般大的小孩蔡约到寺庙去拜佛。正赶上和尚们在佛前忏悔。蔡约调戏地说：“众位僧人今天在这里口中：“乾乾”的在干什么呢？”王慈应声答道：“你这样不懂礼仪，怎么去振兴蔡家的宗门？”蔡约是蔡兴宗的儿子。谢超宗看到王慈学习书法，问他：“你的书法与王僧虔公比较怎么样？”王慈答：“我的书法和家父比较，就象拿鸡跟凤凰比一样啊！”谢超宗，是谢凤的儿子。

王慈一直升任到侍中，赠太常卿。蔡约升任到太子詹事。

又

齐高帝曾经跟王僧虔赌书法。写完了，高帝问王僧虔：“谁的书法第一？”王僧虔回答说：“臣的书法在人臣中属第一，

陛下的书法在帝王中属第一。”高帝笑着说：“爱卿你真可算得上很善于自我赞扬啊！”

王融

宋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诮。（明抄本诮作诮）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焉，（焉原作为，据明抄本改）一以太为两法，径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法书要录》）

南北朝时南宋末年，王融模仿古今书法杂体，共有六十四体，编成书，孩童们都争相效仿临摹，一时间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都作隶字，故此留给后来人以为诫勉。湘东王遗、沮阳令韦仲将此书增定为九十一体，次功曹谢善勋又增九体，合成为百体。其中作八卦为书，一以太为两法。一丈大的一字，方寸小的地方可书千字。

萧子云

梁萧子云字景乔。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尝大书萧字，后人匣而宝之。传之张氏宾护，东部旧第有萧斋，前后序皆名公之词也。（出《尚书故实》）

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斋”。（出《国史补》）

南北朝时梁人萧子云，字景乔。梁武帝问他：“蔡邕飞草而不露白，王羲之露白而不飞草。卿你是怎么考虑的呢？”萧子云曾经书写一个大“萧”字，后人放在匣子里珍藏起来，视为至宝。传到张宾护，在他东都旧宅里设有萧斋，珍藏这帧墨宝，前后墙壁上都是名家题词。梁武帝建造一寺，令萧子云用飞白体书一个大“萧”字，到现在这个萧字还存在。李约倾其所有的家产，从江南将这个萧字买回到东洛，建造一座小亭用来玩赏，这座小亭名叫“萧斋”。

萧 特

海盐令兰陵萧特善草隶，高祖赏之曰：“子敬之书，不如逸少；萧特之迹，逐过其父。”（出《谈薮》）

海盐令兰陵人萧特擅长书写草书、隶书。高祖观赏后说：“王献之的书法不如王羲之，萧特的墨迹可超过他的父亲了。”

僧智永

陈永欣寺僧智永，永师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斋升堂，员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书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书，丁觚亦善隶书。时人云：“丁真永草。”（出《书断》）

又

智永尝于楼上学书，业成方下。（出《国史纂异》）

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千。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穿穴，乃用铁叶裹之，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瘞之，号为退笔塚，自制铭志。（出《尚书故实》）

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出《法书要录》）

南北朝期间，南陈永欣寺僧智永姓王，他的远祖是王羲之。僧智永对历代的书法都有精深的研究。他恭恭敬敬地研习草书，终于登上草书的堂奥。僧智永的书法，章草、草书已达妙境，行书达到能书的程度。他的哥哥智楷也擅长书法。丁觚也擅长隶书。当时懂得书法的人都说：“丁觚的正楷，智永的草书。”将二人并称。

又

僧智永曾经在一座楼上学习书法，书法学成后才下楼。梁，周兴嗣编写《千字文》，里面提到王羲之，人们都不知道他是谁。这件事情开始时起于梁武帝教诸位王子王孙书法，让殷铁石在王羲之的墨迹中，拓出一千个字不重复，每字一张纸，没有顺序的杂乱放在一起。武帝召见周兴嗣说：“卿你很有才思，请为我将它们有顺序的编在一起，还要上韵。”周兴嗣一个晚上就将这一个个字按上韵的规则编缀在一起。殚精竭智，一夜的工夫鬓发全都累白了。武帝重重地奖赏了他。王羲之的孙子智永禅师，亲自临摹了八百本，施舍给世外，江南各个寺院中各留一本。

智永禅师住在吴兴永欣寺内学习书法，积存用的秃笔头十瓮，每瓮都盛有好几千支。来向他求字或是请他题写匾额的人流如市，终日不断。他住的那间斋室，门槛都让来人踩穿了，后来用铁皮裹上，人称“铁门槛”。后来，智永禅师将十瓮笔埋葬了，起名为“退笔冢”，自己为它撰写、题刻铭文。智永禅师曾长期住在永欣寺阁楼上临摹字贴，用废的笔头放在一个大竹籬内。这种竹籬每只可以盛一石米，一共盛了满满五籬秃笔。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也。炀帝甚善之。工书铭石，其为瘦健，造次难类。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于肌肉，山水不厌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轻进易退，勇力而非武，虚张夸耀，无乃小人儒乎。智果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隋朝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隋炀帝对智果僧很是友善。智果僧既工书法又铭石刻碑。他的书法字体瘦健，书写匆忙，很难说他师法哪家。隋炀帝曾对智果禅师说：“和尚你学得的是王羲之书法的形态，智果和尚深得王羲之书法的风骨。”筋骨隐藏在肌肤的里面。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智果僧人的书法缺少清逸欲仙的空灵之气，败笔在浅露上。就象吴人作战，轻易就进攻，轻易就退却。全凭着一时的勇气，而不讲究战法。这是虚张声势地自我夸耀，这岂不是小聪明么？智果僧人的书法，隶书、行书，都达到自成一家的程度。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 书三

唐太宗 购兰亭序 汉王元昌 欧阳询
欧阳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绍宗 郑广文 李阳冰
张旭 僧怀素

唐太宗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又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尝召三品已上，赐宴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

床，罪当死，请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出《尚书故实》）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四年，自己用真草书写一套屏风，给群臣看。这套屏风的书法笔力遒劲有力。堪称当时最好的真草书法了。唐太宗曾对手下的大臣说：“书法是小小的学问，初学时且忌急于求成。天天都坚持用心学习练笔，尤其胜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世上各行各艺，没有你用心去学习它而一点收获也得不到的，问题出在你不能全力以赴地去精心研究求索它。”唐太宗又说：“我临摹古人的书法字帖，并不特意去效仿每个字的形体结构，而将功夫用在摸透它的笔力风骨上面。笔力风骨你吃透了，形体结构自然而然地就把握了。”唐太宗经常召集三品以上的臣属们，聚宴在玄武门。太宗亲自执笔作飞白草书，诸位大臣们借着酒兴，都纷纷从太宗手中拿过笔来，相比着挥毫书写。散骑常侍刘洎，爬上皇帝休息的床上从太宗手中将笔夺过来。没有抢到笔的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说刘洎爬上龙床，是超越了君臣的礼度，当处死罪，一致要求依照唐朝的法律处办他。唐太宗笑着说：“诸位爱卿不要这么讲，过去曾经听说过汉时有个叫班婕妤的宫庭女官，她甘愿退居东宫而不去陪伴君王。今天，我朝出了个登上龙床，从君王手中抢笔书写的刘洎刘常侍！”

购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尝于寝房伏梁上，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帖，构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赉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常获见，自师没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辨才之处。又敕追辨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计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遇辨才院，止于门前。辨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竟甚相得。乃曰：“白

头如新，倾盖如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果等。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宾赋诗。辨才探得来字韵，其诗曰：“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密术，谁照不燃灰。”萧翼探得招字韵，诗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猿躁似调。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妍蚩略同，彼此讽咏，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闲即更来。”翼乃载酒赴之。兴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其俗混然。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书《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兰亭》。”翼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辨才曰：“禅师在日保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驳瑕指颞曰：“果是响榻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伏梁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第等无复猜疑。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陵诉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

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乎，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须见。及师来见御史，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别。”辨才闻语而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南（法书要录南作而）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球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五品，赐银瓶一、金缕瓶一、马脑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宅庄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患重，不能强饭，唯歠粥，岁余乃卒。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今赵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出《法书要录》）

又

一说王羲之尝书《兰亭会序》。隋末，广州好事僧得之。僧有三宝，宝而持之。一曰右军《兰亭》书，二曰神龟，（以

铜为之。龟腹受一升。以水贮之。龟则动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铁为文。光明洞彻。色如水晶)太宗特工书，闻右军兰亭真迹，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广州僧，而难以力取。故令人诈僧，果得其书。僧曰：“第一宝亡矣，其余何爱。”乃以如意击石，折而弃之；又投龟一足伤，自是不能行矣。(出《纪闻》)

唐朝贞观年间，江南越州有一老僧叫辨才，是前朝著名书法家智永禅师的守门弟子。智永禅师临死前，将他珍藏一世的先祖王羲之的著名书法真迹《兰亭序》传给辨才。辨才和尚得到这一无价墨宝后，怕将它失落了，于是在自己卧室的伏梁上凿一暗穴，秘密地将《兰亭序》藏在里面，就象师父在时那样珍重保护它。贞观年间，唐太宗在处理国家政务之余的闲暇时间里，专心致志地研究书法。凡是能收集到的王羲之的真草书帖，他都设法弄到了，供他临摹、观赏。唯有《兰亭序》没有得到手。经过多方探询、寻找，得知这份名帖现在江南越州高僧辨才手中。于是派人带着他亲手写的敕书去江南越中召请辨才进京，在宫内为他设置诵经修行的道场来供养他。太宗皇帝给予他特殊的礼遇，除了日常用度优厚外，还赏赐给他许多贵重物品。几天以后，一次谈到书法时，问辨才和尚知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虽经多方劝诱，辨才只是说他在侍奉师父智永禅师过世后，几经丧乱，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既然没有从辨才口中得到什么结果，于是又让他回到越中。后来，进一步探究推断，认为《兰亭

序》还是在辨才手中。于是又敕命辨才进京入宫，重新追问他《兰亭序》的下落。反复三次，辨才和尚都拒不承认在他手中。唐太宗对左右的侍臣说：“王羲之的书法，是我偏爱的至宝。但是他遗留下来的全部书帖中，没有象《兰亭序》这样好的。为了得到它让我一观，使得我经常睡不着觉吃不去饭。这个辨才和尚年事已高，这本《兰亭序》真迹留在他手中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如果能得到一位足智多谋的人，想出一个计谋智取，必能从辨才和尚手中将它弄出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我听说监察御史萧翼，是前朝梁元帝的曾孙，现在居位在魏州莘县，有才艺、多谋略，可以担任这个差使。如果派他去越中，他一定能完成这一重任将《兰亭序》弄到手。”于是，太宗立即召见萧翼。萧翼奉召到京晋见太宗后说：“如果让我充当公使，直接向辨才和尚索取《兰亭序》，恐怕是有出使不义，无理之嫌。臣请换上便装用私访的形式到越中去会见辨才和尚。这就还需要王羲之父子几份真实杂帖作为诱饵。”太宗采纳了萧翼的这个办法，并按照他提出的条件，给了他几份王羲之父子的杂帖随身带着。萧翼于是脱去官服、冠带，改穿便服出京南下至洛潭，搭乘一位商人的货船直下越州。到了越州后，萧翼又换上一领宽大的黄衫，作随意无拘束状，象是一位远从山东来的书生，傍晚时走进永欣寺院。他假作观赏寺院廊房上的壁画，似乎很随意地走进辨才和尚居住的庭院，在房门前站下。辨才和尚远远看见萧翼走来，问道：“施主，你是从哪里来的？”萧翼走上前去拜见，说：“弟子是北方人，带来少许蚕种来卖。遇到寺庙都看看，在这里遇到方丈真是三生有幸。一番寒暄过后，二人觉得言谈很投

缘。辨才将萧翼请到禅房中就坐，一起奕棋弹琴，或玩投壶、握槊一类的赌博游戏，玩得很是高兴。待到谈文论史，更是意趣相投。辨才说道：“你我初次相识，就这样相投，真应了两句古诗：不投缘的，两人在一起谈到头发白，还象是刚刚认识；若投缘，途中相遇两驾车并靠在一块儿聊几句，如同相知多年。今后，你我的形踪都无定处，说不上还能不能再相遇。今晚，先生就宿在我这禅房中吧。”于是让伙房里的小和尚送来缸面、药酒、瓜果等。江东人所说的“缸面”，如同河北人说的“瓮头”，就是刚刚酿出来的新酒。两人对坐饮酒，酒助谈兴，好不畅快！酒喝到酣畅时，两人即席抓签吟诗，辨才抓得一签是“来”字韵，吟得一诗：启开刚刚酿得的一缸酒，来招待远从万里来的新朋友。我们都如行云野鹤一样的山野之人，有着相同的冷落与寂寞。然而今晚人们可以同在月光下吟诗咏物、徘徊赏月。夜深了，听着孤独的琴声更容易惹起你的万千思绪；长风吹来，羁旅在外的孤雁仰天发生悲哀的长鸣。不是君子你有什么秘密的法术，谁还愿意顾看我这个行将入木的老僧人呢？萧翼抓得的是“招”字签，也吟得一诗：我们偶然相逢在这千载古寺里共度这美景良宵，你摆下这么丰盛的酒宴将我款待。在漫漫人生之旅中我们刚刚见面就如同相知已久的朋友；虽然我刚刚踏入佛门，但并不觉得我们相距特别遥远。饮酒的欲望随着频频斟酒更加泛滥了，心中的意愿象猿猴鸣叫一样化作诗篇随口吟出。有谁怜爱我这只失群的孤雁，就让我象秋天的落叶那样随风飘去吧。这两首诗，好、坏都差不多。他们二人互相吟咏唱合，恨相识太晚，一直玩乐到第二天早晨，萧翼才离开永欣寺。离去

时，辨才和尚说：“施主得闲就请过来坐坐。”于是，萧翼第二天就带着酒又来到寺院里。两个人还是饮酒吟诗，极尽玩乐的兴致。这样往来多次，用诗酒为由头，萧翼已经跟辨才和尚混得很熟了。说话间，距他来时已有十多天了。一天，萧翼带来梁元帝自书《职贡图》给辨才和尚看。辨才看后赞赏不已。由此谈论到书法的话题上来。萧翼说：“弟子先祖传下来王羲之父子的楷书字帖，我从幼年就临摹练习。现在随身带着几帖，大师不嫌弃，我拿来给你看看。”辨才高兴地说：“明天来时，可将它们带来给老僧看看。”第二天，萧翼果然将字帖带来给辨才看。辨才和尚很谙熟地说：“确实是王羲之父子的书法真迹。然而不是最佳的上品。贫僧有一真迹，很不寻常啊。”萧翼故作不知地问：“什么帖？”辨才和尚回答说：“《兰亭序》。”萧翼笑着说：“几经离乱，《兰亭序》真迹怎么还能够存在呢？必是拓本伪造的吧。”辨才和尚说：“智永禅师在世时非常珍惜地收藏它，临死前亲自托付给我。交与接都有头绪，怎么会出现差错呢？待明天来时，我拿给你看。第二天，萧翼来到永欣寺后，辨才大师从屋梁上的暗穴内将《兰亭序》书帖取出来，给他看。萧翼看罢，故意挑出指点所谓的“毛病”说：“果然是拓书伪品啊！”二人纷争不定，各说各理，各持己见。辨才大师自从将《兰亭序》拿给萧翼看后，便不再将它放回梁上暗穴中。而是将《兰亭序》和萧翼拿来的二王字帖，一块儿放在书案上。这时的辨才大师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了，每天还临窗将这些字帖或临摹或把玩，不下数遍，可见他老而好学啊！萧翼也因来寺院的次数多了，辨才的童仆和徒弟们等也不把他当外人看。后来有一天，辨才

大师进城里去为汜桥南严迁作家斋法事。萧翼看机会到了，走近辨才大师的禅房前，对童仆说：“我昨天将一块手帕遗落在大师床上”。童仆即开门让他进去。萧翼于是从书案上取走《兰亭序》和他拿来的二王杂帖，走出寺院后直接去永安驿馆。告诉陵诉驿长说：“我是朝廷的御史，奉皇上敕命来到这里，现在皇帝亲手书写的敕令在此。你立即告诉都督府善行得知，让他立即骑马来拜见本御史。”说完，将太宗手书敕令拿出给驿长看，并将具体事由也告诉了他。都督府善行得知这一事情后，立即派人召告辨才大师来见御史。都督府的官差到永欣寺去召见辨才大师时，大师尚在城里严家做家斋法事未有回来。官差一直追至严家。辨才大师见官差追到严家来召见他，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又听说御史专门要见他，更不知为了什么。待他匆忙返来赶到驿馆去拜见御史，见这位御史乃是这些天跟他在一起盘桓的萧翼，越发不明白了，如坠云雾中。待萧翼报说他是特奉敕命来江南取《兰亭序》的，现在《兰亭序》已经拿到手，特地召唤他来告别时，辨才大师听到这里昏厥倒地，许久才苏醒过来。萧翼辞别驿馆，返回京都，上奏太宗。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后非常高兴。因为房玄龄荐人得力，赏赐锦彩千段。萧翼智取《兰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为员外郎，加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又赐给他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实用珠宝装饰的鞍辔，宅院与庄园各一座。唐太宗初时还生气辨才大师将《兰亭序》秘藏起来不奉献给他这位当朝天子，稍稍平息一会后又考虑到辨才年事已高，不忍心再加刑在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又赐给辨才大师锦帛等

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支付。辨才大师得到这些赏赐后，不敢将它们归为己有。将这此赐物兑换成钱，用这些钱造了一座三层宝塔。塔造得特别精丽，直到现在还在。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粥，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得到《兰亭序》后，太宗皇帝命令侍奉在宫内的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赏赐给皇太子及诸位王子和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身体不适，病卧在玉华宫含风殿。临去世前，对太子李治说：“我想向你索一件东西，你诚心尽孝怎么能违背我的心愿呢，你的意思怎么样？”太子李治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俯身伸耳听太宗皇帝的要求。太宗皇帝说：“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兰亭序》啊，你能让我将它带去吗！”太宗皇帝去世。太子李治继位为高宗，遵从太宗死前遗愿，将《兰亭序》真本随葬在太宗皇帝的墓中。到今天，赵模等人拓的《兰亭序》一本尚值钱数万啊！

又

一说：王羲之曾书过《兰亭会序》，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得到了它。这个僧人有三样宝物，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是王羲之手书《兰亭会序》，二是铜制神龟，三是铁制如意。唐太宗非常爱好书法，听到那有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就设法弄到手里。王羲之别的书法真迹，太宗皇帝都得到了。唯独

这份《兰亭会序》，听说在广州这个好事僧人手中，而难以力取。于是，他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会序》。僧人失去《兰亭会序》后说：“第一宝物没有了，其余的宝物还有什么会值得可爱收藏的呢？”于是用如意击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不能行走。

汉王元昌

唐汉王元昌，神尧之子，善行书。诸王仲季并有能名，韩王、曹王，亦其亚也。曹则妙于飞白，韩则工于草行。魏王、鲁王，亦韩王之伦也。（出《书断》）

唐汉王元昌，神尧的儿子，擅长书写行书。诸位王中的二、三王并列都有能书法的名声。韩王、曹王都次于他。曹王能书飞白，韩王工书草书、行书。魏王、鲁王也就韩王之流啊。

欧阳询

唐欧阳询字信本，博览今古，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书则八体尽能，笔力劲险。高丽爱其书，遣使请焉。神尧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真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询飞白、隶、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书断》）

又

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乃欧阳率更书也。（出《国史异纂》）

唐欧阳询，字信本，博览古今群书，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对于书法，他能书八体，笔力遒劲奇险。高句丽国特别喜爱他的书法，派使臣请他去。神尧感叹地说：“没想到

欧阳询的书法名声远传夷狄等少数民族。”欧阳询死于贞观十五年，享年八十五岁。欧阳询的书法，飞白、隶书、行书、草书达到绝妙的境界，大篆、章草入能。

又

欧阳询一次外出，看到一座古碑，碑文是前朝著名书法家索靖书写的，他停下马观看欣赏好长时间才离去。行了几步，又下马立在碑前观赏。疲劳了将毯子铺在地上坐在上面观赏把玩。到晚上就睡在古碑的旁边，三天后才离去。现今通用的开元通宝铜钱，是高祖武德四年铸造的，“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就是欧阳询书写的啊。

欧阳通

唐欧阳通，询子。善书，瘦怯（明抄本瘦怯作取法）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薛纯陀亦效欧草，伤于肥钝，亦通之亚也。（出《朝野僉载》）

唐欧阳通，是欧阳询的儿子，擅长书法。他的字体比他父亲清瘦，他常常自我夸耀自己能书。欧阳通书写用的笔，一定是用象牙、犀角做笔管，狸子毛做笔芯，外面覆围上秋兔毫。他用的墨是用松烟为主料，掺入麝香沫。他用的纸必须是坚薄白滑的，否则不书。以示他对自己书法的重视。薛纯陀也仿效欧草，却失之于肥钝，只是位居欧阳通的第二位。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会稽人也，仕隋为秘书郎。炀帝知其才，嫉其鲠直，一为七品十余年。仕唐至秘书监。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际，尤所偏工。本师于释智永，及其暮齿，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隶草行入妙。（出《书断》）

虞世南，字伯施，会稽人，在隋朝，官任秘书郎。隋炀帝知道他有才能，又嫉恨他的为人耿直，在七品官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到了唐朝，虞世南官至秘书监。隋文帝曾说过：“虞世南一个人身兼五绝。一是博学，二是有德行，三是擅长书写，四是赋有词藻，五是忠直耿介。这五个长处有

一个长处在身，就可以称得上名臣，然而虞世南都具备啊！”虞世南的书法，行书、草书，尤其是他最擅长的。虞世南师法于佛门僧人智永。待到晚年，注入遒劲，俊逸的风骨。虞世南享年八十九岁，他的隶书、草书、行书、都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仆射，善书。少则伏膺虞监，长则师祖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显庆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隶行入妙，亦尝师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伤于疏瘦也。（出《书断》）

又

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岂得若此者？”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出《国史异纂》）

褚遂良，河南人，父亲叫褚亮，官任太常卿。褚遂良官至仆射，擅长书法。他少年时师从虞世南研习书法，长大成人后又师法王羲之。褚遂良的真书颇得王羲之的清秀媚逸的风格。褚遂良唐高宗显庆年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褚遂良隶书、行书达到绝妙的境界。他曾将自己的书法传授给史陵。然而史陵的书法太古直，失之于疏瘦。

又

一次，褚遂良问虞世南：“我的书法跟智永禅师比较谁的更好些？”虞世南说：“我听说智永禅师的书法一字值五万钱，你的字能卖到这个价吗？”褚遂良又问：“跟欧阳询比较又怎么样呢？”虞世南说：“我听说欧阳询不挑选纸笔。不论用什么样的纸和笔，都能随心所欲地书写。你能做到这样吗？”褚遂良说：“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偏要讲求对笔、纸的选择呢。”虞世南说：“要使手、笔相协调，互相配合，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啊！”褚遂良高高兴兴地告辞了。

薛稷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书学褚，尤尚绮丽媚好。肌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稷隶行入能。（出《书断》）

又

稷外祖魏征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锐精模效，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画原作书，据明抄本改）博采古迹，埒于秘书。（出《谭宾录》）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书法学习褚遂良体。尤其喜爱将字写得绮丽媚好。褚遂良书法的形体，他学得一半，可称褚遂良的好弟子，他的书法很为当时的人珍视崇尚。薛稷的书法隶书、行书都能写。

又

薛稷的外祖父魏征家中，藏书很多。其中收藏有许多虞世南、褚遂良书法的早期作品。薛稷锐意精心临摹仿效。他效仿虞、褚而书写的字，遒劲中显露出俊丽之气，当时诸多仿效虞、褚二人书法的人都达不到他这种造诣。薛稷还擅长绘画，他博采古人留下的作品、手迹，又从秘书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高正臣

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卿。习右军之法，睿宗爱其书。张怀素之先，与高有旧，朝士就高乞书，或凭书之。高常为人书十五纸，张乃戏换其五纸，又令示高。再看不悟。客曰：“有人换公书。”高笑曰：“必是张公也。”乃详观之，得其三纸。客曰：“犹有在。”高又观之，竟不能辨。高尝许人书一屏障，逾时未获。其人乃出使淮南，临别，大怅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与仆书一类，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陆柬之尝为高书告身，高常嫌之，不将入秩。后为鼠所伤，乃持示张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风调不合，一

至于此。正臣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卿。高正臣学习的是王羲之的手法，唐睿宗喜爱他的书法。张怀素的先人与高正臣家有交往，朝中的官员们，有的通过张怀素向高正臣索要他的书法，有的直接向高索要。高经常为向他索要墨迹的人书十五纸，张从中替换了五纸，之后又拿给高看。高没看出来其中有被人替换的。索书的这个人告诉他：“有人替换了你的书法。”高笑笑说：“那一定是张怀素干的。”又重新仔细审看，挑出来三纸。索书的人说：“还有。”高又仔细看了看，竟然再也辨认不出来了。高正臣曾答应为人书写一个屏障，过了约定的时间没写。这时正赶上这个人被派往淮南，临别前，对这件事非常遗憾。高告诉他：“我有位故交在申州，跟我写一样的书体。你可以就便请他为你写这个屏障。”于是立即寄书给他那位故人讲明这个意思。陆柬之曾经亲自为高正臣书一份任职文书。高正臣非常讨厌担任官职，不去上任。后来，这份任职文书让老鼠给咬坏了。高正臣就拿着被咬坏了的任职文书给张怀素看，说：“这只老鼠很是了解我的心意。”陆、高两人的格调不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高正臣的书法隶书、行书、草书都行。

王绍宗

王绍宗字承烈，官至秘书少监。祖述子敬钦羨柬之。其中小真书，体象尤异。其行书及章草，次于真。常与人书云：“鄙夫书翰无工者，特由水墨之积习。恒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每与吴中陆大夫论及此道，明朝必不觉已进。陆后与密访知之，嗟赏不少。“将余比虞七，以虞亦不临写故也，但心准目想而已。闻虞眠布被中，恒手画肚皮，与余正同也。”承烈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王绍宗，字承烈，官至秘书少监。他效仿王献之，钦慕陆柬之，书法的形体非常怪异。他的行书、章草，次于他的真书。王绍宗，常常对爱好书法的人说：“一些鄙陋的人在书法上没有什么造诣，主要是太注重临摹、仿书造成的。只有下定恒心悉心尽意地去领会，杜绝一切杂念地去思索，才能有所进步。”他每次跟吴中陆大夫谈论这些道理后，第二天一定在不知不觉中书法就已经长进了。陆大夫后来经过密访知道了这件事情，没少感叹赞赏王绍宗。王绍宗说：“陆大夫将我和虞世南比，是因为虞世南也不临摹字帖的缘故，只是心里思到眼睛里就出现了你所思到的字形而已。听说虞世南在破屋里睡觉，总是用手在肚皮上写字，我跟他一样啊。”王绍

宗隶书、行书、草书都能写。

郑广文

郑虔任广文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出《尚书故实》）

郑虔官任广文博士。他学习书法而苦于没钱买纸，得知慈恩寺有柿树叶堆积了几间屋子，于是借寺内的僧房居住。每天用红叶写书法，时间长了，写遍了寺中所积的柿树叶。后来自己亲笔书写自己作的诗，和画一同编成一卷，进奉给皇上。唐玄宗亲自在这卷书画的末尾写上：“郑虔三绝”四个字。

李阳冰

李阳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且（且原作耳，据明抄本改）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阳冰、张旭并不载。绛州有篆字与古不同，颇为怪异。

李阳冰见之，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书是唐初，不载书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时人谓之碧落碑。（出《国史补》）

李阳冰擅长小篆，自己说他是秦丞相李斯的后人，而且有志于新学后进，认为曹喜、蔡邕，不必太敬仰他们。开元年间，张怀瓘撰写《书断》，李阳冰、张旭都没有记载在里面。绛州有一石碑上刻的篆字跟古篆不同，很是怪异。李阳冰看见后，就睡在石碑下面，好几天没有离开它。终于验证碑上的书法是唐初人写的，没有署上书写人的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当时人叫它为“碧落碑”。

张旭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饮醉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搥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虞、欧、褚、薛。或有异论，至长史无间言。（出《国史补》）

又

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靓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篋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受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出《幽闲鼓吹》）

张旭深得草书笔法，后传给了崔邈、颜真卿。张旭说：“开始时，我听说公主与挑夫争着走路而悟得草书笔法的意境。后来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得草书笔法的神韵。”张旭每次饮酒醉时就草书，挥笔大叫。将头浸入墨汁中用头书写，世上人称他为“张颠”酒醒后看见自己用头写的字，认为它神异而不可重新得到。后人评论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臣、薛稷四人，或许有不同的意见，至于论到张旭，都没有异议。

又

张旭脱去短衣官任苏州常熟尉。上任后十多天，来一位老人递上状纸告状。张旭在状纸上批示判去。过不几天，这位老人又来了。张旭大怒责备老人说：“你竟敢用闲事来屡次骚扰公堂？”老人说：“我实际上不是到你这理论事情来的。我是看到你批示状纸的字写得奇妙珍贵得可放在篋笥中收藏起来呀！”张旭听后感到的惊异，问老人为什么这样喜爱书法？老人回答说：“先父受过文化教育，还有著作遗留在世。”张旭让他取来一看，方信老人的父亲确实是擅长书法的人。从此，张旭书法倍加长进，越发精妙，堪称一时之冠。

僧怀素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塚”。（出《国史补》）

长沙僧怀素喜爱草书，自己声称他深得草圣张旭笔法的

奥妙。僧怀素学习书法用过的废笔成堆，埋在山下，称为“笔塚”。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 书四

杂编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诩已下
 王羲之 王 慄 潞州卢 桓 玄
 褚遂良 兰亭真迹 王方庆 二王真迹
 八体 李都 东都乞儿 卢弘宣 岭南
 兔

程邈已下

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小异李斯，见师一时。陈留蔡邕，后汉人，左中郎将。善篆，采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犹传于世，篆者师焉。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官。善

篆隶，每书，一坐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坐”。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师宜官，后汉，不知何许人。宜官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至饮足，削书而退。安定梁鹄，后汉人，官至选部尚书。乃师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书悬帐中。宫殿题署，多是鹄手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秦狱吏程邈擅长大篆，获罪秦始皇，被囚禁在云阳狱中。他在狱中精心研究文字，对当时的大篆的字体进行改造，或增或减，删去繁琐重复的笔划。秦始皇知道这件事情后，对他的态度改变了，重新起用他，任他为御史。因为这种书体，是一个罪犯在狱中研究出来的，于是称它为“隶书”。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道他任过什么官职，擅长篆书，跟李斯的书体稍有不同，曾风行一时，被人效仿。陈留蔡邕，后汉人，官任左中郎将，擅长篆书，承继的是曹喜的书体。蔡邕书写的真定直文碑文，流传后世，研究篆书的人都研究、临摹它。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道任过什么官职，擅长篆书、隶书。每次书写，在坐的人都大吃一惊，当时人称他为“陈惊坐”。上谷王次仲，后汉人，擅作八分楷书，师宜官，后汉人，不知道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师宜官书大字，大到长、宽各有一丈；书小字，小到方寸大的地方可以书写一千个字。流传后世的耿球碑文是师宜官书写的。师宜官特别自珍自重。有时他空手去酒店，在酒店的墙壁上写上字，围观的人如流云一

样集聚到这里。酒店里的酒因此卖得很快，老板也就白给他酒喝。待到师宜官的酒喝足了，他就将写在墙壁上的字削掉回家。安定梁鹄，后汉人，官至选部尚书，他的书法学的是师宜官书体。魏武帝曹操非常看重梁鹄的书法，常将他的书法墨迹悬挂在帐中。宫殿的匾额题署，也多是梁鹄的手笔。

邯鄲淳已下

陈留邯鄲淳为魏临淄侯文学。得次仲法，（法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名在鹄后，毛弘，鹄弟子。秘书八分，皆传弘法。又有左子邑，与淳小异，亦有名。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后汉济北相，亦善草书。平符坚，得摹崔瑗书，王子敬去，极似张伯英。瑗子湜官至尚书，亦能草。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时人谓为“草圣”。芝弟昶，汉黄门侍郎，亦能草。今世人所云芝书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陈留邯鄲淳，官任魏临淄侯文学，学得王次仲的书体，排名在梁鹄之后，毛弘，梁鹄的学生，他书写的八分楷字体特别新奇，后人都研练毛弘的八分书法。还有个左子邑，他的书法跟邯鄲淳稍有不同，也很有名。京都地区的杜度官任魏、

齐宰相，开始时是以擅长草书而闻名。安平崔瑗，官任后汉济北相，也擅长草书。平符坚，临摹崔瑗的书帖，王献之去看，觉得很象张芝的书体。崔瑗的儿子崔湜官至尚书，也能书草书。弘农张芝，品德高尚不出来做官，擅长草书，笔力精道遒劲，无以伦比。家中做衣服的布料，必定是先用它练习书法，然后再煮洗漂染。张芝在池塘边练习书法，池塘里的水都被他染黑了。每次写字都说：“匆忙没有空闲，写得字迹潦草”当时人称他为“草圣”。张芝的弟弟张昶，官任汉黄门侍郎，也能书草书。今天人们所说的张芝的书法真迹，多数都是张昶墨迹。

姜诩已下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皆伯英弟子，并善草。诞最优，魏宫馆宝器，皆是诞书。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之题。以笼盛诞，辘轳引上书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子少季亦有能称。罗暉、赵恭不详何许人，与伯英同时，见称西州。而矜许自与，众颇惑之。伯英与朱宽书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起亦善草书，不及崔张。刘德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颍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徵，二家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三曰狎书。相闻者也。繇子会，镇西

将军。绝能学人书，改易邓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东魏（明抄本魏作卫）颀，魏尚书仆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颀子瓘为晋太保，采芝法，以颀法参之。更为草藁，藁是相闻书也。瓘子恒亦善书，博识古文字。焜煌索靖，张芝姊子孙，晋征西司马，亦善草。陈国何元公亦善草书。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荥阳陈（陈原作姊，据《法书要录》改）畅，晋秘书令史，善八分。（出《名书录》）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都是张芝的学生，都擅长草书。其中韦诞造诣最高。魏时的宫殿楼馆的匾额，都是韦诞的手迹。魏明帝造一座凌云台，错误地先将台匾钉在上面，没有题书。明帝让人用笼盛韦诞，再用辘轳摇牵绳索将他带到台上钉匾的地方去书题署。很高，离地约十五丈。韦诞危惧万分，以后告诫子孙：再也不要研习大楷了。他的儿子少季的书法，也有值得称道的长处。罗暉、赵恭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与张芝是同时代人，在西州很有名气，但是他们高傲自大，经常夸耀自己，人们都很不理解。张芝在写给朱宽的书信中，评价自己的书法说：“上面跟崔瑗、杜陵比较，我不如二位；下面跟罗暉、赵恭比较，我的书法在他们之上绰绰有余。”河间张起也擅长草书，没有崔瑗、张芝的造诣深。刘德升擅长行书，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颍川钟繇，官任魏国太尉。他的同郡人胡昭、公车徵，二人都学的是刘德升书体。但是胡昭的书法字体偏肥，钟繇的书法字体偏瘦。书有

三体：一叫铭石书体，是最妙的。二叫章、程书体。三叫狎书。都是听说来的。钟繇的儿子钟会，官任镇西将军，他的拿手本事是能模仿他人的书体。钟会改写过的邓艾上奏朝廷的奏章，没有人能识破。河东魏颢、官任魏尚书仆射，擅长草书和古文，全部通晓它们的精妙。魏颢的草书字体略微瘦些，而笔法非常熟练。魏颢的儿子魏瓘官任晋国太保，他习的是张芝体，同时参照他父亲魏颢的字体，以他父亲的书法为蓝本。以他父亲的书法为蓝本这件事，也是听人传说的。魏瓘的儿子魏恒也擅长书法，精通古文字。敦煌索靖，是张芝姐姐的儿子的孙子，官任晋征西司马，也擅长草书。陈国何元公也擅长草书。吴人皇象能草书。世人称赞他的草书笔力沉着有力，淋漓酣畅。荥阳陈畅，官任晋国秘书令史，擅长八分。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摹本。不具年月日期。其真本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月辛亥（刘禹锡嘉话录癸卯九月辛亥作癸卯朔九日辛亥，此有脱误）而书亦真。开元初，润州江宁县瓦棺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岐王，王以献上。留内不出。或云，其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灰烬，此书已见焚矣。（出《国史异纂》）

王羲之的《告誓文》，现今所见到的帖本，是它的底稿，没有标明年、月、日、朔。它的真本上面标有“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的字样。但是，这个帖本也确实是王羲之的墨迹。唐太宗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棺寺修建学堂，工匠师傅拆迁旧屋时，在房脊鸱吻内的一只竹筒中发现了这本字帖，交给了一个和尚。到开元八年，县丞李延业得到了这个帖本，上献给岐王，岐王又进献给玄宗皇帝。从此，这本字帖留存在宫内了。另有一说是，后来又让岐王借阅出来。开元十二年岐王府上发生一场大火灾，府内藏书全都烧光了，这本帖本也在其中。

王 慄

王慄，羲之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曰：“吾诸事不足道，唯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王右军学其书。（出《尚书故实》）

王慄，王羲之的叔父，擅长书画。一次王慄对王羲之说：“我所做的一些事情不值得一提，唯有书与画可供他人学习效法。”晋明帝司马绍学习过王慄的绘画，王羲之学他的书法。

潞州卢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匡，宝惜有年。卢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卢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卢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卢叹异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于何人。京师书侖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公时其急切，减而赈之，日久满百千，方得。卢公韩太仲外孙也，故书画之尤者，多阅而识焉。（出《尚书故实》）

东都洛阳有一年建造防秋馆，挖掘出许多蔡邕在鸿都学书时所书刻的经文石，以后洛阳人往往家家都藏这些石经文。王羲之的《借船帖》，它的书法尤其工稳精妙。因此，山北卢匡珍藏它有年月了。卢公写封书信给他说要借《借船帖》一读，没有借到。卢匡回信说：“《借船帖》是可以到我家中来观赏，从未借出去给人看。”后来，卢公官拜潞州，打着旌节等仪仗上路赴任，才走了几程，忽然有人拿着一本书帖向卢公出售。卢公观之。是《借船帖》啊！惊异地询问出售书帖的人：“这书帖是谁家的？”出售书帖的人说：“卢家公子需用

钱，派我拿出来卖的。”卢公感叹时过境迁，不问售价，将书帖退还给出售帖人。后来就再也不知道《借船帖》的下落了。京都书僮孙盈，名满京师。孙盈父亲叫孙仲客，会鉴赏书画，特别精通名贵书画的品目。京中富豪家中收藏的书画，许多都经他给鉴定过，是真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卢公的《借船帖》，是孙盈收藏的。以前，有人出高价购买，没有买到手。待卢公购买时，正赶上它的主人急切需用钱，减价出售这本书帖，用来筹集度过困难的钱款。等候了很久，直到筹集到了成千上万的钱，才得到这本《借船帖》。卢公，是韩太仲的外孙，因此他的书与画都很有功夫。这就是读书多了，必然见识广博。

桓玄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糰饼”。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请客观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画，因有污，玄不怪。自是会客不设寒具。（出《尚书故实》）

晋书中记载有一种食物名叫“寒具”，书中没有注释说明。后来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食经》中查到了，就是今天用油炸着吃的一种粘食小吃，叫糰饼。桓玄有一次热情地

将自家收藏的书法字帖，名画陈列出来给一位客人看。这位客人一边吃着糗饼一边欣观这些字画，没有洗手就翻阅看，见字画污上了油渍，桓玄非常不高兴。从此以后，再有客人来，不摆设糗饼招待客人。

褚遂良

贞观十年，太宗谓魏征曰：“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征曰：“褚遂良后来书流，甚有法则。”于是召见。太宗尝以金帛购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咸为证据，一无舛误。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利，为一时之绝。购求得人间真行，凡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十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时阅之。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亦胜弃日。凡诸艺，未尝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今人学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势，笔力自生。”（出《谭宾录》）

贞观十年，太宗跟魏征说：“从打虞世南去世后，没有人可与我谈论书法了。”魏征说：“褚遂良后来在法书上很有些造诣。”于是，太宗召见褚遂良。唐太宗曾经用重金购买王羲

之书法的真迹，天下士人争着购买古书，进宫献给皇上。当时没有人能辨识出古书的真伪，褚遂良对每件古书的鉴定评论就是根据，从来没有出过差误。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用真草书屏风给群臣观看。笔力遒劲有力，在一段时间里，这是绝好的书法了。太宗收集、购买得到流传在世间的真行字帖，二百九十纸，装订成七十卷；草书字帖二十纸，装订成八十卷。每到处理完政务的空闲时间里，经常取出来观赏、把玩。太宗曾对朝臣们说过：“书法是小道，刚开始学习时不要着急。每天都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效果要好得多。各种技艺，没有你用心学了而没有收获的。问题出在你思想不集中，不能集中精力钻进去。今人学习古人的书法，不要特注重它的形体结构，而把主要精力用在摸透它的风骨上面。得其骨，笔力自然而然就有了。”

兰亭真迹

太宗酷学书法。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出《尚书故实》）

唐太宗酷爱学习书法。有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三千六百纸，

都以一丈二尺为轴。最珍贵的是《兰亭序》，将它挂在旁边，不论早晨还是晚上都要欣赏把玩。有一天，太宗附在太子李治的耳边说：“我去世之后，将兰亭序让我带去。”到了太宗病逝时，高宗李治将《兰亭序》用玉匣盛着，随葬在太宗昭陵墓内。

王方庆

龙朔二年四月，高宗自书与辽东诸将。许敬宗曰：□□□□□□□□□□□□□□□□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合有书法。”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先臣进谏。有一卷，臣近已进谏。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导十代祖四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洽，九代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见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观之。仍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自为宝章集，以赐方庆，朝野荣之。（出《谭宾录》）

龙朔二年四月，唐高宗亲自写信给辽东诸位将领。高宗对凤阁侍郎王方庆说：“你家共有多少书法字帖？”王方庆说：“我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先祖将

它们全都进献给太宗皇帝。有一卷，我近日已进献皇上了。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同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现在还保存着呢。”高宗皇帝在武成殿召集群臣，让王方庆将这十卷书帖取来给大家看。又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亲手用玉玺给十卷帖集盖印，用此赏赐王方庆。朝野上下都感到荣幸。

二王真迹

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书，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拓两本进，赐诸王。其书皆是贞观中，太宗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按上自右军之迹至装为共二十五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八十卷。小王张芝等迹，各随多少勒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贴纸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焯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其《兰亭》本，相传云在昭陵玄宫中。《乐毅论》，长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拓写，因此遂失所在。五年，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检校换褱。每卷分为两卷，总见在有八十卷，余并失坠。元悌又割去前代记署，

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书“开元”二字，为印记之。右军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张芝、张昶各一卷。右军真行书，惟《黄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军《扇上真尚书宣示》，及小王行书《白骑遂》等二卷。其书有“贞观年”旧摽织成字。（出《谭宾录》）

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五月，宫内取出王羲之、王献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人的书帖，共一百六十卷，交付集贤院。令集贤院拓两本进献，赐给褚王。这些书帖都是贞观中年，唐太宗命令魏徽、虞世南、褚遂良等大臣审定真伪的。王羲之的真迹。共收集到真书、行书；二百九十纸，装订成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订成八十卷。王献之、张芝等人的真迹，各自根据它们数量的多少编纂成卷。用“贞观”二字治印，印在书卷缝及头里。他们的草书真迹，又令褚遂良用真书体写成小字，贴纸拓影，附在后面。其中的古本，有的是梁、隋官本。梁朝的有满骞、徐僧权、沈焯文、朱异；隋朝的有江总、姚察等签署的印记。太宗又让魏征、褚遂良等，在卷下再签署姓名。其中的《兰亭序》，传说随太宗陪葬在昭陵中。《乐毅论》，上太平公主上奏借出去拓写，后来就失去下落了。五年后，玄宗皇帝又敕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人查核察看，重新改换装裱。原来的一卷分为两卷，总计还有八十卷，其余的都散失了。陆元悌又割去以前朝代的记署，将自己的名字签署在上面取而代之。玄宗皇帝亲自书写“开元”二字，治印，印在上面作为标志。总计有王羲之真迹一百三十卷，王献之十八卷，张芝、张昶各一卷。王羲之的真书、行书，只有《黄庭经》、《告誓文》等卷尚存在。又得到滑州人家收藏

的王羲之《扇上真尚书宣示》，及王献之行书《白骑遂》等卷。这二卷书帖上面都记有贞观年的旧标志。

八 体

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章草、草书、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数字，点画类龙爪，后遂有龙爪书。如科斗、玉箸、偃波之类，诸家共二十五般。（出《尚书故实》）”

张怀瓘在他撰写的《书断》中说：“篆、籀、八分、隶书、章草、草书、飞白、行书，通常人们管这八种书称为‘八体’而王羲之的书法都列在‘神品’之内。王羲之有一次喝醉后书写了几个字，点划象龙爪，后来就有‘龙爪书’。再如蝌蚪、玉筋、偃波一类的书法，这些流派共有二十五种。”

李 都

李都荆南从事时，朝官亲熟。自京寓书，踪甚恶。李寄诗戏曰：“草绳千里到荆门，章草纵横任意论。应笑钟张虚用”

力，却教羲、献枉劳魂。惟堪爱惜为珍宝，不敢留传误子孙。深荷故人相厚处，天行时气许教吞。”（出《抒情诗》）

李都任荆南从事时，跟京师中的朝官都很密切。一次他从京城的寓所里往荆南寄去书信一封，字写得很不好，李寄写诗一首戏谑他：你草书的书信历经千里路寄到了荆门，信上的字象章草一样的龙飞凤舞，任你怎么评论都行。可笑钟繇、张芝二位老生先，比起他的后人李都的书法，你们算白用力气了。你李都的书法让二王父子都自愧不如，一生白努力了。只有你的书法才可堪爱惜视为珍宝，可是这么好的书法，我们可不敢将它流传后世贻误子孙。但是，它却载着故人的深厚情谊寄到了我面前，上天时运允许我一口将它吞到肚子里。

东都乞儿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用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尝失落。书迹官楷书不如也。（出《酉阳杂俎》）

大历年间，东都洛阳天津桥有个讨饭的小孩，没有双手，

用右足夹笔书写经卷讨钱。想书写时，先用脚将笔扔起来，高有一尺多，再用脚将笔接住，没有接不住的时候。这个讨饭小孩用脚写的字，一些官府中的人写的楷书都赶不上他。

卢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献书帖。德裕得之执玩，颇爱其书。卢弘宣时为度支郎中，有善书名。召至，出所获者书帖，令观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对。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状曰：“是某顷年所临小王帖。”太尉弥重之。（出《卢氏杂说》）

李德裕作宰相时，有人进献给他一书帖。他得到后常拿出来观赏把玩，很是爱惜。卢弘宣当时官任度支郎中，他擅长书法的名声传播在外。李德裕将卢弘宣召到家中，拿出人家送给他的这一书帖让卢看。卢将书帖拿在手中，过了很久时间一言不发。李德裕问：“怎么样？”卢弘宣有些惶恐地说：“这副书帖是我早年临的王献之的书帖。”李德裕更加珍惜这付书帖。

岭南兔

岭南兔，尝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笔，醉失之。大惧。因剪己须为笔，甚善。更使为之，工者辞焉。诘其由，因实对。遂下令，使一户输人须。或不能致，辄责其直。（出《岭南异物志》）

岭南有兔，曾经有一个郡牧得到一张岭南兔的皮，让一工匠用兔毫做笔。这位工匠喝醉酒后将兔皮丢失了，非常恐惧，剪下自己的胡须做成笔。郡牧用这只笔写字，觉得很好使。让工匠再做一只这样的笔，工匠推辞不做。郡牧动怒了，责备地问他不做的原因？工匠不得以，将事情的缘由告诉了郡牧。于是郡牧下令让各家送来人须，有不能送来的，就责令用钱来代替人须。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一 画一

烈裔敬君毛延寿赵岐
 刘褒张衡徐邈曹不兴
 卫协王献之顾恺之顾光宝
 王慄王濛戴逵宗炳
 黄花寺壁

烈裔

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嚙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地字原缺。据拾遗记补）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如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渎，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唯恐飞去。（出王子年《拾遗记》）

秦朝时有个叫烈裔的人，骞霄国人。秦始皇时代，是他本国将他当成贡品进献给秦朝的。烈裔口含颜料，喷在壁上就形成龙兽形象，用手指划地面就象用绳子丈量一样的准确。他手一转划出的方形和圆圈就象用尺子、圆规等工具划出来的似的。烈裔可以在一寸见方那么大的地方画上各种山岳、河流，各个国家的版图。他特别擅长画龙画凤，画出的龙凤活脱脱的，唯恐它展翅飞去。

敬 君

齐敬君善画。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画。君久不得归，思其妻，遂画真以对之。齐王因覩其美，赐金百万，遂纳其妻。（出刘向《说苑》）

齐国的敬君擅长绘画。齐王建造一座九重台，召见敬君去九重台作画。敬君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他非常想念他的妻子，于是绘了一幅妻子的画像，很美，跟真人一样。齐王看见了这幅画像，也觉得画的女人非常美丽。于是齐王赏赐给敬君钱百万，将他的妻子迎入宫内为嫔妃。

毛延寿

前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令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唯王嫱不肯，遂不得召。后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上按图召昭君行。及去召见，貌美压后宫。而（压后宫而四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占对举止，各尽（各尽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闲雅。帝悔之，而业已定。帝重信于外国，不复更人。乃穷按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新丰原作杂画，据《西京杂记》改）刘白、龚宽并工（刘白、龚宽并工六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牛马众势，人形丑好，不逮（逮原作在，据《西凉杂记》改）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希。（出《西京杂记》）

前汉元帝时，后宫里的嫔妃特别多。元帝不能经常都看到她们，于是画工们给这些嫔妃们每人画一幅像，元帝看着画像喜爱那个就召见那个。后宫里的嫔妃们都纷纷贿赂画工，多的给十万钱，少的也得给五万钱，为的是让画工将自己画得妩媚漂亮些，好得到皇帝的宠爱。只有王嫱不肯贿赂画工，这样，她始终没有让元帝召见过。后来，汉北方的一个少数

民族，匈奴的单于派来使者向汉元帝求婚，请求将一位美女嫁给他们的君王为正妻。汉元帝按照画工们绘制的画像下诏将王嫱嫁给匈奴单于为妻。待到将王嫱召见来时，元帝才发现她的美丽容貌压倒后宫。其余的那些嫔妃们谁也没有王嫱美貌。而且，眼前这位他第一次见到的嫔妃，行、立、坐、卧、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那么的闲雅大方，妩媚得让人销魂。汉元帝深深地感到惋惜与后悔。但是事情已成定局，堂堂大汉朝的天子得讲信誉，不能再更换人选了。于是，元帝命人彻底追究这件事情。将所有宫内的画工都处死。抄没画工们的家产时发现，每个画工的家产都超过一百万。其中有一个画工叫毛延寿，杜陵人，他为作人像画丑陋的、老的、年轻的，都画得真实生动。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等画工都擅长画牛马群图。然而画人像不管是美是丑都赶不上毛延寿。下杜阳望也画得一手好人像。他尤其擅长调配颜色，也是同一天被处死。一时间，京城中的画工很少了。

赵岐

后汉赵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艺，善画。自为寿藏于郢城中。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居宾位，自居主位，各为赞诵。献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出范曄《后汉书》）

后汉赵歧，字邠卿，京都地区杜陵人，多才多艺，擅长绘画。他给自己绘的寿像藏在郢城中。画像上画有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位在宾座，将他自己画在主位。这四个人给他献赞礼祝寿。汉献帝建安六年。赵歧官任太常卿。

刘 褒

后汉刘褒，桓帝时人。曾画云台阁。（明抄本台阁作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官至蜀郡太守。（出张华《博物志》）

后汉刘褒，汉桓帝时代的人，曾经给云台阁作画，人们看了后感觉热；又画《北风图》这回人看了感觉凉了。官至蜀郡太守。

张 衡

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

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出郭氏《异物志》）

后汉的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才高过人，生性聪慧，通晓天象，擅长书法，多年官任郎中，后来出任河间王相，享年六十二岁。以前，建州满城县山中出现一只怪兽名叫“骇神”。人头猪身，长相非常丑恶，各种山神鬼怪都厌恶它。这种怪兽在水边石头上出现，张衡前去山中想将它画下来。他来到水边取出纸笔后，怪兽又不出来了。有人说：“这只怪兽惧怕画它，因此不出来了。于是张衡收起纸笔，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一动也不动，怪兽果然出来了。张衡悄悄用脚指将它画下来。这幅画现在有人称它为《巴兽潭》。

徐 邈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画。魏明帝游洛水，见白獭爱之，不可得。邈曰：“獭嗜鲙鱼，乃不避死。”遂画板作鲙鱼，悬崖。群獭竞来，一时执得。帝嘉叹曰：“卿画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尝执笔，所作者自可庶几。”（出《齐谐记》）

魏徐邈，字景山，好喝酒，擅长绘画。魏明帝游赏洛水，看见从水中出来一只白獭。明帝非常喜爱它而又不能捉到它。徐邈说：“獭喜欢吃鲙鱼，见到鲙鱼不怕死地抢着吃。”之后，他就在画板上画上鲙鱼挂在岸边，果然引得群獭争相来食，终于捉到一只白獭。明帝赞叹地说：“徐卿你画的鲙鱼简直都神了，竟能将白獭引来！”徐邈回答说：“我不常执笔绘画。我作的画，都跟这幅鲙鱼差不多。”

曹不兴

谢赫云：“江左画人吴曹不兴，运五千尺绢画一像，心敏手疾，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无遗失尺度。此其难也，唯不兴能之。”陈朝谢赫善画，尝阅秘阁，叹伏曹不兴所画龙首，以为若见真龙。（出《尚书故实》）

谢赫说：“江左吴地有个画人叫曹不兴，在五千尺阔的绢上画人像，心想手到不一会儿就画好了。画上的人物头、脸、手、脚、胸膛、两肩、脊背，都非常合乎比例。这是很难做到的，只有曹不兴能画到这种程度。”陈朝谢赫也擅长作画，有一次他悄悄走进曹不兴作画的密室中，看到曹不兴画的一只龙头，栩栩若生，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只真龙头。谢赫叹

服不已。

卫 协

晋卫协。《抱朴子》云：“卫协、张墨、并为画圣。孙鸿之《上林苑图》，协踪最妙。又《七佛图》，人不敢点眼睛。”顾恺之论画云，《七佛》与《烈女》，皆协之迹，壮而有情势。《毛诗北风图》亦协手，巧密于情思。”此画短卷，长装八分。张彦远题云，元和，宗人惟素将来，余大父答以名马精绢二百匹，惟素后却又将货与韩愈。韩之子昶借与相国段文昌，却以模本归于昶。会昌元年见段家本。后于襄州从事见韩家本。谢赫云，“古画皆略，至此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有气韵，陵跨群雄。旷代绝笔。在第一品曹不兴下，张墨、荀勳上。”（出《名画记》）

晋人卫协。《抱朴子》说：“卫协、张墨、并列为画圣。孙鸿收藏的《上林苑图》，是卫协画作中最好的一幅。还有《七佛图》，画上的人物都不敢给他们画上眼睛。恐怕点上后，人物活了以后从画上走下来。”顾恺之评论画说：“《七佛图》与《烈女图》都是卫协的真迹，人物壮美而情趣盎然。《毛诗北风图》也出自卫协之手，构思的奇巧在于表现人物的情态上。”这是一幅短卷，长装八分。张彦远题字：“唐宪宗元和年间，

同族人惟素要将这幅画卖给我家，我的祖父答应用名马，精绢二百匹买这幅画。后来，惟素又将这幅画卖给了韩愈。韩愈的儿子韩昶，借给了相国段文昌。段文昌留下了真迹，却将摹本还给了韩昶。会昌元年，见到了段文昌家中收藏的真本，后来又在襄州从事那里见到了韩家摹本。”谢赫说：“古人的画都很粗糙，到了卫协才开始精美起来。作画的六种技法比较全面地运用了，而且日渐精熟。卫协的画虽然还没有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却已经超越了以前的诸位画师，是世间从来未有过的绘画精品。他的作品在画坛第一名家曹不兴之下，在张墨、荀勖之上。”

王献之

晋王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风流高迈。草隶继父之美，妙于画。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就成乌駮犍牛，极妙绝。又书《驳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出《名画记》）

晋王献之，字子敬，年轻时就负有盛名，风流豪迈，草书、隶书继承他父亲王羲之的风格，更擅长作画。桓温曾经请他画扇面，下笔有误，就着这一错笔而画出一头乌斑母牛，画极好。又作一首《斑牛赋》，写在扇子上。这把扇子，义熙年间还有呢。

顾恺之

晋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人。多才气，尤工丹青，傅写形势，莫不妙绝。谢安谓长康曰：“卿画自生人已来未有。”又云：“卿画苍苍，古来未有。”曾以一橱画暂寄桓玄，皆其妙迹所珍秘者，封题之。其后玄闻取之，诳云不开。恺之不疑被窃，直云：“妙画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又尝悦一怜女，乃画女于壁，当心钉之。女患心痛，告于长康，康遂拔钉。乃愈。又尝欲写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辞。长康曰：“明府无病，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便如轻云蔽日。”画人物，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又画裴楷真，颊上乃加三毛。云：“楷俊郎，有鉴识。具此，观之者定觉殊胜。”嵇康赠以四言诗，画为图。常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又画谢幼舆于一岩中，人问其故。云：“一丘一壑，此（明抄本此字上有谓之二字）子宜置岩壑中。”长康又尝于瓦棺寺北殿内画维摩居士，画毕，光辉月余。《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刹会，请朝贤士庶宣疏募缘。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长康独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僧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闭户不出（不出原作往来，据明抄本改）一月余，所画维摩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僧众曰：

“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观者，请施五万；第三日观者，可任其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万。刘义庆《世说》云，桓大司马每请长康与羊欣讲论画书，竟夕忘疲。（出《名画记》）

又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贞观中，褚河南诸贤题处具在。本张惟素家收得，至相国张公弘靖。元和中，宣惟素并钟元常写《道德经》，同进入内。后中贵人崔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传人间。惟素子周封前泾州从事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易得。经年，忽闻款门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愿以三百素绢，易公《清夜图》。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之。明日，果赍绢至。后方知诈伪，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监院。时王淮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然遂公所请。”因为计取耳。及王家事起，复流一粉铺家。郭侍郎承暇阁者以钱三百市得。郭公卒，又流传至令狐家。宣宗尝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其以图对。后进入内。（出《尚书故实》）

晋顾恺之，字长康，小名叫虎头，晋陵人。顾恺之很有

才气，尤其擅长作画。他的画构图勾线，涂抹写意，没有不绝妙的。谢安对顾恺之说：“你的书法，自从有人类存在以来没有过你这样的。”又说，“你的画郁郁苍苍，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顾恺之曾经将一厨柜的画暂时寄放在恒玄家里，都是他最上品的画从未面世过的，并贴上封条。后来恒玄听说厨柜里盛的都是顾恺之自己的上品画作，便打开柜将画取走，并欺骗顾说他并没有打开柜子。顾恺之不怀疑他柜子里的画是让人给偷走了。而是自我解释说：“好画能通神，幻化成仙飞走了。就象人修炼成仙一样。”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顾恺之曾经爱过邻居的一位姑娘，将这位姑娘的画像画在墙上，用钉子钉在心上。这位姑娘马上心疼，将这事告诉了顾恺之。顾恺之马上拔走画像上的钉子，这位邻家姑娘心马上不疼了。还有一次，顾恺之想为殷仲堪画一幅像。殷仲堪有眼疾，坚决辞谢。顾恺之说：“画像上的你眼睛没有病，我画人物从来不点眼睛。若明点眼瞳，涂上一笔，便如同轻云蔽日一样，那不好。”顾恺之画人物，多年不画眼睛。有人问他不画眼睛的原因，他回答说：“画人物画身体四肢画得好与不好，没有多大关系，传神之笔，就在这不画眼睛中呢！”顾恺之给裴楷画像，脸颊上加上三根毛，说：“裴楷长相俊，有鉴识，就画在此处。看画的人一定感觉这个人很不寻常。”嵇康赠给顾恺之四言诗一首，顾恺之将诗意绘成画，常常指着这幅画说：“画上的这个人物，画他挥手弹琴很容易，画他目送归飞的鸿雁就难了。”顾恺之又作一幅画，画的是谢幼舆站在山谷中。有人问他怎么这样画？回答说：“一山一谷，这个人适合将他放在山谷中。”顾恺之曾经为瓦棺寺北殿的墙

壁上画维摩居士像，画好后维摩头顶华光四射，月余不散。《京师寺记》上记着说：“兴宁中年，瓦棺寺刚建成住进僧人，设置法会，请朝中贤士，世间应人捐款赞助，当时的官员文士捐款没有超过十万钱的，唯有顾恺之捐资百万钱。他家一向清贫，人们都认为他在说大话，后来法会上宣读的捐款祝祷文上写的数额付款时，顾恺之对僧人说：“请贵寺选一面空白墙壁，我去到那里后，关好门户，不许他人进入。顾恺之在寺里整整呆了一月有余，在这面墙壁上绘一幅巨大的维摩画像，将要画眼睛时，顾恺之对僧人说：“这幅画作好后，第一天来观看的人，请让他向寺里施钱十万，第二天来观看的施钱五万，第三天来看的随便施多少都可以了。到打开门时，壁上的维摩巨像，光濯整个寺院。前来观看布施的人群堵塞寺门，挤满了寺院，不到一会儿工夫，就集资上百万钱。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说：“桓玄大司马，每请顾恺之与羊欣讲论画书时，竟然一谈就是一个通宵，连疲劳都忘记了。”

又

《清夜游西园图》是顾恺之画的。画的末尾处，有梁朝诸王写的《跋》：画上象有上千人一同在天上的御厨里吃饭。唐太宗贞观年间，褚遂良等诸位贤人的题署也都具在。《清夜游西园图》原来由张惟素家收藏，一直传到宰相张弘靖。唐宪宗元和年间，皇上宣召张惟素和钟繇进宫书写《道德经》，张

惟素同时将此画进献给皇上。后来宫内太监崔谭峻又从宫内将这幅画带出来，使它重又流入民间。张惟素的儿子前泾州从事张周封在京期间，一天，有人拿着《清夜游西园图》想卖给他。张周封非常惊异，马上付给这个人几匹绢买得这幅名画。过了一年，忽然听到有人急剧地敲门，问这个人有什么事？看到门外有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仇中尉愿意用三百匹白绢换你的《清夜游西园图》。”张周封惧怕这些人威胁他，立即将《清夜游西园图》取出来，给了这些人。第二天，果然有人如数运来了白绢。后来才知道，这是受了人家的欺诈。原来，有一个劣绅有求于江淮盐署衙门，当时是王淮在那署理盐铁。此公酷受书画，对求他的这个人说：“你能为我求得《清夜游西园图》，一定满足你的请求。”

这才有这位豪绅设计从张周封那里诈取《清夜游西园图》一事。待到王淮家犯事后，这幅画又流入一个粉铺家，又让郭侍郎委托一个在宫内担任祭祀执事的人，用三百钱买到手里。郭侍郎去世后，这幅《清夜游西园图》又流入令狐家。唐宣宗有一次问宰相令狐藏有什么名画？令狐说他家藏有一幅《清夜游西园图》。后来，将这幅画进献给皇上。

顾光宝

顾光宝能画。建康有陆溉，患疟经年。医疗皆无效。光宝常诣溉，溉引见与卧前，谓光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疗矣，

君知否？”光宝不知溉患，谓溉曰：“卿患此，深是不知。若闻，安至伏室。”遂命笔，以墨图一狮子，令于外户榜之。谓溉曰：“此出手便灵异，可虔诚启心至祷，明日当有验。”溉命张户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户外有窸窣之声，良久，乃不闻。明日，所画狮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户外皆点焉。溉病乃愈，时人异之。（出《八朝画录》，明抄本作出《八朝穷怪录》）

顾光宝能画。建康有个人叫陆溉，身患疟疾有一年了，多处求医治疗都不见效果。顾光宝有一次到陆溉家去，陆溉将他请到床前，说：“我患这种病很长时间了，怎么治也治不好，你知道吗？”顾光宝不知道他患有这种病，对他说：“你患了这种病，我确实不知道。要知道，何必让你躺在室内这么久。”于是让人拿来笔墨，画一墨狮子，让陆溉张贴在室外的牌榜上，并对陆溉说：“这幅狮子图贴出去便灵验。你可在心里虔诚祷告，明天就会灵验的。”陆溉当即让人张贴室外牌榜上，并派家人焚香膜拜墨狮。到了这天晚上半夜时分，听到室外有窸窣之声，过了好久，才听不到了。第二天早起，见牌榜上贴的墨狮子，口中胸前有淋漓的血迹，整个室外都溅有血点子。陆溉的疟疾病痊愈了。当时的人都感到惊异。

王 慄

晋王慄字世将，琅琊临川（明抄本，许刻本川作沂）人。善属词，攻书画。过江后，为晋朝书画第一。音律众妙毕综。元帝时为左卫将军，封武康侯。时镇军谢尚于武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并请慄画。（出《名画记》）

晋王慄，字世将，琅琊临川人，擅长填词，又攻书画。过长江后，是晋朝书画界第一妙手。诗、琴、书、画全都通晓。晋元帝时官任左卫将军，封武康侯。当时正值镇军谢尚在武昌乐寺建造东塔，戴若思建造西塔，都请王慄为塔作画。

王 濛

晋王濛字仲祖，晋阳人。放诞不羁，书比慄（《历代名画记》五慄作庾。）翼。丹青甚妙，颇希高远。尝往驴肆家画轳车。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画，但人有饮食美酒精绢，我何不可也。”特善清谈，为时所重。（出《名画记》）

晋王濛，字仲祖，晋阳人，生性放诞不羁。书法比王慤高，绘画大妙，特别追求高远的境界，经常去驴市那儿画丧车。王濛自嘲道：“我平生嗜酒好吃肉擅长绘画，如果有人肯拿出丰盛的菜肴、美酒、白丝绢，我为什么不可以为他作画呢！”王濛特别擅长高谈阔论，为当时人所看重。

戴 逵

晋戴逵字安道，谯郡铨县人。幼年已聪明好学，善琴攻画。为童儿时，以白瓦屑鸡卵汁和溲作郑玄碑，时称绝妙。庾道季看之，语逵云：“神犹太俗，卿未尽耳。”逵曰：“唯务允当，免卿此语。”（出《名画记》）

又

戴安道幼岁，在瓦棺寺内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但恨吾老，不见其盛耳。”（出《世说杂书》）

晋戴逵，字安道，谯郡铨县人，幼年时就聪明好学，擅长弹琴爱好绘画。戴逵在孩童时，就用白瓦屑、鸡蛋汁放在一块，再用尿将它们和在一起作成郑玄碑，当时人看了都称赞他作的绝妙。庾道季看了后，对戴逵说：“这座碑的神韵还太俗气，你还没有尽心地去作。”戴逵说：“我一定将它作的再好些，免得你说这样的话。”

又

戴逵小时候，在瓦棺寺内作画，王长史看到后说：“这孩子没有经过拜师学艺就能作画，他最终有一天会成名的。但是可惜我年迈了，见不到名声鼎盛时候的他了。”

宗炳

宋宗炳字少文，善书画，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出《名画记》）

宋宗炳，字少文，擅长书画。他西面乘船去过荆江、巫峡，南面登过衡山。并且在衡山建座草房住在那里，后来因为有病才返回江陵。感叹地说：“年老多病，天下的名山恐怕不能都游遍了。我该沉淀一下我的情绪，平心入静，躺在家里游吧。”于是将他游历过的名山大川都绘画在墙壁上，整日坐卧面向墙壁观看。

黄花寺壁

后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绝妖怪。先邺中有军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数十人并无据。一日，其家以女来谒元兆所止，谒兆。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画也。吾何以知？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灵之怪，有在陆之精，有在水之魅，吾皆知之矣。汝但述疾状，是佛寺中壁画四天神部落中魅也，此言如何？”其女之父曰：“某前于云门黄花寺中东壁画东方神下乞恩，常携此女到其下。又女常惧此画之神，因夜惊魇，梦恶鬼来，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无差。”因忽与空中人语，左右亦闻空中有应对之音。良久，兆向庭嗔责之云：“何不速曳，亟持来。”左右闻空中云：“春方大神传语元大行，恶神吾自当罪戮，安见大行？”兆怒，向空中语曰：“汝以我诚达春方，必请致之。我为暂责，请速鏖致之。”言讫，又向空中语曰：“召二双牙八赤眉往要，不去闻（明抄本闻作问）东方。”左右咸闻有风

雨之声，乃至。兆大笑曰：“汝无形相，画之妍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谓其父曰：“汝自辨其状形。”兆令见形，左右见三神皆丈余，各有双牙长三尺，露于唇口外，衣青赤衣。又见八神俱衣赤，眼眉并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轩下。蓬首目赤，大鼻方口，牙齿俱出，手甲如鸟，两足皆有长毛，衣若豹鞞。其家人谓兆曰：“此正女常见者。”兆令前曰：“尔本虚空，而画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应曰：“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所画之上，精灵有凭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实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罐瓶受水，淋之尽，而恶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汤以淋，须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后令掷去空野，其女于座即愈，而父载归邺。复于黄花寺寻所画之处，如水之洗，因而骇叹称异。僧云敬见而问曰：“汝此来见画叹称，必有异耶，可言之。”其人曰：“我女患疾，为神所扰。今元先生称是此寺画作妖。”乃指画处所洗之神，僧大惊曰：“汝亦异人也。此寺前月中，一日昼晦，忽有恶风玄云，声如雷震，绕寺良久，闻画处如擒捉之声。有一人云，势力不加元大行，不如速去。言讫，风埃乃散。寺中朗然，晚见此处一神如洗。究汝所说，正符其事。”兆即寇谦之师也。（出林登《博物志》）

后魏孝文帝初登位时，有个魏城人叫元兆的，能用九天法禁绝妖怪。超先，邺中有个军士的女子，十四岁，得上了一种邪病有好几年了。给这女孩治病的，先后有几十个人，都没有办法治好她。一天，这个军士带着女儿到元兆住的地方来求见他给女儿治病。元兆看了看女孩，说：“她的病不是狐仙等妖魔作的怪，是画妖使她这样的啊。我怎么知道的？现

在天下有成了神仙的妖精，也有具备灵性的妖精；有在陆地上的妖精，有在水中的妖精……我都知道他们啊。你所讲述的病状，是佛寺中壁画上面四天神部下的魅在这个女子身上作祟。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女孩的父亲说：“先前我在云门黄花寺中东壁画东方神下乞求他老人家施给我恩惠，经常带着我这个女孩一块儿去，我这女孩常常惧怕这壁画上的神仙，夜里梦魇，梦见恶鬼来了，抓住她大笑，从此得了这种邪病。”元兆大笑，说：“没错。”忽然与空中人说话，左右的人也听到空中有人语跟他对答。过了好一会儿，元兆向室外庭院中生气地责备说：“怎么不快回去？疾速将他押来！”旁边的人听到空中有人说：“春方大神传话给元大行：‘恶神我自己应当处死，怎么还需要见元大行呢？’元兆大怒，向空中说道：“你为我转告春方大神，必须请他来，我要立即责罚他，请他们赶快将他锁上带来。”说完了，又向空中说：“速召二位双牙将、八位赤眉将速去。不用去告诉东方大神了。”元兆身旁的人都听到忽然有风雨声大作，到了近前。元兆大笑说：“你本来没有身形的，画得还挺好的呢。你仗恃着什么来迷惑生人？”又对患邪病的女孩说：“你自己辨认一下，是不是他？”于是，他又命令这些神灵们现出原形。元兆身旁的人看见有三位神灵在他们面前，身高一丈多，每个神灵都长着三尺长的双牙，露在口外，穿青红色的衣裳。又看见有八位身穿红色衣裳、长着红眉毛的神灵也站在那儿。他们一块儿抓住春方大神迫使他到屋门口这边来。这位春方大神头发蓬乱，双眼通红，鼻大口方，牙齿都露在外面，手上的指甲象鸟爪，两脚长着长毛，身上穿的衣服象是拔掉毛的豹皮。病女孩的父亲

亲说：“这个灵怪正是我女儿常见到的那个。”元兆命令春方大神到跟前来，说：“你本来是没有形体的，只是在墙壁上将你画出来了。怎么会有了这种妖形呢？”春方大神回答说：“形就是画，画得跟真的一样。真，就是有神了。况且，又画在墙壁上了，精灵有了可以凭依附体的东西。这样，具备了形体的同时也具备了情感；而情感又让我迷上了这位女孩。罪臣实在是罪人啊？”元兆大怒，让服侍他的童仆用罐瓶盛水浇这位春方大神。水浇完了。这位春方大神神色依然。元兆越发愤怒，又让童仆将水烧开了再浇，转眼间这位恶神化为乌有，地上只留下一个状如空袋子的东西。元兆让童仆将这件东西扔到空野里去。那位患邪病的女孩也马上坐起来，病也好了。女孩的父亲带领女孩回到邺郡后，又来到黄花寺里画壁画的东墙前。他看到画春方大神的地方，象被水浇过似的。大为吃惊，连声说：“真是怪事，真是怪事！”寺内僧人云敬看见他，问：“你这次来见到壁画称怪，一定有特殊原因，请你说说。”女孩的父亲说：“我女儿患的邪病，是受到神怪的骚扰。元先生说，就是你们这幅壁画上的春方大神骚扰的。”说着，用手指向壁画上被水浇洗的地方。云敬僧人大惊，说：“你也是个怪异的人。上个月有一天，大白天的，忽然寺院内变得昏暗如晦，狂风大作，黑云奔涌，响声如雷，绕着寺院转了好长时间。而且隐约听到壁画这里象有人被捉拿的声音。有个声音说：“我们的势力压不过元大行，不如赶快去吧。说完了，狂风才散去，寺院内又跟原先一样晴朗了。待到了晚上，才发现这壁画上有一具神像象被水洗去了似的。考究一下你刚才说过的事，正相符合。”元兆，就是寇谦的老师。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第十一 画二

宗 测 袁 茜 梁元帝 陶弘景
 张僧繇 高孝珩 杨子华 刘杀鬼
 郑法士 阎立德 阎立本 薛 稷
 尉迟乙僧 王 维 李思训 韩 干

宗 测

南齐宗测字敬微，炳之孙也，代居江陵。不应招辟。骠骑将军豫章王疑请为参军，测答曰：“何得谬伤海鳧，横斤山木？”性善书画。传其祖业，志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隐庐山，居炳旧宅。画阮籍遇孙登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又永业寺佛影台。皆称臻绝。（出《南齐记》）

南齐宗测，字敬微，宗炳的孙子，他家世代居住在江陵。宗测从不应召去做官。骠骑将军豫章王嶷请他任参军，他回答说：“为什么要滥杀那些无辜的海鸟野鸡？为什么要去滥砍那些与人世无争的树木？”宗测生来就爱好书法，绘画。他继承先人的书画事业，立志要游历名山大川。他将祖父宗炳的遗作《尚子平图》，临摹在室内墙壁上。宗测一生隐居在庐山祖父留下的旧宅里，将阮籍遇孙登的故事，画在室内的屏风上，终日或坐或躺在屏风前观看。宗测还为永业寺的佛影台作过画。人们都称赞宗测的画达到绝妙的境界。

袁 茜

齐袁茜，陈郡人。时南康郡守刘缙妹为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齐明帝所诛。妃追伤过切，心用恍惚，遂成瘕病。医所不疗。袁茜善图写。画人面，与真无别。乃令画王形象，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如偶寝。密令媪奶示妃。妃见乃唾之，因骂曰：“斫老奴晚！”于是悲情遂歇，病亦痊愈。（出谢赫《画品》）

袁茜，齐朝陈郡人。当时，南康郡守刘缙的妹妹嫁给鄱阳王为妃，夫妻俩很是相爱。后来，鄱阳王让齐明帝给杀害了。刘缙的这个妹妹悲伤过重，心神恍惚，终于酿成了瘕病。

请医生诊治怎么也治不好。听说袁茜擅长绘画，画的人像，跟真人没有什么两样。南康郡守就请袁茜绘画鄱阳王的形象，并将他平生所宠爱的姬妾画在他身边，共同照镜子，情形象要一块儿睡觉，让一个老奶仆悄悄地将这幅画拿给郡守的妹妹看。王妃看到后，啐一口，骂道：“怎么不将他早杀了呢！”于是，王妃的悲伤逐渐平静下来，瘕病也随着痊愈了。

梁元帝

梁元帝常画圣僧，武帝亲为作赞。任荆州刺使时，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据梁书）。又画《职贡图》，并序外国贡献之事（序具本集）。又游春苑，白麻纸《画鹿图》、《师利像》、《鹤鹤》、《陂池芙蓉》、《醮鼎图》。并有题印传于代。（出《名画记》）

梁元帝曾经画过圣僧，武帝亲自为他写赞词。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时，曾经画过《蕃客进朝图》，武帝特别称赞这幅画。梁元帝还画过《职贡图》，并在题词中记述了外国使臣进献贡品的情形。梁元帝游春苑后，用白麻纸画《鹿图》、《师利象》、《鹤鹤》、《陂池芙蓉》、《醮鼎图》。上面都有题款与用印，流传后世。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明众艺，善书画。武帝尝欲征用。隐居画二牛：一以金笼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出《名画记》）

南北朝时梁人陶弘景，字通明，懂得各种技艺，擅长书法绘画。梁武帝曾想征召他出来担任官职，他在隐居处画二条牛：一条牛让人用金笼头牵着它，一条牛随意在水边吃草。梁武帝从这幅《双牛图》上看出了他隐居不愿为官的寓意，于是就不再给他官职，封他爵位来逼迫他了。

张僧繇

梁张僧繇，吴人也。天监中，为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武帝修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时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传写仪形，对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庐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

独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又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眼睛。每云：“点之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因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上天。未点睛者见在。初吴曹不兴图青溪龙，僧繇见而鄙之，乃广其像于龙泉亭。其画留在秘阁，时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龙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又画《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乱，散拆为二。一僧为唐右常侍陆坚所宝。坚疾笃，梦胡僧告云：“我有同侣，离拆多年，今在洛阳李家。若求合之，当以法力助君。”陆以钱帛，求于其处，果购得之。疾亦寻愈。刘长卿为记述之。其张画所有灵感，不可具戴。（出《名画记》）

又润州兴国寺，苦鸬鹚栖梁上秽污尊容。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皆则首向檐外看。自是鸬鹚等不复敢来。（出《朝野僉戴》）

张僧繇，南北朝时前梁吴地人。天监年间，官为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梁武帝修饰佛寺时，多次让张僧繇给这些佛寺绘画。当时，梁武帝的几位王子都封地在外。武帝特别想念他们，派张僧繇前往几位王子的封地绘画他们的仪容、形体，梁武帝看到几位王子的画像就象见了他们的面一样。江陵有个天皇寺。是齐明帝时建造的，里面设有柏堂。张僧繇在柏堂里画上卢那舍和孔子等十位哲人的画像，明帝责怪他，问：“佛门内怎么能画孔子的像？”张僧繇回答说：“以后还当

仰仗这位孔圣人呢。”待到后周消灭佛教的影响时，焚烧天下寺庙，佛塔，唯独柏堂殿因为画有孔圣人的画像而没有被拆毁。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内画了四条龙，不点眼睛。每次都说：“若点上眼睛，龙就会腾空飞去。”有人认为他这是荒唐的妄想，就请他给龙点眼睛。张僧繇点了两条龙的眼睛后，不多一会儿，电闪雷鸣，击穿墙壁，这两条龙穿壁驾云彩飞上天去。未点眼睛的那两条龙还在那儿。初时，吴人曹不兴画青溪龙，张僧繇看了后没有看上眼。于是，他在龙泉亭上画了许多青溪龙，而将曹不兴的《青溪龙》画藏在秘阁中，使得这幅画在当时未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梁武帝太清年间，雷击龙泉亭，将这秘阁的墙震塌，露出曹不兴的这幅《青溪龙》画，人们看了后才知道这幅画是神妙的上品之作。张僧繇又曾画过《天竺二胡僧图》。因为河南王侯景举兵叛乱，在战乱中画中两僧被拆散。后来，其中一个胡僧像被唐朝右常侍陆坚所收藏。陆坚病重时，梦见一个胡僧告诉他：“我有个同伴，离散了多年，他现在洛阳李家，你要是能找到他，将我们俩放在一起，我们当用佛门法力帮助你。”陆坚用钱到胡僧告诉他的洛阳李家，购买另一个胡僧的画像，真的买到了。过了不久，陆坚的病果然痊愈了。刘长卿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了这件事情。对于这张画的其它神灵感应，在这里就不一一转述了。

又：润州兴国寺，苦于鸬鹚等野雀栖在房梁上，它们拉下的粪便玷污了佛象。张僧繇在东面墙壁上画一只苍鹰，在西面墙壁上画一只隼鹞，都侧头向檐外睨视。从此，鸬鹚等鸟雀再不敢到屋梁上来啦。

高孝珩

北齐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广宁郡王尚书大司徒同州牧。博涉多才艺。尝于厅壁画苍鹰，观者疑其真，鸱雀不敢近。又画《朝士图》，当时妙绝。为周师所虏，授开府，封县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齐君臣，自弹琵琶，命孝珩吹笛。（出《名画记》）

高孝珩，北齐人，是世宗的第二个儿子，受封广宁郡王尚书大司徒同州牧。高孝珩知识渊博，多才多艺。他曾经在厅堂墙壁上画一只苍鹰，看了的人都以为这只鹰是真的，鸱雀都不敢靠近前。他又画过一幅《朝士图》，在当时此类画中称得上是最绝妙的佳作。后来，高孝珩被北周的军队所俘虏，授与他开封府尹，封他为县侯。高孝珩还通晓音律。周武帝宴请北齐君臣，亲自弹奏琵琶为宴席祝兴，让高孝珩吹笛为他伴奏。

杨子华

北齐杨子华，世祖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常画马于壁。夜听，闻啼啮长鸣，如索水草声。图龙于素，舒之辄云气萦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时有王子冲善棋通神，号为二绝。（出《名画记》）

杨子华，北齐人，世祖时，官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杨子华曾经在墙壁上画马，夜里听听，壁上有马咬齿长鸣，好象在吃啮水草。杨子华在白绢上画龙，展开后，则有云气萦集在白绢上面。世祖非常看重杨子华，让他住在宫内。当时世人称杨子华为“画圣”，没有世祖的御诏，他不得为别人作画。当时，北齐还有一个人叫王子冲，擅长围棋棋艺高超，似有神助，当时的人称他们为“二绝”。

刘杀鬼

北齐刘杀鬼与杨子华同时，世祖俱重之。画斗雀于壁间，

帝见之，以为生，拂之方觉。常在禁中，锡赀巨万。任梁州刺史，名见北齐书。（出《名画记》）

北齐有个人叫刘杀鬼，是杨子华同一时期的人，世祖对他们二人都很看重。刘杀鬼在墙壁上画《斗雀图》，世祖看见了，以为是活雀呢。用手擦试一下，才觉出是画的。刘杀鬼经常出入宫中，世祖还常常赏赐他价值巨额的财物。刘杀鬼官任梁州刺史，他后来被收入《北齐书》中。

郑法士

隋田杨与郑法士同于京师光明寺画小塔。郑图东壁北壁，田图西壁南壁，杨画外边四面。是称“三绝”。杨以簾蔽画处，郑窃观之，谓杨曰：“卿画终不可学。何劳障蔽？”郑托以婚姻，有对门之好，又求杨画本。杨引郑至朝堂，指以宫阙衣冠、人马车乘曰：“此是吾之画本也。”由是郑深伏。光明寺改为大云寺，在长安怀远里也。（出《名画记》）

隋朝时，有田生杨生，跟郑法士一同给京都光明寺画小塔。郑法士画东壁北壁，田生画西壁南壁，杨生画外边四面墙壁，当时人称他们为“三绝。”杨生用竹席遮蔽画画的地方，

郑法士偷偷看了后，说：“你的画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为什么还劳动你用竹席将它遮蔽起来呢？”后来，郑法士跟杨生结为姻亲，关系进了一层，求着要杨生的绘画范本。杨生带着郑法士到皇帝的宫殿门前，指着宫殿车马、来往行人的衣着穿戴说：“这就是我的绘画范本啊！”从此，郑法士深深折服杨生。后来，光明寺改名为大云寺，它位于长安城的怀远里。

阎立德

唐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裳，为行滕，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从之，乃命立德等图画之。又赵郡李嗣真《论画》，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阎立本，洎其兄工部尚书大安公立德之画曰：“大安博陵，难兄难弟。自江右陆谢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实为中兴。至如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序位，折旋矩规，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譎怪、鼻饮头飞之俗，莫不尽该豪末，备得精神。”（出《谭宾录》）

唐太宗贞观三年，东蛮人（按少数民族）谢元深到京城

朝见皇帝。他戴着黑熊皮做的帽子，用金丝络额，穿着用毛皮做的衣服，绑裹腿，穿鞋。中书侍郎颜师古上奏皇帝说：“从前，周武王治理国家达到太平盛世，边远的国家都来归顺求和。周朝的史官就将这些事情为武卫编纂在一起。现在，凡是皇上的恩德所施到的地方，许多国家都来朝拜修好。来朝拜的使臣中，穿着用絺葛做的衣服上面绣着鸟形花纹的，都住在蛮（按：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的统称）馆里，实在有必要将这些使臣绘图画像留给后人，用来张扬我朝恩施边远的德政。”太宗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请，就让阎王德等人为这些蛮邦使臣绘图画像。又有赵郡人李嗣真在他的《论画》一书“上品第三”中，论到右相博陵子阎立本和他的哥哥工部尚书大安公阎立德的画时说：“阎立德与阎立本，难兄难弟，自从江北陆谢云死去，北朝杨子华去世，给表演各种技艺的人画像，他们兄弟二人可算是画得最好的了，实际上是使绘画又振兴起来。至于各国前来京城朝拜、献宝的使臣们的形像，为接待这些使臣所安排的仪式，以及这些使臣所展示的用鼻子饮酒、用头撞球等奇异的风俗，都被他们兄弟绘画下来，而且深得神韵。”

阎立本

唐太宗朝，官位至重，与兄立德齐名。尝奉诏写太宗真容。后有佳手，传写于玄都观东殿前间，以镇九五冈之气，犹

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立德创《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状。立本画国王粉本在人间。昔南北两朝名手，不足过也。时南山有猛兽害人，太宗使骁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凤忠义奋发，自往取之，一箭而毙。太宗壮之，使立本图状。鞍马仆从，皆写其真，无不惊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等图，亦辉映前古。唯《职贡》、《鹵簿》等图，与立德同制之。俗传慈恩画功臣，杂手成色，不见其踪。其人物鞍马、冠冕车服，皆神也。李嗣真云：“师郑法士，实亦过之。后有王知慎、师范，甚有笔力。阎画神品。”（出唐《画断》）太宗尝与侍臣泛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临池则，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至高宗朝。阎立本为右丞相，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又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明经二字原作经明，据明抄本改）（出《大唐新语》）。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及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又梁张僧繇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耻之。于是聚钱数十万，货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出《国史异纂》）

阎立本，阎立德的弟弟。唐太宗在位时，官至重位，与哥哥阎立德齐名，曾经奉太宗召令，亲自为唐太宗画像。后来，有一位高手，在玄都观东殿前间临摹，既可以镇住冈上能产生天子皇帝的灵气，又可以仰观这些天神们的神武威威。阎立德绘画的《职贡图》，画的都是外域的人物，形像非常怪异。阎立本绘画的国王的速写单本流传在民间。这以前南、北两朝的绘画高手，没有超过他们兄弟俩的。一次，南山出现一只凶猛的野兽伤害人，太宗皇帝派遣勇猛的勇士去捕获它，没有捕到。虢地的王元凤自报奋勇为民除害，一箭射死了这只猛兽。太宗皇帝非常喜爱他的豪壮，让阎立本将他射杀猛兽的场面画下来，鞍马仆从，都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看过这幅画的人，没有不惊叹和佩服他技艺的高超的。另外，阎立本还画有《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作品，也是光耀以前历代绘画名家的。只有《职贡图》、《鹵簿（按：古代帝王将相出行时的仪仗队）》等画，是跟他哥哥阎立德合作的。民间传说在慈恩寺画功臣，是很多人画的，看不到阎立本的手迹。这些功臣画得人物鞍马、冠冕车服，都非常传神。李嗣真说：“阎立本的画，师承郑法士，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郑法士。在阎立本之后，还有王知慎，师范的画也很见功夫。阎立本的画是最精妙的艺术品。”

唐太宗有一次同侍臣们乘舟在御苑的池中游玩赏景，看到池中有奇异的怪鸟在水面上随波浮游。唐太宗手拍船栏杆叫好多次，命令在座陪同的侍臣们当场赋诗赞咏，又命令随侍的宫人宣召阎立本前来将怪鸟画下来。宫人们当即向岸上

传呼道：“召画师阎立本到青苑玉池拜见皇上！”当时，阎立本任主爵郎中。听到传召后，他急忙跑步赶来，大汗淋漓，立即俯身池边挥笔绘画起来。而且，满面羞愧不堪。事后，阎立本告戒他的儿子说：“我小时候爱好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还不是个不学无术的蠢材。我都是有感而发才写文章。在同行中，我的文章写得还是比较不错的。然而，我最知名的是绘画。可是，它却使我象奴仆一样地去侍奉他人，这是莫大的耻辱。你应该深以为戒，不要学习这种技艺了。”到唐高宗在位时，阎立本官为右丞相，姜恪原是守边将领，凭着战功做了左丞相，又遇上饥馑，国子监里的学生都放假让他们回家去了。同时又规定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低级办事人员必须通晓一门《经书》。当时有人赋得打油诗一首言说这件事：左丞相是个威震大漠的骁将，右丞相是个驰誉画坛的名家。三馆学生都放羊回家了，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办事员却要通晓经书。阎立本家世代擅长绘画。他有一次去荆州。观看张僧繇的遗画说：“从这画来看，他是空有虚名啊。”第二天又去看，说：“他还是近代的绘画高手。”过了一宿又去看，说：“盛名之下没有低手。”在画前或坐或卧，观赏不已，晚上就睡在画旁边，过了十天了还不离开。

梁人张僧繇的《醉僧图》，画得唯妙唯肖，道士们常常用这幅画来嘲笑僧人。僧众们感到羞辱，于是大家凑了几十万元，雇用阎立本画《醉道士图》，这两幅画同时流传下来。

薛稷

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学术，名冠当时。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落节（称买褚得薛不落节八字原缺，据名抄本补）。画踪阎令。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会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留连，书永安寺额，兼画西方像一壁。笔力潇洒，风姿逸发，曹张之亚也。二妙之迹，李翰林题赞见在。又闻蜀郡多有画诸佛菩萨青牛之像，并居神品。（出《唐画断》）

薛稷，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官至少保，在文章学术方面，当时是第一流的。薛稷的书法师承褚遂良。当时人说：“买到褚遂良的书法墨迹，或者得到薛稷的书法墨迹，是不掉价的。”薛稷的画师承阎立本。秘书省有他的一幅《鹤图》，在当时被称为“一绝”。一次，薛稷与人聚会到新安郡去游玩，凑巧遇到了大诗人李白，陪李白在新安郡玩了一段时日，为永安寺书写匾额，又绘制了西方佛祖壁画一幅。笔力落拓潇洒，人物神态飘逸，可以跟前人曹不兴，张僧繇比美。这两幅画造诣很高，有李白为其题写的赞诗为证。又听说薛稷在蜀郡画了许多各个菩萨的画像和青牛的画像，都是精妙的艺术品。

尉迟乙僧

唐尉迟乙僧，土火罗国胡人也。贞观初，其国以丹青巧妙，荐之阙下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有见其画踪。”乙僧今兹恩寺塔前面中间功德，又（明抄本又作又）凹埕花，西面中间千手千眼菩萨，精妙之极。光宅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然其画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国之象，无中华礼乐威仪之德。（出《唐画断》）

唐朝僧人尉迟乙，是土火罗国的一位胡人（按：古代对比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唐太宗贞观初年，土火罗国国王因为尉迟乙僧绘画巧妙而将他荐献给大唐帝国，并说：“他还有个哥哥尉迟甲僧还在国中，但是没有见到过他的绘画作品。”现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间供念佛、诵经、布施用的厅堂上的交错镂空凸花，西面中间的千手千眼菩萨塑像，都是尉迟乙僧制作的，精妙极了。光宅寺七宝台后画降魔画像，千异百怪，实在是奇画，也是尉迟乙僧的作品。然而，尉迟乙僧画的人物、花草，以及他制作的念佛、诵经、布施用的法器用品，都是异国的风格，没有我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印迹。

王 维

唐王右丞维家于蓝田玉山，游止辋川。兄弟以科名文学冠绝当代，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者也。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具生，而风标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画枫戍，一图辋川。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也如此。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画一小壁。时号“三绝”。故庾右丞宅，有壁画山水兼题记，亦当时之妙也。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出《唐画断》）

又维尝至招国坊庾敬休宅，见屋壁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无一差者。（出《国史补》）

王维，唐朝人，唐肃宗时期官任右丞相，晚年全家迁到蓝田玉山的辋川。他和他的弟弟，一个因为科举考试的成绩优异，一个因为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名冠当世。当时人都说：在京都朝廷内左丞相的笔写出的文章是非常了不得的；而右丞相王维的歌咏山川大自然的诗也是天下第一。王维不

但是位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而且还精通音乐。他的山水画，画上的山一水，一松一石都栩栩如生，具有特殊的风格。当时，他曾为京都长安千福寺西塔院画过两面影壁。一幅画的是枫戍，一幅画的是辋川。画面上那深幽盘绕的山谷，云水飞动的情态，超尘脱俗，诡谲奇绝，独具一格。王维曾自己在一幅画上题诗自慰说：“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从这两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出王维很是自我欣赏他在写诗绘画方面的才能与造诣。长安慈恩寺东院，有王维和毕庶子，郑广文各自画的壁画，当时被人称为“三绝”。已去世的庾右丞相的住宅里有王维的一幅山水壁画和题记，也是当时的一幅佳作。画上画的山、水、松树、岩石，都画得异常绝妙，堪称上品中的上品。

有一次，王维到位于京城长安招国坊里的庾敬空宅，看到室内墙壁上画有一幅《奏乐图》。王维看了一会儿笑了。同去的人问他笑什么？王维说：“这幅画画的是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有好求真的人听了这件事情后，特意请来乐工检验，乐工说一点差错也没有。”

李思训

唐开元中，诸卫将军李思训，子昭道为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时人云：“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是也。思训格品高奇，山川绝妙。鸟、兽草木，皆其能。中舍之图，山水鸟兽，

甚多繁巧。智思笔力不及也。天宝中，玄宗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奏对，诏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国朝山水第一。”思训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画断》）

唐玄宗开元年间，诸卫将军李思训，和他的儿子中舍人李昭道，父子二人都画得一笔绝妙的山水画，当时人称“大李将军”、“小李将军”。父亲李思训的山水画，格调高雅，风格奇特。他画的山川河流，不论是构图运笔都绝妙无比，画鸟兽草木都是他的拿手活儿。儿子李昭道所画的山、水、鸟兽，失之于繁巧。不论是构思，还是笔力，都赶不上他父亲李思训。天宝年间，玄宗皇帝召见李思训，让他绘制大同殿的壁画和影壁。画完后的第二天早朝问事时，玄宗皇帝对李思训说：“你在影壁上绘画的山川，昨天夜里听到了流水声。你真是笔能通神的高手，位居当今国内山水画的第一位。”父亲李思训的画可称为精妙的艺术品，已经达到山水画的极至。儿子李昭道的画可称为美妙的艺术品，也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

韩 干

唐韩干，京兆人也。唐玄宗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

阎画马，怪其不同。诏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上甚异之。其后果能状飞龙之质，尽喷玉之奇。九方之识既精，伯乐之相乃备。且古之画马，有《周穆王八骏图》；国朝阎立本画马，似模展郑。多见筋骨，皆擅一时之名，未有希代之妙。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累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遂择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厩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健原作同，据明抄本改），蹄甲皆厚。驾御历险，若举犖之安，驰骤应心，中韶龢之节。是以陈闳貌之于前，韩干继之于后。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驪褭之形，出于天上。韩故居神品。陈兼写真，居妙品上。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萨，西院佛像，宝圣寺北院二十四圣等，皆其踪也。画马高会菩萨西院鬼神等神品。（出《唐画断》）

又干闲居之际，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干问曰：“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干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劳，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疋，不知其来。干收而用之。（出《独异志》）

建中初，曾有人牵马访医。称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尝见。笑曰：“君马酷似韩干所画者，真

马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干。干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乃知随意所匠，必冥会所肖也。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干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出《酉阳杂俎》）

唐朝人韩干，是京都地区人。唐玄宗天宝年间因他擅长绘画被召入朝廷。玄宗皇帝让韩干的老师陈闳进宫来画马，皇上见怪韩干画的马跟老师不一样，将他召来责问他。韩干回答说：“我画马有自己的老师。皇上宫内马圈里的御马，都是我的教师。”玄宗皇帝听了后感到诧异。后来，看到韩干画的果然都是他的御马，而且，完全画出了“飞龙”马健美的形像，“喷玉”马奇特的神韵。韩干对马的识别与鉴赏的能力达到了著名相马专家九方皋、伯乐的程度。古代遗留下来的画马杰作有《周穆王八骏图》。本朝名画师阎立本也有不少画马的佳作。阎立本画的马很象是效仿郑法士的画法。他画的马肌体筋骨都很有神，名扬一时，然而却没有画出能被称为稀世杰作的作品。

开元以后，天下安定太平。外国的名马，因为边关重新开放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唐朝。但是这些从大唐帝国新疆输入进来的马，它们的蹄甲很薄，又走过辽阔的沙漠，待到达京城后有的马就蹄甲损坏了。唐玄宗让人从中挑选优良的马，同国内产的宝马，一同送给宫内饲养御马的官员。从这以后，宫内御马圈内集聚着“飞黄”、“照夜”、“浮云”等各地送来的

宝马。这些御马筋骨健壮，毛色奇特，长相特殊，都有厚厚的蹄甲。骑着它们逾隘跨险，就象乘坐车辇一样安稳；它们可以随着你的心意奔跑跳跃，就象奏乐一样的有节奏。因此，陈闳是上一代的画师，有他的画马的方法。韩干是他的学生，既继承了他的画马方法又有所创新，有自己独道的技法。他画的渥洼、骠寰产的名马，将它们画得就象从天上下凡的神马似的。因此，韩干画的马重在神似，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陈闳画的马重在写实，也臻于完美神妙。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的菩萨，西院的佛像，宝圣寺北院的二十四圣像等画作，都是出自韩干的手笔。还有马高会的菩萨、西院的神鬼等画，都是他的艺术杰作。

又：韩干闲居期间，忽然有一天，一位身穿朱红色衣服头戴黑色帽子的人来到他面前。韩干问他：“谁让你来这儿的？”回答说：“我是鬼的使者，听说你擅长画马，请你为我们阴界画一匹马。”韩干立即为这位鬼使画了一匹马，并将它火化了。过了几天，韩干外出，途中遇到一个人向他举手作揖表示谢意，说：“承蒙您送给我一匹良马，免去我长途旅行翻山过河的劳累，我也要对你的盛情表示答谢。”第二天，不知从哪里来的人，送给韩干上好的素色细绢一百疋。韩干收下，后来都使用了。

又：唐德宗建中初年，曾经有个人牵着一匹马找马医说：“这匹马患了脚疾，要能治好，愿用二千钱酬谢。”这匹马的毛色骨相，医马的兽医从来都没有见过。笑着说：“你这匹马很象韩干画的那些马啊！真马里面没有这样的。”

马医请这匹马的主人牵马绕市门走一圈，马医跟在旁边，

忽然遇见了韩干从那边走来，韩干大为惊异地说：“这真是我配的颜色画的马啊！”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随意画的马，一定在阴世间被人效仿了。他于是抚摸马身，马象是有些瘸，看看是前蹄有伤。韩干心中很是奇怪。回到家里，看他画的马，果然蹄子上有一点黑缺，才知道画通灵气啊！那位马医得到的酬金，用过一段时间、几经转手后，都变成了泥钱。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二 画三

吴道玄 冯绍正 张藻 陈闳
韦无忝 卢棱伽 毕宏 净域寺
资圣寺 老君庙 金桥图 崔圆壁

吴道玄

唐吴道玄字道子，阳翟人也。少孤贫。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略宗师张僧繇千变万状，纵横过之。两都寺观，图画墙壁四十（明抄本十作百）余间，变像即同，人相诡状，无一同者。其见在为人所睹之妙者。上都兴唐寺御注金刚经院，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贤，西面降魔盘龙等。又小殿前门菩萨，景公寺地狱帝释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皆绝妙当时。朱景玄云：“有旧家人尹老八十余，尝云：‘见吴生画

中门内神，圆光最在后，一笔成。当时坊市老幼，日数百人，竟候观之。缚阑。施钱帛与之齐。及下笔之时，望者如堵。风落电转，规成月圆，宣呼之声，惊动坊邑。或谓之神也。”又景公寺老僧玄纵云：“吴生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又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张旭相遇，各陈所能。裴剑舞一曲，张书一壁，吴画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获覩三绝。又画玄元庙，《五圣千官》。宫殿冠冕，势倾云龙，心若造化。故杜员外甫诗云：“妙绝动宫墙”也。又玄宗天宝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吴生驿递，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云：“臣无粉本，并记在心。”遣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将军山水擅名，亦画大同殿壁，数月方毕。玄宗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又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吴生常持金刚经，自此识本身。当天宝中，有杨庭光与之齐名。潜画吴生真于讲席。众人之中，引吴观之。亦见便惊。语庭光云：“老夫衰丑，何用图之。”因斯叹伏。其画人物、佛像、鬼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张怀瓘云：“吴生画，张僧繇后身，斯言当矣。（出《唐画断》）”

又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就通幽冥。”旻于是脱去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

(+原作千,据明抄本改)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况。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此。(出《独异志》)

又道子访僧请茶。僧不加礼,遂请笔砚。于壁上画驴一头而去。一夜,僧房家具并踏破,被恼乱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恳邀到院祈求。乃涂却画处。(出《卢氏杂说》)

又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跌心花,为时所重。圣善敬爱,亦有古画。圣善木塔院多郑广文画并书。敬爱山亭院有雉尾若真。砂子上有进士房鲁题名处。后有人题诗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颜意欲狂。见说正调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墙。”寺西北角有病龙院并吴画。(出《卢氏杂谈》)

唐朝人吴道玄,字道子,阳翟人,小时候是个贫穷的孤儿。吴道玄成为一名著名的画家,是上天给他的这种才能。他未长大成人就通晓绘画的奥妙,他在东都洛阳流浪,唐玄宗知道他擅长绘画的名声,将他召入宫中为皇家作画。吴道玄的画,大体上是师承张僧繇。但是他又发展,变化了张僧繇的画法。不论从那方面看,都超过了张僧繇。吴道玄为东都洛阳、西都长安的佛寺、道观,绘制了四十多间壁画,都是菩萨,鬼怪一类的画。但是每幅画上的人物形像诡谲,而且

一人一相，没有雷同的。是当今人们能看到的，这类题材的画当中画得最好的。京都长安兴唐寺中保存皇帝亲自注释的《金刚经》的宅院，这里的壁画也是吴道玄画的，并且上面的经文也是他题写的。慈恩寺塔前面的文殊、普贤二位菩萨，西面的降魔、盘龙等图像，小殿前门的菩萨；景公寺《地狱图》中的“帝释”护法神；永寿寺中山门上的两神，都是当时最绝妙的艺术品。朱景玄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我家有位姓尹的老仆人，大约有八十多岁了。一次，这位老仆人讲，他亲眼见到吴道玄给我家宗庙中门画家神时，最后画头顶的圆轮佛光时，一笔就画成了。当时，街坊邻里的老老少少都来观看。每天有好几百人，都挤在那儿等候看见吴先生作画。为了维持秩序，前面拦上绳索。观看的人纷纷布施钱物给吴先生。等到吴先生下笔绘画时，围观的人挤成了一堵墙。只见吴先生长笔一挥，如同风过电转，转瞬间，在家神头顶上画出一个如圆月般的圆轮金光。人们的赞叹叫好声惊动了整个街区。有的人称吴道玄为天神。还有一位景公寺的老僧人玄纵说：“吴先生画成这个寺院的《地狱图》后，京都里的人都来观看。看后都惧怕死后进到地狱中受到惩罚而修善行，两市的屠夫商贩都不卖鱼肉了，怕因为杀生而获罪。”开元年间，唐玄宗驾临东都洛阳时，吴道玄与裴旻、张旭相遇在一起，各自展示自己的绝艺。裴旻舞了一曲剑，张旭书了一墙壁草书，吴道玄绘制了一幅壁画。洛阳城中的朝野人士，一天中欣赏到三种绝艺。吴道玄又给玄元庙作过壁画。他在这里画的《五圣千官图》，画中的宫殿和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及分列两厢的众位文武大臣头上的冠冕，胜过汉朝时的云

龙，宫门上的绘画构思绘制的巧妙不凡，如同大自然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样。因此，诗人杜甫在诗中称赞道：“（吴道玄）神妙的手笔将宫墙画得象真的一样生动啊！”唐玄宗天宝年间，皇上忽然思念蜀中的嘉陵江山水。于是发给吴道玄一道手令，让沿途驿站为他提供车马，载他去嘉陵江边去写生。待到他返回京都后，玄宗皇帝问：“此去怎么样？请将嘉陵江山水的写生草本拿来让我看看。”吴道玄回答说：“我没有写生的草本，都记在心中了。”玄宗皇帝命令他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出来。嘉陵江三百里锦山秀水，仅用一天时间就画完了。当时以擅画山水画而名传京都的李思训将军，也在大同殿作壁画。他的这幅山水壁画用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才画完。玄宗皇帝说：“李思训将军花费好几个月的工夫绘完了一幅山水壁画，吴道玄仅用了一天时间就画完了。两幅壁画画的都好极了。”吴道玄又在殿内画《五龙图》。五条龙摇首摆尾，象要腾飞似的，每当天要下雨时，画上就生出烟雾来。吴道玄经常随身携带《金刚经》，从《金刚经》中认识他自身。天宝年间，有个叫杨庭光的人，跟吴道玄齐名。一次，杨庭光偷偷地给正在讲课的吴道玄画像。画好后当众拿给吴道玄看。吴道玄看到这幅画像后大吃一惊，对杨庭光说：“我年老了，衰弱多病又长期丑陋，怎么好劳你驾来给我画像呢。”但是他非常叹服杨庭光画得确实好。吴道玄画的人物、佛像、神鬼、鸟兽、山水、草木、台殿，都出神入化，是当时国内第一高手。张怀瓘说：“吴先生的画，是张僧繇画法的延续，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啊！”

开元之年间，将军裴旻在家守母丧，到吴道玄那儿。请

吴道玄为他在东都洛阳的天宫寺绘制几幅状写神鬼的壁画，用此来给在阴间的母亲求得神佛的保佑。吴道子回答说：“我已经很久不作画了。如果将军真的有意请我作画，为我缠绸结作彩饰，请舞一曲剑。或许因为你剑舞的勇猛凌厉，能让我的画重新跟阴界相通。”裴旻听了后立即脱去丧服，换上平常穿的衣裳，骑在马上奔跑如飞，左右舞剑，将剑一下掷入空中，高几十丈，然后向电光一样射下来，裴旻伸手拿着剑鞘接着。从高空坠落下来的宝剑，穿透了剑鞘。几千人围观，没有一个人不被这种惊险的场面所惊惧。吴道子于是挥笔在墙壁上作画，随着笔墨挥舞，飒飒地刮起了大风。这种壮观的情景是世上罕见的。吴道子一生中画了许多画，他自认为得意的作品没有超过这幅的。

一次，吴道子到一个寺院里去，向僧人讨杯茶喝，僧人没有理会他。于是他要来笔墨，在寺院的墙壁上画了一头驴后，便离开了这个寺院。一天夜里，这个寺院僧人房里的家具都被踏坏，僧人又气又恼不堪忍受。僧人知道这是吴道子在报复他们，恳切地邀请他来寺院里请求他原谅，吴道子才将壁上画的驴涂去。

西明慈恩寺内有许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跌心花，为当时人看重。敬爱父母的题材，也有古人在这里作的画。圣善木塔院，多是郑广文的绘画与题字。敬爱山亭院画上的野鸡尾羽象真的一样，砂子上有进士房鲁的题名。后来有人题诗说：“姚家的新姑爷是房郎，未有知道新娘是什么样子就心驰神摇了。听说他正在调试穿羽箭呢，且莫让他的箭穿破寺院的墙啊。”寺的西北角有病龙院和吴道子绘制的壁

画。

冯绍正

唐开元，关辅大旱。京师缺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砌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图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檐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泽遍于畿内。（出《明皇杂录》）

唐玄宗开元年间，关中一带大旱，京都长安雨水缺得尤其厉害。玄宗皇帝急迫地命令大臣们在各个山中和沼泽地带祈祷求雨，一点反应也没有。玄宗皇帝命人在龙池旁边新造一座大殿，并召见少府监冯绍正，让他在新造的这座大殿的四面墙壁上各画一条龙。冯绍正先在西墙上画一条白龙，形状奇特蜿蜒欲飞，没画到一半，似乎有风云随着笔的挥动而产生。玄宗皇上和侍从官们在壁下观看，龙身上的鳞片都湿了。着色还未完，有白气好象从厅堂的屋檐下飘出来，进入龙池中。龙池中波涛汹涌，接着电闪雷鸣，伴随在皇上身边

的几百名侍从人员，都看见了一条白龙从龙池水中，乘着云气上升腾飞到天上。不一会儿阴云布满四周围，风雨暴作，不到一天的工夫整个京都地区都普遍下了一场雨。

张藻

唐张藻衣冠文学，时之名流。松石山水，擅当代名。唯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常以手握双管，亦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雾，势逾风雨。其槎枿鳞皴之质，随意纵横。生枝则润合春泽，枯枝则干裂秋风。其山水之状，则高低秀绝，咫尺深重。石突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远也极天之净。图障在人间最多。今宝应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题记。精巧之迹也。松石山水，并居神品。（出《画断》）

又后土人家有张藻松石障。土人云：“兵部李员外约好画成癖，知而购之。其家弱妻，已练为衣里矣。唯得两幅，双栢一石在焉。嗟惋久之。”（出《名画记》）

唐朝人张藻是文学士子，当时的社会名流。他在绘画松、石、山、水方面，在当时很有名气。他画的松树，奇特超过古今的名家高手。张藻会用笔，常常手握双笔，双笔齐下。一画生枝，一画枯枝。神韵傲视烟雾，气势超过风雨。画松枝

和松干上的鳞片时，看他就象随便往上涂抹似的。然而，画出来的生枝，象经过春雨的滋润一样；画出来的枯枝，则象让肃杀的秋风给吹裂了似的。张藻画的山水画，山势有高有低峻秀极了。咫尺大的地方，山岩深重，巨石突兀欲落，泉水喷涌仿佛发出鸣声。你离它近了寒气逼人，离远了给人象天际一样清净的感觉。张藻画的屏风在世间留存最多。现在宅应寺西院还有他画的山水松石，旁边还有他的题记，乃是精巧的墨迹。张藻画的松、石、山、水，都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都是精妙的艺术品。

后来有一位知识人家有张藻画的松石屏风。这个人说：“兵部员外郎李约爱画成癖，知道后购买了去。他的年轻妻子，已经将屏风画蒸煮漂白后作衣服里子了，只剩下一栢一石两幅了。李约感叹惋惜了很长时间。”

陈 闳

唐陈闳，会稽人。以能写真人物子女等，本道荐之，玄宗开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写御客，妙绝当时。玄宗射猪鹿兔、按鹰等（明抄本“等”作“箏”），并按舞图真容，皆受诏写貌。又太清宫肃宗真容。匪唯龙头凤姿，日角月宇之状。而笔力遒润，风采英逸，合符应瑞。天假其能也。国朝闳令公之后，一人而已。今咸宜观天尊殿内画上仙图及当时供奉道士等真，皆其踪也。又曾为故吏部侍郎徐画本行经幡二口。有

女能织成，妙绝无并。唯写真人神人物子女等，妙品上上。（出《画断》）

唐朝陈闳，会稽人。因为他能够绘画男女人物画像而由本地道府推荐，在开元年间被唐玄宗召入宫内主给皇家作画，每次奉命为皇上绘画的像，都是当时最好的画像。唐玄宗狩猎射野猪、麋鹿、野兔，驾鹰等场面，和按乐起舞的场面，陈闳都受皇上的诏令将它们绘画下来。太清宫的唐肃宗的画像也是陈闳绘制的。陈闳不只将皇上、嫔妃们的丰彩画下来，而且他们的福贵相也逼真的表现出来。他的笔力遒劲、润韃，画出的人物风采英俊飘逸，而且符合应验的祥瑞。这是上天赋予他的才能啊。在本朝的阎立本之后，陈闳可算是最擅长画人物像的第一高手了。现在的咸宜观天尊殿内的仙人壁画和供奉的道士的画像，都是陈闳的手笔啊。陈闳还曾为已故吏部徐侍郎画德行经幡二口，其中的女经幡能织，没有比这再绝妙的了。陈闳的画，只画男女人物、神人的画像，是最精妙的上乘之作。

韦无忝

唐韦无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画马异兽擅其名。时称韦画四足，无不妙也。曾见貌外国所献狮子，酷似其真。后

狮子放归本国，唯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又玄宗时猎，一箭中两野猎。诏于玄武北门写貌。传在人间，英妙之极也。夫以百兽之性。有雄毅逸群之骏，有驯扰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异。前辈或状其怒则张口，善则垂头。若展一笔以辨其性情，奋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韦公能之。《异兽图》破分。人家往往有之。京都寺观无画处。其画兽等妙品上上。（出《画断》）

唐朝人韦无忝，是京都地区人。唐玄宗在位时，因为能画马和奇异的野兽而闻名。当时称赞韦无忝的画说：“韦无忝画的四脚动物，没有不好的。”韦无忝曾经画过外国人进献的狮子，跟其狮非常相象。后来这头狮子又放回本国去了，只有它的像绘在画上，供当时的人欣赏。百兽见了画上的狮子都惊恐惧怕。有一次，唐玄宗狩猎时一箭射中两只野猎。玄宗非常高兴，诏令韦无忝在玄武门画玄宗一箭射杀双猪的场面。这幅画后来流传在民间，画得好极了。百兽有百性。有雄悍刚毅群体奔驰的野马，有经人工驯养性情温顺的家养良马。它们蹄爪不一样，毛鬣各不相同。前辈人画兽。或是画它发怒则张着口，画它温顺就垂下头。然而，只画一笔就能让人辨识它的性情，只画它的一根鬣毛就让人知道它的名称，以前的古人是做不到的，只有韦无忝能有这么高的造诣。韦无忝画的《异兽图》，打破常例，京都人家往往都有。京都的寺观没有韦无忝《异兽图》的。韦无忝的画，以兽画为特别精妙的艺术品。

卢棱伽

唐卢棱伽，吴道玄弟子也。画迹似吴，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咫尺间山水寥廓，物像精备。经变佛事，是其所长。吴生尝于京师画总持寺三门，大获众货。棱伽乃窃画庄严寺三门。锐思开张，颇臻其妙。一日，吴生忽见之，惊叹曰：“此子笔力，常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居一月。棱伽果卒。（出《名画记》）

唐朝人卢棱伽，是吴道玄的弟子。他的画，形似吴道子的画，但是才力不及吴道子。卢棱伽擅长工笔画。他的画咫尺间，山水苍天，勾画特别细密精致。画佛经上说的佛祖、菩萨的画像，尤其是他的专长。吴道玄曾经给京都的总持寺画过山门，得到很多人的布施。卢棱伽暗中为庄严寺画山门，神思突然打开，绘的画像几乎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一天，吴道玄来庄严寺看这幅画像，惊异地赞叹道：“棱伽的笔力过去赶不上我，现在跟我相近了。这个人啊，他的精神魂魄全都在这幅画像上用尽了。过了一个月，卢棱伽果然死去了。

毕宏

唐毕宏，大历二年为给事中。画《松石》于左省厅壁，好事者皆诗之。改京兆少尹为右庶子。树石擅名于代。树木改步变古，自宏始也。（出《名画记》）

唐朝人毕宏，唐代宗大历二年官任给事中。曾在左省衙厅堂的墙壁上画《松石图》，许多好事的人都写诗赞许。后来，毕宏由京兆少尹改任右庶子。毕宏因擅长画树、石而闻名。改用古法画树木，毕宏是第一个这样作的。

净域寺

唐大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禅院门内外。《游目（目原作自，据《酉阳杂俎》改）记》云：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门内之西，火目药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门东里面，贤门野叉部落，鬼首蟠虺，汗烟可惧。东廓树石险怪。高僧亦怪。（高僧亦怪四字明抄本缺，据黄本补）西廊庙（黄本“庙”作“万寿”二

字。)菩萨院门里南壁，皇甫轸画鬼神及雕。鸮(“鸮”黄本作“形”)势若脱(黄本止此。)壁。轸与吴道玄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杀之。(出《酉阳杂俎》，自王昭隐句起原缺九十八字。据明抄本，黄本补。)

净域寺原先是唐朝大穆皇后的宅第。寺里的僧人说：“三层台阶的院门外面，是当年神尧皇帝射孔雀的地方。”禅院门内外，《游目记》上说：王昭隐居在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神交。门里的西边，壁上画的火目药叉和北方天王都非常奇譎威猛。门里面东侧，墙壁上画的贤门野叉部落，各个都是鬼脑袋，盘曲的蛇身，满脸汗烟，让人恐惧。东廊下面画的山石高峻、树木怪异，画上的僧人也怪异。西廊庙菩萨院门里的南墙壁上，是皇甫轸画的鬼神和大雕。大雕象鱼鹰要下水扑鱼的样子，几乎欲从壁上飞落下来。

皇甫轸和吴道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吴道子认为皇甫珍绘画的技艺有可能超过自己，于是花钱雇人将皇甫轸杀害了。

资圣寺

资圣寺中门窗间，吴道子画《高僧》。韦述赞，李严书。中三门外两面上层，不知何人画人物，颇类阎今。寺西廊北隅。扬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团(瞬团原作舞图，据《酉阳杂俎》改)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观音院两廊《四十二贤圣》，韩干画，元载赞。东廊北《散马》，不意见者

如将嘶蹠。圣僧中龙树商船和循绝妙。团塔上菩萨，李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药上菩萨顶上茂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华经》。词人作诸画连句，柏梁体。吴生画勇矛戟攒，出奇骋变势万端。苍苍鬼怪层壁宽，靚之忽忽毛发寒。棱伽效之力所瘁，李真、周昉优劣难。活禽生奔推边鸾，花方嫩彩犹未干。韩干变态如急湍。惜哉壁画势未殫，后人新画何漫汗。（出《酉阳杂俎》）

资圣寺中门窗前，有吴道子画的《高僧图》。上面有韦述撰写的赞词，李严书写的。中间那道山门外两面上层的人物画，不知道是谁画的，很像出自阎立本的手笔。寺里西廊北角，有扬坦画的《近塔天女图》。天女的明眸在向你睇视，似乎马上就要移看别处。团塔所在的庭院北面殿堂里有铁铸观音塑像一尊，高三丈多。观音院两廊绘有《四十二贤圣图》，是韩干画的。元载撰写的赞辞。廊北面画有《群马图》，没有留心观看它们的人，似乎感到这是一群真马，正要奋蹄嘶鸣。画上圣僧中的龙树高僧和商船，次序和谐，布局巧妙。团塔墙壁上的菩萨，是李真画的；四面的花鸟，是边鸾画的。药王菩萨头顶上的那支蜀葵，画的尤其精妙。团塔中藏有上千部《法华经》。有词人给这些画作的连句写在上面，用的是仿梁鹄、左伯体书写的。大意是这样的：吴道子画的兵勇持矛执戟如同在刺杀拼斗，他的画出尽奇思变化万端。宽阔的墙壁上用深青的颜色画着众多的鬼怪，让人看一眼就恐惧得头发根上簌簌地直冒寒气。卢棱伽竭尽全力模仿这些画终于积

劳成疾，李真，周昉的画很难分出谁优谁劣来。画奔跑飞动的禽鸟花卉当推边鸾，那含露欲滴的花蕊，宛若刚刚点染上去似的，墨还未干呢！韩干的画形态变化特快，象湍急的流水一样，一时一个变化。值得高兴的是壁画正在蓬勃发展，后来人的新作正浩浩荡荡地涌现出来。

老君庙

东郡（明抄本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壁有吴道玄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妙绝，古今无比。杜工部诗云：“配极玄都闕，凭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弈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回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旗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出《剧谈录》）

东都洛阳北邙山有一座玄元观，观南有一座老君庙。这座庙台殿高大宽敞，居高临下俯瞰伊水、洛水一带的广袤沃

野。庙里的泥塑神仙，都是开元年间杨惠之制作的，塑功精细严整，造形奇异巧妙，使见到神像的人顿增敬意。庙内墙壁上，有画圣吴道子绘画的唐朝开国后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画像，以及老子过函谷关化胡的事。这些画精妙至极，古往今来无可比拟。杜甫曾写一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五言排律赞颂这些画。诗称：配极玄都闕，凭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弈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回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袂，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旗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

金桥图

玄宗封泰山回，车驾次上党。潞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赉有差。父老有先与上相识者，上悉赐以酒食，与之话旧。故所过村部，必令询访孤老丧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扣乞驻留焉。及卓驾过金桥，（桥在潞州。）御路萦转。上见数千里间，旗纛鲜洁，羽卫齐整。谓左右曰：“张说言我勒兵三十万，旌旗经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

才子也。”左右皆称万岁。上遂召吴道玄、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圣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鹰鸟，器仗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驴骡，牛羊骆驼，猫猴猪豕，四足之属，韦无忝主之。图成。时谓“三绝”焉。（出《开元传信记》）

唐玄宗泰山封禅归来，车驾人马走到上党，潞州的父老乡亲挑着食品提着水、酒，远近迎接拜谒。玄宗皇帝亲自出面对来迎接拜谒的人们加以问候，亲自接受人民的馈献。皇上的回赏有差别。乡亲中有先跟玄宗皇帝相识的，皇上都赏赐他们酒食，跟他们话旧。因此，凡是经过的村落，玄宗皇帝一定命令人前去询访孤老丧疾的人家，并给予吊唁与抚恤。乡亲们都非常高兴，所到之处没有不前来瞻仰拥戴皇上的，并请求皇上暂时留驻在这里。待到圣驾路经金桥时，道路盘绕回转，玄宗皇帝看到几千里间，旌旗光艳，卫队齐整，于是对跟随在左右的侍从们说：“宰相张说说我统率三十万大军，旌旗逶迤千里，从陕西的上党到山西的太原。真是才子啊！”左右听了后，都山呼万岁。于是，玄宗皇帝召吴道玄、韦无忝、陈闳进见，命令他们共同绘制《金桥图》。玄宗皇帝和他骑的那匹照夜白马，由陈闳来画；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鹰鸟、器仗帷幕，由吴道玄来画；狗马驴骡、牛羊骆驼、猫猴猪豕等四足动物，由韦无忝来画。《金桥图》画成后，当时人称它为“三绝”。

崔圆壁

安禄山之陷两京，王维、郑虔、张通皆处于贼庭。泊克复。俱囚于杨国忠旧宅。崔相国圆因召于私第。令画名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深，颇极能事。故皆获宽典。至于贬降，必获善地。（出《明皇杂录》）

安禄山反叛后攻陷东、西两京，王维、郑虔、张通都在安禄山的朝中任职。待到唐肃宗李亨清除叛乱、收复两京后，他们都被囚禁在杨国忠的旧宅。宰相崔圆将他们三人召到自己的家中，让他们在他家的几处墙上绘画。当时，这三个人都认为崔圆的功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赶得上，都希望他能帮忙解救自己。因此都精心构思，精心绘画，一心想将壁画画得最好。壁画完成后，他们三个人都得到了宽大处理。有的人被贬降到外地，去的也是比较好的地方。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三 画四

保寿寺 先天菩萨 王宰 杨炎
 顾况 周昉 范长寿 程修己
 边鸾 张萱 王墨 李仲和
 刘商 厉归真 圣画 廉广
 范山人 韦叔文

保寿寺

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朝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经藏阁规构危巧，二塔火珠授十余斛。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与僧善，尝俱至此寺观库中旧物。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汗盆，触而尘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换之。令家人装治，大十余幅。访于常侍柳公权。方

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玄宗赐力士，因留寺中。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进入。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出《酉阳杂俎》）

保寿寺本是宦官高力士的旧宅，唐玄宗天宝九年，舍为寺院。寺钟刚铸成时，高力士设斋祭仪表示庆贺，满朝文武大臣都来参加。击一下钟捐施钱成百上千。有窥测到高力士用意的，连击二十杆。寺内的经藏阁构造高峻精巧，二塔接受火齐球（按：即水晶石。）十多斛。河阳从事李涿稟性喜好珍奇古玩，跟寺里的僧人关系很好。一次，他跟寺里的僧人一块儿到寺观库中翻拣旧物，忽然在一只破瓮中发现一件象被子一样的东西，破败污秽，布满尘垢，一触碰它立即尘埃四起。李涿慢慢仔细察看着，发现原来是幅古画。他用三幅州县图和双丝细绢三十匹跟僧人换来这幅古画，让家人进行装表处治，有十余幅那么大。李涿求教常侍柳公权，才知道是张萱画的《石桥图》啊。当年，唐玄宗赏赐给高力士，因此留在寺内库中。后来，卖画人宗牧言将这件事告诉了左宝贵将军。过了不久，有一小使领着几十个兵卒来到李涿家，宣读敕书来取这幅画。当天，左宝贵就将这幅画进献给皇上。肃宗皇帝也非常喜爱古物、古玩，看到这幅画特别高兴，让人将它张挂在云韶院。

先天菩萨

有先天菩萨磴，本起成都妙积寺。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双流县百姓刘乙名意儿，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尝于奥室禅。尝白魏云：“先天菩萨见身此地。”遂筛灰于庭。一夕，有巨迹数尺，轮理成就。因谒画工，随意设色，悉不如意。有僧杨法成自言能画。意儿常合掌仰祝，然后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后素。先天菩萨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蔓。画样十五卷。柳七师者崔宁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时魏奉古为长史，进之。后因四月八日赐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出《酉阳杂俎》）

有帧先天菩萨图。绘画这幅画的缘由起自成都的妙积寺。开元初年。妙积寺中有个尼姑叫魏八师，常常念大悲咒。双流县普通百姓刘乙名意儿，这年十一岁，自愿以师徒之礼事奉魏八师，赶他也不走。刘乙在内室参禅。一次，他对魏八师说：“先天菩萨现身在这块地方。”于是就在寺内庭院洒上柴灰。一天晚上，灰上出现了几尺大的脚印，连菩萨脚掌上的轮形印纹都清清楚楚。因此请来画工讲明这件事，让画工随心所欲地调配颜色，但是都不令人满意。僧人杨法成说他能画。刘乙双手合什仰祝上天，然后告诉如何画。杨法成画

了近十年，才画成先天菩萨的形象，最后涂上白色，才完成了这幅画。刘乙、杨法成绘画的先天菩萨共有二百四十二个头，排列如塔形，手臂分开向外伸，如蔓。画样共十五卷。崔宁的外甥柳七师分去三卷，带往京都长安去传播。当时，魏奉古为长史，见到画卷后进献给皇上。后来就在四月八日这天，玄宗皇帝将它赏赐给高力士。现在成都收存的是它的次本。

王宰

唐王宰者家于西蜀。贞之中，韦皋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故杜甫赠歌云：“十日画一松。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又尝于席夔厅见图一障。临（“临”原作“陵”，据明抄本改。）江双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半空，下著水面。千枝万叶，交查屈曲，分布不杂。或枯或茂，或垂或直。叶叠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难，凡目莫辨。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也。山水松石。并上上品。（出《画断》）

唐朝人王宰，他家住在西蜀。唐德宗贞元年间，韦皋用接待宾客的礼节将王宰请到家中。王宰画的山水树石，跟一

般人不一样。因此，杜甫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一诗中，说他“十日画一松。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又曾经在席夔厅看到过王宰的一轴画：临江画有一株柏树、两株松树。松柏树上缠绕着古藤。上边遮蔽半面天空，下边紧挨水面。千枝万叶，交叉盘曲。有的树枝枯死了，有的欣欣向荣；有的垂向水面，有的直插天空。布局匀称，一点也不杂乱。而且，树枝向四面伸展，树叶重重叠叠。画得这样精致，确实是一般的画师画不出来的，一般人也很难辨识出是画上去的。又在兴善寺见到过王宰画的一幅四时屏风，就象将自然界的四时景物移到屏风上来似的。画家凭借对风、云、物象的精当表现，将一年中的八节四时准确无误地再现在屏风上面，真是妙到极点了。王宰的画以山木火石著称于世，这是他画中的珍品。

杨 炎

杨炎，唐贞元中宰相。（明抄本“相”字下有“出贬崖州”四字。）气标王韩，（明抄本“王韩”作“风云”）文敌扬马。画松石山水，出于人之表。初称处士，谒卢黄门，馆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发言。杨恳辞去，复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潜令人将数百千至洛供给。取其家书回，以示揭公。公感之。未知所报。卢因从容，乃言欲一踪，以子孙宝之，意尚难之。遂月

余图一障。松石云物，移动造化，世莫覩之。其迹妙上上品。
(出《唐画断》)

杨炎，唐朝贞元年间官至宰相。他的气节，可以做王维、韩愈的榜样；他的文章，可以敌扬雄、司马迁。他画的松石山水，高出一般人。杨炎起初只是位隐士。虽然很有才学，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也没有出来为官。他曾经拜见过在宫内任给事的卢黄门，受到优厚的款待。卢给事知道他擅长绘画，有心求他给绘一幅画，又不好意思开口。杨炎要告辞回家，卢给事诚恳地苦苦挽留他。得知杨炎家在洛阳，生活很困顿，缺衣少食，卢给事心中很不安。他暗中派人带着几百千钱去洛阳杨炎家，供给他家人的日常用度，并带回一封家书给杨炎。杨炎非常感动，不知道怎样去报答。卢黄门这时才说他想请杨炎画张画，传给后代子孙很好的珍藏，但是始终不好意思说。杨炎听了后，立即答应下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卢黄门画了幅山水。画上的松石云等物像，就象将大自然中的真景实物移到画上来似的，人们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山水画。这幅山水画，堪称稀世珍品。

顾况

唐顾况字逋翁。文词之暇，兼攻小笔。尝求知新亭监。人

或诘之。谓曰：“余要写貌海中山耳。”仍辟画者王默为副。（出《尚书故实》）

唐朝人顾况，字逋翁，每在写文章、词赋之余，还练习画小品。顾况曾有一次请求让他担任新亭监（按：相当于知县）有的人询问他，他说：“我要画海中的山而已！”后来，还是举荐他给擅长绘画的王默作副手。

周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节制之后，好属学，画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长兄皓善骑射，随哥舒往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执金吾。时德宗修章敬寺，召皓谓曰：“卿弟昉善画，朕欲请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日，帝又请之，方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观览。寺抵国门，贤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随日改之。经月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妙。遂下笔成之。为当代第一。又郭令公女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皆赞美。后又请昉写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画于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惚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后画者何

人？”乃云：“周皓。”是日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綵数百疋。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后任宣州别驾，于禅定寺画北方天王。常于梦中见其形像。画子女为古今之冠。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兼写诸真人、文宣王十弟子，卷轴至多。贞元末，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马鸟兽，竹石草木，不穷其状也。（出《画断》）

唐朝人周昉，字景玄，是京都地区人。官任节度使后，继续好字，在绘画方面，他将所有的技艺都学到手了。他交往于达官贵人之间，是位高贵的公子哥。周昉的哥哥周皓擅长骑马射箭，曾随同大将哥舒翰远征吐蕃（按：今西藏。）收回石堡城，因战功归来后官授执金吾，掌管京都的治安。当时，唐德宗正修章敬寺，召见周皓说：“爱卿，你的弟弟周昉擅长绘画，我想请他画章敬寺神像，请你告诉他。”过了一些天，德宗又让周皓请了一次，周昉才开始画。最初画出来的神像，周昉将它象屏风一样地放在寺院里，整个京都的人都可以去看。章敬寺就在皇宫门前，不论是贤良的人，还是愚鲁的人，都去看画像。有的人说画得好，有的人说画得不好。有人挑出毛病来，周昉随时进行修改。历经一个多月，评论好坏的人没有了，人们都赞叹这幅神像画得太好了！最后，画完稿了，在当时世上数第一。郭子仪的姑爷侍郎赵纵，曾经让韩

干画过一幅画像，大家都称赞画得好。后来，他又请周昉画像。韩、周都是当时最有名气的画家。一次，郭令公将这两张画像并放在一块儿，让人们评品优劣，谁也评定不出来。正赶上他女儿赵夫人回来探亲，令公问：“这两副像画的是谁？”回答说：“是我的赵郎君子。”问：“哪幅画像最象？”答：“两幅画像都很象。但是，后一幅最好。问：“为什么这样说呢？”答：“前一幅画像空得赵郎的容貌画得象，后一幅神态、表情、说笑的姿态都画出来了。”令公问：“后一幅是谁画的？”有人回答说：“是周昉画的。”当天定出两幅画像的优劣，郭子仪让人给周昉送去锦綵几百疋，以表谢意。京都长安的一座道观里的水月观音画像，大云西佛殿前的行道僧画像，广福寺佛殿前的两面神画像，都奇特绝妙。这些画像，都是周昉的作品。周昉后来官任宣州别驾。在任期间，他为禅定寺画过一幅北方天王象。画定后，他常常在梦中见到这位天王到他这儿来。周昉画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可称得上是古今第一圣手。这类画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还有《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以及诸位真人、文宣王十弟子的画像等等，共有许多幅。唐德宗贞元末年，有一位从新罗回来的人，在江淮一带，用很高的价码收买几十卷周昉的画。他将要离去时，发现他买的这些画上的仙人，真人、和男人、女人都成仙而去，不见了。只有鞍马鸟兽、竹石草木，还在画上面。

范长寿

唐范长寿善风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状。人间多有月令屏风，是其制也。凡山川水石，牛马畜类，屈曲远近，牧放闲野，皆得其妙，各尽其趣。梁张僧繇之次也。僧彦惊《续画品》云：“博瞻繁多。未见其能也。其画并妙品上。”又时号何长寿齐名，次之。（出《画断》）

唐朝人范长寿擅长画风俗画，农家的景物、人物及风情，是他绘画的主要对象。民间有许多月令屏风都是范长寿画的。范长寿画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都具有地域所特有的风情。他画的牛马等家畜，或远或近、或盘或卧、或散牧在山野河边，都妙笔生花，各尽其趣。他的画作可称得上是南梁张僧繇第二。僧人彦惊在《续画品》上说：“我博览过古今繁多的绘画作品，没有见到过能跟范长寿的画相媲美的。范长寿的画都可称为妙品上。”又：当时有位叫何长寿的人，跟范长寿并列画坛。实际，不如范长寿。

程修己

唐程修己，其先冀州人。性好学。时周昉任赵州长史，遂师事焉，二十年。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宝历中，修己应明经举，以昉所授付之。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贤士忠臣之象，不得其真。遂召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土采拾。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审，幽无不显矣。又尝画竹障于文思殿。帝赐歌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覩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当时学士，皆奉诏继和。自贞元后，以艺进身。承恩称旨，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鸟人物，古贤功德异兽等。并入妙上品。（出《画断》）

唐朝人程修己，他的先祖是冀州人氏。程修己禀性好学，在周昉任赵州长史时，他拜周昉为老师，跟周昉学画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周昉将自己积毕生作画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绘画六十病》，一一亲口传授给他，使他全部学到了周昉绘画的功夫。唐敬宗宝历年间，程修己参加“明经射策取士”，就是用周昉传授给他的绘画技艺应举的。唐元宗太和年间，皇上好古重道，认为晋朝明帝时的卫协绘画的《毛诗图》，草木鸟兽贤士忠臣的形象都不真实。就召程修己再画

一幅。画上的每位贤士忠臣，都根据经史上的记载来确定；画上的草木鸟兽，都随着方位、地形、地貌来具体地绘画出它们的姿态、神情来。这样，画上人物的衣饰冠冕，草木鸟兽的姿态、神情，没有不准确无误的。就是每一个细微的地方，也都精心绘画、一丝不苟。程修己还曾给文思殿画一副竹屏风。皇上为他题诗说：“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覩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当时的翰林院的学士们，都奉皇上的诏示，写诗来奉和。从唐德宗贞元以后，因为才艺而进身仕途、承受圣恩符合上意的，仅程修己一人罢了。程修己尤其擅长画山水竹石、花鸟人物、古代圣贤、佛道经事、怪异野兽等。他的这类题材的作品，都是精妙已极的艺术佳品。

边鸾

唐边鸾，京兆人。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之妙，古所未有。观其下笔轻利，善用色。穷羽毛之变态，奋春华之芳丽。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德宗召于玄武门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钿遗妍。若运清声，宛应繁节。后以困穷，于泽潞貌五参连根，精妙之极也。近代折枝花，居其首也。折枝花卉蜂蝶并雀等，妙品上。（出《画断》）

唐朝边鸾，是京都长安人。边鸾能画画，最擅长画花鸟折枝（按：花卉画法之一，不画全株，只画连枝折下的部分。）这种画法，是从来未有过的。你看边鸾下笔轻松利落，善用

颜色，能得心应手地表现鸟雀羽毛的万态变化，春花绽放的千种姿容。唐德宗贞元年间，新罗国进献来一对孔雀，能舞，皇上宣召边鸾在玄武门画孔雀。一只孔雀画的是正面，一只画的是侧背。翠绿的孔雀羽毛灿烂生辉，孔雀的尾羽仿佛是一只只华美的金、翠首饰。两只孔雀象在轻声鸣唱，又象在用礼仪迎接贵宾的到来。边鸾后来生活困顿穷苦，曾在潞水岸边的沼泽地带将五棵长在一起的人参画在画上，画得好极了。在近代折枝画法中，边鸾位居魁首。边鸾的折枝花卉蜂蝶鸟雀画，都堪称在妙品以上。

张萱

唐张萱，京兆人。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帷宫苑子女等，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位置。亭台竹树，花鸟仆使，皆极其态。画《长门怨》，约词虑思，曲尽其旨。即金井梧桐秋叶黄也。粉本画《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皆绡上幽闲多思，意逾于象。其画子女，周昉之难伦也。贵公子鞍马等，妙品上。（出《画断》）

唐朝张萱，京都长安地区人。张萱经常画骑在马上的人官贵人，以及屏风、帷幃、宫苑男女等画，在当时名冠众画师之首。张萱擅长勾画草图。他画的草图结构匀称、布局精

当。亭台竹树、花鸟仆使，都各尽其态、各得其位，意境幽远、传神。他画的《长门怨》，按照李白原诗的每一句提供的意境，精心地去构思。运用景物，氛围等绘画表现手法，将诗的意蕴含蓄地表现出来。用一句话来说，即在画中充分运用金井（按：指宾中。）梧桐和飘落的秋叶，点染出一片肃杀凄凉，从而表现出宫中旷女的哀怨与凄愁。张萱的画稿：《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等，都是在白绢上精心表现那些贵家公子、宫中怨女的闲适、幽思。意蕴幽远，远远超过画面上的物象。张萱画男人、女人，周昉很难跟他相以伦比。他画的贵家公子骑马游逸的画，是最精妙的艺术作品。

王 墨

唐王墨，不知何许人，名洽。善泼墨，时人谓之“王墨”。多游江湖。善画山水松柏杂树。性疏野好酒。每欲图障，兴酣之后，先已泼墨。或叫或吟。脚蹙手抹。或拂或干，随其形象。为山为石，为水为树。应心随意，倏若造化。图成。云霞澹之，风雨扫之。不见其墨污之迹也。（出《画断》）

唐朝人王墨，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名字叫王洽。他擅长泼墨，当时人都称他为“王墨”。王墨多数时间都在江湖

上（按：即民间。）游走。他性情疏懒狂野，喜好饮酒。每当他要作画时，酒须喝到兴奋时，先将墨泼在画布（或纸）上。或者大声孔叫，或者浅吟低唱。这时候，他手脚并用，又拂又抹，又蹭又踹。出现的物象，或山或石，或水或树，随着心意涂抹。这些景物，仿佛是转瞬间自然生出来的一样。成画后，你看整幅画就象让云霞淡淡的浸染过、让风雨涤荡过似的，不见些许的墨污痕迹。

李仲和

唐李仲和，渐之子。渐尝任忻州刺史，善画番人马。仲和能继其艺，而笔力不及其父。相国令狐綯，奕代为相，家富图画。即忻州外孙。家有小画人马障，是尤得意者。会宪宗取置禁中。后却赐还。（出《名画记》）

唐朝人李仲和，李渐的儿子。他的父亲李渐曾经担任过忻州刺史，擅长画西北部边疆一带少数民族骑马行猎的画。李仲和承继了父亲的绘画技艺，但是他的笔力不及父亲。宰相令狐綯，他家世代官任宰相，藏有许多名画。令狐綯就是李渐的外孙。令狐家收藏的画中，有一组屏风人马小品，是最得意的。曾经进献给宪宗收藏在宫中，后来又赐还给令狐家。

刘 商

唐刘商，官至检校礼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少年有篇咏高情。攻山水树石。初师张藻，以造真为意。自张贬窜后，惆怅赋诗云：“苔石苍苍临涧水，溪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会，流向衡阳哪得知。”（出《名画记》）

唐朝人刘商，官至检校礼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年少时就写过一篇赞美高尚情操的诗。刘商专门学画山水树石。最初，他拜张藻为老师，专门画写实的作品。自张藻遭贬职离开京城后，他深为教师的被贬谪感到惆怅。曾为这件事写过一首诗：苔石苍苍临涧水，溪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会，流向衡阳哪得知。

厉归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厉归真者，不知何许人也。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官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纆，制作甚妙。多被雀鸽粪秽其上。归真遂于殿壁画一鹞，笔迹奇绝。自此雀

鹤无復栖止此殿。其画至今尚存。归真尤能画折竹野鹤。后有人传。归真于罗浮山上升。（出《玉堂闲画》）

唐朝末年，江南有个道士叫厉归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曾经云游到洪州的信果观，看见三官殿里的神灵塑像，还是唐玄宗时期用麻脱泥胎塑成的，塑得精妙绝伦。但是却被栖宿在屋梁上的鸽、雀的粪便污秽得不像样子。于是，厉归真便执笔在殿内墙壁上画一只鹞鹰，笔力奇绝。从这以后，鸽雀等再也不敢在梁上栖息了。这幅鹞鹰现在还在。厉归真道士尤其擅长画折竹、野鹤。后来有人承继了他的这种画法。厉归真死在罗浮山。

圣 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召画工。将命施彩饰。会贵其直，不合寺僧祈酬。亦竟去。后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某善画者也，今闻此寺将命画工，某不敢利其价。愿输功可乎？”寺僧欲先阅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中，宁有迹乎？”寺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某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即命圻其壁，未为晚也。”寺僧利其无直，遂许之。后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绘，将入其殿。且为僧曰：“从此去七日，

慎勿启吾之门，亦不劳饮食。盖以畏风日所侵铄也。可以泥固吾门，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僧从其语。如是凡六日，閤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约。”遂相与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其殿中彩绘。俨若四隅，唯西北墉未尽其饰焉。后画工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无敢继其色者。（出《宣室志》）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城里的人称它为“七圣画”。殿堂刚建成时，寺里的僧人将画工们请来，让他们给殿堂彩绘雕饰。但是，这些画工要的工钱太贵了，寺里的僧人没有求化到这么多的钱款。这些画工竟然不给彩绘而走了。这以后过了几天，有两位少年来到寺里拜访僧人说：“我是个擅长绘画的人，听说你们寺里要请画工。我不敢挣你们的钱，情愿献工给你们可以吗？”寺里的僧人想先看看他们的作品，少年说：“我们兄弟七人，没有在长安绘过画，怎么可以在长安看到我们的作品呢？”寺里的僧人认为这个少年是在这胡说，又提出几个问题刁难他。少年说：“我们既然不收师父的工钱，如果我们绘制的不合乎师父们的心意，就让我们用抹子将它抹掉也不晚吧。”寺里的僧人图他们不要工钱，于是就答应下来了。第三天，二位少年果然领着他的五位兄弟来到寺院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彩绘的所需用品。进殿之前，少年对僧人说：“从今天算起，七天之内请不要打开进入殿堂的这道门，也不用你们给我们送饮食。我们绘制的彩绘没绘完前怕风日的侵

蚀。最好用泥将门缝也抹死。不这样做，则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僧人听从了他们的要求，用泥将门封死。已经过了六天了，殿堂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寺里的僧人互相议论说：“这些人一定是什么妖怪变的，我们再也不能按他们约定的期限不打开门了。”于是，僧人一齐动手拆掉泥封打开殿堂的大门。门刚一打开，只见有七只鸽子从殿堂里面飞出来，一直飞出寺外。僧人们急忙进到殿堂里去看。只见殿堂里的四面墙壁几乎都彩绘完了，只乘下西北边的墙壁还没有全绘制完。后来，画工们听说了这件事都来寺里观看这些彩绘，非常吃惊地说：“真是神妙的大手笔啊！”于是，没有那个画工敢将北墙壁没绘完的那部分接着绘制完。

廉 广

廉广者，鲁人也。因采药，于泰山遇风雨，止于大树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隐士。问广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语移时，忽谓广曰：“我能画，可奉君法。”广唯唯。乃曰：“我与君一笔，但密藏焉。即随意而画，当通灵。”因怀中取一五色笔以授之。广拜谢讫，此人忽不见。尔后颇有验。但秘其事，不敢轻画。后因至中都县。李令者性好画，又知其事，命广至。饮酒从容问之。广秘而不言。李苦告之。广不得已，乃于壁上画鬼兵百余，状若赴敌。其尉赵知之，亦坚命之。广又于赵廨中壁上，画鬼兵百

余，状若拟战。其夕，两处所画之鬼兵俱出战。李及赵既见此异，不敢留。遂皆毁所画鬼兵。广亦惧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请广画。广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灵，传得画法，每不敢下笔。其如往往为妖。幸察之。”其宰不听。谓广曰：“画鬼兵即战，画物必不战也。”因命画一龙。广勉而画之。笔才绝，云蒸雾起，飘风倏至。画龙忽乘云而上。至滂沱之雨，连日不止。令忧漂坏邑居。复疑广有妖术，乃收广下狱，穷诘之。广称无妖术。以雨犹未止，令怒甚。广于狱内号泣，追告山神。其夜，梦神人言曰：“君当画一大鸟，叱而乘之飞，即免矣。”广及曙，乃密画一大鸟。试叱之，果展翅。广乘之，飞远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寻复见神。谓广曰：“君言泄于人间，固有难厄也。本与君一小笔，欲为君致福，君反自致祸，君当见还。广乃怀中探笔还之。神寻不见。广因不复能画。下邳画龙，竟为泥壁。（出《大唐奇事》）

廉广，鲁人。因为采药，在泰山遇到风雨，在大树下避雨。到半夜雨过天晴，廉广信步而行。走了不一会儿，遇到一个人，象一位隐士。这个人问廉广：“你因为什么深夜在这里？”并邀请廉广一同坐在树下面。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这个人忽然对廉广说：“我会绘画，可以教你绘画的方法。”廉广连说可以。这个人又说：“我送给你一支笔，但是请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你用这支笔，随意画些什么，都能具有灵气。”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支五彩笔交给廉广。廉广接笔拜谢，这个人却忽然没有了。这之后，真

的象这个人说的那样，这支笔确实很有灵验。但是，廉广遵嘱保守这个秘密，轻易不敢用这支笔画什么。后来，有事来到中都县。县令姓李，喜爱绘画，他知道廉广也会绘画，将廉广请来，一边饮酒一边让廉广给他画一幅。廉广严守秘密，一句话也不说。李县令苦苦恳求他，廉广万不得已，才在墙壁上画了一百多个鬼兵，气势象去杀敌。这个县的赵县尉知道这件事后，也恳请廉广给他画幅画。廉广又在赵县尉的官署墙壁上也画了一百多个鬼兵，气势若准备打仗。这天夜里，两个地方所画的鬼兵都出来打仗。李县令与赵县尉都亲眼看见了这件事，吓得他们再也不敢挽留廉广住在县里了，并将墙上所画的鬼兵全都毁掉了。廉广也因惧怕获罪而逃到下邳县。下邳县令得知廉广会画后，也恳请他为自己画一幅。廉广告诉他：“我在一天夜里偶然遇到一位神人，传给我绘画的方法。但是我每每不敢下笔。因为如果下笔绘画，画出来的东西往往会兴妖作怪，幸好我察觉了这一点。”下邳县令不听，对廉广说：“你在中都县画鬼兵走下墙来战斗厮杀，你要是画物一定不会打仗吧。”于是让廉广为他画一条龙。廉广勉强答应给他画。刚画完，只见画龙的地方开始升出云雾，大风也随后刮起来。画上的那条龙乘云驾雾飞上天空，紧接着就下起了滂沱大雨，一连下了好几天也不停止。下邳县令担忧雨水淹毁市区居民的住宅，又怀疑廉广会妖术。于是让人将廉广抓起来关到牢狱里，一再审问他会不会使妖术？廉广一再说他不会使什么妖术。但是，雨还是下个没完，下邳县令更加发怒了，继续将廉广关押在牢狱里。廉广在狱中大哭不止，哀告山神快来解救他。这天夜里，廉广梦见那位神人告诉他：

“你当画一只大鸟，呵叱它，乘着这只大鸟飞出牢狱，就可以免除这场祸患。”廉广从梦中醒来，等到天亮后，秘密画了一只大鸟。画完后，试着呵叱它，大鸟果然展翅欲飞。于是廉广乘上大鸟飞出牢狱。大鸟载着廉广一直飞到泰山顶上才落下来。过了一会儿，避雨那个夜晚遇见的那位神人又出现在廉广面前。神人对廉广说：“你将秘密泄露在人间了，因此遭到了灾难。我给你一支小笔本意是想给你带来福气，现在反尔使你遇到祸患。你还是将这支笔还给我吧。”于是，廉广从怀中取出笔还给了这位神人。过了一会儿，神人又不见了。廉广也由此不会绘画了。下邳县他画龙的地方，重新还原成泥壁。

范山人

李叔詹常识一范山人，停于私第。时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谓李曰：“某将去，有一艺，欲以为别。所谓水画也。”乃请后厅上掘地为池方丈，深尺余。泥以麻灰。日汲水满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砚。先援笔叩齿良久，乃纵毫水上。就视，但见水色浑浑耳。经二日，搨以细绢四幅。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李惊异，苦诘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出《酉阳杂俎》）

李叔詹曾经认识一位范山人，请他到家中来。这位范山人预告出来的吉凶福祸，后来都能一一得到验证。他还会推算天文历法和算命，用真气、符咒治邪病、克异物、禳除灾害。范山人在李家住了半年，忽然有一天对李叔詹说：“我要离开这里了。我有一种技艺，想用它来作为我临别时的赠礼，就是水画呀。”于是请人在后厅地上挖一个池子，长宽各约一丈，深一尺多，用麻灰抹好。每天都将它灌满水。等到水再不往下渗了，将颜色墨砚准备好。范山人先握笔叩齿好一阵子，才纵笔在水中涂划。再看看池水，只见水色浑浑的。过了两天，将四幅素白细绢放在池水中拓，约有一顿饭工夫，再将四幅细绢取出来，举过头顶观看。只见细绢上古松怪石，人物、房屋、树木俱全，象真画一样。李叔詹深感惊异，再三询问范山人，他才告诉说：“我能够禁管住颜色，不让它随便沈散罢了！”

韦叔文

唐进士韦叔文善画马。暇日，偶画二马札绢而未设色。赴举，过华岳庙前。恍然如梦。见庙前人谒己云：“金天王奉召。”叔文不觉下马而入，升殿见王。王曰：“知君有二马甚佳，今将求之，来春改名而第矣。”叔文曰：“己但有所乘者尔。”王曰：“有，试思之。”叔文暗思有二画马，即对曰：“有马，毛色未就。”曰：“可以为惠。”叔文曰：“诺。”出庙，急于店中

添色以献之。来春改名而第。（出《闻奇录》）

唐朝时，进士李叔文擅长画马。一天闲暇，李叔文在札绢上画了二匹马没有着色，这天，他去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华山寺庙前，恍惚中好象作了一个梦。见到庙前有人参拜他，说：“奉金天王的命令召你前去见他。”李叔文不觉间下马进去，升殿拜见金天王。天王说：“得知你有两匹良马，现在我请你将它们送给我。明年春天，请你改换个名字再参加科举考试，一定会考中的。”李叔文说：“我只有现在所骑的这匹马呀。”天王说：“请你再想想。”李叔文暗暗想到自己在家画的那两匹马，现在就带在身边。立即回答说：“是的，我有两匹马。只是，还没有涂上颜色呢。”天王说：“可以马上绘上色嘛。”李叔文说：“是的。”李叔文走出庙门。急忙骑马来到店中，取出来在家画的那两匹马，赶忙涂上颜色献给天王。第二年春天，李叔文改名参加科举考试，果然考中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四 画五

贯 休 楚 安 应天三绝 八仙图
黄 筌 杂 编

贯 休

唐沙门贯休，本婺州兰溪人也，能诗善书妙画。王氏建国时，来居蜀中龙华之精舍。因纵笔，用水墨画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萦云，枯松带蔓。其诸古貌，与他人画不同。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图原作圆，据明抄本改）之。谓之‘应梦罗汉’。”门人昙域、昙弗等，甚秘重之。蜀主曾宣入内。叹其笔迹狂逸，供养经月，却令分付院中。翰林学士欧阳炯亦曾观之。赠以歌曰：“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捐大绢泥高壁，闭日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去袈裟点神

笔。高抬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怪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搯颐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卧象低垂鼻，岸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纹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林间乱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出《野人闲话》）

唐朝时，佛门僧人贯休，是婺州兰溪人。贯休和尚能吟诗，写一手好字，擅长绘画。王建在蜀建立前蜀王朝时，他来到蜀中，居住在龙华寺专供他修行参禅的居室里。他用水墨画法为寺里画了十六个罗汉和一幅佛像、二幅菩萨像。画上，巨大的岩石萦绕着云雾，虬节的苍松盘绕着古藤。而佛、菩萨和十六位罗汉的相貌都古岸异常，跟别的画师画的不一样。贯休自己时常说：“我是在梦中见到了这些神佛，醒来后将他们画出来的，也可以称他们为‘应梦罗汉’吧。”他的弟

子昙域、昙弗等人，将这些画密秘收藏起来，看成珍贵的艺术品。蜀王曾经宣召贯休进宫，非常赞赏他的画。说他用笔狂放飘逸，在宫中供养了一个月后，分配他到翰林院。翰林学士欧阳炯也曾观察过贯休和尚，并写了一首诗赠送给他。诗称：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捐大绢泥高壁，闭日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云袈裟点神笔。高抬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怪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搯颐偏袒肩。口开或若供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有卧象低垂鼻，岸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纹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夹两三片，线补纳衣千万行。林间乱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苦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

楚安

西蜀圣寿寺僧楚安妙画山水，而点缀甚细。至于尺素之上，山川林木，洞府峰峦，寺观烟岚人物，悉皆有之。每画一小团扇，内安姑苏台或画滕王阁，其有千山万水尽在目前。然须一季已来，方就一扇。其时诸王宰辅竞相有请。得之者奉遗甚厚，有不得画者恨恨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适意而已。归寂后，有好事者，往往收得其笔踪。或谓之“墨宝”也。（出《野人闲话》）

西蜀圣寿寺僧人楚安山水画画得非常好，而且画的特别细腻。在一尺宽的白细绢上，可以画出来山川林木，洞府峰峦，寺观烟雾岚气及人物。他就是画一柄小小的团扇，也可以在上面画出来姑苏台呀滕王阁等楼台亭榭，可以让你在团扇上看到山山水水。然而，楚安画扇一个季度只画一柄。诸位王公大臣争着请他去画扇子。得到他画的扇子的人给他很丰厚的酬金，未得到的很是不满。但是楚安自己说他画扇子仅仅为了好玩罢了。楚安去世后，有喜爱收藏的人，每每得到楚安生前的遗画、遗作。有人说这是“墨宝”啊！

应天三绝

唐僖宗皇帝翠华西幸之年，有会稽山处士孙位随驾止蜀。位有道术，兼攻书画，皆妙得笔精。曾于应天寺门左壁上画天王一座，部从鬼神。奇怪斯存，笔势狂纵，莫之与京。三十余年无有敌者。景焕其先亦专书画，尝与翰林欧阳学士炯乃忘形之交。一日连骑同游兹寺，偶画右壁天王以对之。渤海在旁（在旁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观其逸势，复书歌行一篇以纪之。续有草书僧梦龟后至。又请书之于廊壁上。故书画歌行，一日而就。倾城人看，阆咽寺中，成都之人。故号为“应天三绝”。歌行今亦录附曰：“锦城东北黄金地，古迹何人兴此寺。白眉长老重名公，曾识会稽山处士。寺门左壁图天王，威仪部从来何方。鬼神怪异满壁走，当檐飒飒生秋光。我闻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宫殿琉璃瓦。采仗时驱拂琳装，金鞭频策骐驎马。毗沙大像何光辉，手擎巨塔凌云飞。地神对出宝瓶子，天女倒披金缕衣。唐朝说著名公画，周昉毫端善图写。张僧繇是有神人，吴道子称无敌者。奇哉妙手传孙公，能于此地留神踪。斜窥小鬼怒双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宝冠动惚（上声）生威容，趋跄左右来倾恭。臂横鹰爪尖纤利，腰缠（去声）虎皮斑剥红。飘飘但恐入云中，步骤还疑归海东。蟒蛇拖得浑身堕，精魅搦来双眼空。当时此艺实难有，镇在宝坊称不朽。东边画了空西边，留与后人教敌

手。后人见者皆心惊，尽为名公不敢争。谁知未满三十载，或有异人来间生。匡山处士名称朴，头骨高奇连五岳。曾持象简累为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长老遇奇踪，今日门师识景公。兴来便请泥高壁，乱抢（去声）笔头如疾风。逡巡队仗何颠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满虚空，两面或然如斗敌。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擎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乌嘴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颌髑髅干子裂。眉粗眼竖发如锥，怪异令人不可知。科头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儿。况闻此寺初兴置，地脉沈沈当正气。如何请得二山人，下笔咸成千古事。君不见，明皇天宝年，画龙致雨非偶然。包含万象藏心里，变现百端生眼前。后来画品列名贤，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间是物皆求得，此样欲于何处传？尝忧壁底生云雾，揭起寺门天上去。”（出《野人闲话》）

唐朝僖宗皇帝到西蜀巡视那年，有位会稽山的隐士孙位随皇驾一块儿来到蜀地。孙位会道术，还擅长书法、绘画，每有作品都是上乘之作。他曾在应天寺门左面墙壁上绘画一幅天王像。天王的随从鬼神，形像怪异，笔势狂放，没有比这幅画画得更好的了。三十多年来，没有超过孙位的人。景焕从前也专门学习过书法、绘画，曾经跟翰林学士欧阳炯是无拘束的朋友。一天，他们一同骑马游应天寺。景焕突发兴趣，在寺门右边墙壁上也画一幅天王像，想跟孙位画的那幅比试高低。渤海在旁边看到景焕画的这幅天王像笔势峻逸，又作

了一篇歌行诗来记载这件事情。后来擅长草书的僧人梦龟刚巧也来了，于是请他将这篇歌行题书在廊壁上面。由此，画、歌行、书法，一天内都完成了。全城的人都争相来观看，整个应天寺内拥挤喧嚷的，都是成都的市人们。由此人们称为“应天三绝”。现将这首歌行附录在下面，是：锦城东北黄金地，故迹何人兴此寺。白眉长老重名公，曾识会稽山处士。寺门左壁图天王，威仪部从来何方。鬼神怪异满壁走，当檐飒飒生秋光。我闻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宫殿琉璃瓦。采仗时驱拂琳装，金鞭频策骐驎马。毗沙大像何光辉，手擎巨塔凌云飞。地神对出宝瓶子，天女倒披金缕衣。唐朝说著名公画，周昉毫端善图写。张僧繇是有神人，吴道子称无敌者。奇怪妙手传孙公，能于此地留神踪。斜窥小鬼怒双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宝冠动惚（上声）生威容，趋跄左右来倾恭。臂横鹰爪尖纤利，腰缠（去声）虎皮斑剥红。飘飘但恐入云中，步骤还疑归海东。蟒蛇拖得浑身堕，精魅搦来双眼空。当时此艺实难受。镇在宝坊称不朽。东边画了空西边，留与后人教敌手。后人见者皆心惊，尽为名公不敢争。谁知未满三十载，或有异人来间生。匡山处士各称朴，头骨高奇连五岳。曾持象简累为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长老遇奇踪，今日门师识景公。兴来便请泥高壁，乱抢（去声）笔头如疾风。逡巡队仗何颠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满虚空，两面或然如斗敌。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擎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乌嘴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颌髑髅干子裂。眉粗眼竖发如锥，怪异令不可知。科头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儿。况闻此寺初兴

置，地脉沈沈当正气。如何请得二山人，下笔咸成千古事。君不见，明皇天宝年，画龙致雨非偶然。包含万象藏心里，变现百端生眼前。后未画品列名贤，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间是物皆求得，此样欲于何处传？尝忧壁底生云雾，揭起寺门天上去。

八仙图

西蜀道士张素卿，神仙人也。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绘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堵。笔迹遒健，精彩欲活。见之者心悚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中之奇绝也。蜀主累遣秘书少监黄筌令取模样。及下山，终不相类。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八幅，以献孟昶。观古人之形相，见古人之笔妙，观赏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无以写神仙之质也。”赐物甚厚。一日，令伪翰林学士欧阳炯次第赞之，又遣水部员外郎黄居宝八分题之。每观其画，叹笔迹之纵逸；览其赞，赏文词之高古；视其书，爱点画之宏壮。顾为“八仙”。不让“三绝”。（八仙者，李己、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长寿、葛永瓚。（出《野人闲话》）

西蜀道士张素卿，是神人。张素卿曾经在青城山丈人观的几堵墙上，绘画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等五岳，长

江、黄河、淮水、济水等四渎，和十二溪女等。笔力遒健，不论是山、是水、还是溪女，都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活。看到这些壁画的人，都不由得顿生敬慕之情，停下脚步不愿意离开。这些画真是画中的奇譎绝世之作。后蜀君主孟知祥，多次派秘书少监黄筌去丈人观取这些壁画的摹写图本，但是拿回来的图本始终都不象原壁画。有人过生日，收到张素卿所画的《八仙图》，献给孟知祥的第三子孟昶。观看画上的古人形象，欣赏古人的画作。孟昶久久地欣赏把玩这幅《八仙图》，说：“不是神人，不能绘出神仙的姿质啊！”他给献画的人很丰厚的赏赐。一天，孟昶又让前朝翰林学士欧阳炯按着顺序为《八仙图》写赞词，又让水部员外郎黄居宝用八分题写在画上。孟昶每次观赏《八仙图》，都不由得称赞这幅画笔力恣肆飘逸，称赞画上的赞词文彩高雅古拙，称赞画上的题书笔势宏壮。他说：“《八仙图》一点也不比《应天寺》的“三绝”壁画逊色。”

黄 筌

昔吴道子所画一钟馗，衣蓝衫，鞞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鬣。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剜鬼眼睛。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将献伪蜀主，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谢恩讫。昶谓曰：“此钟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则更校有力。试为我

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絳绢素，画一钟馗，以拇指掐鬼眼睛。并吴本一时进纳。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辄改。筌今所画，虽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拇指。”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彩缎银器，旌其别识。（出《野人闲话》）

从前，唐朝人吴道子画的一幅《钟馗捉鬼图》，钟馗穿的是蓝衣衫，一只脚用皮裹着，一只眼睛眯细，腰上挂着一只笏板。头发上面系一头巾，蓬乱的头发一直垂到鬓角。左手捉住一只鬼，用右手第二指剜鬼眼睛。这幅画笔力遒劲，实在是深得唐朝时的绘画的神妙。收藏这幅画的人，将它进献给后蜀君王孟昶。昶非常喜爱珍重这幅画，曾一度将它悬挂在宫寝内。一天，孟昶召见黄筌让他来欣赏这幅《钟馗捉鬼图》。黄筌一看到这幅画，连称妙绝。黄筌谢过恩后，孟昶说：“画上的钟馗如果用拇指掐鬼眼睛，会更有力些。请你试着为我修改一下。”黄筌听了后请孟昶允许他拿回家里去改。仔细捉摸了好几天，黄筌总觉得没法改动。于是另外繙好一幅白绢重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和吴道子的原画一起进献给孟昶。孟昶看了后问：“我本来让你改画，为什么另画了一幅？”黄筌回答说：“吴道子所画的钟馗，全身的力量，人物的神情、眼神，都集聚在第二指上，不在拇指。所以，我不敢轻易给改动。我现在画的这幅，虽然赶不上吴道子画的那幅，但是人物和全身力气和心思却都集聚在拇指上了。”孟昶听了后非

常高兴，非常赞赏黄筌的才能。于是赏赐给他彩缎、银器等物，用以表彰他的卓有见识。

杂 编

敬爱寺复有雉尾病龙，莫知画者谁氏。绘素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东廓观音院，天王部从中，绯衣神人抱野鸡一只，遍而观之，势若飞动也。天王原作大王，只作身，据《剧谈录》改。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尚书谈录》，今见出《剧谈录》）国朝李嗣真评画云：“顾画屈居第二。”然虎头又伏卫协画北风图（此图尝在韩吏部家）。张弘靖平康里宅，乃崔司业融旧第。有司业题壁处犹在。（出《尚书故实》）

僧道芬，会稽人。綦阳人郑町。处士梁洽。处士项容。青州处士吴恬，一名汾，字建康。已上并画山水。道芬格高。郑町雅淡。梁洽美秀。项容顽涩。吴恬险巧，有画《山水录》，记平生所画在绢素者凡百余面。传之好事。白云：“初梦有神人指授画法。”恬好为顽石，气象深险，能为云雨气象。又有王默，师项容，风颠酒狂。松石虽有高奇，流俗所好。醉后以头髻抵于绢素。王默早年受笔法于台州郑虔。贞之末，于润州歿。举柩若空，时人多言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顾著作知新亭监时，默请为海中都巡。问其意，云：“要见海中山水

耳。”为职半年后解去。尔后落笔有奇趣。乃项生弟子耳。彦远从兄监察御史厚，与余具言此事。然余不甚觉默画有奇也。（出《名画记》）

有别画者，与人同游寺。看壁画音声一铺（铺原作幅，据明抄本改）曰：“此凉州第几遍。”不信，召乐官奏凉州。至画处，用指更无差异。（出《卢氏杂说》）

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笔一管约一寸，粗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以来。中间刻《从军行》一铺。（铺原作幅，据明抄本改）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铤文，有《王氏笔管记》是也。类韩文公《画记》。椅，玄质子、绍孙，高雅博古，善琴阮。余旧宅在东洛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旻郎中散马七疋，东壁有张旭草真踪数行。旭世号张颠。宅之东果园，《两京新记》是马周旧宅。（《出卢氏杂说》）

荥阳外郎赞宰万年日，有荷校者以贼呼之。言尝给妇人廉（“廉”原作“盗”，据唐阙史改）市马画。赞责之，命取以视。则古丝烟晦，幅联三四。蛮鬲裁缥，斑絜皮轴。赞曰：

“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惜，有赞皇图书篆焉。人有七万购献牢盆者，得漕渠横梁梗舫倅职。因出妓于阁。又落民间。言是寇倖其不鉴，以卑价市之。为妓人自他方归所诉，请以所亏价书罪。赞不能决。时延寿里有水墨李处士，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召之辨之。瞪目三叹云：“韩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笔之断尚疑。会有赍籍自禁军来忍者。赞以且异奸盗，非愿苛留，因并画径送。后永绝其耗。（出《唐阙史》）

晋以前目所不睹，难以平议。晋以来，厥迹存者，可得而言。顾长康、张僧繇、陆探微，异才间出，是为三祖。后世虽有作者，难可加焉。昔萧武帝博学好古，鸠集图画。令朝臣攻丹青者，详其名氏，并定品第，藏于秘府，以备阅玩。及侯景之乱，元帝迁都。而王府图书，悉归荆土。洎周师来伐，帝悉焚之。历周隋至国朝，重加购募，稍稍复出。无何。遂盈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图画。潜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长，共成一事。仍旧缥轴，不得而别也。因而窃换。张氏诛后，为少保薛稷所收。稷败后，悉入岐王。初不奏闻，窃有所虑，因又焚之。于是图画奇迹，荡然无遗矣。（出《谭宾录》）

敬爱寺还有雉尾病龙，不知道是谁绘画的，这幅画奇异美妙，都可以列入精妙无比的艺术珍品的行列。本朝（按：指

唐朝。)李嗣真论评绘画说：“顾凯之的画位居第二位。”然而顾恺之又佩服卫协画的《北风图》。《北风图》曾经收藏在韩史部家中。现在藏在长靖平康里的宅第里。张家的这所宅第，乃是司业崔融的旧宅。崔融当年在墙壁上题的字还存在。

僧人道芬，会稽人。荥阳人郑町、隐士梁洽、隐士项容、青州隐士吴恬，还有一个名字叫“汾”，字健康。上述这些人都擅长画山水。道芬的画格调高尚，郑町的画雅淡，梁洽的画美秀，项容的画顽冥晦涩。吴恬的画险巧，有画卷《山水录》，上面记载着他平生画在素绢上的画，一共有一百多幅传给后世，这也是件有益的事情。他自己说：“最初，是在梦中来了一位神人传授给我如何绘画的。”吴恬喜爱画顽石。他画的顽石景象深奇幽险，能产生出云雨等现象。还有王默，师法项容，性情颠狂好饮。他画的松石虽然高雅奇异，也为一般人所喜爱。王默喝醉了后，用头顶的发髻在白绢上作画。王默早年跟台州人郑虔学画。唐德宗贞元末年，王默病逝在润州。出殡时，抬着他的灵柩象抬个空柩一样的轻，当时有很多人说他是羽化升仙了。王默一生中有很多奇异的事情。顾著作任新亭监时，王默请求担任海中都巡。问他有什么用意，回答说：“我要看看海中的山水啊！”王默担任了半年海中都巡后离职而去。从这以后，每有画作必有奇趣。王默是项容的弟子。我的堂兄彦远官任监察御史，跟我的关系很好，把王默的这些奇事都跟我讲了。然而我并不觉得王默的画有什么奇异之处。

另外有一个画家，和人同游一处寺院，看到寺内墙壁上画着一套演奏乐曲的壁画。这个画家指着其中的一幅说：“这

幅绘的是演奏《凉州》第×遍。”同去的人不相信，召来乐师演奏《凉州》，演奏到他指的那幅画那儿，指法果然一点差异没有。

已故德州人王椅，他家有一管笔粗约一寸，比一般的笔粗，两端各让出半寸多，中间雕刻着《从军行》一套，有诗有画，雕刻的异常精细绝妙，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纤毫毕现。每一幅画刻上《从军行》的诗二句。例如：“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这两句诗，就刻在绘有诗中意境的那幅画上。真不象是人工刻的。画，类似用的白描笔法，迎着光亮可以看到。据说用鼠牙雕刻上去的。已故郎中崔铤文，撰写过一篇《王氏笔管记》，记载了这件事情。这篇《王氏笔管记》类似韩愈的《画记》。王椅，是王玄质的儿子，王绍的孙子。性情高雅，通晓古玩器用，擅长弹奏古琴。我家的旧宅在东都洛阳归德坊南街。厅堂是杏木房梁，西墙壁上有郎中韦旻画的散放着的马七匹，东墙壁上有张旭的草书真迹数行。张旭世人称他为张颠。旧宅东边的果园，《两京新记》上说，是唐太宗在位期间任过中书令的马周的旧宅。

荥阳员外郎赞任万年县知县时，有一个负枷的囚犯窃贼，曾说 he 欺骗了一位妇女，用非常便宜的价钱买下了她的绘有马的画。赞追问他，命令这个窃贼将画拿来看看。只见丝绢已很古旧，上面烟气熏染遍是污迹，约三四绢联在一起，用蛮毡裁裱的，用槃龟的皮做的轴。赞看完后说：“确实是画。”李太尉珍藏过这幅画，上面有赞皇县篆文的图书印迹。有个人用了七万钱曾将这幅画买到手进献给了监务官，换来个在漕运河上掌管横梁梗船的副职。正在这时，从别处来了一位

妇女，她自述说：“当年我从家里出来作了妓女，沦落人间。遇见了你们关押的这个贼人，他侥幸欺骗了我，用很低的价格将画买了去。现在请知县大人根据他用很少的钱骗买我的家传名画来给他定罪。”赞鉴别不了这幅画的真伪优劣。当时延寿里有个会绘画的李处士，凭着他鉴别画品的高超技艺出入于达官贵人家。赞将李处士请来鉴别一下这幅名画。李处士拿过来一看，立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连连称赞道：“这是古人韩展的珍品画啊！”一幅古画沉没黄沙现在终于又让它重见天日了，但是这幅画的来龙去脉还有可疑之处。正当这时，有人携带着户籍来认领这位妇女。赞认为这一男一女不是奸盗之徒，不愿意再扣留下去。于是将他们和这幅古画一起放行了。从这以后，再也没有这幅古画的下落消息了。

晋朝以前的画看不到了，难以评论它们的优劣。晋朝以来，尚存在的这些画中，从可以见得到的来看，顾长康、张僧繇、陆探微三家，都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可称为画界的三位宗师。后来虽然也有新的画家不断出现，但是都不能跟他们相媲美。

前朝梁武帝萧衍知识广博爱好古玩字画。他曾收集历代的许多绘画作品，让朝臣中通晓绘画的人，查清每幅画的作者，并评定品第档次，将这些画藏在秘密的地方，专门供他自己欣赏把玩。待到侯景废掉简文帝酿成战乱以来，梁元帝迁都江陵，王府中的书画都运到江陵。后来北周来征讨，敬帝将这些书画全付之一炬。从此周、隋到本朝，重又收购征集，又得到一些。没出什么差乱，又将这些画收藏在秘府。建都长安初时，张易之奏请召集天下名工修葺这些画。他暗地

里用同一颜色的古绢，让这些画工临摹仿制。仿制的画，依然用旧的缥轴，让人很难辨识出来。于是，张易之用这些仿制品将古画真迹偷换出来窃为己有。张易之事发被处死后，由少保薛稷接替他收藏这些画。薛稷事情败露后，这些古画都落入岐王手中。起初，岐王不将这些画上奏朝廷，后来有所顾虑。因此将这些古画又都焚烧了。于是，到这时历代遗留下来的古画已经全都毁掉，所剩无几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五 算术

郑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赵达
贞观秘记 一行 邢和璞 满师
马处谦 袁弘御

郑玄

汉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常算浑天不合，问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免。一说：“郑康成师马融，三载无闻，融鄙而遣还。玄过树阴假寐。见一老父，以刀开腹心。谓曰：“子可以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叹曰：“诗书礼乐，皆已东矣。”潜欲杀玄，玄

知而窃去。融推式以算玄，玄当在土木上。躬骑马袭之。玄入一桥下，俯伏柱上。融踟蹰桥侧云：“土木之间。此则当矣。有水非也。”从此而归。玄用免焉。（出《异苑》）

又郑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玄八九岁能下算乘除。年十一二随母还家。腊日宴会。同时十许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通了。玄独漠然，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玄之所志也。”（出《玄列传》）

郑玄，汉朝人。郑玄拜马融为师学习算学，三年没有见到师父马融的面。马融只是让他的一个学得较好的学生教郑玄而已。一次，马融计算浑天算的不符合，问他的弟子们，没有一个能算出来的。有个弟子说郑玄能算。马融立即将郑玄召来让他计算，一转眼的工夫就算出来了，大家都既感到吃惊又佩服。等到郑玄学业学成后辞别老师回归故里时，马融心里忌恨郑玄。郑玄也怀疑有人追赶他。于是坐在一座桥的下面，将穿着木屐的脚放在水面上。马融果然用“式”这种卜具推算出他离去的方位，带领人去追杀郑玄。看见郑玄后，对跟他一起来追杀郑玄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依靠着木（按：木屐代木。此处古人迷信说法，要在土下水上，既是棺木。），这回他必定得死。于是不杀郑玄，转身离去。郑玄方免一死。还有一种说法：郑玄跟马融学习算学，三年时间过去了，没有什么成就，马融鄙视他将他赶出师门。郑玄在回

去的路上经过一株大树，便在树荫下闭眼休息一会儿。看见走来一位老翁，用刀割开他的肚腹看看他的心，说：“你还是可以学成的。”于是，郑玄醒来后马上又回去重新跟马融学算学，很快便精通了所有的精典书籍。马融感叹地说：“诗书礼乐，郑融都精通啦！”心中暗暗产生杀机。郑玄觉察出老师有杀他的想法，偷偷离去。马融用计数的竹制筹码，推算出郑玄此时的方位应在土木上。亲自骑马去偷偷杀他。郑玄见老师骑马追来，慌忙跑到一座桥下，全身卧伏在桥柱子上躲藏起来。马融追到近前，下马来回寻找，不见郑玄，自言自语地说：“郑玄此时应当在土木之间，就是这个地方啊。这里还有水，看来不在这儿。”于是，马融骑马走了。郑玄躲避过了一场死亡。又：郑玄生于汉顺帝永建二年七月五日寅时。他长到八九岁时就能用筹码进行乘除法的运算，十一二岁随母亲回到家里，正逢腊月宴会。同席的十多个人，个个衣着华美，能说会道，唯独郑玄神情漠然，一言不发。母亲暗中几次督促郑玄，让他也跟同席人说说话。郑玄说：“说话闲聊练嘴皮子，这不是我的志向。”

真玄兔

汉安定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并善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常目算其年寿七十三，于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书其屋壁以记之。二十四日晡时死。其妻曰：“见算时常

(明抄本常作长)下一算。欲以告之，虑脱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冢上孤横之西四丈所，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杂记》)

汉朝时安定人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都精通算术，都是汉成帝时期的人。一次，真玄兔目算他的年寿是七十三岁，应当在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申时死去，并将这个日子写在屋内墙壁记下来。到了绥和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申时时，真玄兔提前一天死去。临死前，他的妻子告诉他：“当年你计算死去的日期时间时，我看见你向下多拨下一个筹码。当时我还以为你是故意这样做的，是想逃脱掉死亡呢。因此没有告诉你。现在，你果然早一天到了死期啊！”真玄兔又对妻子说：“北邙山上有坟墓。坟墓旁边长着一株楸树。在楸树西侧四丈远的地方，往下挖七尺深，我死以后就将我埋葬在那里吧。”待到真玄兔死后，家人按照他指示的方向位置去挖，挖到七尺深时，发现古时候的一具空槨，就将他下葬在这具空槨里了。

曹元理

曹元理尝从真玄兔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困米，

忘其硕数。子为吾计之。”元理以食箸十余转曰：“东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门。后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东囷不差圭合。元理后岁复遇广汉，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剥面皮矣。”广汉为之取酒。鹿脯数膋。元理复算曰：“甘蔗二十五区，应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鸟。”羊豕鹅鸭，皆道其数。果蓏穀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资业之广，何供具之褊。”广汉惭曰：“有仓卒客。无仓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头，厨中荔枝一盘，皆可以为设。”广汉再拜谢罪。入取，尽日为欢。其术后传南季。南季传项滔。项滔传子陆。皆得其分数，而失其立妙焉。（出《西京杂记》）

曹元理有一次到真玄兔的朋友陈广汉家。陈广汉说：“我有二囷米，忘记有多少石了。你为我计算一下。”曹元理用吃饭的筷子量了十多圈，说：“东囷有米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有米六百九十七石八斗。”于是陈广汉将囷门关好贴上封条。后来往外出米，西囷出了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囷中有一只老鼠，大约有一升那么大。东囷不差厘毫。第二年，曹元理又遇到了陈广汉。陈广汉将出囷时量的米的石数告诉曹元理。曹元理用手拍床说：“怎么就不知道老鼠吃米？我的脸皮其厚，不如将它剥去了。”陈广汉取来了酒和几块鹿肉干，请曹元理边算边喝酒。曹元理又用筹码计算后说：“甘蔗田二

十五畦，应该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大芋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有一千头牛，生产二百头牛犊。有一万只鸡，将孵出五万只鸡雏。”羊猪鹅鸭，都说出它们的数目；瓜果蔬菜果实，都知道它们有多少。又说：“你有这么多的家业，怎么拿出这么少的食物来招待我？”陈广汉惭愧地说：“仓里有不招待客人。如果招待客人，等到仓里吃没有了，主人也没什么吃的了。”曹元理说：“你有那么多的猪鸡鸭鹅，有那么多瓜果蔬菜，盛上一头蒸豚，再盛上一盘荔枝，不都可以招待我吗？”陈广汉再次揖拜谢罪，进到厨房里重新取来菜肴，两人一起高高兴兴地喝酒，一直喝到晚上方散。曹元理的算学，后来传给了傅南季；傅南季又传给了项滔；项滔又传给了傅南季的儿子傅陆。但是这些人都只学到了曹元理的分术，而没有真正继承下来他在算学上的建树。

赵 达

吴太平二年，长沙大饥。杀人不可胜数。孙权使赵达占之云：“天地川泽相通，如人四体，鼻衄灸脚而愈。今余干水口，常（常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暴起一洲。形如鳖，食彼郡风气。可祠而掘之。”权乃遣人祭以太牢，断其背。故老传云。饥遂上。其水在饶州余干县也。（出《洽闻记》）

吴国会稽王孙亮太平二年，长沙发生大饥荒，杀人不计其数，孙权派赵达去占算。赵达占算后说：“天地川泽相互连通，就象人的四肢互相连通似的。鼻子出血了，灸脚就会医好它。现在余干县水口突然升起一渚沙洲，形状象鳖，将这个地方的风水给吃掉了，可以在祭祀后将这渚鳖形沙洲挖掉。”于是孙权派人用牛、羊、猪三样牺牲为这渚沙洲举行了祭祀，然而让人掘断了它的脊背。据从前的老人们说，掘断了后饥荒就解除了。挖出的这条河渠就在饶州的余干县境内。

贞观秘记

唐贞观中秘记云：“唐三世后，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访之。淳风奏言：“臣据玄像，推算已定。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满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子孙殆尽。”太宗曰：“疑似者杀之，何如？”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无辜。且据占已长成，在陛下宫内为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恐伤陛下子孙不多。今若杀之为仇，更生少壮，必加严毒。为害转甚。”遂止。（出《感定录》）

唐太宗贞观年间，有本秘记上说：“唐朝三世后，有女主武王取代李姓而有天下。”唐太宗密召李淳风察访这件事。李

淳风上奏太宗说：“我根据天象，已经推算出来了。这个女人现在就在皇帝你的后宫里，从现在算起不满四十年她当得天下，将您的皇子皇孙几乎杀尽了。”唐太宗说：“怀疑谁象就将她杀死，怎么样？”李淳风说：“这是上天命定如此，没有什么祭神之法能躲避过去的。如果采用杀死的办法，将来成主的你杀不了她，被杀的都是无辜的人。况且，根据我的占算这个女人已经长大成人，就在您的后宫中为嫔妃。过了四十年后她将衰老。人老了会产生仁慈的心肠，恐怕不会伤害您太多的皇子皇孙的。现在若将她杀了结下仇怨，再生个新的女人，必将更加严厉狠毒，而且危害也将更严重的。”于是，唐太宗终止了杀死嫌疑者的念头。

一 行

沙门一行，俗姓张名遂，郟公公瑾之曾孙。年少出家，以聪敏学行，见重于代。玄宗诏于光大殿改撰历经。后又移就丽正殿，与学士参校。一行乃撰《开元大衍历》一卷，《历议》十卷，《历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张说奏上之，诏令行用。初，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御制（制原作进，据《大唐新语》改）《游仪铭》付太史监，将向灵台上，用以测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驿往安南、朗、袞等州，测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时，量日影，皆数年方定。安南极高二

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长七尺九寸三分，春秋二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朗、袞、太原等州，并差互不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约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修历人陈玄景亦善算。叹曰：“古人云，‘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术而测天地之大，岂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则天地岂得为大也。”其后参校一行《历经》，并精密，迄今行用。（出《大唐新语》）

僧人一行，俗姓张名遂，是郟公张公瑾的曾孙。一行和尚从小就出家为僧人，用他自己的聪慧与才智，为当代人所看重。唐玄宗将他召入光大殿改写历书，后来又移住在丽正殿，跟翰林学士们一起检验校核。于是一行和尚撰写成了《开元大衍历》一卷，《历议》十卷、《历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一共五部五十卷，未来得及上报给玄宗皇帝他就病逝了。宰相张说将一行和尚的遗著上报给玄宗皇帝后，玄宗下诏书命令使用一行撰写的新历。初时，一行和尚制造了一部黄道游仪进献皇上。玄宗皇帝亲自在上面撰写了《游仪铭》后，交付给太史监，将它放置在观测天象的灵台上，用来测量时辰，并且分别派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乘驿车赶往安南、朗、袞等州，去测量日影。同时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天的午时，测量日影，都测量好几年才定下来。安南州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那天日

影长七尺九寸二分，春分、秋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这天日影在表南长三寸一分。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春分、秋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日影在表北长二尺二寸九分。这两个地方是中华国土的南极与北极。朗、袞、太原等州，差的各不相同，用勾股法计算，说：“大约南北极，相距才八万多里。修历书的人陈玄景也精通算学，感叹地说：“古人说，用管来观察天象，用瓢来测量海水，认为是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一行僧人用丈、尺为单位来测量天地的大小，怎么可以测量出来呢？若按一行僧的说话，天与地又怎么能称得上大呢？”后来，陈玄景参加检查校核一行僧人撰写的《历经》，使它更加精密，直到现在使用的还是这部《历经》。

邢和璞

邢和璞好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颖阳书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尝覩。段成式见山人郑昉说：“崔司马者寄居荆州，与邢有旧。崔病积年且死，心常恃于邢。崔一日觉卧室北墙，有人鬪声。命左右视之，都无所见。卧空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鬪不已。墙忽透，明如一粟。问左右，复不见。经一日，穴大如盘。崔窥之。墙外乃野外耳。有数人荷锹钁，立于穴侧。崔问之：“皆云，邢真人处分开此。司马厄重，倍费功力。”有顷，导驺五六。悉平帻朱衣。

辟曰：“真人至。”见邢舆中，白帟垂绶，执五明扇，侍卫数十，去穴数步而止。谓崔曰：“公算尽，仆为公再三论，得延一纪。自此无若也。”言毕，壁合如旧。旬日病愈，又曾居终南。好道者多卜筑依之。崔曙年少亦随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尝谓其徒曰：“三五日有一异客，君等可为予各办一味也。”数日，备诸水陆，遂张筵于一亭。戒无妄窥，众皆闭户，不敢警欬。邢下山延一客。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绯衣宽博，横执象笏。其睫疏长，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与邢剧谈，多非人间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过庭。客熟视，顾邢曰：“此非泰山老师耶？”应曰“是”。客复曰：“更一转则失（失原作先，据明抄本改）之千里矣，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谓曰：“向客上帝戏臣也，言泰山老师，颇记无？”崔垂泣言：“某实泰山老师后身，不复忆。”少常听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终身之事，邢言若由东南止西北，禄命卒矣。降魄之处，非馆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鱼膾，休材龟兹板。后房自袁州除汉州。罢归，至阆州，舍于紫极宫。适顾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问之，道士称：“数月前，有贾客施数断龟兹板，今治为屠苏也。”房始忆邢之言。有顷，刺史具鲙邀房。房叹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以龟兹板为讬。其夕，病鲙而终。（出《酉阳杂俎》）

邢和璞爱好谈黄帝、老子的道学，擅长心算，曾经撰写过一本《颍阳书疏》。他能够依靠奇异的飞旋功夫升入天空，还有人说他会占卜。开始没有发现他这些特异的功能。段成

式一次遇见隐士郑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姓崔的司马居住在荆州，是邢和璞的一位朋友。崔患病多年，快要死了，心里常想，如果邢和璞在就好了。一天，崔司马觉得住屋的北墙外有人挖掘的声响，让仆人去看，都没看见什么。他卧室北面的空屋，住着家人仆夫。一连七天，崔司马都似乎听到有人在掘墙。忽然他看到北墙掘透，露出米粒大小的洞。他问手下人，还是没有看见什么。又过了一天。北墙上的小洞掘成磨盘那么大了。崔司马由洞向外面看，外面是野地啊。有几个人手执锹钁站在洞口两边。崔司马问他们这是干什么，都回答说：“邢真人让我们将这掘开。崔司马你的灾难很重，让我们加倍耗费气力。”

过了一会儿，有五六个人驾车来到近前，都穿着大红衣裳戴着平巾帽子，大声喝道：“真人驾到！”崔司马看见邢和璞从车棚里走出来。只见他头戴白色的帽子，帽后垂着绶带，手拿一把五明扇，几十个卫兵簇拥着走到离墙洞几步的地方停下来，对崔司马说：“你的期数本来已尽，我到阴曹那里去过了，再三为你理论，他们才答应再延长你十二年阳寿。从此之后你不会再有病痛之苦了。”说罢，墙上的洞合上了象原先一样。过了十多天，崔司马的病也就完全好了。邢和璞曾经住在终南山，许多求道的人都来到这里自己动手修建一座茅屋住下来，跟他一起修道。有个叫崔曙的年轻人，也来跟邢和璞学道。在这里，担任砍柴担水的，都是些有名望的士人。一天，邢和璞跟徒弟们说：“过三五天，有一位奇异的客人到咱们这里来。你们每个人要为客人准备好一份菜肴。”

过了几天，山珍海味都准备齐全了，于是在一间亭子里

摆下了宴席。邢和璞事先告戒大家不要随便乱看。于是大家都将窗户、门关严，都不敢咳嗽一声。邢和璞到山下去请来了一位客人。这个人身高五尺，宽三尺，脑袋占身体的一半。身穿大红衣裳，又宽又大，手中横拿着象牙笏板。他的眼睫毛稀而长，脸是青绿色，嘴角快到耳朵那儿，跟邢和璞谈得非常热烈，谈的多半都不是人世间的事。崔曙在屋内呆得有些不耐烦了，走出屋来穿过庭院。这位奇异的客人仔细看看他，对邢和璞说：“这不是泰山老师么？”邢和璞回答说：“是的。”客人又说：“再一转世跟他原来差有千里那么远啊！真可惜！”到傍晚了，这位客人才告辞下山，邢和璞让崔曙到他身边，说：“这位客人是上帝的戏臣，他刚才说你是泰山老师转世，你还记得吗？”崔曙流着眼泪说：“我确实是泰山老师转世。但是，对从前的事情一点也不记得了。”小时候，一次听先人讲，太尉房琯让邢和璞为他卜算一下自己什么时候寿终。邢和璞告诉他：“你从东南回到西北的时候，就是你的寿、禄终止的日子。你死的地方，不是驿馆，也不是寺院。不是在途中，也不是在衙署内。你的病从吃鱼开始，你死后将用龟兹板为棺。”后来，房琯自袁州改任汉州，辞职后返回故里时途径阆州，住在紫极宫道观里，正赶上观里雇几位木匠师傅做器具。房琯觉得木板的纹理特殊，询问道士。道士说：“几个月前，有位商人施舍给道观几块龟兹板，现在用它打个屏障。”房琯这才想起多年前邢和璞给他卜算生死后告诉他的那些话。过了一会儿，阆州刺史准备好了鱼宴邀请房琯。房琯叹息一声，说：“邢和璞真是神人啊！”于是，将事情的缘委讲给刺史听，并且托付阆州刺史，他死后一定用龟兹板为

棺入殓。这天晚上，房琯终因吃鱼得病死了。

满 师

西京太平坊法寿寺有满师善九宫。大理卿王璿尝问之。师云：“公某月当改官，似是中书门下，甚近玉阶。”璿自谓黄门侍郎未可得也。给舍又已过矣。”后果改为金吾将军，常侍玉阶。满公又云：“王鉞一家尽成白骨。”有所克皆验。

位于西京长安太平坊内的法寿寺，有个僧人叫满师，擅长推算九宫八卦。一次，大理卿王璿让他给推算一下前程。满师推算后说：“你某月当变更官职，似乎是到中书门下，特别靠近皇上。王璿自己估算说：“任黄门侍郎是不太可能的，任给事中或者中书舍人已经过了。能改任个什么官呢？”后来，王璿改任金吾将军，经常站在玉阶前守卫皇上。满师的推算果然应验了。满师又说道：“王鉞一家人都得死去变成一堆白骨。”后来，果然遇到凶事全家都死去了。

马处谦

扶风马处谦病瞽，厥父俾其学易，以求衣食。尝于安陆鬻筮自给。有一人谒筮，谓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

秘法，子能从我学之乎？”马生乃随往。郡境有陶仙观，受星算之诀，凡一十七行。因请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诫之曰：“子有官禄，终至五十二岁。幸勿道我行止于王侯之门。”马生得诀，言事甚验。赵匡明弃荆入蜀，因随至成都。王先主尝令杜光庭先生，密问享寿几何。对曰：“主上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两，即七十二两也。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殒。（出《北梦琐言》）。

扶风人马处谦因患疾病双眼失明，他父亲让他学习易经，用它来谋生。一次，马处谦在安陆卖卜。过来一个人看他占卜后，对他说：“你占卜的技艺还没有达到绝妙的程度，我不为他人所知的占卜秘法，你愿意跟我学习吗？”马处谦就跟这个人来到安陆郡内的陶仙观，这个人在观中传授他占卜秘法，一共十七种。马处谦问这个人任什么官职，家在哪里？这个人回答说：“我叫胡恬”，接着告诫马处谦，“你命中能作官食皇家奉禄，能活到五十二岁。请不要将我的来历、去向告诉官宦人家。”马处谦跟胡恬学到占卜的秘法后，每次占卜预测都很灵验。赵匡明离开荆州到蜀，马处谦也随同前往。到了成都后，一次蜀王派杜光庭秘密让马处谦占卜他能享多少阳寿。马处谦卜完说：“蜀王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后来，蜀王果然活到七十二岁。四斤八两，既七十二两（按：古代十六两为一斤。）啊！马处谦官至中郎金紫，也是五十二岁那年去世的。

袁弘御

后唐袁弘御为云中从事，尤精算术。同府令算庭下桐树叶数。即自起量树，去地七尺，围之。取围径之数布算。良久曰：“若干叶。”众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叶，复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叶矣。”审视之，两叶差小，止当一叶耳。节度使张敬达有二玉碗，弘御量其广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当破。”敬达闻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贮大笼，籍以衣絮，鏤之库中。至期，库屋梁折，正压其笼，二碗俱碎。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府亲见。（出《稽神录》）

后唐袁弘御官任云中从事，尤其精通算术。同府的同事让他计算一下院子里一株桐树有多少片叶子。他立即丈量桐树，在离桐树七尺远围树画一个圆，量取圆的直径的尺寸进行运算。过了许久，说：“约有若干片树叶。”同事们没法查核，让人撼掉二十二片叶子，又叫他算。袁弘御说：“照比刚才少了二十一片树叶。”检查一下，掉落的叶中有两片略小点，当成一叶了。节度使张敬达有两只玉碗，袁弘御量了一下碗的深度与宽度，运算之后说：“这两只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一定会碎裂的。”张敬达听了后说：“我将它们小心地藏起来，看它们还能破碎吗？”随即让人将两只玉碗用衣絮等物包裹

好，装在一个大竹笼里面，放在库房中。到了来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库房的屋梁突然折断了，掉下来刚好压在藏碗的竹笼上，两只玉碗都被砸碎了。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在府中，亲眼见到这件事情。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六

卜筮一

管 轺 淳于智 柳林祖 隗 照
 郭 璞 蔡 铁 吴中察声者 王子贞
 张璟藏 凑州筮者 蔡微远 车 三
 李 老 开元中二道士 蒋 直

管 轺

管轺洞晓术数。初有妇人亡牛，从卜。曰：“可视东丘冢中，牛当悬向上。”既而果得。妇人反疑轺，告官按验。乃知是术数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轺令与担豕人斗于东阳门。豚逸入一舍，突坏其墙。其妇出焉。轺乡里范玄龙苦频失火。轺云：“有角巾诸生驾黑牛，从东（从东原作故车，据明抄本改）来，必留之宿。”后果有此生来，玄龙因留之。生急求去，不听，遂宿。主人罢入。生惧图己，乃持刀门外，倚薪假寐。

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惊斫之死。而视之则狐也。自是不复有灾。又有人捕鹿，获之，为人所窃。诣轺为卦云：“东巷第三家，候无人时，发其屋头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时，自送还汝也。”其夜盗者父患头痛，亦来自占。轺令归之。病乃愈。又治内吏失物。轺使候人静，于寺门，令指天画地，举手四向。暮果获于故处。（出《异苑》）

又平原太守刘邠取山鸡毛置器中，使轺筮之。轺曰：“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出《异苑》）

管轺通晓用卜卦观察自然现象来推测事物。

初时，有个妇女丢了一头牛，让管轺给卜算一下。管轺说：“你到东边山丘的坟墓中去看看，你丢的那头牛就在那悬空躺着呢。”到那里一看，果然看到牛在坟坑内悬空躺着呢。这位丢牛的妇女反而对管轺起了疑心，报告了官府。官府派人来察验，才知道他是用卜卦推算出来的。又有一次，洛中有一个人的妻子丢失了。管轺让他跟一个挑猪人在东阳门相打，猪从挑猪人的箩筐里跑出来，跑到一家院里，撞坏了院墙，从屋里走出来一个女人，正是问卜人的妻子。管轺住的乡里范玄龙家中接连不断地失火。找管轺卜算。管轺说：“有一位戴着角巾的男人驾着黑牛从东边来，你一定留他住下。”后来，果然有这么一个男人来了。范玄龙留他在家中住

下，这个男人急着赶路，范玄龙不放他走，只好住下了。天黑后，范玄龙一家不进屋去睡。这位男人怕他们谋害他，就手中持刀在里屋门外，倚着柴堆打个盹。忽然看见一个东西，用口往外喷火，这个男人惊恐急忙用刀将它砍死，上前去看，原来是只狐狸。从这以后，范玄龙家再也不闹火灾了。又有一个人捕获一头鹿，让人偷走了，到管辂这儿推算。管辂告诉他：“东街第三家，等他们家里没人的时候，掘开他家屋上第七根椽子，将瓦放在椽子下面。到明天吃饭的时候，有人就会将鹿送给你的。”这天夜里偷鹿的人的父亲头痛得厉害，也到管辂这儿来占卜。管辂让他将偷来的鹿还回去，于是他父亲的头立时不痛了。又有一次，官府内部丢失了物品。管辂让他们在人静时在寺门旁指天画地，举着手向四方。到了傍晚，丢失的物品果然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又：平原太守刘邠拿一根野鸡毛放在一个容器里，让管辂卜算是什么东西。管辂卜算说：“在高高的山上，有只鸟身子是朱红色的，羽翼是玄黄色的，每天早晨它都鸣叫。你容器里装着的是根山鸡毛。”

淳于智

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门数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買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当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出《独异志》）

鲍瑗家里经常有人病了或死了，淳于智给他占一卜，卦象上说：“你赶快到离市门几十步的地方，看见一个人拿着荆条马鞭，就将马鞭买下来。拿回家来，悬挂在东北面桑树上，就会免出疾病的。而且，三年之内还将得到一笔外财。”鲍瑗按照淳于智的话去做了，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没有再生病了。后来挖井又挖到铜钱及各种铜器二十枚。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积年不差。渐困（“困”原作“因”，据明抄本改）垂命。林祖遂占之，得“颐”之“复”。按卦曰：“应得姓石者治之，当获灸鼠而愈也。”既而乡里有一贱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头上三处。觉佳。俄有一鼠，色黄秀，迳前。噉噉然伏而不动。呼犬噬杀之。视鼠头上，有三灸处。病者自差。（出《洞林》）

有个以占卜为生的人叫柳林祖，非常精通占卜术。他的妻子曾经得过老鼠疮，好几年了也未见好，而且眼看病重到危及生命的地步了。柳林祖于是占卜推算，得到“颐”和“复”两卦。按着卦象说：“应该让一位姓石的人医治，而且

在捉到灸鼠的时候就能痊愈。”过了一段时间，乡里有一户贫贱的人家姓石，说能治这种鼠疮病。于是在患者头上灸了三处，果然感觉好多了。过了一会儿，有一只老鼠，亮黄色，径自走到跟前来，活脱脱地望着他们一动不动。叫唤狗来将这只老鼠捕住，看见老鼠头上有三处被灸。从此，柳林祖妻子的鼠疮病彻底痊愈了。

隗 照

晋隗照善易。临终谓妻子曰：“后虽大荒，勿卖宅。后五年，诏使龚负吾金，以吾所书板告之。”后如其言。妻赍板诣之。使者惘然，沈吟不语。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负金。贤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书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也。（出《国史补遗》，明抄本作出《系蒙》。）

晋朝人隗照擅长易经，临死时对妻子说：“以后虽然遇到大荒年，但不要卖掉房屋。再过五年，召见姓龚的家仆，让他偿还欠我的金子，将我写的这块书板给他看就可以了。”后来，隗照的妻子按着丈夫的遗嘱，将姓龚的家仆召到跟前，把丈夫留下的板书给这位仆人看。仆人看书板后不懂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最后取出蓍草占卜，占成一卦说：“真妙啊隗照。我不欠你的金子，是你这位善良的丈夫生前自己藏着金子，准备太平时用。知道我擅长易经，将它书写在

板上。有五百斤黄金，装在青瓷中，埋在堂屋里离墙一丈远的地方，深有九尺。”隗炤的妻子按卦上告诉的位置挖地，果然得到了一瓮黄金。

郭璞

扬州别驾顾球娣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之。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天邪。法由斩树（树原作祀，据明抄本改）杀灵蛇，非己之咎先入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访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甚大非常。有顷遂天。（出《搜神记》）

扬州别驾顾球的弟媳生下来后十岁便有病，到五十多岁了还是病厌厌的。顾球让郭璞给卜算一卦。卜得“大过”和“升”卦。卦上说的是：“得大过卦的是在‘义’上不好，他家坟地上的杨树枯死不长叶子。受振的游魂看见龙车，身患重病是遭受天邪。受到这么重的惩罚是由砍树杀灵蛇缘起的，罪过不在患病的人而在她的先人。”这个卦说的是什么呢？顾球去访察弟媳娘家的情况，得知她的先人曾确伐过大树，斩

杀过大蛇。从这之后，他弟媳便患病在身了。患病后，有一群鸟约几千只绕屋飞来飞去。人们都感到奇怪，不知这是为什么。有一位本地的农夫经过他弟媳家，抬头看见一条龙拉着车，五彩斑斓，金光耀眼，不是一般的大，过了一会儿就消失了。

蔡 铁

宋南郡王义宣在镇，府史蔡铁者善卜。王尝在内斋见一白鼠缘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内函中，命铁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状之。”“白色之鼠背明户，弯孤射之，绝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见信，剖腹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铁言。赐万钱。（出《渚宫旧事》）

南北朝时，南宋的王义宣镇守南郡期间，属下有个叫蔡铁的府史擅长占卜。一次，王义宣在书房里看见一只白鼠缘着屋梁向上爬，让左右的仆人将它射下来，装在一个匣子里，让蔡铁卜算匣子里装的是什么？蔡当场卜算一卦笑着说：“卜到了！”王义宣说：“你说说这件东西的样子”蔡铁说：“是一只白鼠背对着明亮的窗户，弯弓射它，射断了它的左腿。这只老鼠肚中怀着五只小鼠，三只雄鼠两只雌鼠，若不相信，将白鼠的肚子剖开立时就清楚了。”王义宣便让人将白鼠肚子剖

开，果然向蔡铁说的那样。王义宣赏赐给蔡铁钱一万。

吴中察声者

后魏末，有吴士至北间。目盲而妙察声。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试之。闻刘桃枝之声曰：“当代贵王侯将相死于其手。然譬如鹰犬，为人所使耳。”闻赵道德之声曰：“亦贵人也。”闻太原公洋之声曰：“当为人主。”闻澄之声，不动。崔暹私掐之，乃缪言：“亦国王也。”王曰：“我家群奴，犹当极贵，况吾身手。”后齐诸王大臣赐死，多为桃枝之所拉杀焉。而澄竟有兰京之祸。洋受禅，是为文宣王。（出《三国典略》）

后魏末年，有个从江南吴地来的盲人，擅长听声音卜算人的吉凶祸福。丞相高欢的世子渤海王高澄让他试听一下。他听了刘桃枝的声音后说：“当代的贵人王侯将相都将死在这个人的手里。然而这个人就象鹰犬，是听别人的命令而干的。”听了赵道德的声音后说：“这也是位贵人啊。”听了太原公高洋的声音后说：“你将来贵为人主能当君王。”听了高澄的声音后不言语了，崔暹暗中掐了他一下，他才违心地说了假话：“也是国王啊。”高澄听了说：“我家里的仆人都极富贵，何况我本人呢！”后来，北齐的各个王、大臣被处死，多数都是由刘桃枝拉出去砍头的。高澄也遭遇上了兰京之祸，被家中一个作饭的仆夫兰京杀死，高洋取代后魏自封为文宣王，作了北齐的开国君王。

王子贞

唐贞观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问卜者王子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候见一人着青紬襦，遂邀为重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其持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枝叶盖井之所致也。（出《朝野僉载》）

唐太宗贞观年间，定州鼓城县有个叫魏全的富户，他母亲忽然双眼失明，到占卜人王子贞那儿去问卜。王子贞为魏全母亲卜算一卦，说：“明年三月一日，有个穿青衣的人从东边来，让他给治疗一定能治愈。”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一日，魏全果然等到一个身穿粗绸青衣短衫的人。于是邀请这个人到家里，用好酒好菜招待他，请他给母亲治眼疾。这个人说：“我不懂得医道。我只会做犁啊。我就为你做一张吧。”说着，这个人手拿斧子绕着房舍周围找能够做犁辕的材料，看见一株弯曲的桑树枝干遮临井上，就将它砍下来。就在这时，魏全母亲的两眼突然重见光明。原来这是株弯曲的桑树枝干上的叶子将井盖住而导致了魏全母亲双眼失明。

张璟藏

周郎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长而慢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人奸，没入掖庭。（出《朝野僉载》）

周时郎中裴珪的姨太太赵氏，很有姿色，曾经向张璟藏占卜年寿和命运。张璟藏说：“夫人你的眼睛细长而且妩媚看人。根据相书上说的，用妩媚的目光看人的人，性情淫荡。夫人你眼珠小四围露白，将有五个男人跟你有奸乱的关系。你最终还是因为奸情而受到惩处，应慎重啊。”赵氏姨太太听了后一笑而去。后来，这位姨太太果然因为犯了奸情，被裴珪处以秘刑。

湊州筮者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为景佺。刚直严正，进士擢第。后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时内史李昭德以刚

直下狱。景佺庭称其公清正直。则天怒，以为面欺。左授湊（明抄本湊作溱，下同）州刺史。初任湊州，会善筮者于路，言其当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终，服紫衫而终。（出《御史台记》）

杜景佺，信都人。他原来的名字叫元方，在未任官职前改名为杜景佺。杜景佺为人刚直严正，进士出身，后来官任门下省侍郎行使宰相的权力。当时，内史李昭德因为性情刚直触怒了武则天而被打入牢狱。杜景佺在大殿相见时，直接向武则天讲述李昭德的公正清廉，刚直不阿，武则天大怒。认为他当面欺君。将他贬配到湊州任刺史。杜景佺刚到湊州上任，在路上遇见一位会占卜的人，说他能重新任宰相，官为三品而不穿紫袍。这年夏天结束时。杜景佺身穿紫色军校服死了。

蔡微远

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转式讷，谓礼曰：“公大亲近，位至方伯。”谓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禄尽。宜致仕可也。”二人皆应举。（明抄本举作选）怀礼授左补缺，后至和复二州刺史。行忠受城门郎，至秋而卒。（出《朝野僉载》）

瀛州人安溪县令张怀礼，沧州弓高县令晋行忠，到蔡微远那问卜。蔡微远占卜后对张怀礼说：“你的父母离你很近，你可以官至一方的主事人。”对晋行忠说：“你能得到一个京官的位置，今年的俸禄将会完结，适宜辞去官职就可以了。”这年，二人同去应考。张怀礼官授左补缺，后来官至和、夏二州刺史。晋行忠官授京都城门郎。他没有辞去这个官职，结果，这年秋就死去了。

车 三

车三者，华阴人，善卜相。进士李蒙宏词及第，入京注官。至华阴，县官令车三见。诳云李益。车云：“初不见公食禄。”诸公云：“应缘不道实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词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车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爱华阴县。”车云：“得此官在，但见公无此禄。奈（奈原作如，据明抄本改）何。”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翊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出《定命录》）

车三，华阴人，擅长占卜相面。李蒙参加科举考试中“宏词”进士，进京去听候任命官职，到了华阴县。县令让车三给李蒙相一面，并且欺骗他说叫李益。车三相完面，说：“开始见不到你能享受到朝廷的俸禄。”诸位官员们说：“大概是没有说出真实姓名，所以没有相对。这位叫李蒙，是‘宏词’进士，正要进京听候任命官职。你看看他能被任命个什么官职？”车三问李蒙：“你想担任什么官职？”李蒙说：“我爱到华阴县来任职。”车三说：“你这次一定会被安排在华阴县的。只是，从你的面相上看，你没有在华阴作官的命，怎么办？”众人都不相信车三的话。待到李蒙到京后，果然授任华阴县尉，诸位同事在曲江船上设宴为他祝贺。同事们让李蒙作序记载曲江游宴这件事。到傍晚了，序写出来了。史翊先起来，从李蒙手中拿过序来拜读。后来，裴士南等十多人争抢着看序，使船偏向一边，于是翻了船。李蒙、裴士南等落水淹死了。

李老

开元中，有一人姓刘不得名。假荫求官，数年未捷。忽一年铨试毕，闻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窃报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来岁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为保所

累，被驳。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试毕，自度书判微劣，意其未遂。又问李老。李老曰：“勿忧也，君官必成，禄在大梁。得之，复来见我。”果为开封县尉。又重见老人。老人曰：“君为官，不必清俭，恣意求取。临满，请为使入城。更为君推之。”生至州，果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财贿。及满，贮积千万。遂谒州将，请充纲使。州将遣部其州租税至京。又见李老。李老曰：“公即合迁官。”生曰。某今向秩满后选之，今是何时。岂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内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见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纳州赋于左藏库，适有凤凰见其处。敕云：“先见者与改官。”生即先见，遂迁授浚仪县丞。生益见敬李老。又问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满岁，又获千万。还乡居数年，又调集，复诣李老。李老曰：“今当得一邑，不可妄动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寿春宰。至官未暮，坐贓免。又来问李老。老曰：“今当为君言之，不必惭讳。君先代曾为大商，有二千万资，卒于汴州。其财散在人处。故君于此复得之，不为妄取也。故得无尤。此邑之人，不负君财。岂可过求也？”生大伏焉。（出《原化记》）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人姓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凭借先人的荫庇求官作，一连几年没有成功。这一年选授官职的考核刚定，刘生听说西市有个李老汉擅长占卜，就前去造访问卜。李老汉说：“今年你是选授不上官职了。”刘生问：“有人私下告诉我，今年这期选授官职肯定有我。你怎么说授

不上呢？”李老汉说：“今年肯定选授不上。来年你不去谋取自然就能得到官职。”刘生不信李老汉的卜算。后来他受张举人的连累，将他从选的名单中除了名，这时他才相信李老汉是占卜的神手。第二年考试完了，刘生自认为这次书法和文章都考的不好，心想一定考不上了，就再去问李老汉。李老汉说：“不用忧愁，你这次一定能作成官。而且，你将被选授在大梁任职。接到任命的通知后，再来见我。”刘生果然被授任开封县尉。接到任命后他又去见李老汉。李老汉说：“你在任职期间不必清廉节俭，尽可以随意求取，快到任时，请求让上峰委派你为进京的使臣。这样，你的官职还可以再升一步。”刘生到州府报到后，果然被刺史所信任。他想到李老汉说的话，大肆索取贿赂，快到任期满时，已经聚了千万家财。于是，他前去拜见州将，请求担任往京都运送货物的纲使。州将果然委派他押运本州的租税去京都。刘生得到这一任命后，又去见李老汉。李老汉告诉他：“你这次又该升官了。”刘生说：“依惯例任期满后才能升迁。我的任期现在还未满呢，怎么能够再升迁呢？”李老汉说：“你在三日内一定能升官。而且，这个官职就在你要去的京城里得到它。得到后，再来见我。”刘生疑疑惑惑地离开了李老汉。第二天，将押运来的租税送往左库，正好遇上了凤凰在库房边显现。皇上发下告示说：“最先见到凤凰的人，为他晋升官职。”刘生是最先看到凤凰显现的人，于是被晋升为浚仪县丞。他越来越恭敬李老汉，又问李老汉这次做官的方法，李老汉说：“和你前任时一样。”刘生在浚仪任县丞仅一年，又搜刮聚敛钱千万，然后，告退还乡过了几年归隐生活。朝廷又调他出来做官，他又找

到了李老汉讨教。李老汉说：“这次到一个新的城市去作官，不能再贿聚钱财了，应当谨慎小心。”刘生果然又被授予寿春县令。但是还没有到岁末，就因为他贪赃枉法而被就地免职。刘生被罢官后又来找李老汉询问原因。李老汉说：“现在我可以如实告诉你了，不必再隐瞒保密了。你的先人曾经是大商人，聚积了两千万的家资。他死在汴州，家产失散在当地。因此，你在汴为官时贿聚的钱财是将你先人散失的家产重新收回来，不是不义之财。因此，不会给你带来祸患。但是寿春县的人，不欠你家的钱财，怎么可以过多的敛取呢？”刘生完全拜服这位李老汉啦。

开元中二道士

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舟以九宫推算张鷟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观”之“涣”，主惊恐。后风行水上，事即散。又安国观道士李若虚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当死，无有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处死。（死原作尽，据明抄本改）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张庭珪、崔玄升、侍郎程行谋咸请之，乃免死。配流岭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出《朝野僉载》）

唐玄宗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舟用“九宫”之法为张鷟推算，说：“五鬼侵袭，天罡临命，今年是你一生中的一个灾年。”用周易再为张鷟卜算，得卦为“观”与“涣”。“观”主惊恐“涣”既“散”，后为风行水上，灾祸才消去。又让安国观李若虚再给张鷟推算一下，不告诉他姓名。推算之后。李道士说：“这个人今年关在天牢，身遭死罪，才可以免去他的大灾。不然，就会有病死去，没有挽救的办法”。后来张鷟果然被御史李全交弹劾他有罪，皇上下令处死他。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相张庭珪、崔玄升、侍郎程行谋都为他求情。这才免去死罪，改为发配岭南。这两位道士的话，得到了验证，还是可以信的啊。

蒋直

天宝十二载，永嘉人蒋直云：“郡城内有白幕。太守李江忽丁忧。”李欲归江北。蒋又云：“公至缙云郡却回。当有一绯一绿、一碧人来相推按，然终无事。”后果采访使张愿着绯，大理司直杜乔着绿，判官张璘着碧，来推。遇赦而止。（出《定命录》）

唐玄宗天宝十二年，永嘉人蒋直说：“城内有孝幔，太守李江会突然遇到父母的丧事。”太守李江听了后，想回江北到

老家去看看。蒋直又说：“你回江北途中到缙云郡时，一定要返回来。这时会有一红、一绿、一碧三个人来推究审问你。然而最后会逢凶化吉什么事情也没有。”后来，果然是采访史张愿身着红色官服、大理寺司直杜乔着绿色官服、判官张璘着碧色官服，奉命来推审李江。接着，又遇上皇上大赦才完事。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七

卜筮二

沈 七 颖阴日者 王栖岩 路 生
 邹 生 五明道士 黄 贺 邓州卜者

沈 七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李丹员外谓之曰：“闻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给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肉吃，后此无禄。公亦未改，不得给事中。”其时去社才十四日，果有敕追李侍郎。去社两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给事中。（出《定命录》）

又天宝十四年，王诸应举，欲入京。于越州沈七处卜。得纯乾卦，下四位动，变观卦。沈云：“公今应举，得此卦，观

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本是嘉兆。然交动，群阴咸阳。下成乾卦，上变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见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回。”果至东京。属安禄山反。奔走却归江东。（出《定命录》）

沈七，是越州人，擅长占卜。李丹员外对他说：“听说侍郎要重新主持政务，我还能升任给事中，你说可能吗？”沈七说：“李侍郎会即将让朝廷追请回来的。但是他却吃不到社日庆祝的宴席了。他从此不能再拿朝廷的俸禄，你的官职也没有变动，不能升任给事中。”说这话的时候离社日只有十四天，果然朝廷下诏召见李侍郎进京。李侍郎离社日还两天上路赴京，赶到汴京死去。李丹也没有升任给事中。

又：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王诸参加科举考试，想进京，在越州沈七那儿占卜。得一纯乾卦，下四位动，变为观卦。沈七说：“你现在进京去参加科举考试，卜得此卦，观赏国都的风光，作为宾客的你会借助皇上而发达，这原本是好的兆头。然而，逢遇动乱，众奸小都阳气旺盛。下成乾卦，上变到第四位，而没有变到第五位。五位主君，不能顺利地见到皇帝。从这种卦象上看，你这次进京参加考试，恐怕你没有到京就得中途返回。”果然，王诸走到东都洛阳，时逢安禄山反叛起兵，唐玄宗仓皇出走西蜀。于是他只好连忙回到江东来。

颍阴日者

陈澍为颍阴太守。属安禄山反，遣县尉姓孙向东京。孙不肯行。陈怒挾（挾原作促，据明抄本改）之。至东京，遇禄山，请往颍阳取陈澍头。禄山补孙为颍阴太守，赐绯，并领二十余人取澍。澍闻便欲至，薄晚，出城走。录事参军扣马令回。澍忧闷。服痢药讫疾。令一日者卜之。曰：“从今五日，当有家便，未取公。然有五百车禄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时，公无恙矣。然当去此，求住不得。”后五日孙到，陈于是潜以库物遗诸衙内人。至夜后，伪作敕书。追入京。令向西两驿上，差人逆来。夜半敕书至。明早，召集诸官宣。便令手刃（明抄本刃作力，下同）就馆中诛杀孙，并手刃二十余人。杀录事参军。其孙尉先令人取妻及女等，夜半齐到，明日平明，尽杀之。令上住知州事，便发入京。以官绢五匹赏卜者。（出《定命录》）

颍阴太守陈澍，在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派孙县尉去东都洛阳向朝廷报告。孙县尉不肯去，陈澍一怒之下鞭打了他。孙县尉到达洛阳后，正逢叛军已攻占了洛阳。于是，孙县尉立即投靠叛军，并向安禄山请求派他前往颍阴取陈澍脑袋。安禄山补任孙县尉为颍阴太守，赏赐给他红服，让他带领二十

多个军校士卒去取陈澍人头。陈澍听到孙县尉就要到达颖阴了，傍晚，离城出去。但是录事参军拉住他的马头命令他回到城里去。陈澍很是惊恐担心，假称拉痢疾吃药躲在家中不出来，暗中找来一个会占卜的人为他卜算一下凶吉。占卜人说：“从今天起五天以后，你全家就会平安顺利了。孙县尉他们拿不走你的人头，你还有五百车的俸禄呢，肯定死不了。到第七天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平安无事了。但是，应当离开家里，这儿住不得。”五天后，孙县尉带领二十多人到颖。陈澍暗中将府库中的资财送给府内的同僚与下属，将这些人收买住。到了晚上，他伪造了一份假的皇帝诏书。让人带着这份假诏书出城去京都，走了两驿站再返回来。到了半夜，假诏书到了。天明后，陈澍将府内全体官员召集到一起，当面宣读“诏书”，之后下令处死孙县尉，就在驿馆中将孙杀死，并且杀了他带来的那二十多人，和阻挡他离城出走的录事参军。在这之前，孙县尉派人去接他的妻、女家眷。这天半夜，他的家眷都到了颖阴，天亮后全部被陈澍下令斩杀。陈澍让人拟好自己继续留任太守执掌颖阴的军政要务的奏折，立即发往京城，并从官衙库中取出五匹绢赏给占卜人。

王栖岩

王栖岩自湘川寓江陵鹭白湖，善治易，穷律候阴阳之术。所居桃杏手植成数十列，四蕃其宇。时人比董奉。栖岩笑曰：

“吾独利其花核，祛风导气耳。安取迹古人余事。”每清旦布蓍，为人决事。取资足一日为生，则闭斋治园。大历中，尝有老父持百钱求筮。卦成，参验其年。栖岩惊曰：“家去几何？父往矣。不然，将仆于道。”老父出，栖岩顾百钱，乃纸也。因悟其所验之辰，则栖岩甲子。乃叹曰：“吾虽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鉴。死复何恨？”乃沐浴更新衣，与妻子诀。少时而卒。（出《渚宫旧事》）

王栖岩从湘川移居在江陵鹭白湖，擅长用《易经》占卜，精通四候节令的变化和阴阳相术。他在住屋周围亲手栽植桃树、李树几十行，将他的住屋围在当中。邻人们说他以三国时的吴人董奉自比（按：董奉善医道，每为人医病不收钱，让他栽杏树五棵，轻者一株，历经多年，屋前屋后有杏树万株。）。王栖岩笑着说：“我是想用它们的花与果核为药，来去除风邪导引气息啊。怎么效取古人的轶事呢。”王栖岩每天早晨起来就为人占卜算卦，排解求卦人的忧虑疑难。收取的费用够一天的花费用度后，就停止占卜，关闭院门，专心莳弄果园。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位老者拿着一百文来到王栖这儿求卜。卦成后，核验老者提供的生辰八字，王栖岩大惊异，问：“你家离这儿多远？老人家，按卦上说你早已经死了。不然，也将死在回家途中啊。”老者离去后，王栖岩看看老者给他的卜资，是纸钱。这才想到老者提供的生辰八字正是自己的啊！王栖岩感叹地说：“我虽然从少年时就研习《易经》，却没有想到能够让阴界的鬼来提醒自己啊。我死了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呢？”于是沐浴换上新衣，跟妻子话别，过了一会就去世了。

路 生

赵自勤尝选，访卜于长安县路生。路云：“公之官，若非重日，即是重口。”后六月六日又卜。路云：“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出。”至九日，宰相果索吏部由历，至十二日敕出，为左拾遗。“拾遗”之字，各有一口。又补缺王晃，七月内访卜于路生。路云：“九月当入省，官有礼字。”时礼部员外陶翰在座，乃曰：“公即是仆替人。”九月，陶病请假，敕除王礼部员外。后又令卜，云：“必出当为‘仓’字官。”果贬温州司仓。既而路生以其二子诿晃。晃又问：“毕竟当何如？”路云：“某所以令儿诿公，其意可知也。”

赵自勤在等候选官期间，向长安县一个叫路生的卜人问卜他这次能选任个什么官职？路生说：“你这次被任命的官职不是重日，就是重口。”六月六日，他又去问卜。路生说：“你被选派的官职九日不公布，十二日肯定能公布。”到了九日那天，宰相向吏部要去待选人员的履历档案。到了十二日那到，朝廷颁发了任职命令，赵自勤被选任左拾遗。“拾遗”二字，各有一个“口”字，果然应验了“重口”之说。在京都等候补缺的王晃，七月里向路生问卜。路生说：“九月你命当入省，你的官职有‘礼’字。”当时礼部员外陶翰就在旁边坐着，说：“你就是接替我的职务啊。”九月，陶翰因病告退，

朝廷任命王冕为礼部员外。后来，王冕又让路生为他卜算一卦。路生说：“这回你将出任‘仓’字官。”后来，王冕果然被降职为温州司仓。过了一些时日，路生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托付给王冕。王冕问：“你到底让我怎么办？”路生说：“我所以将两个儿子托付给你，其中的用意就明白了。”

邹 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旧名喱，累举未捷。尝之洛桥，有二术士。一能筮，一能龟。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远布矣。然则成遂之后，二十年终当改名。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荣名，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隙。他年必为深衅矣。”长庆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从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魏暮为给事。因省会，谓回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章，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客。回曰：“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公。公何以得旧事相让耳。”回乃寻秉独坐之权，三台肃畏。而升相府。后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贬谪。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诚，吾自取尤耳。”

然亦命之所牵也。”（出《云溪友议》）

唐武宗在位期间，宰相李回，原名李喱，在没有担任官职前，曾经屡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没有考中。当年，洛桥有二位占卜人。一位用蓍草占卜，一位用龟板占卜。李回，先问用蓍草占卜的人，说：“我想改换个名子参加科考怎么样？”回答说：“改名很好。不改名字，始终考取不上。”又问用龟板占卜的邹生。邹生说：“你这次参加科举考试，切记不要改名。你这个名字将要传播到很远的地方。然而，考中之后二十年，最后还得改名。现在你已经应了天象，得到以后才能测试出我后边的话是否灵验。”李回临走时，用龟板占卜的术士又告戒他说：“你此去一定会荣列金榜，它年定当重任。但是你担当重任后，不要跟没有科举出身的人闹矛盾。如果闹了矛盾以后会结深仇的。”唐穆宗长庆二年，李回考中。到武宗登极继承皇位时，因为与武宗同名，才换去“缠”字，改名叫李回。李回说：“用蓍草占卜的那个人技艺不行，还是用龟板占卜的邹生卜的准啊，果然被他言中了。”后来，李回任丞郎，魏謩在门下省任给事中。一次，三省在一起集会议事，魏謩对李回说：“当年我在京都参加会试，李侍郎任考试官。进京来应试的举子共计一百零二人，唯独我你一道试题也没有考问过。现在我惭愧地位列国家重臣，跟诸位要员在一块就座啊。”魏謩的这番话，让在座的重臣要员深感吃惊，都想让李回退让一下。李回说：“现在就请你脱去紫袍官服，改称魏秀才，我马上再考考你。如果考的不合格，照旧不选送你。看

你还怎么用过去的事情责难人？”于是李回开始寻找机会独握大权。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官员们都敬畏惧怕他。李回终于升任宰相。又过了三、四年，魏謩也由同州升任宰相。而李回却屡次遭受贬降，奔波在朝外。李回喟叹地说：“洛桥邹生早就告诫我了，我是自己找不是呢。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啊。”

五明道士

长庆之代，邺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许人，善阴阳历数，尤攻卜筮。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御下稍宽，而冒于财贿，诛求不息。民众怨咨。时王庭凑为部将，遣使于邺。既至，忽有微恙。数日，求医未能愈。因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为卜之，卦成而三钱并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纯乾，变为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将来秉旄不远，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将集矣，宜速归乎。”庭凑闻其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梦白须翁形容伟异，侍从十余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前字原缺，据黄本补）谓曰：“患难将及，不可久留。”既觉，庭凑疑惧，即辞魏帅而回。比及还家，未逾旬，值军民大变。弘正为乱兵所害。士大夫将校，共推庭凑。庭凑再三退让，众不听，拥胁而立之。翌日，飞章上奏。朝廷闻之大骇，征兵攻讨。以裴度为元帅。赵人拒命二年。王师不能下。俄而敬宗即世，文皇帝嗣位。诏曰：“念彼生灵，久罹涂炭。虽元凶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数而

宥之。就加节制。”仍诏庭凑子元逵入侍。因以寿春公主妻焉。庭凑既立，甚有治声，朝廷称之。在位十三年卒。赠太师。子元逵继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长子绍懿立二年，荒淫暴乱，众议废而杀之。立其弟绍鼎。绍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书令。爵常山王卒，子镠立，即赵王也。后恣横不道，为下所杀。立四十一年。自庭凑至镠，凡五世六主，一百余年灭。初庭凑之立也，遣人诣邺，取五明置于府。为营馆舍，号“五明先生院”。公曾从容问曰：“某今已忝藩侯，将来禄寿，更为推之。”道人曰：“三十年。愿明公竭节勤王，爱民恤物。次则保神啬气，常以清俭为心。必享殊寿。后裔兼有二王，皆公余庆之所致也。《春秋》所谓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公曰：“幸事已多，素无勋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数百金为寿。道士固辞不受。公亦固与之，载归其室。数日尽施之，一无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镠为赵王也。（出《耳目记》）

唐穆宗长庆年间，邺中有一个五明道士，不知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俗名叫什么。他擅长阴阳历数，尤其精通占卜。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对下属放纵治军不严。而且他贪取财物、敲诈勒索无尽无休，百姓们都非常怨恨他。当时王庭凑在他属下任部将，被田派到邺中。王庭凑到达邺中后，忽然身患小病。过了几天，找医生治疗不见效，于是到五明道士那里问凶吉和一生的命运。五明道士当即为他卜卦，三枚卜钱同时施出，好长时间才停下来，而且六爻俱重。五明道士说：“这

是纯乾卦变为坤卦。坤乃是土地。将军不久就会手握大权。兼有部分疆土为一方的主宰。事情很快就会到来的，还是急速回去为好。王庭凑听五明道士这样讲，赶忙用手捂住双耳。这天夜里，他又梦见一个容貌伟岸的白须老翁，身边有侍从十多人，每人手持一把小玉斧。老翁召见王庭凑到身边，对他说：“灾难就要降临了，此地不可久留。”接着就醒来了。王庭凑很疑惑惧怕，立即告辞将帅回到他的驻地。待他回到驻地没过去十天，就发生了军士和百姓的哗变。田弘正为乱军所杀，文武属员共同举王庭凑为节度使。王庭凑再三退让不接受，众人不听，用强制的手段硬立他为节度使。第二天，将拥立王庭凑为节度使这件事报告朝廷。朝廷闻听异常惊恐，立即派兵征讨，委派裴度为兵马大元帅。王庭凑及手下将士拒不接受朝廷的命令据守赵地两年，朝廷的军队也没有剿灭掉他们。二年后，敬宗死去，文宗皇帝李昂继承皇位。颁发诏书说：“念你们这些百姓长期遭受战争的苦难，罪在元凶，你们是无辜的，因此，赦你们无罪，就委任王庭凑为节度使。”后来文宗皇帝又诏王庭凑的儿子王元逵进京入朝奉侍，又将寿春公主许配给他作妻子。王庭凑被拥立为节度使后，很有政绩，朝庭非常称赞他。他在任十三年而死去。死后赠封太师。他的儿子王元逵承父业，一直升任太尉，历任二十六年去世。王元逵的长子王绍懿接任节度使。二年后因为他荒淫暴乱被属下众人废掉杀死，立他的弟弟王绍鼎为节度使。六年后，王绍鼎死去。他的儿子王景崇承继父业，一直升任到中书令，封为常山王，在位十三年。王景崇死后，他的儿子王镕承继父业。封为赵王，在位四十一年，后因恣横无道被

下属杀死。自王庭凑被拥立为节度起，到王镕被杀止，共历五代君王，一百多年。王庭凑被拥立之初，他派人到邺中将五明道士接来。并且，新建一套馆舍给五明道士住，起名叫“五明先生院”。王庭凑曾问：“我现在已经位列藩侯，将来的寿禄，还望先生给推算一下。”五明道士说：“主人你有三十年的禄寿。希望你能尽忠奉侍皇上，爱惜百姓体恤财物。其次要保养精神珍惜元气，经常将清廉节俭放在心上，就一定会主高寿的。你的后代会有二人封王，都是明公余下的福分所给与他们的啊。《春秋》上说五世昌盛，八世之后就不能相比了。”王庭凑说：“现在值得庆幸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们王家向来没有积下什么勋业功德，你刚才讲的那些不是我敢希望的啊。”王庭凑送给五明道士几百两黄金祝他长寿，五明道士坚决辞谢不接受，王庭凑一定要送给他。五明道士将这些黄金带回住室后，几天之内都布施给他人了，一点也不留。所谓有二人封王，即王庭凑的重孙王景崇封常山王，他的重孙的儿子王镕封赵王。

黄 贺

唐昭宗时，有黄贺者，自云巩洛人也。因避地来，涉河游赵，家于常山，以卜筮为业。而言吉凶必效。时赵王镕方在幼冲，而燕军寇北鄙。王方选将拒之。有勇士陈立、刘干投刺于军门。愿以五百人尝寇，必面缚戎首。王壮而许之。翌

日，二夫率师而出，夜击燕垒。大振捷音。燕人骇而奔退。立卒于锋刃之下。干即凯唱而还。王悦，赐上厩马数匹。金帛称是。俄为阍人所谮曰：“此皆陈立之功。非干之效。”王母何夫人闻之曰：“不必身死为君。（明抄本君作忠）未若全身为国。”即赐锦衣银带，加钱二十万，擢为中坚尉。初干曾诣贺卜。卦成而谓干曰：“是卦也，火水未济，终有立也。九二之动，曳轮贞吉。以正救难，往有功也。变而之晋，明出地中。奋发光扬，恩泽相接。子令行也，利用御戎，大获庆捷。王当有车马之赐。其间小衅，不足忧之。”行军司马路晏，曾夜适厕，有盗伏焉。晏忽心动。取烛照之。盗即告言！“请无惊惧。其禀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待刃。”即匣剑而去。晏由是昼夜警惕，以备不虞。召黄生筮之。卦成贺曰：“惕号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征辞，人有害公之意。然难已过矣。但守其中正，请释忧心。”晏亦终无患也。又赞皇县尉张师曾卧病经年。日觉危殆，良医不复进药。请贺卜之。卦就，黄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请停理疗五日，必大瘳也。”师果应期而愈。又数十年，师梦白鸟飞翔，坠入云际。既觉，心神恍惚。召贺卜算之。贺即决卦。惨然而问师曰：“朝来寢息，不有梦乎？必若有梦，其飞禽之象乎？且雷振山上，鸟坠云间，声迹两消，不可复见。愿加保爱。乐天委命而已。”张竟不起，时年七十一也。又有段诲者，任藁城镇将。曾夜宿邮亭，马断缰而逸，数日不知所适。使人诣肆而筮之。贺曰：“据卦睽也。初九动者，应有亡失之事。无乃丧马乎？勿逐自复。必有絜而送之者也。”回未及舍，已有边鄙恶少，牵而还之。贺所占卜，皆此类也。时人谓之“易圣公”。刘岩曾诣之。

生谓曰：“君他日必成伟器，然勿以春日为恨。”初不晓其意，及老悟。盖迟迟之谓也。（出《耳目记》）

唐昭宗在位时期，有个叫黄贺的人，自称是巩洛人，因躲避战乱，渡过黄河来到赵地。黄贺来到赵地后，居住在常山，从事占卜，而且他占卜吉凶都极准，事后一定应验。当赵王李镕还在幼年时，一次燕军进犯北部边境，赵王刚要选派将领去抵挡，有两个叫陈立、刘干的勇士向军帐投递名帖，说愿意率领五百军士跟敌寇一战，一定当面虏获敌军的首领。赵王鼓励了二人一番，批准了他们的请战。第二天，二位勇士率领军队出征，当夜袭击燕军营寨，获得大捷。燕军惊恐地四处逃窜，赵军乘胜追击折杀燕军。陈立战死，刘干率部队凯旋而归。赵王大悦，赏赐给刘干几匹御马和相应的黄金布帛。但是，过不多久，有个太监向赵王进谗言，说：“这次大胜敌军都是战死疆场的陈立的功劳，不是刘干效的力。”赵王的母亲何夫人听到后说：“不必要都战死才算报效国君。战死还不如活着全力奋起保卫国家。”于是，王太后又赏赐给刘干锦衣银带，外加钱十二万，并提升刘干为中坚尉。在出击燕军之前，刘干曾到黄贺这儿来问卜凶吉。卦成后黄贺对刘干说：“这卦啊，水与火没有相遇，最终一定有所成立。阳爻第二爻动，见龙在田，君德广施，预示着你将大承恩泽。贞吉是正，以正来解救危难，出师一定会建立功勋的。变化后又成为晋卦，光明出在地中。奋发光扬，将会连续得到恩泽。壮士今日出击，有利于打击敌寇，一定能大获全胜。赵王必

定赐给你车马等物，中间有些小差错，不必忧虑。”行军司马路晏，一次夜间上厕所，发现有一个盗贼藏在那儿。路晏急忙取烛火照看，这位盗贼出来告诉他：“请将军不要惊惧，我是奉命来刺杀你的。但是得知将军为人公正耿直，不忍心出手相刺。”说完还剑于鞘内转身离去。路晏从此昼夜警惕，防备再出现意外的事情。并召请黄贺问卜，卦成后黄贺说：“有刺客而没有惊恐，观卦象看征兆，是有人想加害将军，但此难已经过去了。只要将军你坚守为人的中正之道，请你放宽心吧。”从这以后，路晏始终再没遇到什么祸患。又：赞皇县尉张师曾经身患重病，一年多不见好转。而且感觉一天重似一天，最好的医生都不给他开处方下药了。张师请黄贺来给他算一卦。卦成后，黄贺告诉他说：“不是什么病，不用药还有喜事。请你停止治疗五天，一定会完全康复的。”张师的病果然到第六天就痊愈了。又过了几十年，张师梦见一只鸟，飞着飞着就从云端坠落下来。梦醒，他感到心神恍惚，召请黄贺卜算一卦。黄贺当即给他卜算。卦成，神色惨然地说：“你早晨睡觉时作了一个梦吧。若是作梦一定梦见鸟飞了。雷震山上，鸟坠云间，声迹两消，不可能再见到了。希望你自已多加保重，乐天听命吧。”张师竟然没再起来，享年七十一岁。还有一个叫段海的人，官任藁城镇将。一次，段海夜里睡在邮亭里，他的坐骑挣断缰绳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它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派人到市场黄贺的卦摊去卜算，黄贺说：“这是睽卦，主小事吉利。起始九动，应有丢失的事情发生，不就是丢马了吗？不用去找它自己会回来的。一定有人会牵着马给你送回来的。”去问卜的人还没有回到府上，就有一个边

境上的顽劣少年牵着这匹走失的马送上家门。黄占卜的大都是这一类的卦，都非常灵验。当时人称他为“易圣公”。有个叫刘岩的人，到黄贺那儿去问卜，黄贺告诉他：“你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大人物，然而不要以春日为遗憾。”起初，刘岩并不晓得上面这句话包含的是什么意思。到老了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自己迟迟没有功成名就，直到老了才成就了一番事业。

邓州卜者

有书生住邓州。尝游郡南，数月不返。其家诣卜者占之。卜者观卦曰：甚异。吾未能了，可重视。”祝毕。拂龟改灼。复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稔，书生归云：“游某山深洞，入值物蛰。如中疾，四支不能动，昏昏若半醉。见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颈临口鼻。细视之，乃巨龟也。十息顷方去。”书生酌其时日。其家卜时吉焉。（出《酉阳杂俎》）

有一位读书人家住在邓州。一次，他到郡南去野游，好几个月没回家。他的家里人到一个占卜人那去算一卦，占卜人看着卦象说：“奇怪呀！我决断不了，重祈祷一下。”祷告完了，改用龟卜，砍一块龟板烧灼，说：“你们问卜的这个人，

在龟卜的显象中象似病了却没有病，好象死了却没有死。过了年，他自己会回来的。”果然过了半年，这位读书人回到家来。说：“我进入山中的一个深洞里，让一种东西蛰了一下，象患了病，四肢不能动弹。脑袋昏昏沉沉的，象喝醉了酒。后来，看见一个怪物从明处爬进洞里，又返回去。过了好一会儿，又来了，一直爬到我身边，伸出脖颈贴近我的嘴和鼻子。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巨龟。停了约喘十口气的工夫才离去。”家里人将当时问卜的情形告诉给这位书生，书生算了一下时间，正是在他见到巨龟的时候，家里为他占的卜。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八 医一

华 佗	张仲景	吴太医	句骊客
范光禄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痠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 权	孙思邈
许裔宗	秦鸣鹤	卢元钦	周允元
杨玄亮	赵玄景	张文仲	郝公景
崔 务			

华 佗

魏华佗善医。尝有郡守病甚，佗过之。郡守令佗诊候，佗退，谓其子曰：“使君病有异于常，积淤血在腹中。当极怒呕血，即能去疾。不尔无生矣。子能尽言家君平昔之愆，吾疏而责之。”其子曰：“若获愈，何谓不言？”于是具以父从来所为乖误者，尽示佗。佗留书责骂之。父大怒，发吏捕佗。佗

不至，遂呕黑血升余，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极美丽，过时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疮，脓水不绝。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狗走三十里，归而热截右足，柱疮上。”俄有一赤蛇从疮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独异志》）

又后汉末，有人得心腹痼病，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曰：“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枪，容数合许。后华佗闻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药，以投枪，枪即成酒焉。（出《志怪》）

三国人华佗，医术高明。有一郡守得了重病，华佗去看他。郡守让华佗为他诊治，华佗退了出来，对郡守的儿子说：“你父亲的病和一般的病不同，有淤血在他的腹中，应激怒他让他把淤血吐出来，这样就能治好他的病，不然就没命了。你能把你父亲平时所做过的错事都告诉我吗？我传信斥责他。”郡守的儿子说：“如果能治好父亲的病，有什么不能说的？”于是，他把父亲长期以来所做不合常理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华佗。华佗写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留下，郡守看信后，大怒，派捕吏捉拿华佗，没捉到，郡守盛怒之下，吐出一升多黑血，他的病就好了。又，有一位极漂亮的姑娘，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可是仍没有嫁人，因为常期以来她的右膝，长了个疮，不断往外流浓水。华佗看过后，她父亲问女儿的病情，华佗说：“派人骑马，牵一条栗色的狗跑三十里。回来后，乘狗身子

正热时截下狗的右脚，拄在疮口上。”不一会儿，有一条红色的小蛇从疮口中出来，进到狗脚中，那姑娘的病就好了。

又，后汉末年时，有人腹中长一结块，白天黑夜疼痛无比。临死时，他对儿子说：“我死以后，可以剖腹把那东西拿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他儿子不忍心违抗父命，于是剖腹，取出一个铜枪头，约有三分之一升左右。华佗听说后，就前去了解。华佗看完，从小箱子里取出药放在枪头上，枪头立刻化成了酒。

张仲景

何颢妙有知人之鉴。初郡张仲景总角造颢。颢谓曰：“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将为良医矣。”仲景后果有奇术。王仲宣年十七时过仲景，仲景谓之曰：“君体有病，宜服五石汤。若不治，年及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賒远不治。后至三十，果觉眉落。其精如比，世咸叹颢之知人。（出《小说》）

何颢有极高的识别人才的能力。当初，郡中少年张仲景来拜访他，他对仲景说：“你考虑问题细微周到，但你的气派、风度不太高，以后必成为一名良医呀！”后来张仲景果然医术超凡。王仲宣十七岁时来拜访张仲景，仲景对王仲宣说：“你身体有病，应当服用五石汤，若不治疗，到三十岁时，眉毛

该脱落了。”王仲宣认为到三十岁还远着呢，没及时治疗。到三十岁时，果然发现眉毛脱落。张仲景的医术精深到这种程度，世人无不赞叹何颀识别人才能力的神妙！

吴太医

吴孙和宠邓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惋弥苦。命太医合药。言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当灭此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琥珀太多，及差，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痣。（出《酉阳杂俎》）

吴国的孙和宠爱邓夫人，一次酒醉后挥舞如意，不意刺伤了邓夫人的面颊，流出了血，邓夫人娇声叹惜疼痛不已。孙和令太医配药。太医讲，须用白獭骨髓、杂玉和琥珀粉末调配，可以除掉疤痕。孙和用一百两黄金买来白獭，于是太医配制药膏。因琥珀用得过多，到伤愈时，邓夫人左颊疤痕没有完全去掉，脸上留下一颗象痣一样的红点。

句骊客

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出《酉阳杂俎》）

魏时有个句骊客人擅长用针治病。他拿来一寸长头发，截为十多段，用针把它穿起来，说是头发中间是空的，真是绝妙。

范光禄

有范光禄者得病，两脚并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径入斋中。坐于光禄之侧。光禄谓曰：“先不识君，那得见诣？”答云：“佛使我来理君病也。”光禄遂废衣示之。因出针（“出针”原作“以刀”，据明抄本改。）针肿上。倏忽之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余下，出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日，并无针伤而患渐愈。（出《齐谐录》）

有位叫范光禄的人得了病，两只脚全都肿了，不能吃也不能喝。忽然有一人，不通报自己的姓名，径直进入光禄的书房中，坐在他的旁边。范光禄对来说：“先前我并不认识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了？”来人回答说：“是佛派我来治病的。”于是范光禄脱去衣服给他看。来人拿出针，在肿脚上行针。不一会儿，就在两脚和膀胱的穴上进针一百多次，流出黄脓水三升多，他就走了。到第二天，范光禄没有留下伤，他的病渐渐好了。

徐文伯

宋徐文伯尝与宋少帝出乐游苑门，逢妇人育娠。帝亦善诊候，诊之曰：“是女也。”问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边，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恻然曰：“臣请针之，必落。”便针足太阴，补手阳明。胎应针而落，果效如言。文伯有学行，不屈公卿，不以医自业，为张融所善，历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之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乞饮，留一葫芦子曰：“君子孙宜以此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视之，乃扁鹊医经一卷。因精学之，遂名振海内。仕至濮阳太守。子秋夫为射阳令，尝有鬼呻吟，声甚凄苦。秋夫问曰：“汝是鬼也，何所须？”鬼曰：“我姓斛斯，家在东阳。患腰痛而死。虽为鬼，疼痛犹不可忍。闻君善术，愿见救济。”秋夫曰：“汝是鬼，无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缚当作人。

按孔穴（穴原作定，据明抄本改）针之。”秋夫如其言，为针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而埋之。明日，见一人来谢曰：“蒙君疗疾，复为设祭，除饥解疾，感惠实多。”忽然不见。当代服其通灵。（出《谈薮》）

又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牵心，发即气绝。众医以为肉症。徐文伯曰：“此发痲也。”以油灌之，则吐物如发。稍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发而已。病即愈。（出《谈薮》）

宋国徐文伯曾与宋国的少帝一起走出乐游苑门，遇见一孕妇。少帝也擅长诊病，他给妇人诊视后说：“是个女孩。”又问文伯，徐文伯说：“一男一女。男孩在左边，青黑色，比女孩小一些。”少帝性子急，令剖妇人腹。徐文伯不忍心，说：“请让我给她用针，胎儿一定能下来。”于是针那孕妇脚的太阴穴，并用手按摩她的阳明穴。用针后，胎儿随之落下来，果然和他说的一样。徐文伯有学问，品德好，不畏权贵，不以医术为自己的职业，深得张融的赏识，多次任泰山的太守。徐文伯的祖父徐熙之崇尚黄帝和老子，在秦望山过着隐居的生活。有位道士路过他那时向他讨水喝，之后留下一只葫芦，说：“你的子孙就用这个道术来拯救人世吧，必定能得至二千石的报酬。”徐熙之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扁鹊的医书一卷。于是，他专心致志地学习医术，终于名振四方。他做官做到

濮阳太守。徐熙之的儿子徐秋夫任射阳县令时，曾经有一次，他听见鬼在呻吟，声音非常凄苦。徐秋夫问道：“你这鬼，要干什么？”鬼说：“我姓斛斯，家住在阳县，因患腰痛病死，现在虽然做了鬼但还是疼得不能忍受，听说你医术很好，希望你救救我。”徐秋夫说：“你是鬼，没有形状，我怎么给你治疗啊？”鬼说：“你只要割草，扎个草人，按着穴位用针就可以了。”徐秋夫按着鬼说的，扎好草人，在四个穴位用了针，又在肩部的三个穴位用了针，又摆酒供食，祭祷之后才把草人埋掉。第二天有人来谢徐秋夫，说：“承蒙你为我治病，又为我设祭，除病解饥，你对我的恩惠太多了，真该好好谢谢你！”说完，忽然不见踪影。与徐秋夫同时代的人都佩服他能通鬼神。又，宋明帝的一位宫女患腰痛病，连着心也痛，发病时就不省人事。许多医生都诊断是肉症，徐文伯诊视过后，说：“此病是发症。”给这宫女灌了油之后，她就吐出了象头发样的东西，轻轻拨弄它，有三尺长，头已经长成蛇的形状。能动，把它悬挂在柱上，水滴尽后，一根头发罢了，病就全好了。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绍，善清言，精于医术。曾有一姬，患滞淤，积年不差。嗣伯为之诊疾曰：“此尸注也，当须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塚中得一枕，枕以半边腐缺，服之即差。后

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蛔耳，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语，煮枕以服之，得大利，出（出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许，病即差。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之，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注可差。石蛔者，医疗即僻。蛔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钩其气，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处也。晏深叹其神妙。（出《南史》）”

徐嗣伯字德绍，善谈老庄之道，精通医术。曾有一老妇人，患有滞淤病，多年不愈。徐嗣伯给她诊视，说：“这是鬼附身，应该用死人的枕头煮后服用，可以治好你的病，”于是老夫人从古墓中找到一只已经半边腐烂，残缺不全的死人枕头，煮后服用，病就好了。后来，有秣陵人张景，十五岁，腹胀，面目焦黄，许多医生都不给他治了，因此就去找徐嗣伯。徐嗣伯说：“这是石蛔！应该用死人枕煮后服用。”张景按嗣伯的话去做，煮死人枕服用后，去大解，便出了蛔虫。这些蛔虫坚硬如石头，约有六、七寸长。打下蛔虫后，张景的病就好了。后来还有一位叫沈翼的和尚眼睛疼痛，并常常看见鬼。这个和尚来找徐嗣伯诊治。徐嗣伯说：“这是邪气进入肝脏，可以找死人枕头煮后服用，完了，再把枕头埋在原处。”和尚按徐嗣伯的话做了，他的病也好了。王晏知道了徐嗣伯

用尸枕治病的事后，来问徐嗣伯，说：“三个人的病不一样，却都是用死人枕头治疗，而且全都治好了，是什么原因？”徐嗣伯回答说：“鬼附身的人，是中了鬼气，它附在人身上不离开，所以使人沉滞，必须用死人枕让它离去，鬼气飞走，不再附在人的身上，所以鬼附身的人的病就好了。得石蛔病的人，已是不常见的，蛔虫变成石头，人世间的药打不下来，所以须用鬼物来驱逐它，然后就可以打下它了。因为邪气进入肝脏，所以就眼睛痛，并且看见鬼魅，必须用邪物把邪气引出来，因此就除掉它了，所以让他把死人枕埋在原处呵！”王晏深深赞叹徐嗣伯的神妙！

腹瘕病

昔有一人，与奴同时得腹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视之，得一白鳖。乃试以诸药浇灌之，并内药于腹中，悉无损动，乃系鳖于床脚。忽有一客来看之。乘一白马，既而马溺溅鳖。鳖乃惶骇。疾走避之。既系之，不得去，乃缩藏头颈足焉。病者察之，谓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试以白马溺灌鳖。须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顿服升余白马溺，病却豁然除愈。（出《续搜神记》）

过去有一个人，与仆人同时得了腹内结块的病，不久仆

人就死了。这个人让剖腹查看，从里面取出一只白鳖，于是试着用各种药浇灌它，并同时给它内服这些药，但这些药全都不能损伤这只白鳖，就把它拴在床脚上。忽然有一天，一位客人来看望这个病人，客人是骑着一匹白马来的。过不多久。白马撒尿。溅在白鳖上，白鳖非常惶恐，急忙躲避着马尿。因为拴着，没能逃掉，就把头和脚都缩回去了。那个病人看到了这情景，对他儿子说：“我的病也许可以好啦。”于是试着用白马尿灌白鳖，不一会，鳖化成了水。那位病人立刻就服了一升多白马尿，病当即就好了。

李子豫

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病，心腹坚痛。居一夜，忽闻屏风后有鬼言：“何不速杀之？明日，李子豫当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即至，病者忽闻腹中有呻吟之声。子豫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与服之。须臾，腹中雷鸣绞（绞原作彭，据明抄本改）转。大利，所病即愈。（出《续搜神记》）

许永任豫州刺史，镇守历阳。他的弟弟患病，腹内有一硬硬的东西阵阵作痛。这天夜里，忽然听见屏风后面，有鬼说话。鬼说：“为什么不快点杀了他？明天李子豫该用红丸打你，你就得死了。”到了天亮，派人去接李子豫，不多时，李子豫来了。许永的弟弟忽然又听见腹中呻吟的声音。李子豫

从小药箱中拿出八毒红药丸给许永的弟弟服下去，不一会儿，许永弟弟腹中鸣响绞痛，去大便，回来之后，他的病就好了。

徐之才

北齐右仆射徐之才善医术。时有人患脚跟肿痛，诸医莫能识之。窥之曰：“蛤精疾也。得之当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为割之，得蛤子二个，如榆荚。（出《太原故事》）

北齐的右仆射徐之才擅长医术。当时有一人患了脚跟肿痛的病，很多医生都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徐之才看这后说：“是蛤蜊精病，是你在海上乘船时，你的脚垂到水中而得的。”患者说：“真是这样的。”徐之才为患者做手术，取出两个象榆钱大小的蛤蜊仔。

甄权

甄权精究医术，为天下最。年一百三岁，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出《谭宾录》）

甄权专心致志研究医术，成为天下第一。他一百零三岁时，唐太宗到他家中去看望了他，封他为朝散大夫。

孙思邈

唐邓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常称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邻范阳人，为新都尉，因染恶（恶原作患，据明抄本改）疾，居于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及《五悲》。雅有骚人之风，竟自沉于颍水而死。照邻寓居于京城鄱阳公主之废府。显庆三年，诏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亦居此府。思邈华原人，年九十有余，而视听不衰。照邻自伤年才强仕，沉疾困备，乃作《蒺藜树赋》，以份其稟受之不同。词甚美丽。思邈既有推步导养之术。照邻与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资之礼。尝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五形，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亦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为热，否

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隔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泽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灸。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灾。通乎数也。”照邻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照邻曰：“何谓也？”思邈曰：“心为五脏之君。君以恭顺为主，故心欲小。胆为五脏之将。将以果决为务，故胆欲大。智者动象天，故欲圆。仁者静象地，故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为大胆也。’《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照邻又问：“养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济于厄者，未之有也。故养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忧畏为本。《经》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忧畏者，死生之门，存亡之由，祸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无忧畏则仁义不立，农无忧畏则稼穡不滋，工无忧畏则规矩不设，商无忧畏则货殖不盈，子无忧畏则孝敬不笃，父无忧畏则慈爱不著，臣无忧畏则勋庸不建，君无忧畏则社稷不安。故养性者，失其忧畏则心乱而不理，形躁而不宁，神散而气越，志荡而意昏。应生者死，应存者亡，应成者败，应吉者凶。夫忧畏者，其犹水火不可暂忘也。人无忧畏，子弟为勍敌，妻妾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

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懼于远。能知此者，水行蛟龙不能害，陆行虎兕不能伤。五兵不能及，疫疠不能染。谗贼不能谤，毒螫不加害。知此则人事毕矣。”思邈寻授承务郎，直尚药局。以永淳初卒，遗令薄葬。不设冥器，祭祀无牲牢。死经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出《谭宾录》）

唐朝邓王李元裕，是唐高祖的第十八位儿子，喜欢学习，擅长谈论辨名析理之学，典签卢照邻是他的布衣朋友，他经常声称，说：“我的命相就这样了。”卢照邻是范阳人，任新都尉，因为患有难医治的疾病，他住在阳翟的具茨山，编著并注释《疾文》和《五悲》。卢照邻性情高雅颇具诗人风度，不料后来竟投颖水自杀身亡。卢照邻曾居住在景城鄱阳公主废弃的府第中。显庆三年时，唐高宗召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当时孙思邈也住在这里。孙思邈是华原人，当年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他的视力和听力都一点没有减弱。卢照邻见到孙思邈后伤感自己正在壮年，却疾病缠身，久治不愈，终日里困顿疲备，于是作《蒺藜树赋》，用来伤悼他与孙思邈二人之间承受自然的体质的差异。卢照邻作的赋，词句极其美丽。孙思邈会算天象历法和摄生养性之术。卢照邻和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都用对老师的礼节待孙思邈。他们曾问孙思邈，说：“名医能治好病，是根据什么道理呢？”孙思邈说：“我听说通

晓天的人，一定能在人的身上找到它的本体，熟悉人的人一定是以天为本体，所以天有春、夏、秋、冬和金、木、水、火、土。黑天、白日轮流更替，寒冬暑夏交换更迭，这是大自然在运动。自然界中的大气，合起来就成为雨，流动的时候就成为风，散发开去的时候就成为露，紊乱无序时就成为雾，凝聚时就成为霜雪，伸展扩大成为虹霓，这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人体有四肢和五脏，醒着、睡时，呼出吸进，吐故纳新，精脉和气血循环。流动就是血气循环，显现出来就是人的气色，放出来的就成为声音，这是人体的正常运动。阳用它的精华，阴用它的形体，这是天与人相同的，及至它违背了这正常规律就要生病了。蒸就发热，不然就生寒，淤结就成为瘤赘，阻隔就成为痛疽，奔走过疾，就气喘嘘嘘用尽了精力，就会焦枯，根据表面的诊断，可以检查出身体内部的变化。从人体类比自然界也是这样。因此金、木、水、火、土的伸屈变化，星辰运行中出现的差错，日蚀、月蚀现象，彗星的陨落，这是自然界的危险的征兆！寒暑颠倒，这就是外界的冷热失常啊。石头竖起。泥土跳跃，这是自然界的瘤赘啊。山崩地陷，这是自然界的痛疽。急风暴雨，这是自界的喘乏。不降雨露，河流、湖泽干涸，这是大自然的焦枯啊！良医用药进行输导，用针灸治病救人；圣人用高尚的道德和善于用贤任能来治理天下。所以身体有可以消除的疾病，天有可以去掉的灾害，这全都是气数啊！”卢照邻说：“人世间的的事情怎么样呢？”孙思邈说：“胆要大，心要小；智虑要圆通，行为要方正不苟。”照邻说：“怎么讲呢？”思邈说：“心是五脏的元首，它应该遵循规律办事，所以要谨慎。胆是五脏的

将领，它必须坚决果断，所以胆要大。有智慧的人行动如同天，所以要圆通，仁义的人沉静如同地，所以要方正不苟。《诗经》说，‘好象走到了深渊的边缘，仿佛踩在薄薄的冰层之上，是小心。威武雄壮的武士，保卫着三公九卿，是大胆。’《传》说‘不因为有利可图就返回去；不因为行仁施义就悔改，就是仁义的人的正方不苟。’《易经》说‘遇到机会就要立刻去做，不能整天地等待，这就是明智人的圆通。’”卢照邻又问：“养性的道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孙思邈说：“天有满有亏，人世间的事情有许多艰难和困苦。如果不谨慎行事而能从危难中解脱出来的人，从来也没有过。所以讲求养性的人，自己首先要懂得谨慎。自己谨慎的人，长期以忧畏为根本。《经》说，‘人不畏惧灾祸，天就要降灾难给你。’忧畏，是生死的通路，存亡的因由，祸福的根本，吉凶的源头。所以读书人无忧畏，仁义就不存在；种田的人无忧畏，粮食就不能增产；做工的人无忧畏，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标准和法则；做买卖的人无忧畏，经营就不能盈利；当儿子的无忧畏，孝敬父母亲就不至诚；做父亲的无忧畏，慈爱就不执著；为人臣子的无忧畏，就不能建功立勋；身为君王的无忧畏，国家就不会安定，因此养性的人，失掉了忧畏就心思紊乱没有条理，行为焦燥，难以自持，神散气越，意迷志摇。应该活着的却死了，应该存在的却消亡了，应该成功的却失败了，应该吉利的却遇凶险。啊忧畏就象水与火一样，一会儿也不能忘掉它呀！人无忧畏，子弟就会成为你的强敌；妻妾变成你的仇寇。因此，最重要的是畏道，然后是畏天，其次是畏物，再次是畏人，最后是畏你自身。你不忘忧畏，就不被别人限

制，自己永记忧畏就不受别人管束。在小的事情上谨慎，就不怕大的挫折；戒惧眼前忧虑，就不害怕以后的磨难。能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在水中航船，蛟龙不能害你，在路上行走，老虎、犀牛这些雄猛的动物都不会伤着你；各种兵器也碰不到你；各种疾病、瘟疫也传染不上你；爱说别人坏话的人也毁谤不了你；有毒的蜂、蝎也螫不到你。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就全明白了。”不久，孙思邈被授予承务郎，执掌药局事务。孙思邈在唐高宗永淳初年去逝，留下遗嘱：要薄葬，不要焚烧那些纸扎的阴间器物，祭祀时不宰杀牲畜。他死后一个多月，颜色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当抬他的尸体放入棺中时，给人的感觉就象抬的是空衣服一样。孙思邈一生撰写《千金方》三十卷，传给后代。

许裔宗

许裔宗名医若神。人谓之曰：“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裔宗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玄，甚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亿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疗病，不亦疏乎。脉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谭宾录》）

名医许裔宗医术高超，如同神仙一般。有人对他说：“怎么不著书立说，留给后人？”许裔宗说：“医术就是‘意’呀，它决定于人的思考，而脉又是极奥妙的，很难识别，只能心意领会，嘴不能说出来。自古以来的名手，与别人不同的，唯一差别就在诊脉。先准确切出脉象，然后才能诊断病情，用药治病。如果诊断准确，只须用一味药，就能直接攻克他的病，病立刻就能好。不准确辨别脉象，不了解病因，凭自己主观推测进行诊断，多放几味药。这好比打猎，不知兔子在哪里，大批出动人马，大面积包抄围剿。希望有人也许偶然能碰上。用这种方法治病，不是太粗疏了吗？脉的奥妙，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所以不能著书之立说。”

秦鸣鹤

唐高宗苦风眩，头目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愈矣。”天后自帘中怒曰：“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是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上曰：“医人议病，理不加罪。且吾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后自帘中顶礼以谢之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繒宝以遗之。（出《谭宾录》）

唐高宗患风眩病痛苦不堪，头晕目眩看不清东西。高宗召侍医秦鸣鹤给他看病，秦鸣鹤看后说：“是风毒往上攻引起的，如果刺头出点血就能好。”则天皇后在帘后面大怒道：“此人该斩！天子的头上是出血的地方吗！”秦鸣鹤磕头请求饶命。高宗说：“给人看病，议谈病情，按道理是不应该治罪的，并且我的头非常沉闷，几乎不能忍受了，出点血不一定就不好。我决心已定。”高宗让他给刺。秦鸣鹤刺唐高宗的百会穴和脑户穴，并出血。唐高宗说：“我的眼睛能看见了。”他的话未说完，则天后在帘后行大礼，谢秦鸣鹤，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医师啊！”然后亲自赠送丝帛、珠宝给秦鸣鹤。

卢元钦

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风，唯鼻根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风，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顿渐可，百日平复。（出《朝野僉载》）

又商州有人患大风，家人恶之，山中为起茅舍。有乌蛇坠酒罌中，病人不知，饮酒渐差。罌底见蛇骨，方知其由也。（出《朝野僉载》）

卢元钦客居泉州，患了麻疯病，只有鼻根还未烂掉。正值五月五日，医官拿着蚺蛇胆正要给他吃，这时有人说，蛇肉可以治麻疯病，于是取一段蛇肉给他吃，吃了三五天后，病渐好转，百日以后就完全好了。又，商州有人患麻疯病，家里人讨厌他，在山中给他盖了茅舍，他一个人住在那里。有一条黑蛇掉进一个小口大肚的酒坛子里，病人不知道，饮坛中酒后病渐渐好了。后来在坛底发现蛇骨，才知道是因为喝了蛇浸泡过的酒的缘故。

周允元

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见一鬼撮允元头，二鬼持棒随其后，直出景运门。医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给使覘问。在阁无事，食讫还房，午后如厕。长参典怪其久，思往候之。允元踣面于厕上，目直视不语，口中涎落。给使奏之。上问医曰：“此可得几时？”对曰：“缓者三日，急者一日。”上与锦被覆之，并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为诗以悼之。（出《朝野金载》）

武则天时代，凤阁侍郎周允元朝中议完事后，到阁中。这

时太平公主传唤一位医生从正光门进宫，正看见一鬼摘周允元的头，两个鬼手里拿着木棒跟在他的后边，一直走出景运门，医生把这事告诉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把这事禀报了武则天。武则天命给使去察询。周允元在阁中无事，吃完饭回房休息。午后上厕所，长参典奇怪他去的时间长，想到这儿，就去厕所看他，只见周允元面向前扑倒在厕所里。参典扶起他，他眼睛直视不说话，口中流涎水。给使把这情况奏明武则天，武则天问医生说：“他这样能坚持多久？”医生说：“慢了三两天，快了就一天。”武则天拿被给他盖上，派人连床抬着送回住处，到半夜他就死了。武则天亲自作诗悼念他。

杨玄亮

久视年中，襄州人杨玄亮年二十余，于虔州汶山观庸力。昼梦见天尊云：“我堂舍破坏，汝为我修造，遣汝能医一切病。”寤而说之。试疗无不愈者。赣县里正背有肿，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数日平复。疗病日获十千。造天尊堂成，疗病渐渐无效。（出《朝野僉载》）

武则天久视年间，襄州人杨玄亮，当时二十多岁，在虔州，受汶山观雇用，在这里做工白天睡觉梦见天尊对他说：“我的房屋已破旧不堪，你能给我重新修造，我使你能医治一

切病。玄亮睡醒后很高兴，试着给人治病，没有不好的。赣县有位里正，背部有拳头大一块肿留，玄亮用刀割下，几天以后就好了。玄亮给人治病每天可得钱十千。待他为天尊修造好了庙堂，再给治病，渐渐无效了。

赵玄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云。见一僧与一木长尺余。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见机上尺，乃是僧所与者。试将疗病，拄之立差。门庭每日数百人。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追之禁左台。病者满于台门。则天闻之，召（召原作追，据明抄本改）入内。宫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数月以后，得钱七百余贯。后渐渐无验，遂绝。（出《朝野佥载》）

武则天如意年间，洛州人赵玄景病逝，五天后又复活了。他说：“我看见一个和尚，他给了我一根长木，有一尺多长，他告诉我说‘有患病的人，你用它触一下病人，病立刻就好。’”赵玄景看见几上有一只长尺，正是和尚送给他的。他试着用它治病，触病人，立刻就好了。消息传开，人们纷纷来找他，每天有几百人聚在他门前等待让他治病。御史马知己认为他是聚众闹事，逮捕了他并把他囚禁在左台，患者又聚集在左

台门前。武则天听说了这事，召赵玄景进宫。宫人有病。他用尺触病人，病人立刻就好。武则天放他出宫，任由他为百姓治病。几个月以后，赵玄景得钱七百多贯。后来渐渐不灵验了，就再也没有人找他治病了。

张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一云，问医苏澄云。（出《朝野僉载》）

洛州有位读书人患了应答之病，每次说话，喉咙中就应答一声，这位读书人去问懂医术的张文仲。张文仲经过一夜的考虑，想出一个办法：拿《本草》一书让患者读。所读的，喉咙中全都有应答之声。读到它害怕的药名时就没有应声了，于是文仲就把那味药先抄录下来，然后配制成药剂，让患者服用，应声当时就止住了。还有的说，那书生是找苏澄云看的病。

郝公景

郝公景于泰山采药，经市过。有见鬼者，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药和为杀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出《朝野僉载》）

郝公景在泰山采药，回来时经过集市。有一个能看见鬼的人，奇怪群鬼看见郝公景全都逃离而去。于是这个人向郝公景讨来草药，制成杀鬼丸，有患邪病的人，服用后就好。

崔 务

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痊平。乃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铜末束之。（出《朝野僉载》）

定州人崔务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脚。医生让他拿来铜末。用酒和了给他服用，他的脚就好了。崔务死后十多年，迁坟另葬，看见他胫骨折损的地方，用铜末束着。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九 医二

周 广 白 岑 张万福 王彦伯
 李祐妇 元 颀 梁 革 梁新赵鄂
 高 骈 田令孜 于 邁 颜 燧

周 广

开元中，有名医纪明者，吴人也。尝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色谈笑，便知疾深浅。言之精译，不待诊候。上闻其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验焉。有宫人，每日晨则笑歌啼号，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视之曰：“此必因食且饱，而大促力，顷复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饮以云母汤。既已，令熟寐，寐觉，乃失所苦。问之。乃言：“尝因大华宫主载诞三日。宫中大陈歌吹。某乃主讴者，懼其声不能清。且常（常原作长，据明抄本改）食狨蹄羹，（羹原作

美，据明抄本改）遂（明抄本遂作甚）饱。而当筵歌数（明抄本数作大）曲。曲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复有后来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苏而病狂，因兹足不能及地也。”上大异之。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顾谓曰：“此人腹中有蛟龙，明日当产一子，则不可活也。”上惊问黄门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当大热，既困且渴，因于路傍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饮之。立吐一物，不数寸，其大如指。细视之，鳞甲备具，投之以水，俄顷长数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龙矣。上深加礼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请还吴中。上不违其意，遂令还乡。水部员外刘复为周作传，叙述甚详。（出《明皇杂录》）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位叫纪明的名医，是吴地人，他曾传授秘诀给隐士周广。学得秘诀后，周广察颜观色，谈笑之间就能知道病患的程度，说得非常详细具体，无须诊脉检查。玄宗听说周广的大名，征召他进京，并召集宫中有病的人到宫中偏房等候，让周广试验一下。有一宫人，每天午后就又笑又唱又啼号，好象中邪得了狂病，并且还脚不能着地。周广看后说：“这人一定是因为吃得太饱，紧接着又干了重活，不一会又跌倒在地而引起的。”周广给他服用云母汤，不久这个人就停止癫狂。周广使他熟睡，睡醒后，就没有了以前的痛苦。周广问他，他说：“曾因大华宫主人摆生日宴会三天，

宫中布置大型歌舞乐队，我是主唱，声音不响亮，常吃猪蹄羹，吃饱后就去宴席上唱歌，唱完后就觉得咽中特别热。我们几个人就去高台上玩耍，从上面往下跳。我还未跳到一半，后面有一个人又跑了下来。撞着了我，因此跌倒在地，很长时间才醒过来。就得了这狂病，脚也不能着地。”玄宗感到非常惊异。有一个黄门奉使，从交广来到这里，在大殿上行大礼参拜，周广看了看他说：“这个人腹中有条蛟龙，它明天必定生下一子，如果不及时治疗他就不能活了。”玄宗吃惊地问黄门奉使，说：“你有病吗？”奉使说：“臣骑马奔驰在大庾岭时，当时天气炎热，臣又乏又渴，就在路边河沟里喝了生水，于是腹中就长了一个如坚石般的肿块。”周广马上用硝石、雄黄煮水给他喝。刚刚喝完，就从口中吐出一物，不过几寸长、手指大小的东西。仔细一看，身上长有鳞、甲，投放在水中，不一会就长到好几尺长。周广急忙用苦酒把它泡上，它又恢复到了原来那么大小。周广用器具盖上，第二天，器皿中已生出一条小龙。玄宗非常礼待周广，想要授他官爵，周广坚持要回家乡吴地。玄宗没有违背他的意愿，让他回到故乡。水部员外刘复为周广作传，对他的事迹叙述得很详细。

白岑

白岑曾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高适胁取之。其方然不甚效。岑至九江为

虎所食，驿吏于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升之写以传布。（出《国史补》）

白岑曾遇一位异人传给他治疗背部毒疮的验方。用验方试着给人治背疽，全都治好了。为了得到利益，岑拿着验方到处炫耀。后来岑做了淮南一个小军官，节度使高适威胁他交出了验方，但那方子已不象从前那么灵验。白岑到了九江被老虎吃了，驿吏在他的包裹中得到了发背方真本。太原王升之把它抄写下来，传播出去。

张万福

柳芳为郎中，子登疾重。时名医张万福初除泗州，与芳故旧，芳贺之，具言子病。惟持故人一顾也。张诘旦候芳，芳遽引视登。遥见登顶曰：“有此顶骨，何忧也？”因诊脉五六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芳数十字。谓登曰：“不服此亦得。”后登为庶子，年至九十。（出《酉阳杂俎》）

郎中柳芳，他的儿子柳登患重病。当时名医张万福刚到泗州拜官授职，他与柳芳是老相识。柳芳前来祝贺，并向他陈述了儿子的病情，希望依靠老朋友去给儿子治病。第二天，

张万福一大早就等候着柳芳，柳芳急急忙忙来了，领着张万福去看儿子柳登。见到了柳登。远远望着他的头顶说：“他有这样的头骨，你担什么心？”说着便给柳登诊了一会儿脉，又说：“不错，他的寿数在八十以上。”于是留下数十字的药方，对柳登说：“不服这药也可以。”后来柳登成为一般百姓，活到九十岁。

王彦伯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差一。裴胄尚书有子，忽暴中病。众医拱手。或说彦伯，遽迎使视之。候脉良久，曰：“都无疾。”乃煮散数味，入口而愈。裴问其状，彦伯曰：“中无鳃鲤鱼毒也。”其子实因鲙得病。裴初不信，乃鲙鲤鱼无鳃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惊异焉。（出《酉阳杂俎》）

又彦伯自言：“医道将行。”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幼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气者饮此。”各负钱帛来酬，无不效者。（出《国史补》）

荆州有一位道士叫王彦伯，天性擅长医术，尤其擅长识

别不同的脉象。断定人是生，是死，是长寿还短命，百分之百的准确。尚书裴胄有个儿子。忽然得了急病，众医生都认为不能治好，不敢再给他治了。有的让去找王彦伯。裴胄忙去接王彦伯给儿子看病。王彦伯诊好一会儿脉，说：“他一点病也没有。”于是王彦伯煮几味散药，裴胄的儿子服用后就好了。裴尚书问儿子的病情，王彦伯说：“中无鳃鲤鱼毒了。”他的儿子确实因为生食鱼片而得病。开始裴胄不信，于是切无鳃鱼肉，让手下人吃。这些人吃了生鱼片，果然全都患了和他儿子一样的病。裴尚书这才感到惊异。

又，王彦伯自言自语说：“我要开始行医了！”于是他在庭院中摆设三、四个炉灶，煮上各种药，男女老少上门来讨。王彦伯指点着说：“患热病的人服用这个，患寒病的人服用这个，患邪风病的人服用这个，患气病的人服用这个。”人们各自拿着钱和布匹来酬谢他。吃过他的药，没有不见效的。

李祐妇

李祐为淮西将。元和十三年，送款归国。裴度破吴元济，入其城。官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祐有新妇姜氏，怀孕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之。一夕复苏。傅以神药而平。满十月，产一子。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宫。子曰行修，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出《独异志》）

李祐任淮西将，唐宪宗元和十三年他押送钱粮回京去了。这时裴度战败吴元济，攻进城中，官兵有扒女人衣服，甚至扒光的人。李祐的新婚娘子姜氏，已怀孕五个月了，被入城乱军士兵劫持，用刀划开了她的腹部。姜氏气绝跌倒在地。李祐从国都回来，看娘子腹开一尺多长，于是他脱下衣服，包扎好娘子的伤口。过了一夜，娘子苏醒过来。李祐给她伤口敷上神药，伤口合好如初。怀孕满十月，她生下一个儿子，朝廷因为李祐回都送钱粮有功，授予他儿子官爵。李祐的儿子李行修。三十多岁时任南海节度使。后来，辞官回乡，死在归家的路上。

元 颀

唐时京城有医人忘其姓名。元颀中表间，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损。请看之。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奶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给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俾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鲙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内，且令从容。候客退后方接。俄而设台子，止施一瓿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

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赵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吃鲙太多，酱醋不快。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酱醋，只欲郎君困饥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鲜之会，乃权诈也。请退谋朝餐。”他妙多斯类也。（出《北梦琐言》）

唐朝时，京城有位医生，忘记了他的姓名了。在元颢与中表之间有一位妇女跟随丈夫来到南中，她曾经误吃一条虫子，心中老犯疑，因此而得病，不断地治疗，病也不见好转。又请京城这位医生看视，这位医生知道他患病的原因，就请奶妈中与她亲近又慎重小心的人，事先告诫她说：“现在用药让她吐泄，用盘盂装着，在她吐的时候，只说有一小虾蟆逃走了，但是千万不能告诉她是在欺骗她。她的奶妈遵从医嘱，她的病就地去掉了。又，有一少年，常感觉有一小镜子在眼前晃动，让医生赵卿给他诊治。赵卿和少年约会，说第二天早晨用生鱼片招待他，少年如期赴约。少年被引进到里面，并且告诉他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等客人走了以后就来见他。不一会儿在他面前又摆上一台桌，上面放上一小盆芥醋，再就没有别的食物了，赵卿也没出来。少年一直等到将近中午。等了这么长时间，赵卿也没有来。少年非常饿了，又闻到醋的香味，忍不住轻轻喝了一小口。犹豫一下又喝了一口，这时少年顿觉心中开阔，眼睛也不花了，于是把盆中的醋全喝光了。赵卿知道他把醋全喝了这才从里面出来。少年

因为喝了醋。很不好意思地向赵卿道谢。赵卿说：“小伙子，以前你因为吃生鱼片太多，酱醋放得不适量，还有鱼鳞留在胸中，所以你就眼花。刚才所以准备酱醋，是只想让你因饥饿，把它喝了，果然治好这病。说吃鲜鱼片的约会，是骗你的。请回去吃早饭吧。”赵卿有很多象这类有趣的事。

梁 革

金吾骑曹梁革得和扁之术，太和初，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莲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从事御史崔某者闻而召焉，请革评其脉。革诊其臂曰：“二十春无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于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于不识者斯已矣。闻崔宠之不悦，形于颜色。然已去之，难复召矣，常贮于怀。未一年，莲子暴死。革方有外邮之事，回见城门，逢柩车，崔人有执紼者。问其所葬，曰：“莲子也。”呼载归，而奔告崔曰：“莲子非死，盖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载归而往请苏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莲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诸侯，遂齿簪裾之列。汝谓二十春无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归，脱不能生，何以相见？”革曰：“此固非死，盖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术不仁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谢过言。”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凿去一齿，以药一刀圭于口中。衣以单衣，卧空床上，以练素缚

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复入府谓崔曰：“莲子即生矣。”崔大释其怒，留坐厅事。俄而莲子起坐言笑。界吏报赦，赦飞牒于崔，莲子复生，乃何术也。仍与革偕归。入门则莲子来迎矣，赦大奇之。且夫莲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劝以与革。崔亦恶其无齿，又重赦，遂与革。革得之，以神药缚齿，未逾月而齿生如故。太和壬子岁，调金吾骑曹，与莲子偕在辇下。其年秋，高损之以其元舅为天官，即日与相闻，故熟其事而言之。（出《续异录》，明抄本作出《续玄怪录》）

金吾骑曹梁革得到了和与扁鹊的医术，唐文宗太和初年任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个婢女名唤莲子，他非常想占有她。一天，莲子因为说了句笑话而被治罪，又被赶出去卖掉，市吏定价七百串钱。当时有从事御史崔某人听说了，把莲子召来。请梁革给她诊脉。梁革在她手臂上切脉说：“二十岁，无病之人。”崔某高兴地把她留下，派人送钱给于敖。于敖因为平时极想占有莲子，一怒之下把她赶走，如今卖给了不认识的人一切都完了。她听说崔某很宠爱莲子，心中很不高兴，就显示在脸上。然而人已经走了，难再招回来，只好常在心中思念了。不到一年，莲子突然死去。这时梁革到外面传递文件、书信去了，回来时走到城门，遇见禄车从那里经过，有崔某手下助葬的人，梁向他询问，葬的是谁，他说：“是莲子。”

梁革听说，呼喊着想把柩车运回去，忙又奔跑回去告诉崔某，说：“莲子没死，是尸蹶呵！方才我进城，遇见她的柩车，我让她运回来了，现在让我把她救活吧！”崔某生气梁革当初说的话，又伤心莲子的突然中途死去，脸色大变说：“你这个东西啊，你随心所欲迷惑诸侯，好趁机与富贵显达的人齐齿并列。你说她二十岁，是无病之人，可不到一年就死了。如今就要下葬，你招她柩车回来，也已是肉骨分离不能复生了，我们还怎么见面呢？”梁革说：“莲子本来没死，是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如果我不能让她复活，我梁革此生不再行医，我就以死来向您道歉怎么样？”于是让打开棺材，抬出莲子。梁革在莲子的心、脐下几处穴位行针，又凿掉一颗牙，把一刀圭药灌进口中。让莲子只穿着单衣，把她放在没有行李的板床上，再用白织练子绑住她的四肢。之后在床下生上温火，说：“这火灭了，莲子就活了。要记住，千万不要让火太旺。煮好葱粥守候着。她的气缓的要是猛烈，千万不要让她起来，过一小会儿自己就稳定了，之后她会感到很疲乏，就马上给她解开绑绳，给她喝葱粥，她就活了。在她缓气猛烈的时候让她起来，我可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梁革说完，回到府中对崔某：“莲子一会就活了。”崔某的怒气消了，留梁革在客厅里招待她。一会莲子坐起来有说有笑。界吏把事禀告给于敖，于敖飞递书信给崔某，问他莲子复活，究竟是什么医术。于敖与梁革一同归来，进门时莲子出门迎接，于敖很奇怪。让莲子侍奉崔某，并不是于敖的本意，所以劝崔某把莲子给梁革。这时崔某因为莲子没了一颗门牙而讨厌她，就重又把莲子还给于敖。于是于敖把莲子送给梁革。梁革得到莲子，用神药

敷在莲子的缺齿处，不到一个月就长出了和原来一样的牙。太和壬子年，调动金吾骑曹，梁革与莲子并肩走在辇下。那年秋天，高损之任用他大舅为天官，当天就说给他知道了，所以很了解他们的情况，就说了出去。

梁新赵鄂

唐崔铉镇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晓，气犹未绝。邻房有武陵医工梁新闻之。乃与诊视曰：“此乃食毒也。三两日非外食耶？”仆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寻常嗜食何物？”仆夫曰：“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近买竹鸡，并将充饌。”梁新曰：“竹鸡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捣姜搨汁，折齿而灌，由是而苏。崔闻而异之，召至，安慰称奖。资以仆马钱帛入京，致书于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药奉御。有一朝士诣之，梁曰：“何不早见示？风疾已深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朝士闻而惶遽告退，策马而归。时有鄜州马医赵鄂者，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此朝士下马告之，赵鄂亦言疾危，与梁生之说同。谓曰：“即有一法，请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搨汁而饮。或希万一。”此朝士又策马而归。以书筒质消梨，马上旋齧。行到家，旬日唯吃消梨，烦觉爽朗，其恙不作。却访赵生感谢，又访梁奉御，且言得赵生所教。梁公惊异，且曰：“大国必有一人相继者。遂召赵生，资以仆马

钱帛，广为延誉，官至太仆卿。（出《北梦琐言》）

又省郎张廷之有疾，诣赵鄂。才诊脉，说其疾宜服生姜酒一盏，地黄酒一杯。仍谒梁新，所说并同，皆言过此即卒。自饮此酒后，所疾寻平。他日为时相坚虐一杯，诉之不及，其夕乃卒。时论为之二妙。（出《闻奇录》）

唐时，崔铉镇守江陵。当时有一位富商，停船在这里。半夜，那商人突然死了，天亮时还未断气，附近房间里有位从武陵来的医生梁新听说后，就去给他诊视，说：“这是食物中毒啊！这两三天没有到外面吃饭吗？”仆夫说：“我家主人很少出船去，也不在别人那吃饭。”梁新说：“他平常喜欢吃什么食物？”仆夫说：“喜欢吃竹鸡，每年不少于几百只。最近买了竹鸡，并拿它做菜肴。”梁新说：“竹鸡吃半夏，一定是半夏的毒啊。”梁新命捣姜挤汁，折断牙齿灌进去。因此，那人苏醒过来了。崔铉听说了这事，感到惊奇，就召梁新来，赞扬夸奖了一番，后又送给他仆人马匹，钱和布匹让他去京城，并写信给朝廷的官员，推荐梁新。到京城后，梁新名声大振，官做到尚药奉御。有一朝士到梁新这来看病，梁新看后说：“怎么不早来看？风疾已经很重了，请快点回去，处理家中事情，顺其自然吧。”朝士听了慌忙告辞退去。朝士骑马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有位鄜州的马医叫赵鄂的人，最近来到京城。他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立榜标名，告示人们：专攻医术。朝士路过这里，看见告示便下马，把自己的病情说给赵鄂。赵鄂也说他病情严重，与梁新说的相同。赵鄂对朝士说：“就有

一个办法，请官人多吃消梨，不要限量，嘴吃来不及，就挤汁水喝，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这位朝士又骑马继续往家赶，用书筒装消梨，在马背上立即就开始吃，到家后，十多天里只吃消梨。渐渐病情好转，过去总觉烦闷，如今变得爽朗了，他的病再也没有犯。朝士返回京城拜访赵鄂向他致谢，又去拜访梁奉御，谈话间又说到赵鄂让吃消梨的事情，梁公感到惊奇，并且说：“若大一个国家一定要有继承的人。”于是召见赵鄂，资助他仆人、马匹和钱及布匹，并广泛作宣传扩大他的声誉。赵鄂官做到太仆卿。

又，省郎张廷之有病，到赵鄂那去看，刚一诊脉，就说：“这病应该服用生姜酒一盞，地黄酒一杯。”他还去请梁新为他看视，两个人所说一样，都说只能按量服用这两种药酒，不然就得死。自从饮了这两种药酒后，张廷之的病渐渐好了。后来，张廷之作了宰相，他硬是节制不住自己，就喝了一杯白酒，来不及说什么话，那天晚上就死了。当时人们议论，梁、赵二人的医术高明，是两位妙手。

高 骈

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盖多竹屋，或不慎之，动则千百间立成煨烬。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即付于法。临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

后人，死无所恨矣。”时骈延待方术之士，恒如饥渴。监行者即缓之，驰白于骈。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密（密原作隙，据明抄本改）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以膏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出《玉堂闲话》）

江淮一带的州郡。火令是最严厉的，违犯火令的人一律严惩决不放过。当地多盖竹屋，倘若不小心，一着火千百间房屋就立刻化为灰烬。高骈镇守维扬的时候，有位术士家着火蔓延开了。烧毁了几千家。主持防火的人把这事记录下来。依法惩办，临刑时，术士对行刑的人说：“我犯下的罪过，用一死怎么能抵得了呢？但是我有点小技术，可以传授给一个人，让他救济后人，我就死而无憾了。”当时高骈很长时间就请求接待方术之士，他寻求方术之士的心情如饥似渴。监刑者听了这位术士的一番话后，立刻暂缓执行，骑马飞驰去告诉高骈。高骈召术士进来，亲自问他。术士说：“我没有别的技术，只善于治麻风病。”高骈说：“可以验证一下。”术士回答说：“只在福田院里选一个最严重的病人，可以试一下。”于是依照术士说的，选了一个最重的病人。术士把病人送进一个密室中，给他喝了几升乳香酒，酒后病人就朦胧迷糊什么

也不知道了。术士用快刀剖开他的脑缝，从里面挑出一条二寸之长的小虫，然后用膏药封住疮口，又另外给药内服。而且特别注意病人节制饮食，运动和休息都要有规律。十多天，病人的疮口全好了，刚刚一个月，眉毛胡须都已经长出来了，肌肉光滑洁净，与没患过麻疯病的人一样。高骈礼待这位术士，尊他为上客。

田令孜

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时田令孜有疾，海内医工召遍。至于国师待诏，了无其征。忽见亲知白田曰：“西市饮子，何访试之。”令孜曰：“可。”遂遣仆人，驰乘往取之。仆人得药，鞭马而回。将及近坊，马蹶而覆之。仆既惧其严难，不复取云。（明抄本复取云作敢复去）遂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瓶子，以给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药之所来，遂赏药家甚厚。饮子之家，声价转高。此盖福医也。近年，邺都有张福医者亦然。积货甚广，以此有名，为番王挈归塞外矣。（《出玉堂闲语》）

长安城又恢复了原来繁华的盛况。有一家在西市卖汤药。用的是平常药，不过几味，不限制药方和脉象，不问是什么病痛，一百文卖一付，千种疾病，服下就好。这家常年在宽敞的宅院中，设置大锅，白天黑夜地剉、砍、煎、煮供给汤药，没有一点空闲。人们不管远近都纷纷前来买药。门前拥挤，喧闹声响遍京城，以至要花钱雇人看守门户。来买药的人，有的等了五七天，还未买到药。这家获利特别多。当时田令孜有病，海内的医生都让他看遍了。至于宫中御医、与待命供奉内廷的医师，全都诊断不出来他患的是什么病。忽然他的亲信白田说：“西市卖汤药，不妨试一下。”田令孜说：“可以。”于是派仆人骑马去取药。仆人拿到药，策马回来，将要到牌坊附近的时候，马颠簸不停，药全撒了。仆人惧怕主人威严，难以交待，不敢再去。于是到一染坊，乞求得到一瓶染料残液拿回来给了田令孜。田令孜服了下去，病立刻就好了。田令孜只知道自己的病好了，却不知道药是从哪里来的。便厚赏了卖汤药这家。卖汤药这家，声价比以前更高了。这是福医啊！近年，邺都有个叫张福的医生，情况也是这样。他家积贮的财物特别多，因此有了名气，后来被一番王带回塞外了。

于 邁

近朝中书舍人于邁，尝中蛊毒，医治无门。遂长告，渐欲远适寻医。一日，策杖坐于中门之外。忽有钉铰匠见之。问曰：“何苦而羸茶如是？”于即为陈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为某钐出一蛇而愈。某亦传得其术。”邁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细事耳，来早请勿食，某当至矣。”翊日果至。请邁于舍檐下，向明张口。执钐俟之。及欲夹之，差跌而失。则又约以来日。经宿复至。定意伺之，一夹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许，赤色，粗如钐股矣。遽命火焚之。邁遂愈。复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赠遗。但云：“某有誓救人。”唯饮数觴而别。（出《玉堂闲话》）

近年朝中，有个中书舍人叫于邁，曾经中了蛊毒，没有地方能医治。于是请了长假，渐渐地想要去远方寻找医生。一天，于邁拄杖坐在二门外边，忽被一钉铰匠看见，问他说：“你怎么瘦弱，疲倦成这样啊？”于邁立刻向他陈述了一番。匠人说：“我也曾中过蛊毒，遇到一位良医，为我钐出一条蛇，病就好了。我也学会了这种技术。”于邁很高兴，并且祈求匠人给他治病。匠人说：“这是细致的活，明天早上请不要吃饭，我来给你治病。”第二天，匠人果然来了。他让于邁到屋檐下，

面向亮处张开嘴，他拿着钳等待着，到了要夹时，差点跌倒，没有夹成，就又约第二天再来。又过了一夜匠人又来了，他决心伺机夹住这条蛇。这次，一夹就夹住了。那蛇已经长到二寸多长了，红色，钗股般粗细。匠人急忙用火把它烧了。于邁的病好了，又多次拜官授职，一直做到紫微令才死去。那位匠人也不接受礼品，只说：“我发过誓要救人。”他在于家只饮了几杯酒，就离去了。

颜燧

京城及诸州郡闾阖中，有医人能出蛊毒者，目前之验甚多。人皆惑之，以为一时幻术，膏肓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颜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觉心肝有物啜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后瘦瘁，皮骨相连，胫如枯木。偶闻有善医者，于市中聚众甚多，看疗此病。颜试召之。医生见曰：“此是蛇蛊也，立可出之。”于是先令炽炭一二十斤，然后以药饵之。良久，医工秉小铃子于傍。于时觉咽喉间有物动者，死而复苏。少顷，令开口，钳出一蛇子长五七寸，急投于炽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时而成烬，其臭气彻于亲邻。自是疾平，永无吃心之苦耳。则知活变起虢肉徐甲之骨，信不虚矣。（出《玉堂闲话》）

从京城到各州郡的街道上，有位能够逐出蛊毒的医生术士，目前得到了验证的很多。人们感到迷惑，以为是一时的幻术，病至膏肓是不能治好的。郎中颜燧，家中有一个使女患有这种病。她常常感到心肝中有东西在吃食，痛得她痛苦不堪。几年后，她瘦弱困病，只剩下皮包着骨头了。小腿好似两根枯木一般。颜燧偶然听说有良医，在市中心给人看病，那里聚集着许多人，看他为别人治疗这种病。颜燧试着召他来为使女治病。医生看见病人说：“这是蛇蛊。马上就可以取出来。”于是他先让人将一二十斤木炭烧旺，然后用药做诱饵。过了许久，医生拿着小钳子站在病人身傍。这时使女觉得咽喉间有东西在动，象是死了又复活似的。不一会儿，医生让她张开嘴，从她嘴钳出一条五七寸长的小蛇。医生急忙把它抛进炽热的炭火中去。蛇烧得弯转扭曲，不一会儿变成了灰烬，它的臭味直扩散到左邻右舍。从此使女的病好了，永远没有了心被噬咬的痛苦了。这才知道老子使徐甲死而复活的事，是真的，不是假的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 医三

申光逊	孙光宪	渔人妻	陈 寨
陶 俊	张 易	广陵木工	飞 蛊
菌 毒	田承肇	蛇 毒	冶葛鸩
杂说药			

异 疾

绛州僧	崔 爽	刘录事	句容佐史
崔 融	刁俊朝	李 生	魏 淑
皇甫及	王 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 亮			

申光逊

近代曹州观察判官申光逊，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孙仲敖，寓居于桂，交广人也。申往谒之，延于卧内。冠簪相见曰：“非慵于巾栉也，盖患脑痛尔。”即命醇酒升余。以辛辣物泊胡椒干姜等屑仅半杯，以温酒调。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筒，如今之笙项，安于鼻窍，吸之至尽，方就枕，（枕原作椀，据明抄本改）有汗出表，其疾立愈，盖鼻饮蛮獠之类也。（出《玉堂闲话》）

近代，曹州的观察判官申光逊，说自己的老家在桂林。有位叫孙仲敖的官人，寄居在桂林，申光逊广交各方人士。他去拜访孙仲敖，被请到卧室。孙仲敖尚未梳洗就与申光逊相见，他说：“不是我懒得盥洗，是因为我头痛啊。”申光逊立即让准备一升多酒，辛辣物胡椒，干姜等研成粉末半杯，用温酒浸泡调合。又从枕匣中取出一黑色漆筒，象现在的笙管，安放在孙仲敖的鼻孔处，让他把酒吸完，然后才躺下。出了汗，这病立刻就好了。这种用鼻子饮服的方法，和西南少数民族治病的方法相类似。

孙光宪

火烧疮无出醋泥，甚验。孙光宪尝家人作煎饼，一婢抱玄子拥炉，不觉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晓不痛，亦无瘢痕。是知俗说不厌多闻。（出《北梦琐言》）

治疗烧伤没有比醋泥更有效的，特别灵验。有一次孙光宪的家人作煎饼，一使女在炉边环绕着炉子烙煎饼，不小心一个木炭落在她身上，忙用醋泥敷上，到第二天早上就不痛了，也没留下疤痕。从此知道，民间的验方搜集的越多越好。

渔人妻

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人。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子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得鳊鱼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之妻，今尚无恙。（出《稽神录》）

瓜村有打鱼人的妻子得了结核病，转相传染，死了好几

个人。有人说：“把病人活着装进棺材中，丢弃掉，这种病就可以断绝。”时隔不久，这个人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就被活着装进棺材里，丢到江中任其漂流。漂流到了金山。有一位打鱼的人看见，觉得奇怪，就把棺材引到岸边，打开看视，见一女子还活着，就把她接到渔舍中，每天打很多鳊鱼给她吃，吃了很长时间，病好了。于是她嫁给了这位打鱼的人做妻子，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病。

陈 寨

陈寨者，泉州晋江巫也，善禁祝之术。为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疗，乃往请陈。陈至，苏氏子见之，戟手大骂。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坛于堂中，戒人无得窃视。至夜，乃取苏氏子，劈为两片，悬堂之东壁，其心悬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悬之心，遂为犬食。寨求之不得，惊惧，乃持刀宛转于地，出门而去。主人弗知，谓其作法耳。食顷，乃持心而入，内于病者之腹。被发连叱，其腹遂合。苏氏子既悟。但连呼“递铺，递铺”。家人莫之测。乃其日去家数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死于道傍。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驿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以警之。乃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苏遂愈如故。（出《稽神录》）

陈寨，泉州晋江一带的巫师，擅长用真气、符咒等治邪病。他给人治病，多数都能治好。漳州人苏猛，是一旅店的店主。他的儿子得了疯病，别人治不了，苏猛就到泉州请陈寨。陈寨到苏家，苏猛的儿子见了陈寨，指点着他大骂。陈寨见状说：“他这病已经进入心脏了。”陈寨在堂屋中设置法坛，他告诫人不得偷看。到了夜晚，陈寨捉住苏子，把他劈成两半，悬挂在堂屋的东墙上，把他的心挂在北面的房檐下，才开始在堂屋中作法。这时悬挂着的心，被狗叼去吃了。寨找不到心，又惊又怕。他拿着刀在地上来回走了几趟，就出门而去。主人并不知道，以为他还在作法。一顿饭工作，陈寨拿着心回来，放在病人腹中。然后他披头散发连声喝叱，苏子被剖开的肚子就合上了。不久之后，苏猛的儿子明白过来了，但是口中连呼：“递铺！递铺！”家里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天，离苏家几里以外的地方，有一个驿吏手里拿着公文，死在了道傍。当初南中的驿路，二十里设一驿站，名叫递铺，驿吏拿着符牒，依次传递，快要到前一个驿站时，就连喊：“递铺”，让这个驿站的人早有准备。原来是陈寨取走了驿吏的心救活了苏猛的儿子。苏猛的儿子病就好了，和原来一样。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僭力者陶俊性谨直。尝从军征江西，为飞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张命守舟于广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众。有二书生过于前，独顾俊。相与言曰：“此人好心，宜为疗其疾。”即呼俊，与药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归舟吞之。良久，觉腹中痛楚甚，顷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缆，尤觉轻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复，不以为劳。后访二书生，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一个仆从名叫陶俊性格谨慎直爽，曾参军征讨江西，被飞石击中，因此腰、脚都留下了残疾，长期拄着拐行走，张曜卿就让他于广陵渡口看守船只。借机到白沙市去，因遇雨，在酒馆内避雨。同时站在那儿避雨的人很多。这时有两位书生，从面前经过，唯独注意陶俊。他俩相互谈论着，说：“这个人心眼好，应该给他治病。”于是招唤陶俊，给他两丸药，说：“服了它，你的病就好了。”说完就走了。陶俊回到船上把药吃了，过了半晌，觉得腹中痛得很厉害。又过了一会儿不痛了，病也好了许多。操篙解缆，觉得特别轻健。白沙离城八十里，陶俊一天走个来回，也不

觉得累。后来陶俊访寻二位书生，竟没有再见到他们。

张 易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少居菑川。病热，困憊且甚。恍惚见一神人长可数寸，立于枕前。持药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赚之，一丸落席有声。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惊问何为，具述所见，病因即愈。尔日出入里巷，了无所苦。（出《稽神录》）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年轻时住在菑州。因患病身体发烧，感到特别疲劳困倦，恍惚之间见一位约几寸长的神人，站在枕前，手里拿着三丸药，说：“吃了这个，病就可以好了。”张易接过来忙吞下，两丸药衔在嘴时，一丸药掉落在床席上发出声响。于是张易起来去找，没有找到。家人吃惊地问他干什么？他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一一告诉了家人。他的病也马上就好了。当天他出入街巷，一点病痛都没有。

广陵木工

广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拳原作举，据明抄本改）缩，不能复执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庙前，遇一道士。长而黑色，神采甚异。呼问其疾，因与药数丸曰：“辑此当愈，旦日平明，复会于此。”木工辞曰：“某不能行，家去此远，明日虽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尔无忧，但早至此。”遂别去。木工既归，辑其药。顷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觉手足甚轻，因下床，趋走如故。即驰诣后土庙前。久之，乃见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陈谢。道士曰：“吾授尔方，可救人疾苦。无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问其名居。曰：“吾在紫极宫，有事可访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无不愈者。至紫极宫访之，竟不复见。后有妇人久疾，亦遇一道士，与药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见也。广陵寻乱，木工竟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广陵有一位木工，因为有病，手和脚全都拳屈着，不能再拿斧子了。只好扶着特制的踊鞋上街乞讨。一天，行乞到后街土庙前，遇见一位道士。那道士身材高大，面堂黝黑，神采丰异。招呼木工，问他是什么病，然后给他几丸药说：“吃了这几丸药就能好。明天天大亮的时候，我们再在这里见面。”

木工推辞说：“我不能行走，家离这里很远，明天约定的时间虽然很晚，但我还是不能走到这里。”道士说：“你不要担心，只要你早点到这就行。”说罢离去。木工马上回到家里，吃了药，不一会儿，手脚痛得特别厉害。到了半夜就不痛了。因此很快睡着了。五更时分木工醒了，感觉手脚特别轻快。于是下床，试一试，无论是疾走，还是慢走都和过去一样。他立刻飞奔到后街土庙前，等了好半天，才见道士倚杖站在那里。木工重又拜谢道士。道士说：“我传授给你秘方，可以救人疾苦。不要做木匠了。”木工再次拜谢道士，接受秘方。木工问道士姓名，居住何处。道士说：“我住在紫极宫，有事可以找我。”说完离去。木匠得到秘方，用它来治病，没有治不好的。木工到紫极宫拜访他，竟然没有再见到道士。后来有一位妇人病了很长时间，也遇一道士，给了她药，吃了病就好了。听妇人说，那道士的容貌，也是木工所见的那位。木工找遍广陵，竟没有找到那位道士。

飞 蛊

江岭之间有飞蛊，其来也有声，不见形，如鸟鸣啾啾唧唧然。中人即为痢，便血，医药多不差。旬日间必不救。（出《朝野僉载》）

长江与岭南之间有飞蛊，它来的时候带着声响，却看不见它的踪影，象鸟叫似的啾啾唧唧。人中了飞蛊立刻得痢疾，便血，医药大多都不能治好。十多日一定丧命。

菌 毒

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老奴食治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两月。全远者，或二年三年。无得活者。惟有陈怀卿家药能解之。或有以菌药涂马鞭头马控上，拂着手即毒，拭着口即死。（出《朝野僉载》）

岭南的风俗，多制毒药。让老奴吃毒草野葛，死后埋掉。土堆上生菌子，菌子正生在腹部位置上的，吃了立刻就死。生在手、足、额部位上的，吃了，当天死。生在旁边远一点的几天之内死。渐远的，一个月或两个月死。最远的，或二、三年内死。没有能活着的。只有陈怀卿家制的解药能解这种菌毒。如果有人将菌毒涂在马鞭鞘、马控上，碰着手就中毒，沾上嘴立刻就死。

田承肇

王蜀将田承肇常领骑军戍于凤翔。因引骑潜出，解鞍憩于林木之下。面前忽见方圆数尺静地中，有小树子一茎高数尺。并无柯叶，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玩弄，以手上下摩娑。顷刻间，手指如中毒药，苦不禁。于是鞭马归营。至，臂膊已粗于桶。时有村妪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将不救。妪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戏处，喷毒在树木间。扞者树枝立合，致卒。肇曰：“是也。”急使人就彼斫之。果获二蛇，长六七寸。毙之。妪遂禁勒。自膊间趁，渐渐下至于腕，又併趁入食指，尽食指一节，趁之不出。蹙成一球子许肉丸。遂以利刀断此一节，所患方除。其断下一节，巨如一气球也。（出《玉堂闲话》）

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将领田承肇曾带领兵戍守在凤翔。一次因带领骑兵秘密外出执行任务，在小树林中解马下鞍休息时，田承肇忽然看见面前方圆几尺洁净的地方中，有一棵几尺高的小树，没有枝叶，直挺挺地立在那儿，显得特别光滑。田承肇顺手玩弄它，用手上下抚摸。立时，手指象中了毒药似的，疼痛不止，于是他骑马回营。回到营中时，他的臂膊已经肿得象桶那么粗了。当时有个乡村老太太擅长禁咒之术，

她住在深山中，田承肇急忙派人把她召来。这时田承肇已经快要不能救治了。老太太说：“这是胎生七寸蛇玩耍的地方，它的毒汁射在林间的树木上，摸着树的人立刻和树一样，也中上蛇的毒汁，可以遭至死亡。”田承肇说：“是啊。”他忙派人在那个地方挖掘。果然挖到两条长六、七寸的小蛇，把它们弄死了。于是老妇人施行禁咒之术。先从臂膊间开始赶，慢慢下手到手腕处，又一并赶到食指间，最后全部赶到食指最末的一节，就赶不出去了，收缩成一球肉丸。于是用快刀割断了这一节食指，病患才除掉。被割断的这一节食指，大得象一个气球。

蛇 毒

赵延禧云：“遭恶蛇虺所螫处，帖之艾炷，当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啮即当啮（即当啮三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处灸（灸原作久，据明抄本改）之，引去毒气，即止。（原缺出处，今见《玉堂闲话》）

赵延禧说：“遭到蝮蛇咬伤的地方，贴上艾炷，马上灸烤，立刻就能好。不然，就得等死。凡是被毒蛇咬伤，应该立即在被咬伤的地方灸，引去毒汁，就可以了。

冶葛鸩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出《朝野僉载》）

野葛吃了就得死。生长野葛的地方，就长有白藤花，它能解野葛的毒。鸩鸟饮水的地方，就有犀牛，犀牛不洗角的地方，生物喝了这水一定得死。因为鸩鸟吃蛇的缘故。

杂说药

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逐芥苳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礮石可以害鼠。张鷟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被蚕啮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马咬者，烧鞭鞘灰涂之。盖取其相服也。蜘蛛啮者，雄黄末傅之；筋断须续者，取旋覆根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失

一。(出《朝野僉载》)

医书中说，虎中了药箭，吃清泥；野猪中了药箭，撞蒺藜并吃它。雉鸡被鹰弄伤，用地黄叶贴在伤口上。又，礞石可毒死老鼠。有个叫张鷟的人曾经做过试验。老鼠中了毒，就象喝醉酒一般，也不能辩别人，但却知道寻找泥汁喝，一会就恢复了平静。鸟兽虫物，还知道解毒，何况人呢！被蚕咬的人，用甲虫末敷伤口；被马咬的人，将鞭鞘烧成灰涂在患处。都是取他们相克的作用。被蜘蛛咬的人，将雄黄末敷在伤口上。筋断了，须接续的，取来旋覆根绞取它的汁液，把筋对上，涂上汁液，包扎好，就能接上，与原来一样。蜀地的奴隶逃跑时，许多磕断了筋的人，用这种方法接治，一百个人没有一个不好的。

异疾

绛州僧

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数年，临命终，告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卒。弟子依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

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致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于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钵中，此虫恇惧，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靛水疗噎疾。（出《广五行记》）

唐高宗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和尚得了噎病，咽不下食物，病了好几年。临死时，告诉他的弟子说：“我气绝之后，可以剖开我的胸部和咽喉，看看有什么东西，要知道其中的因由。”说完就死了。弟子依照他说的剖开了胸腔和咽喉，从胸中取出一个东西，形状象鱼，但有两个头，满身全是肉鳞。弟子把它放在钵中，它不停地跳跃。弟子象玩似的把食物放在钵中，虽然没看见它吃，但不一会儿，食物全部化成了水。又把各种毒药放进钵中，全都跟随着溶化了。当时正值仲夏蓝草成熟季节，寺院附近的群众在水边作蓝靛，有一和尚去了水边，随便带回了少许蓝靛，把它放在钵中。这虫很害怕，绕着钵不停地奔跑，一会化成了水。后来，世间就流传着用蓝靛治疗噎病。

崔 爽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鱼，三斗乃足。于后饥，作

鲙未成，爽忍饥不禁，遂吐一物，状如虾蟆。自此之后，不复能食鲙矣。（出《朝野僉载》）

唐高宗永徽年间，有位叫崔爽的人。每次吃生鱼片，三斗才够。后来，有一次饿了，未做成生鱼片，崔爽忍不住饥饿，就吐出一个东西，形状象蛤蟆，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吃生鱼片了。

刘录事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尝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庭，观其下箸。刘初食鲙数碟，忽似小哽，因咯（咯原作壳，据明抄本改）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于茶瓯中，以碟覆之。食未半，怪覆瓯碟倾侧。举视之，向骨珠子已长数寸如人状。座客竞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捽刘，因相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乃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语。访其所以，皆不省之。刘自是恶鲙。（出《酉阳杂俎》）

和州刘录事，唐代宗大历年间辞官弃职，住在和州旁县。

他每顿能吃好几个人的饭，尤其能吃生鱼片。他曾说，他吃生鱼片从来没有吃饱过。邑客就打了一百多斤鱼，在外面的庭院中集会，观看他吃鱼。开始，刘录事吃了几碟生鱼片，忽然好象有点噎住了，于是“咯”了一下，吐出一个豆粒大小的骨头珠了。他随手放在茶盅里，用碟盖上。还未吃到一半，他奇怪盖在茶盅上的碟倾到了一边，就拿起来看，方才那颗骨珠子已经长了好几寸，象人的形状似的，在座的客人都争抢着观看。骨珠随看随长，不一会儿就长到人那么大。于是揪住刘录事，两个人相互欧斗，打出了血。过了许久，两个人各自走开。一个顺着大厅向西面走，一个转到大厅的左边，都走到了后门，两人相接触，合成了一个人，就是刘录事。这时他的神情已经呆痴了，半天才能说话。问他是怎么回事，全然不知，从此，刘录事厌恶吃生鱼片。

句容佐史

句容县佐史能啖鲙至数十斤，恒吃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累问医人术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扬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到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

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既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出《广异记》）

句容县佐史每次能吃生鱼片几十斤，总也吃不饱。县令听说他能吃，于是拿来一百斤生鱼，让他快吃，直到吃完。因为吃得太快，觉得有些气闷，半晌吐出一物，形状象麻鞋底。县令让洗净，放在生鱼片上，生鱼片全变成了水。问了许多医生和术士都叫不出它的名来。县令让小吏拿着到扬州去卖。希望能有认识这种东西的人，告诫说：“若有买的人，要高抬它的价格，看能给到多少钱。”小吏到了扬州，过了四、五天，有个胡人要买。开始要一千钱，一次次往上提价，到三百贯文钱时，胡人还价。交易始终没有谈成。有人对胡人说：“这是句容县令家的东西，你一定要买，应该跟他走。”胡人就跟随小吏到了句容县。县令问胡人，这是什么东西，胡人说：“这是销化鱼的精灵，也能消融人腹中的病块，有患病的人，用象手指尖大的一片，用绳系上放在病处，那个病块就化了。我本是国中的太子，小时候得了这种病，父亲为寻找能治这种病的人，悬赏黄金千两。你要是肯卖给我，能获大利。县令最后卖给他一半。

崔融

唐国子司业知制造崔融病百余日，腹中虫蚀极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须臾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国子司业知制造崔融，有病一百多天了，肚子被虫蛀食，痛得不能忍受。有一个象壁虎似的东西，从肛门出来，不一会儿就死了。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姬项瘿者。初微若鸡卵，渐巨如三四升瓶盎。积五年，大如数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簾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积数年，瘿外生小穴如针芒者，不知几亿。每天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谓妻曰：“吾迫以众议，将不能庇於伉俪。送君于无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诚可憎恶。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当为我决拆之，

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挥挑将及妻前。瘿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獠。跳跃蹋而去。即以帛絮裹之，虽瘿疾顿愈，而冥然大渐矣。明日，有黄冠扣门曰：“吾乃昨日瘿中走出之獠也。吾本猕猴之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常与覘船舸将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餽粮，以养孙息。昨者太一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君夫人螭蛭之领，以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为累亦甚矣。今于凤凰山神处，求得少许灵膏，请君涂之，幸当立愈。”俊朝如其言涂之，随手疮合。俊朝因留黄冠，烹鸡设食。食讫，赏酒欲饮，黄冠因转喉高歌，又为丝匏琼玉之音，罔不铿锵可爱。既而辞去，莫知所诣。时大定中也。（出《续玄怪录》）

安康有位演奏乐器的艺人叫刁俊朝，他的妻子巴氏女脖子上长个瘤子。开始只有鸡蛋大，渐渐长到能装三、四升酒的容器那么大，过了五年，大到象能装几十斗东西的鼎那么大，重得不能走路。瘤子里面有琴、瑟、笙、磬、埙、篪诸多乐器的演奏声，仔细听，很附合音律，清越动听。又过了好几年，瘤子外面生出象针芒样的小穴，不计其数。每到天要下雨时，穴中吹出白烟，霏霏如丝如缕，渐渐向高处飘散开去。集结成云气，雨就立刻降下来了。他家的老少都惧怕这个大瘤子，全都请求把她送到远处山洞里。刁俊朝恋恋不舍，就对妻子说：“我迫于大家的意见，不能看在夫妻的情分上保护你，我送你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怎么样？”

妻说：“我的病确实令人憎恶，送我走，我也是死，拆开

它，我也是死。你就给我拆开它吧，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刁俊朝立即磨快刀，挥刀到妻子面前欲挑，就在这时，瘤子中轰然作响，响声未落，瘤子破裂四散分开，一只大獠猿跳跃着离开。夫妻二人立刻用帛絮把伤口包扎好。虽然大瘤子立刻消失了，可是他妻子也昏迷不醒病情加重了。第二天，有位道士前来叩门，说：“我就是昨天从瘤子走出来的獠猿。我本是猕猴精，通晓风雨。不知为什么就与汉江鬼愁潭的老蛟相交往了，常和他们一起窥视江中船只行来时，乘机把船倾翻，弄到船中的粮食等物。来供养子孙，繁衍后代。前些年天神太一诛杀鬼愁潭老蛟，搜索他的党羽，我无处躲藏，所以就借你夫人的美项，以藏性命。虽然与你们毫不相干，但是拖累了你们这么多年，今天我在凤凰山神那里要了一点灵膏，请您把它涂在伤口上，希望能立刻就好。”刁俊朝按照他说的给妻子涂上了灵膏，药刚涂上，疮口就愈合了。于是刁俊朝挽留道士，烹鸡摆饭招待他，吃完后，主人赊来了酒，正要饮，道士就转动歌喉，放声高唱，接着又做笙、竽、丝弦等美妙动听的乐音，无不铿锵悦耳。不多时道士就辞别而去，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大定年间的事。

李 生

天宝中，有陇西李生自白衣调选桂州参军。既至任，以热病旬余。觉左乳痛不可忍，及视之，隆若痈肿之状，即召

医验其脉。医者曰：“脏腑无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痛不可为也。”又旬余，病甚。一日痛溃，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飞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出宣室志）

唐玄宗天宝年间，陇西有位叫李生的，从平民调选任桂州的参军。李生到任后便染上了热病，已经十多天了。感觉左乳疼痛难忍，看时，见肿起一病，他立刻找医生验脉。医生说：“五脏六腑里没有别的什么，如果胸中有东西，用嘴攻击你的乳，乳就痛，但痛不能动呵。”又过了十多天，李生病势加重。一天，痛溃烂了，有一只雉鸡从左乳中突然飞出来。不知落在了那里。这天夜里，李生就死了。

魏 淑

大历中，元察为邛州刺史。而州城将有魏淑者，肤体洪壮，年方四十，亲老妻少。而忽中异疾，无所酸苦，但饮食日损，身体日销耳。医生术士，拱手无措。寒暑未周，即如婴孩焉，不复能行坐语言。其母与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斋。其妻乃以钗股挟之以哺，须臾，能尽一小瓯。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渐长，不半岁，乃复其初。察则授与故职，趋驱气力，且无少异。后十余年，捍蛮，战死于陈。（出《集异记》）

唐代宗大历年间，元察任邛州刺史。州城将中有一个叫魏淑的人，身体高大健壮，年方四十岁，双亲年事已高，妻子尚年轻。忽然，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身体并没有什么疼痛，只是饮食一天天渐少，身体一天天变小，医生术士都毫无办法。不到一年，就象一个婴儿那么大了。不能行走，不会坐立，也不会说话。他的母亲和妻子，轮换着抱他。到魏淑生日这天，家人召来位僧人设斋祭祀，他的妻子用钗股挟食物喂他，不一会儿，能吃完一小钵。从这一天起，一天比一天吃得多，身体也一天天长大，不到半年，就和原来一样了。

元察又授给他原来的职位，或疾走，或策马驰驱，仍然和过去一样有力气。以后的十多年中，他强悍勇猛。最后战死在陈地。

皇甫及

皇甫及者，其父为太原少尹，甚钟爱之。及生如常儿，至咸通壬辰岁，年十四矣，忽感异病。非有切肌彻骨之苦，但暴长耳。逾时而身越七尺，带兼数围，长啜大嚼，复三倍于昔矣。明年秋，无疾而逝。（出《三水小牒》）

皇甫及，他的父亲任太原少尹，特别钟爱他。皇甫及出

生的时候，和平常的孩子一样。到唐懿宗咸通壬辰年，他十四岁时，忽然得了怪异的病。不是有切肌透骨的疼痛，但是猛往上长，过了些时候，身体就超过了七尺，腰带加长好几围，特别能吃能喝，饭量是过去的三倍。第二年秋天，没有病就死了。

王 布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钱千万，商旅多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夹子，其根细如麻縆，长寸许，触之痛入骨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塞肉。”遂珍重而去，势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计僧去五六坊，（坊原作切，据明抄本改）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其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马小蹶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手而失。（出《酉阳杂俎》）

唐顺宗永贞年间,长安东街有一位叫王布的普通百姓,知书达礼,家财千万,臣商大贾都敬他为上宾。王布有一个女儿,十四、五岁,艳丽聪敏。她鼻的两孔各垂一条息肉,象皂荚子,根细如麻线,长一寸多,碰一下,钻心般疼痛。她的父亲花掉几百万钱为她治疗,一直没治好。忽然有一天,一位印度僧人来讨饭,问王布,说:“我知道你女儿有怪异的病,让我看一下,我能治。”王布听僧人问很高兴,立刻让见他女儿。印度僧人取纯白色药末,吹到他女儿的鼻孔中去。过一会儿,摘去息肉,出了一点黄水,毫无痛苦,王布赏给僧人一百两黄金。印度僧人说:“我是修道的人,不接受厚礼,只要这息肉。”于是很珍重地收起息肉离去,疾走如飞。王布以为他一定是位圣贤。估计印度僧人未出去有五、六条街坊,又有一位骑白马,面如美玉的少年,叩王布家的门,问:“方才有没有一个胡僧来过?”王布忙把少年请进屋内,详细讲述了印度僧人为他女儿摘除鼻中息肉的事情。少年听后叹了口气,不高兴地说:“我的马小跑得慢,竟然落在这个僧人的后面。”王布很惊异,问是怎么回答。少年说:“天帝走失乐神二人,最近得知,那二人藏在你女儿鼻中,我是天上的人,奉命来取,不料让这和尚先取走了,我该受到责罚了。”王布刚要施礼,举手之间,少年不见了。

侯又玄

荆州处士侯又玄，尝出郊，厕于荒冢上。及下，跌伤其肘，疮甚。行数百步，逢一老人。问何所若也，又玄具言，且见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药，可封之，十日不开，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视，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余。又玄见兄两臂，忽病疮六七处。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皆或人面。（明抄本此条与下条相连并出《酉阳杂俎》卷十五）

又江表尝有商人，左臂有疮，悉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瘠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试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出《酉阳杂俎》）

荆州处士侯又玄，一次去郊处，在荒坟上解手。往下走时，跌了一跤摔伤了肘部，伤势很重。他走出几百步，遇见一位老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痛苦。侯又玄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并把自己受伤的肘部给老人看。老人说：“正好我有好药，可以涂上，包扎好，十日之内不要打开，一定能好。”侯又玄按

照老人说的涂上药。包扎好，十天后，拆开一看，这只臂膊掉在了地上。侯又玄弟兄五、六人连续都病了，得病一定出血一个多月。侯又玄看见哥哥的两臂，忽然长了六、七块疮。小的象榆树钱，大的如钱币，全都象人的脸。又，江南曾经有一位商人，左臂生了疮，全都象人的脸，也没有什么痛苦，商人象玩似的在它口中滴了几滴酒，它的脸也变红。凡是给它食物，它就吃。吃多了，感觉到臂膊的肉发涨，他怀疑胃在里面。有时不给食物吃，这胳膊就瘦下去。有位擅长医术的人，告诉他用金、石、草、木各种药都试着给它吃。试到贝母时，这个疮脸就皱眉闭口。商人高兴地说：“这种药一定能治这种脸疮。”于是用小苇筒戳毁它的嘴，把药灌了进去。几天以后结成痂，就好了。

李言吉

金州防御使崔尧封有亲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脸忽痒，而生一小疮。渐长大如鸭卵，其根如弦。恒压其目不能开，尧封每患之。他日饮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觉也，翫既破，中有黄雀，鸣噪而去。（出《闻奇录》）

金州防御使崔尧封，有个亲外甥叫李言吉，左眼睛上眼睑忽然骚痒，而且生了一块小疮，渐渐长到象鸭蛋那么大，它

的根象弦丝，长期压着眼睛不能睁开。崔尧封每天为他外甥的病忧虑。一天，二人在一起饮酒，崔尧封将李言吉灌醉，用刀割掉他眼脸上的赘瘤，剖开，从里面飞出来一只黄雀，鸣叫着飞走了。

蒯亮

处士蒯亮，言其所知额角患瘤。医为割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击之，终不伤缺。复有足胫生瘤者。因至亲家，为獬犬所齧，正啮其瘤。其中得针百余枚，皆可用，疾亦愈。（出《稽神录》）

隐士蒯亮，说他知道有人额角上长个瘤子，医生给割开了，得到一颗黑棋子，用大斧子敲击它，始终也没能损坏它一点。还有一个人，小腿上长一个瘤子。一次去亲戚家被疯狗咬了。正好咬在瘤子上。从瘤子里面得到了一百多枚针，全都可以用，病也就好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纲 张罔藏 张柬之 陆景融
程行谏 魏元忠

袁天纲

袁天纲，蜀郡成都人。父玘、梁州司仓。祖嵩，周朝历犍为蒲阳蒲江二郡守、车骑将军。曾祖达，梁朝江黄二州刺史，周朝历天水怀仁二郡守。天纲少孤贫，好道艺，精于相术。唐武德年中为火井令，贞观六年秩满入京。太宗召见，谓天纲曰：“巴蜀古有严君平，朕今有尔，自顾何如？”对曰：“彼不逢时，臣遇圣主，臣当胜也。”隋大业末，窦轨客游剑南德阳县，与天纲同宿。以贫苦问命，天纲曰：“公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就。从今十年，后必富贵，为圣朝良佐。右辅角起，兼复明净，当于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轨曰：

“诚如此言，不敢忘德。”初为益州行台仆射，既至，召天纲谓曰：“前于德阳县相见，岂忘也。”深礼之，更请为审。天纲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异往时。然目色赤贯童子，语浮面赤，为将多杀人，愿深自诫。”后果多行杀戮。武德九年，轨被征诣京，谓天纲曰：“更得何官。”对曰：“面上佳（明钞本佳作家）人，坐位不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蒙圣恩，还来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纲初至洛阳，在清化坊安置。朝野归凑，人物常满。是时杜淹、王珪、韦挺三人来见，天纲谓淹曰：“兰台成就，学堂宽广。”谓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当得五品要职。”谓挺曰：“公面似大兽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贵人携接。初为武官。”复语杜淹曰：“二十年外，终恐三贤同被责黜，暂去即还。”淹寻迁侍御史，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王珪为隐太子中允。韦挺自隋末，隐太子引之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隼州。淹等至益州，见天纲泣曰：“袁公前于洛阳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势如此，更为一看。”天纲曰：“公等骨法，大胜往时。不久即回，终当俱享荣贵。”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过益州，造天纲。天纲曰：“杜公至京，既得三品要职，年寿非天纲所知。王韦二公，在后当得三品，兼有寿。然晚途皆不深遂，韦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赠天纲诗曰：“伊吕深可慕，松乔定是虚。系风终不得，脱屣欲安如。且珍纨素美，当与薜萝疏。既逢杨得意，非复久闲居。”王珪寻为侍中，出为同州刺史。韦挺历蒙州刺史，并卒于官，皆如天纲之言。贞观中，敕追诣九成宫。于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天纲曰：“舍人学堂成就，眉复过目，

文才振于海内。头有生骨，犹未大成。后视之全无三品，前视三品可得。然四体虚弱，骨肉不相称，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征。”后文本官至中书令，寻卒。房玄龄与李审素同见天纲，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纲云：“五品未见，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复问，云：“视房公得何官。”天纲云：“此人大富贵，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后房公为宰相，李为起居舍人卒。高宗闻往言，令房赠五品官，房奏赠谏议大夫。申公高士廉为天纲曰：“君后更得何官。”天纲曰：“自知相禄已绝，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过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蒋俨，幼时，天纲为占曰：“此子当累年幽禁。后大富贵，从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时禄终。”俨后征辽东，没贼，囚于地阱七年。高丽平定归，得官一如天纲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谓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禄绝，其死矣。”设酒饌，与亲故为别。果有敕至，放致任，遂停禄。后数年卒。李义府侨居于蜀，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谓李曰：“此子七品相，愿公提挈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义府后为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乌》。立成。其诗曰：“日里扬朝采，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但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寿位，皆如天纲之言。赞皇公李峤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而卒，唯峤已长成矣。母忧之益切，诣天纲。天纲曰：“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为戚。峤时名振，威望

贵达，闻此言不信。其母又请袁生，致饌诊视。云：“定矣。”又请同于书斋连榻而坐寝。袁登床稳睡，李独不寝。至五更忽睡，袁适觉，视李峤无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气绝。初大惊怪，良久侦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抚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贺其母曰：“数候之，皆不得。今方见之矣，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后果如其言。则天朝拜相，而家常贫。是时帝数幸宰相宅，见峤卧青絺帐。帝叹曰：“国相如是，乖大国之体。”赐御用绣罗帐焉。峤寝其中，达晓不安，觉体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当华。故寝不安焉。”帝叹息久之，任意用旧者。峤身体短小，鼻口都无厚相，时意不以重禄待之。其在润州也，充使宣州山采银。时妄传其暴亡，举朝伤叹。冬官侍郎张询古，峤之从舅也。闻之甚忧，使诸亲访候其实。适会南使云：“亡实矣。”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时有一人，称善骨法，颇得袁天纲之术，朝贵多窃问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禄位稍薄。”诸人竦听。其人又曰：“李舍人虽有才华，而仪冠耳目鼻口，略无成就者。顷见其加朝散，已忧之矣。”众皆然之。峤竟三秉衡轴，极人臣之贵。然则峤之相难知，而天纲得之。又陕州刺史王当有女，集州县文武官，令天纲拣婿。天纲曰：“此无贵婿，唯识果毅姚某者，有贵子。可嫁之。中必得力，当从其言嫁之。”时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时年二十三，好猎，都未知书。常诣一亲表饮，遇相者谓之曰：“公后富贵。”言讫而去。姚追而问之，相者曰：“公甚贵，为宰相。”归以告其母，母劝令读书。崇遂割放鹰鹞，折节勤学。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纲有子客师，传其父业，所言亦验。客师官为

廩牺令。显庆中，与贾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银合合一鼠，令诸术数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师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师尝与一书生同过江。登舟，遍视舟中人颜色，谓同侣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语曰：“吾见舟中数十人，皆鼻下黑气，大厄不久。岂可知而从之，但少留。”舟未发间，忽见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负担驱驴登舟。客师见此人，仍谓侣曰：“可以行矣，贵人在内，吾侪无忧矣。”登舟而发，至中流，风涛忽起，危惧虽甚，终济焉。询驱驴丈夫，乃是娄师德也。后位至纳言焉。（出《定命录》）

袁天纲四川成都人。父亲袁玘，任梁州司仓，祖父袁嵩，周朝时先后担任犍为地区蒲阳、蒲江二郡的郡守和车骑将军。曾祖袁达，梁朝时做过江、黄二州的刺史，周朝时连续担任过天水、怀仁二郡的郡守。袁天纲是在孤独与贫穷中度过他的少年时代。他喜欢作学问和学习技艺，精通相术。唐高祖武德年间担任过火井令。唐太宗贞观六年任期届满来到京城长安。太宗召见袁天纲。对他说：“巴蜀古时候有个严君平擅长占卜，我现在有你，你自己看怎么样？”袁天纲回答说：“严君平生不逢时，我遇到了圣明的皇上，我应该胜过他。”隋炀帝大业末年，窦轨寄居在剑南德阳县，跟袁天纲住在一起。窦轨当时的境遇困苦不堪，于是，让袁天纲给他看看面相，预卜一下未来的命运。袁天纲说：“你前额到发际骨骼隆起，一直连到脑后的玉枕处，你的下巴浑圆肥大。今后十年之内，你

一定会富贵的，成为朝廷的贤臣良将。你的右侧下巴隆起，而且明洁光亮，应当以梁、益二州为分界线，树立显赫的功名。”

窦轨说：“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不敢忘你的大德。”开始，窦轨官任益州行台仆射，到任后，召请袁天纲，对他说：“从前你我在德阳县相见，怎么能忘啊！”说完，深施一礼，又请袁天纲为自己相面。袁天纲望了他许久，说：“你的面相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眼睛色红连着瞳人，说话浮躁，面色赤红，做了武将怕是要多杀人的啊，但愿你要警戒自己。”

唐高祖武德九年，窦轨被召前往京城。临行前，他问袁天纲，说：“我这次应召进京，还能得什么官？”袁天纲回答说：“看你脸，面上佳人，坐位不动，下巴右侧有光泽，看来是又有好消息等着你。到了京城一定会得到皇上的恩遇，还将回到本地任职。”

这一年窦轨果然被授予益州都督，重新回到益州。袁天纲初到洛阳时，在清化坊安顿下来，无论是朝廷中的高官显贵，还是民间的各等人士都往他那里跑，家中常常聚满了人。当时，杜淹、王珪、韦挺三个人来见袁天纲，请他给看相。袁天纲对杜淹说：“这位官人，鼻子的左侧饱满分明，脸盘宽阔。”对王珪说：“这位官人从鼻翼经嘴角的两条纵理纹清晰，而且天庭与地阁直临。从现在算起，十年之内，一定能荣任五品的显要官职。”对韦挺说：“这位官人脸象大兽的脸。文角清晰，一定会得到贵人的提携。刚开始时任武官。”又对杜淹说：“二十年以后，恐怕三位贤士要同时被责罚贬黜，但是是暂时的，很快又会被召回恢复官职的。”不久，杜淹升迁侍御史。唐高祖武德年间，又任天策府兵曹文字馆学士。王珪任隐太子中允。韦挺在隋朝末年由隐太子李世民引荐做了率更。武

德六年三人都被发配，流放到隗州。杜淹三人经过益州时，见了袁天纲哭泣着说：“袁公从前在洛阳说的话全都象神明的预示啊！今天的情况如此，再给我们看一看相吧。”袁天纲说：“各位的骨法，大大胜过以往不久就会回来的，最终必定能享受荣华富贵的。”到了武德九年六月，三人都被召回京城。回来时，又经过益州，三人造访了袁天纲。袁天纲说：“杜公到京城，就能得到三品要职。年寿我就知道了。王、韦二公，在这以后应该到得三品官，又都能长寿，但到了晚年在仕途上不能有太大的发展了。韦公可能更明显一些。”杜淹到了京城，就被授予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他赠诗给袁天纲：“伊尹、吕尚那样的名相深深让人敬慕，赤松子、王子乔等传说中的得道仙人纯属无有子虚。扑风捉影的事情终究不能成为现实，将一切看成象脱掉鞋子一样随便就会得到安宁。应当象珍惜洁白美丽的白绢一样珍重我们自己吧，让我们象疏离薜萝那样与恶运远离。君既然遇上杨得意这样的人且已相知相识，那么，你也一定能升达腾飞而不会久久闲居。”王珪不久任侍中，出任同州刺史。韦挺担任了好几年蒙州刺史，并且病死在任上。这一切全都和袁天纲当年说的一样。唐太宗贞观年间，皇帝下诏书令袁天纲到九成宫，当时中书舍人岑文本让袁天纲给看相。袁天纲说：“舍人的脸面宽大，眼眉又长过眼睛，你的文才可在海内名声大振。但是你头有生骨，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从后面看完全没有得到三品官的命相，从前面看可以得到三品官。但是你四肢虚弱，骨与肉不相称，如果得到三品位，恐怕是折寿的征兆。”后来，岑文本升任中书令后，不久就死了。房玄龄与李审素一同来见袁天纲。房玄

龄说：“审素恃才傲物，你先给他看相，看他能得个什么官？”袁天纲说：“五品看不出来。如果是六品以下比较重要的官职还有可能。”李审素不再问他自己的事，说：“看看房公能得个什么官？”袁天纲说：“这位官人大富大贵，你要想得到五品官职就求他吧。”李审素不信袁天纲的话。后来，房玄龄任宰相，李审素任起居舍人，死在任上。唐高宗听说了袁天纲给房玄龄看相时说过的这些话后，让房玄龄赠封给袁天纲五品官职，房玄龄奏请圣上赠封他为谏议大夫。申国公高士廉对袁天纲说：“你今后还能得到什么官职？”袁天纲说：“我知道我的官运已经到头了，不会再有了。恐怕我今年四月要有大难。”果然，四月还没过完，袁天纲就去世了。蒲州刺史蒋严，幼年时袁天纲给他预测说：“这孩子该受多年的牢狱之苦，以后能大富大贵，跟随某人，官能做到刺史。八十三岁之年八月五日午时，俸禄就终止了。”后来，蒋严在征伐辽东时，被敌人擒获，在地牢中被囚禁了七年，平定高丽后方得归来。完全象袁天纲说的那样，官做到蒲州刺史。八十三岁时，他对家中人说：“袁公说我八十三岁禄绝，这是死啊！”于是置酒食与亲朋好友告别。这时，果然传来皇帝的圣旨：革职放逐，立既停发俸禄。以后又过了好几年，他才去世。李义府客居在四川，袁天纲看见他时，惊奇地说：“这小子贵极人臣，但寿命不长。”于是留他在家中住下，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说：“这孩子有七品的命相，希望你今后多照顾。”李义府答应了，又问袁天纲自己的寿命有多长？袁天纲回答说：“五十二岁往后，我就知道了。”

后来，李义府被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联名推荐。唐

太宗召见了 他，并出了一道试题，让李义府作一首《咏乌》诗。李义府当场写出一首《咏乌》诗：日里扬朝采，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非常赏识他说：“我将全树借你，岂只一枝！从门下典仪起全越过去，你为监察御使。”后来李义府的官位，寿数全如袁天纲所说的那样。赞皇人李峤，年幼时就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他家兄弟五人全不到三十岁就都死去了，只有李峤自己长大成人。李峤的母亲，一天比一天提心儿子会夭亡，就到袁天纲那里去，让给李峤看看面相。袁天纲说：“小伙子神气清秀，可惜寿命不长，恐怕活不到三十岁。”李母听了后大为悲伤。李峤这时已经很有名气。家中人都希望他显贵发达，听了袁天纲的话，都不愿意相信。李母又请袁天纲。并且安排饭食招待他，让他再给儿子仔细察看。袁天纲说：“肯定是这样的。”李母请袁天纲到书斋和李峤在一张床上同睡。袁天纲上床就睡得很平稳，李峤依然不睡，到五更时分忽然睡去。这时，袁天纲正巧醒来，看李峤没有呼吸，用手试一下，鼻下已经断气。起初，袁天纲大吃一惊，察看了许久，发现李峤是用耳朵呼吸。袁天纲推醒李峤，告诉他说：“我找到了答案。”于是起身去向李母道贺，说：“看了好几次面相，全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今天才看见，你儿子必定大贵长寿，原来他是象龟一样呼吸啊！但大贵长寿，却不能富。”

后来，果然象袁天纲说的那样。武则天执政期间，李峤官拜宰相，但是家中仍然很贫困。这期间，高宗皇帝多次到过宰相府，看见李峤睡觉用的帐子是用象布一样的粗绸做的时，感叹地说：“一国的宰相用这样的帐子，有损我大国的体

面。我赐你宫中御用的绣罗帐。”李峤在皇上赐给的绣罗帐里面睡觉，一宿到天明也没有睡安稳，觉得身体好象生了病似的，极不自在。于是自己奏报皇上说：“臣年轻时，看相的人对我说过，不应该侈华，所以睡不安稳。”高宗叹息了许久，任由他用他的旧帐子。李峤身体短小，鼻子、嘴都没有厚相。按当时人的观念，不应当给他高官厚禄。他在润州期间，派他担任宣州山采银的官吏。这时胡乱传出李峤突然死亡的消息，全朝上下没有一个人不哀伤叹息的。冬官侍郎张询古，是李峤的堂舅，听到这一噩耗后特别忧伤，让许多亲戚去探访这个消息的真伪，正好遇到从南边来的使臣，说：“李峤是真的死了。”张询古痛哭流涕，朝中的许多官员都来安慰他。当时有一个人，自称擅长相骨法，特别学到了袁天纲的相术。许多朝中位居显贵的官员，都私下来问这个人关于李峤的事。这个人说：“早就知道李峤舍人奉禄稍薄的面相。”去问的人，都洗耳恭听。这个人又说：“李舍人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从相貌上看，他的耳朵、眼睛、嘴和鼻子全都没有富贵相。不久前见他做了朝散大夫，就替他担心了。”去问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是阿！”李峤竟然三次出任执掌中枢的要职，地位在众位朝臣之上。由此说来李峤的骨相难以预测，然而袁天纲却能预测出来。又，陕州刺史王当有个女儿，他将州县文武官员都召集到一块儿，让袁天纲给他女儿选位女婿。袁天纲说：“这地方没有你女儿的女婿。我只知道有位统帅府兵的姚某人，有一位贵公子。你可以将女儿嫁给他。选中他一定能借力的。”王当听信了袁天纲的话，把女儿嫁给了这位姚果毅的儿子，当时的人都觉得好笑。姚果毅的儿子就是姚元崇，当时二十三

岁，喜欢打猎，没有读过书。姚元崇一次到表亲家饮酒，遇到一位相人对他说：“你以后能富贵。”说完就走了。姚元崇追上去问他，相人说：“你能大富大贵，能当宰相。”姚元崇回家后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劝他读书。于是姚元崇不再架鹰打猎了，一改过去的志向和行为，勤奋读书，以挽郎之职入朝做官，一直升到宰相。袁天纲有个儿子叫袁客师，继承父业，他给人相面，说的话也很灵验。袁客师官任廩牺令。唐高宗显庆年间，袁客师凭着他的相术与贾文通一起去侍奉皇帝。高宗用银盒装一只老鼠，让在场的几位相、卜术人猜里面是什么。这些术人都说是一只老鼠。袁客师也说：“是老鼠，然而放里面一只，拿出来是四只。那只老鼠放入盒中后，已生下三只小老鼠。”打开盒，里面果然是四只老鼠。

袁客师曾与一位书生一同过江。上了船。看遍了船中人的气色，对同伴说：“不能着急！”于是二人相挽着下船上岸，偷偷地说：“我看见船上几十个人，全部都鼻子下有黑气，不久就要有大难。既然已经知道了，干吗还跟他们一起去呢？”过了一会儿，船没开，忽然看见一位男人神色高朗不凡，跛一只脚，挑着担子，赶着驴上船。袁客师看这个人上船，就对同伴说：“我们可以走了，贵人在里面，不用担忧了。”

上船后，船就开走了。到了中流，风涛忽然大作，虽然危险惊惧，最后还是安全渡过了江。询问赶驴的男人。他就是娄师德。后来，娄师德担任了门下省纳言的官职。成为执掌朝政的三位宰相之一。

张罔藏

张罔藏善相，与袁天纲齐名。有河东裴某，年五十三为三卫。当夏季番，入京至浚水西店买饭。同坐有一老人谓裴曰：“贵人。”裴因对曰：“某今年五十三，尚为三卫，岂望官爵，老父奈何谓仆为贵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从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毕便别。乃张罔藏也。裴至京，当番已二十一日，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召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葦拨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书，使与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进拟。数日，太宗气疾又发，又服葦拨差。因问前三卫得何官？中书云。未审与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当日得官。”其日，特恩与三品正员京官，拜鸿胪卿。累迁至本州刺史。刘仁轨，尉氏人。年七八岁时，罔藏过其门见焉。谓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当有贵禄。宜保养教诲之。”后仁轨为陈仓尉，罔藏时被流剑南，经岐州过。冯长命为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无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轨，凜然变色。却谓冯使君曰：“得贵人也。”遂细看之，后至仆射。谓之曰：“仆二十年前，于尉氏见一小儿，其骨法与公相类，当时不问姓名，不知谁耳。”轨笑曰：“尉氏小儿，仁轨是也。”罔藏曰：“公不离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后从给事

中出为青州刺史，知海运，遭风失船，被河间公李义府谮之。差御史袁异式推之，大理断死，特敕免死除名。于辽东效力，入为大司宪，竟位至左仆射。卢嘉瑒有庄田在许州，与表丈人河清张某邻近。张任监察御史，丁忧。及终制，携嘉瑒同诣张罔藏，其时嘉瑒年尚韶龀，张入见罔藏。立嘉瑒于中门外。张谓罔藏曰：“服终欲见宰执，不知何如？”罔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纵迁，不过省郎。”言毕，罔藏相送出门。忽见嘉瑒。谓张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儿，此儿甚贵而寿，典十郡以上。”后嘉瑒历十郡守，寿至八十。魏齐公元忠少时，曾谒罔藏，罔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非徒行耳，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舌，不尽勤勤之意耶。且穷通贫贱，自属苍苍，何预公焉。”因拂衣而去。罔藏遽起言曰：“君之相录，正在怒中。后当位极人臣。”高敬言为雍州法曹，罔藏书之云：“从此得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经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风，改虢州刺史。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为给事中，当直，则天顾问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亲？”士廉云：“是臣侄。”后则天问敬言，敬言云：“臣贯山东，士廉勋贵，与臣同宗，非臣近属。”则天向士廉说之，士廉云：“敬言甚无景行，臣曾嗔责伊，乃不认臣。”则天怪怒，乃出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犹在，敬言辞去，公主怒而不见。遂更不得改。经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后朝廷知屈，追入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风，则天命与一近小州养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罔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选同诣罔藏。罔藏云：“公三人并得宰相，然姚最富贵，出入数度为相。”

后皆如言（出《定命录》）

张罔藏擅长相术，与袁天纲齐名。河东有位裴某人，已经五十三岁了，才在禁卫军中担任三卫的官职。这年的夏末，他进京走到沪水西店买饭，和他同座的一位老人对他说：“你是贵人啊！”裴某回答说：“我今年都五十三岁了，才是一个三卫，怎么能指望什么官呀爵的，老先生您为什么叫我‘贵人’呀？”老人笑着说：“你自己不知道罢了，从今天算起二十五天内，便能得到三品官。”说完就离去了。这位老人就是张罔藏。裴某到了京城，当时已过去二十一天了。正赶上太宗皇帝哮喘病发作，请来良医，进服妙药，都不见效，终日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太宗皇帝颁下诏书，三卫以上，朝官以下，都可以进献医治此病的药方。裴某按此例进献一方：用奶煎葶拔，服用后太宗的病就好了。太宗皇帝命令中书省，给裴某授任一个五品官职。宰相犹豫不决，没敢拟制任职令呈报皇上。过了几天，太宗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又服用奶煎葶拔止住了哮喘。因此询问前几天那个进献药方的人授予了什么官？中书令说：“没有审定好是给五品文官，还是五品武官。”太宗听后生气地说：“救一位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子活命的人，为什么不授予官职？假若治好了你宰相的病，一定当天就能得到官职了！”这天，太宗皇帝特殊恩赐裴某三品正员京官。官拜鸿胪卿。以后，裴某多次升迁，一直升任到本州刺史。刘仁轨，尉氏人。七、八岁时，张罔藏从他家门前经过看见他，对他父母说：“这孩子骨相特别奇异，将来能做高官，

要好好地培养教育他。”后来刘仁轨做了陈仓县尉。这时，张罔藏被流放到剑南，经过歧州。冯长命任歧州刺史，让张罔藏给判司以下的属员看相，里面没有人能任到五品官职的。张罔藏出来时遇见刘仁轨，他突然变得非常严肃，对冯刺史说：“得见贵人了！”于是仔细相看刘仁轨。后来，刘仁轨升到仆射，张罔藏对他说：“二十年前，我在尉氏看见过一个小孩，他的骨相与你类似，当时没有问姓名，不知是谁。”刘仁轨笑着说：“尉氏小儿就是我啊！”张罔藏说：“你离不开四品，若犯大罪，就能升任三品以上。”后来，刘仁轨从给事中出任青州刺史，主持海上运输的工作，出航时遇到大风，船沉海中，被河间人李义府进言上告。朝廷派遣御史袁异式推究审理这一案子，经大理院判处刘仁轨死刑。皇上特别下达一份诏书，免去刘仁轨的死刑。皇上将他从官册上除名。后来刘仁轨在辽东效力，并且调回京城任大司寇，竟然一直升任到左仆射。卢嘉瑒在许州有一座庄园，与表丈人河清张某人邻近。张某人任监察御史，父母去世在家守孝。待到守孝期满后，这位张御史，有一天带着卢嘉瑒一同去张罔藏家。这时的卢嘉瑒尚在刚刚换牙的年龄。张某人进里面去见张罔藏，把卢嘉瑒留在中门外面。张御史对张罔藏说：“服完孝后想去见见宰相等朝中的重臣，不知怎么样？”

张罔藏说：“你这次回京还是官任原职，纵然能升迁，也不过是入省为郎。”说完，张罔藏送张御史出门，忽然看见卢嘉瑒，张罔藏对张御史说：“你的官爵还不如这个小孩，这孩子的面相特别显贵，而且长寿，能掌管十郡以上。”后来卢嘉瑒历任十个郡的郡守，活到八十岁。齐国公魏元忠年轻时，曾

经拜见过张罔藏。张罔藏待他特别冷淡。魏元忠问张罔藏自己的命运如何，他不回答。魏元忠大怒，说：“我不远千里带着干粮来到你这里，要知道我不是空着手走路啊！以为你一定能给予我指教，而你却闭口不语，仿佛你那舌头是木头做的。你完全没有诚意啊！但是人的困厄显达，富贵贫贱都是上天旨意，你能预测出什么呢？”于是拂衣而去。张罔藏慌忙站起身，说：“你的相禄，正在发怒中才能看出来。以后，你定位极人臣，官任当朝宰相。”高敬言任雍州法曹，张罔藏写信给他：“你从此以后能得到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等官职。过了十年，你就可以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后患风疾，改任虢州刺史，是你的归宿。这时你已经七十三岁了。”待到高敬言任给事中时，一天他值班，则天皇后问高士廉，说：“高敬言是你什么亲戚？”高士廉说：“是我侄儿。”后来，武则天问高敬言。高敬言说：“我籍贯山东，高士廉是功臣权贵，和我是同宗，不是近亲。则天皇后向高士廉说了这件事。高士廉说：“高敬言特别没有高尚的德行，我曾怒斥过他，所以就不认我这个本家。”则天皇后怪怒高敬言，就降职让他出京改任果州刺史。当时高士廉、太平公主尚在，临行前高敬言向太平公主辞行，公主生气不见高敬言。于是出任果州刺史的命令。更不能改变了。过了几年，太平公主、高士廉都去世了。后来，朝廷知道高敬言冤屈，将他请回京城升任刑部侍郎。不久，忽然患风疾。则天皇后让给他就近安排在一个小州上养病，于是改任为虢州刺史，病逝那年七十三岁。全都和张罔藏当年说的相同。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一次在朝廷选拔官吏时，一同到张罔藏那儿求问

官运。张罔藏说：“你们三人都能任宰相。然而姚元崇最富贵，能多次为相。”后来，这三个人都象张罔藏所预言的那样。

张柬之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后当位极人臣。”从莫之信。后应制策被落。则天怪中第人少，令于所落人中更拣。有司奏一人策好，缘书写不中程律，故退。则天览之，以为奇才。召入，问策中事，特异之。既收上第，拜王屋县尉。后至宰相，封汉阳王（出《定命录》）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时，已经六十三岁了。有位擅长相术的人说：“以后你能够位极人臣，成为一朝的宰相。”众人都不相信他的话。后来，张柬之应制策选官落了榜。武则天责备被选中的人太少，命令从落选的人中重新挑选。有司上报武则天说：“有一位应选的官员，策对得很好，因为书写不合规范，所以未被选中。”武则天看了他的策对后，认为这人是奇才，于是召见张柬之进宫，考问他制策中的问题。张柬之回答得与别人特别不一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武则天立刻选张柬之为第一名，授任他为王屋县尉。后来，张柬之一直升任到当朝宰相，封汉阳王。

陆景融

陆景融为新郑令。有客谓之曰：“公从今三十年，当为此州刺史，然于法曹厅上坐。”陆公不信。时陆公记法曹厅有桐树。后果三十年为郑州刺史，所坐厅前有桐树。因而问之，乃云：“此厅本是法曹厅，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厅为刺史厅。”方知言应。（出《定命录》）

陆景融任新郑县令时，有位门客对他说：“您从现在起三十年，应该任这个州的刺史，却在法曹堂上办公。”陆景融不信，当时，他记住了法曹堂有棵桐树。果然三十年后，陆景融任郑州刺史，他坐的大堂前边有棵桐树。陆景融询问了这个问题，有人回答说：“这儿本来是法曹堂，前任刺史嫌办公的地方窄小就将它打通了。做为刺史的大堂。陆景融这才知道，当年那位门客说的话果然应验了。”

程行谏

程行谏年六十任陈留县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尝侮之。

后有一老人造谒，因言其官寿。俄而县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诸君官寿，皆不如程公。程公从今已后，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乃仆射有厄。”皆不之信。于时行谏妹夫新授绛州一县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恶。老人见云：“夫人婿今已病，去绛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忧闷便发，去州八十里，凶问果至。程公后为御史大夫，九十余卒。后赠仆射右相，果如所言。（出《定命录》）

程行谏六十岁那年任陈留县尉。同僚们因为他年岁大职位低，常常欺侮他。后来，有一位老人拜见他，谈话中谈起了他的官运与寿禄。不一会儿县里的官员也都来了。这些人还象往常一样争相欺侮、捉弄程行谏。老人说：“你们这些人的官运与寿禄都不如程县尉。从今往后，他有三十一任官运，能活九十岁以上。他会一直升任到御史大夫，待到任仆射时，将有大难。”所有的人都不信老人的这种预测。当时，程行谏的妹夫新近被授任绛州一个县的县令，他妹妹想要到丈夫任职的地方去，让老人预测一下吉凶。老人见到程行谏的妹妹时说：“夫人的丈夫现在已经有病了，当你走到离降州八十里路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凶信的。”程行谏的妹妹忧郁烦闷地起程上路了。走到离绛州八十里时，果然传来她丈夫的凶信。程行谏后来任御史大夫，活了九十多岁才去世，死后被追赠为仆射右丞相。这一切，果然都象老人当年预测的那样。

魏元忠

相国魏元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皆宋人。咸负材器，少相友善。年将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见之，异礼相接。自谓曰：“古人称方以类聚，信乎？魏公当位极人臣，声名烜赫。执心忠誓，直谅不回，必作栋干，为国元辅。贵则贵矣，然命多蹇剥，时有忧惧，皆是登相位以前事，不足为虞。但可当事便行，闻言则应。”谓郑公曰：“足下金章紫绶，命禄无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无贬黜，寿复遐长。”元忠复请曰：“禄始何岁？秩终何地？”对曰：“今年若献书，禄斯进矣。罢相之后，出巡江徼，秩将终矣。”遂以其年，于凉宫上书陈事。久无进止，粮尽却归。路逢故人，惠以缣帛，却至凉宫，已有恩敕召入。拜校书，后迁中丞大夫。中间忤旨犯权，累遭谴责，下狱穷问。每欲引决，辄忆相者之言，复自宽解。但益骯脏言事，未尝屈其志而抑其辞，终免于祸，而登宰辅焉。自仆射窜谪于南郡，江行数日，病困。乃曰：“吾终此乎。”果卒。（出《定命录》）

丞相魏元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都是宋人，都很有才气，从小就很好。年近三十岁了，两人都未有成就功名。有位擅长相术的人看见他们后，用特殊的礼节接待他们。一开始

对魏元忠说：“古人说，同类的事物聚在一起，信不信？魏官人官能做到为人臣子的最高一级，声名显赫。你为官一定是忠诚正直，诚信而不行邪僻，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朝中的重臣，你的面相贵是贵啊，然而你命运多曲折，时有忧患。这些都是登上宰相高位以前的事，不必担心。但是，遇事就要去做，听着话就要应和。这位相士又对郑惟忠说：“您将来金章紫绶命中注定福寿无边，既能进入三品高官的行列，也能升任到八位重臣之一。你做官一直不会被贬职，你的寿数也长久。”魏元忠又请教说：“我的俸禄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官任到什么职位结束。”相士回答说：“你今年如果向皇上上书进言，俸禄就来了。”于是，魏元忠就在这一年，在凉宫上书陈事，却好长时间没有回音。这时盘缠已经用完了，他就往回去。路上遇到了一位熟人，送给他丝和绢等，他又返回了凉宫。这时，皇上已经降下诏书，召魏元忠进宫，授予他校书的官职，后来改任中丞大夫。这期间因违逆圣命，触犯了权贵，多次遭到责罚，下狱追究。每当他想自杀时，就回忆起当年相士说过的话，才又自己宽慰自己，但是越来越刚直不阿地抨击时政，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志向，收敛自己的言辞，最后还是免除了祸患，登上了宰相的高位。后来，魏元忠从仆射降职被贬到南郡任刺史。沿江巡行中，几天后病势沉重。魏元忠说：“我就死在这里了吗？”果然他就死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禄山	孙思邈	孙 生
衡 相	马禄师	李含章	尚 衡
柳 芳	陈 昭	卢齐卿	梁十二
冯 七	马 生		

裴光庭

姚元崇，开元初为中书令。有善相者来见，元崇令密於朝堂。目（目原作自，据明抄本改）诸官后当为宰辅者，见裴光庭白之。时光庭为武官，姚公命至宅与语，复使相者于堂中垂帘重审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与裴君言，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宁有其禄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仆之所述者命也。才与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后

裴公果为宰相数年，及在庙堂，亦称名相。（出《定命录》）

姚元崇，唐玄宗开元初年任中书令。有位相士来拜见他，姚元崇让这位相士隐藏在大殿旁边。暗中察看各位官员以后有谁能担任宰相的要职。相士看见裴光庭时说：“这个人可以任宰相。”当时，裴光庭是位武官。姚元崇让裴光庭到家中，说有话要和他谈，又让相士藏在堂屋门帘后面重新审看裴光庭。裴光庭走后，相士说：“一定是的，就是这个人。”姚元崇说：“听说宰相是能够辅佐天子成就大业的人。不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是不可担任宰相重任的。刚才我和裴光庭谈过话，他不是那种善于应对时务的人，学问又浅，怎么能任宰相呢？”相士说：“您所说的是才气，我所说的是命啊！才与命本来就不同嘛！”姚元崇不相信相士说的话，也不再说什么了。后来，裴光庭果然担任了好几年宰相，在朝廷中也算得上名相。

安禄山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异相，我欲褫之故耳。”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无能为也。”终不杀

之。禄山初为韩公张仁愿帐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禄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黑子，禄山因洗而窃窥之。仁愿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汝独窃视之，岂汝亦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之。比将军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愿观而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宠荐焉。（出《定命录》）

唐玄宗在勤政楼设御宴招待文武百官，在楼下还安排了各种杂艺表演。唐玄宗与安禄山一同坐在东间观看。后来继位成唐肃宗的太子李亨直言规劝说：“儿臣读遍古往今来的所有典籍，也没有臣下与君王坐在一起看戏的记载。”唐玄宗说：“安禄山相貌奇特，我是想借他祭祷除邪啊！”唐玄宗曾与安禄山一起在夜间饮宴，安禄山喝醉后，躺到那儿变成一头猪，却长着龙的头。手下人忙去禀报唐玄宗，玄宗皇帝说：“他是一头猪龙，没有什么作为！”终于没有杀他。开始时安禄山在韩国公张仁愿帐下做一名走使小吏，张仁愿经常让安禄山给他洗脚。张仁愿脚下有一颗黑痣，安禄山在给他洗脚时偷看那颗痣。张仁愿望着安禄山笑着说：“黑痣是我的贵相，你特别注意观察它，难道是你也有吗？”安禄山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不巧的是我的两只脚上都有痣，比将军的颜色黑而大，竟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兆头？”张仁愿看了安禄山脚上的痣后很惊异，越发亲近、厚待他了。并且相互约定安禄山做了张仁愿的义子。从此以来，张仁愿更加宠幸并极力向朝廷推荐安禄山。

孙思邈

孙思邈年百余岁，善医术。谓高仲舒曰：“君有贵相，当数政刺史。若为齐州刺史，邈有一儿作尉，事使君，虽合得杖，君当忆老人言，愿放之。”后果如其言，已剥其衣讫，忽记忆，遂放。（出《定命录》）

孙思邈活了一百多岁，擅长医术。他曾对高仲舒说：“你生有贵人的相貌，应该担任几年刺史的官职。如果你任齐州刺史，我有一个儿子在你那任尉官，侍奉刺史您。一次不小心他解犯了刑律，虽说他应该受杖刑，你要记住我这位百岁老人今天说的话，希望您能免除他的杖刑。后来，果然如邈思邈所说的那样。孙思邈儿子的衣服已经被扒下来，就要对他行杖刑，高仲舒忽然想起当年老人家的这番话，于是免去了孙思邈儿子的杖刑。

孙 生

有孙生者不载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

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为万年尉，贬桐庐县丞。孙生曰：“些二公位至台辅。然房，神气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覩，然尚蒙其恩惠。”既后房以贲册文，自蜀至灵武授肃宗。崔果为杭州，下车访生，则已亡歿旬日矣。因署其子为牙将，以采帛赠恤其家。（出《广德神异录》）

有一位姓孙的读书人，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是位擅长相术的人。一次，他因事来到睦州，睦州的郡守让他给所有的僚属们相面。当时，房琯任司户，崔涣任万年县县尉，被降职到桐庐县任县丞。孙生指着房琯和崔涣说：“这二位官人，将来都能做宰相。尤其是房司户，皇帝的江山社稷、玉玺印绶应该归他掌管。崔县丞以后能迁任杭州刺史。到那时，我虽然看不到崔县丞的富贵荣耀，但是还能丞蒙您的照顾。”这以后不久，房琯带着唐玄宗册封肃宗的诏书，从四川到灵武授予肃宗。崔涣果然任杭州刺史，上任时途经孙生家，崔涣下车去拜访他，然而孙生已经去世十来天了。崔涣就任命孙生的儿子在自己手下做一名低级军官，并赠送彩色丝绢给孙生的家属。

衡 相

开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来，人谓之衡相。在

京舍宣平里。时李林甫为太子谕德，往见之。入门，则郑少微、严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谓李公曰：“自仆至此，见人众矣，未有如公贵者也。且国家以刑法为重，则公典司寇之职。朝廷以铨管为先，则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笔，当节制之选。加以列茅分土，穷荣极盛，主恩绸缪，又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数四，握中枢之务，载盈二九，搢绅仰威，黎度瞻惠，将古所未有也。”顾严郑曰：“预闻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礼奉，否则悔吝生矣。”时严郑各负才名，李尤声誉未达。二公有轹之心，及闻相者言，以为其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复问。李因辞去。后李公拜中书，郑时已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谓郑曰：“曩者宣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说，乃微有中者。”无何，郑出为歧州刺使，与所亲话其事。未期，又贬为万州司马。严自郎中，亦牧远郡。（出《定命录》）

又

李林甫少孤，为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时林甫年十岁，与诸儿戏于路旁。有老父叹而目焉，人问之。老父曰：“富贵诚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后当为中书令，凡二十年。所叹与凡小戏谁辨也。”（出《定命录》）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位擅长相术的人，不知道他的姓名，他自己说是从衡山来的。人们就叫他“衡相”。他住在京城的宣平里。当时，李林甫任太子谕德。一天，他去拜访衡相。进了屋门，看见郑少微、严杲已经坐在中厅里。衡相请李林甫入坐，对他说：“自从我到这里来，见过很多人，还从没见过象你这样贵相的人呢。国家把刑法看得很重要时，你就能出任司寇，掌管刑罚；朝廷把量才授官的准则放在首位时，你就能坐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举才用士选授官吏。同时你还执掌着记勋的丹册，根据每个人功勋的大小，选任节度使，分封侯位，赐给土地。你的荣华富贵能达到顶点，圣上对你已经是情重恩厚，还望你进一步与圣上和谐、融洽，你就能兼任南方省份的官吏，并且你的职位不断升高直到掌握朝廷中枢要务，就达到了鼎盛极至。再不能发展了。那时，宦官士绅们将仰仗您的恩威，黎民百姓们将受到您的恩惠，那将是自古到今也未曾有过的啊！”衡相看了看严杲和郑少微说：“先听听这个人的，并没有什么不好，你二人应该更加敬奉礼待他，不然要悔恨终生的。”当时严杲和郑少微都已经很有名气了，而李林甫的声誉还不够显赫。严杲和郑少微想在李林甫前面让衡相给他们看相，听衡相这样说，认为很不是那么回事，二人就谦恭地站起来，也就不再让他看相了。李林甫也告辞回去了。后来，李林甫升任中书令。这时郑少微已经做了刑部侍郎。他们在一起述说往事时，李林甫对郑少微说：“以前宣平里那位看相的人，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话，哪有几句被他说中的啊！”不久，郑少微由朝官改任歧州刺史，就向他的亲朋好友讲了这件事情。不到一年，郑少微又被降职任

万州司马。严杲也从郎中的职位上被放逐到边远的地方去了。

又

李林甫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被他的姨娘元氏收养，住在伊川。李林甫十岁时，与几个小孩在路边玩耍，一位老翁感叹地望着李林甫。有人问老翁，老翁说：“真是富贵自己不知道啊！”老人指着李林甫说：“这个孩子以后能做中书令，大概也就二十年以后吧。我感叹的是他与这些平常的小孩在一起玩耍，有谁能辨别出来他是未来的宰相呢？”

马禄师

武功马禄师善相，长安主簿肖璇与县尉李峤、李全昌同诣求决。马生云：“三人俱贵达。大李少府，位极人臣，声名振耀，南省官无不虚任，三入中书。小李少府，亦有清资，得五品以上要官，位终卿监。肖主簿中年烟沉，晚达亦大富贵。从今后十年，家有大难，兄弟并流，唯公与一弟获全。又十年之后，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当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时，为其断割。”后璇离长安任，作秘书郎。则天既贵，皇后王氏破灭。肖璇是其外姻，举家流窜。兄弟六人，

配向岭南。唯璇与弟瑗，配辽东。无何有处置流移使出，岭南者俱死，唯辽东者获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余年。至神龙初，方蒙洗涤。其时李峤作相，於街中忽逢璇。使人问是肖秘书耶，因谓之曰：“公岂忘武功马生之言乎。”于是擢用。时小李少府作刑部员外，判还其家。肖公竟历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余政。（出《定命录》）

武功县的马录师擅长给人相面。长安主簿肖璇与县尉李峤、李全昌，一同到他那里去求他给看个结果。马录师说：“你三人全都能发达显贵。大李少府的官位能达到为人臣子的最高一级，并将名振四海，声耀天下。但是所任的南方各省的官都是虚职。你能三次进入中书省任职。少李少府，他也有高贵显要的官职，得五品以上重要职务，一直做到卿监，就不再升迁了。肖主簿中年被埋没了，到晚年才能发达，也是大富大贵。从现在起十年以后，你家有大难，兄弟一起被流放只有你和你的一个兄弟能够保全住生命。再过十年之后，才能再次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中执政，能得到荐举而被任用。小李少府进入省官时，被人割断了你的官路。”后来，肖璇离开长安到别的地方任职，作秘书郎。武则天执掌朝政后，王皇后被诛灭。肖璇是王皇后的外戚，因此受牵连，全家被流放。兄弟六人发配到岭南，只有肖璇与弟弟肖瑗发配到辽东。发配到岭南的人，被安排在什么也没有的不毛之地，结果都死了。肖家只有发配到辽东的肖璇兄弟二人保全了生命。兄弟二人逃亡在外十多年，到神龙初年，才得到昭雪。这时候李峤已经做了宰相，一天在街上忽然遇肖璇，他派人去询问才知道是肖秘书郎，李峤便对肖璇说：“你怎么忘了当年武功

县的马禄师说的话了呢？”于是，李峤委肖璇以重任。这时，小李少府作刑部员外，被革职还乡，肖璇竟然多次担次朝内朝外的显要官职，一直升到殿内崇班，任三品官十多次。

李含章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制时，与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场并坐，亲见其事。后官更不停，不逾二十年，拜中书令赵国公，实食封五百户。又圆微当作司勋员外，释服往见会昌寺克慎师。师笑云：“人皆自台入省，公乃自省入台。从此常合在枪槊中行，后当大贵。”无何为刑部员外兼侍御使，充剑南节度留后。入剑门后，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勋业。崔初入蜀，常于亲知自说如此。（出《定命录》）

崔圆微当时想去考进士，在魏县见到掌管市场的李含章。李含章说：“你应当是武官出身，才能不停地升迁，直到宰相。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崔圆微去应选拔将帅的举科考试。稍后又在河南府充当乡贡进士。这天他正在福唐观看考试，正巧遇到圣上下诏书，让就便在试场中选拔将领，崔圆微被

选中，授予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诏时和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时被诏见，并排坐在一起，窦公衡亲眼看见了这件事情。后来，崔圆微便不停地升迁，不到二十年，升任中书令封赵国公，实际封赐他食禄五百户。崔圆微又作为司勋员外郎掌管功赏的事务。一次，崔圆微脱下朝服换上便装去会昌寺拜访克慎禅师。克慎禅师笑着说：“人家都是从御史台进入中书省、您却从中书省进入御史台。从今往后，你该常在兵戈中行走，以后一定能显贵的。”不久，崔圆微任刑部员外兼侍御史，担当剑南节度留后，总摄剑南的军政要务。到剑门后，每次行动常遇到战事。不到一年，便建功立业。崔圆微初到四川时，常在亲人和知己中说这些事。

尚 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时游戏，曾脱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见之曰：“此儿已后，当以脱碧著紫矣。”后衡为濮阳丞，遇安禄山反，守节不受贼官。将军某乙使衡将绯衣鱼袋，差摄一官，衡不肯受曰：“吾当脱碧着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有（有字上原有未字，据许本删）敕命改官赐紫。于是脱碧着紫。衡自又云：“当做七十政。”今历十余政，已为中丞大夫矣。（出《定命录》）

御史中丞尚衡童年时，一次在外面玩耍，脱掉了青绿色的外衣，只穿着一件紫色的衣衫，有一位擅长相面的人看见了，说：“这小孩以后，应该也是脱绿穿紫呵。”后来尚衡任濮阳县丞时，遇上安禄山叛乱。尚衡坚守节操，不接受贼党赐给他的官位。将军某乙派人给尚衡送象征权位的红色官服和鱼袋，授给他一个临时的官职。尚衡不肯接受，说：“我应该脱绿穿紫，这不是我的衣服。”不到一个月，尚衡便接到皇上的任命，改换官职，赐赠紫色官服。于是，尚衡脱绿着紫。尚衡自己又说：“我应当作七十任官。”现在尚衡作了十多任，已经是中丞大夫了。

柳 芳

柳芳尝应进士举，累岁不及第。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绂，亦有畿赤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粗故，客咸轻焉。有善相者，众情属之。（之字原阙，据明抄本补）独谓芳曰：“柳子合无兄弟姐妹，无庄田资产，孑然一身，羁旅辛苦甚多。后二年当及第，后禄位不歇。一座之客，寿命官禄，皆不如君。”诸客都不之信。后二年果及第，历校书郎畿尉丞，游索于梁宋间。遇太常博士有阙，工部侍郎韦述知其才，通明谱第，又识古今仪注，遂举之于宰辅，恩敕除太常博士。时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录》）

柳芳曾参加进士考试，接连好几年都未考中。一次参加

朝廷官员的宴会，同座的八九个人，个个都是大权在握的要员，也有的是京城所属及附近各县的地方官。柳芳坐在最后边，而且他穿的是粗布的旧衣服，同座的人都很瞧不起他。席上有位擅长看相的人，大家都请他给看相。他只对柳芳说：“柳先生，你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庄田资产。孤孤单单就你一个人，作客在外会有许多的艰辛。过二年该能考中了，以后你的禄位就不能停止了。在座的各位，无论是寿命还是官禄，全都不如你。”在座的客人都不信他的话。过了二年，柳芳科考果然得中，于是连续担任校书郎，京城辖属县的尉丞，一个人奔走在商丘、大梁之间。后来，有一次遇到朝中太常博士这一职位空缺，工部侍郎韦述知道柳芳有才学，通晓谱系，还懂得古今的礼仪制度，于是把柳芳荐举给宰相，圣上颁下诏书，授予柳芳太常博士。这时，当年朝士宴会上的同座客人，已经有六七个人不在人世了。

陈 昭

仆射房琯、相国崔涣并曾贬任睦歙州官。时有婺州人陈昭见之云：“后二公并为宰相，然崔公为一大使，来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时拜相。崔后为选补使，巡按江东。至苏杭间，崔公自说。（出《定命录》）

宰相房琯、崔涣当年曾经一同被贬到睦、歙二州任州官。当时有位婺州人陈昭看见他俩，说：“以后二公将一齐任宰相，

但是崔公将任重要使节，出巡江南。”到了唐肃宗至德初年，玄宗皇上来到蜀中，房琯、崔涣同时被授任宰相。后来崔涣被任命为选补使，巡行视察江南。在巡察苏杭期间，崔涣自己讲述这件事情。

卢齐卿

卢齐卿有知人之鉴。年六七岁时性慢率，诸叔父每令一奴人随后。至十五六好夜起，于后园空庭中坐。奴见火炬甚多，侍卫亦众，有人持伞盖盖之。以告叔父，叔父以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纲见之，大惊异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缘灸掌损，遂遗灭却两世事，只知当世事。”从此每有所论，无不中者。官至秘书监。张嘉贞之任宰相也，有人诉之。自虑左贬，命齐卿视焉。不为决定，因其入朝，乃书笏上作“台”字，令张见之。张以为不离台座，及敕出，贬台州刺史。张守珪，河北人，事县尉梁万顷。万顷令捉马，失衣襟，遂挞一顿。因此发愤从军，为幽州一果毅。齐卿常引对坐云：“公后当富贵，秉节钺。”守珪蹴踏，不意如此。下阶拜。卢公未离幽州，而守珪为将军节度矣。梁万顷为河南县尉，初考满。守珪唤与相见，万顷甚惧，守珪都不恨之。谓曰：“向者不因公责怒，某亦不发愤自达。”乃遗其财物，使疗病。（出《定命录》）

卢齐卿有鉴别人才的能力。他六、七岁的时候性格轻率，他的叔叔们常常让一个仆人在后面跟着他。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常常夜间起来，在后花园空庭中坐着。有一次，仆人看见他周围有许多火把，并有很多侍卫在他的身边，还有人站在他的身后为他撑着伞盖。仆人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叔父，他的叔父以为是妖精鬼怪在迷惑他。有位巫师教他叔父用艾草灼烧他的手心。袁天纲看见这种情形，非常惊异地说：“他本该能知道三世的事情，因为灸烤他的手掌，就使他遗忘、失去了两世的事，现在他只知道当世的事情了。从此以后，卢齐卿每次谈论什么，没有不被他说中的。后来卢齐卿官任秘书监。张嘉贞任宰相。有人向他讲述关于卢齐卿的一些事情。张嘉贞担心自己会被降职，让卢齐卿给他看视一下。卢齐卿没有给他明确答复，知道他要去上朝，就在他的笏板上写一“台”字，让张嘉贞看。他以为不能离开“台座”——宰相之职。待到皇上颁下诏书，才知道原来是被降职到台州任刺史。张守珪河北人，侍奉县尉梁万顷。一次梁万顷让他捉马，张守珪在捉马时，扯掉了衣襟，于是梁万顷让人鞭打了他一顿。张守珪气愤之下。立志从军，后来在幽州作了一名果毅。卢齐卿常召唤他坐在一起聊天。一次卢齐卿说：“以后你能够富贵，能掌握重要的兵权。”张守珪听了后，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原来并未想到象卢齐卿所说的那样，忙走下台阶，恭敬地拜谢卢齐卿。卢齐卿一直没有离开幽州，而张守珪后来果然升为将军，官任执掌一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梁万顷任河南县尉，任职期满后，张守珪传唤他前来相见。梁万顷知道后，

非常惧怕。张守珪一点都没有恨他，对他说：“从前如果你不责罚我，我也不会发愤自强的。”临别时，张守珪还送钱和物品给梁万顷，让他治病用。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马谗作书，荐与苏州刺史李无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辂。”李无言遣日暮引入宅，无言乃著黄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无言，与相抵对。梁子谓客云：“向闻公语声，未有官禄。又闻黄衣语，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岂看未审。”无言信之，乃以实对云：“某昨有事，恐被宣尉使恶奏，君视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后果改为睦州刺使，无言赠钱二百贯。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为公作一法禳之，公当须嗔责某乙。云是妄语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无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请，无言闷默而从之。明早，李公当衙决梁子十下，小苍头走报其妻。无言入门，妻云：“何以打梁子？”无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内知。”俄而梁子叩铃，请见无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强与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报公德。公厄虽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贯，以充家资，取之必无事。”无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贯钱而死。梁十二又谓丹徒主簿卢惟雅云：“从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后于京见之。云：“至某年，财物庄宅合破散，公当与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

即免。”卢不之信，不与是钱。至某年，卢果因蒲博赌赛，庄宅等并尽。（出《定命录》）

有位叫梁十二的人，是有名的能预测人未来的人。他来到了宋州，刺史司马途写信把梁十二推荐给苏州刺史李无言，说：“梁十二是当今的管辂。”李无言让天黑时带梁十二到他家中去。李无言自己穿上黄色衣服，让他的一位门客穿上紫色的衣服，扮作李无言与梁十二对答。梁十二对这位门客说：“如果听你说话的声音，没有官禄。再听穿黄衣服的人说话，却是三品。现在你们的官服不同，这样叫我看，我怎么能鉴别清楚呢？”这回李无言相信梁十二了，于是实话告诉梁十二说：“我昨天出了点事，担心宣尉使到皇上那儿说我的坏话，你看应该怎么办？”梁十二说：“你马上就能变更职位，任上一级州的刺史。”后来，李无言果然改任睦州刺史。李无言赠送给梁十二二百贯钱。梁十二说：“你到睦州以后，一定有大难。我作一法替你祭祷消灾。你必须怒责我一顿，就说我是胡说八道的人，用鞭子抽我背十下，但不要让你妻子知道。”李无言再三推却说不可，梁十二再三请求他这样做。李无言于心不忍，一句话未说地听从了梁十二的话。第二天早上，李无言大堂上处罚梁十二十鞭子。李无言家的小奴婢跑去把这事告诉了李无言的妻子。李无言回家一进门，妻子就问：“为什么打梁先生？”李无言悔恨地说：“我忘了十二告诉我，不让告诉家属的。”过了一会儿，梁十二来叩门，要求见李无言，说：“你为什么要告诉你妻子知道这件事？这回，大难是免不

了啦。你既然硬是给我二百千文钱，我用一件事报答你的恩德。虽然你的灾难是免不了的，但是可以让你得到二千贯钱，来充实你家的财产，你收下它不会有什么事的。”李无言到睦州后，果然得到二千贯钱，就死了。梁十二又对丹徒主簿卢惟雅说：“从此你能得到通事舍人的官职。”真象梁十二说的那样，卢惟雅得到了那个职位。后来在京城，梁十二见到卢惟雅。梁十二说：“到某一年，你的家产和庄宅该要破败散失。你应该给我五十千文钱，我教给你一句话，就可以免去这场灾难。”卢惟雅不相信他的话，不给他这份钱。到了那一年，卢惟雅果然因为赌博，庄宅、钱物等全都输光了。

冯 七

进士李汤赴选，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日者冯七谓之曰：“今年得留，东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选得留，官不合恶。校书正字，虽一两资，亦望得之，奈何一尉。”冯曰：“君但记之，从此更作一县尉，即骑马不住矣。”又问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姨母在家。”冯曰：“君从今便不复与相见矣。”李到京，选得留。属禄山之乱，不愿作京官，欲与校正，不受。自索湖州乌程县尉。经一年，廉使奏为丹阳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马不住。离乱之后，道路隔绝，果与姨母不复相见。（出《定命录》）

进士李汤去京城参加选官，想要找人问问能否被选中？去京城途径汴州，有一位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叫冯七，对他说：“你今年能得官，在东南方向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将授予你一尉官。李汤不信，说：“我已经四次参加候选，每次都只是保留了候选的资格。不应该嫌弃官职的。校书正字。这官虽小奉禄也少，也希望得到它。怎么能得到一个尉官呢？”冯七说：“不过你记着，从今以后你将更换着地方作一县尉，就是骑马不停地走呵！”冯七又问李汤结婚没有。李汤说：“没有结婚，有个姨母在家。”冯七说：“从现在起就再不能与你姨母见面了。”李汤到京后，被选中留用。正值安禄山叛乱，他不愿在京城里做官，朝廷想授予他任校正，他没有接受，自己讨了一个湖州乌程县尉当。过了一年，观察使上奏朝廷，请求任他为丹阳尉，进而改任判官，从此骑乘官马不停地走。安使之乱后，道路不通，果然与姨母没有再相见。

马 生

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合入考。有东阳县瞽者马生相谓云：“足下必不动，纵去亦却来。于此禄尚未尽，后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累不入考。至冬，有敕赐紫。乾元二年九月，马生又来。自勤初诳云：“庞仓曹家唤。”至则捏自勤头骨云：“合是五品，与赵使君骨法相似。”所言

年寿并官政多少，与前时所说并同也。（出《定命录》）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应当进京参加选官考试。东阳县有个姓马的盲人，给他看相说：“你一定不要去，在这里你的禄位还没有完呢。以后你能三品官，穿紫色官服。”他又说：“从六品一下你就能升到三品。”赵自勤这年真的没有去参加选官考试。到了冬天，皇上颁下诏书，赏赐赵自勤紫色官服。

唐肃宗乾元二年，姓马的盲人又来了。开始，赵自勤骗他说：“我是庞仓曹家的仆人。”姓马的盲人走到赵自勤面前就去捏他的头骨，说：“应该是五品，你的骨法和赵使君的差不多。”姓马的盲人所说的关于赵自勤的年寿，以及任多少任官，与以前说的一样。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韦夏卿	骆山人	李 生
王 镈	窦易直	李 潼	贾 餗
娄千宝	丁 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 逊		

桑道茂

李西平晟之为将军也，尝谒桑道茂。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之望。”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尹。时桑公在浮囚之中，当断之际，告西平公：“忘少杀人之言耶。”西平释之。（出《转载》）

李西平，字晟之，是位将军。他曾拜访过桑道茂。桑道

茂说：“将军以后能任京兆尹，但你要谨慎少杀人。”李西平说：“我一介武夫怎么能有任京兆尹的可能呢？”后来，李西平领兵收复了兴元，并兼任京兆尹。这时，桑道茂是被俘人员之一，正要处死他的时候，桑道茂提醒李西平道：“你忘了当年我劝你少杀人的话了吗？”李西平听了桑道茂的话后，释放了他。

韦夏卿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良久，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未耳。”语渠牟曰：“弟当别承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语舟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由是竟如言。（出《传载》）

韦献，字夏卿，有预知人未来的能力，别人不知道他有这种能力。一次，退朝后，在回家走的路上遇见了再堂弟韦执谊、堂弟韦渠牟、韦舟。这三个人全都考中第二十四，并同时被选任为郎官。几个人骑马聚集在一块儿，过了好一会，韦献说：“今天遇见三位二十四郎，我可要对我们妄加品评了。”他对韦执谊说：“你一定能成为宰相，可要好好地保持

晚节呵！”对渠牟说：“你应该另选新主，承蒙新主的恩赐很快就能贵为高官。”对韦舟说：“你们三个人中，无论是年寿还是禄位，老弟你最长远，而且能掌握最高的军权。”结果，这三个人的情况，竟然与韦献说的一样。

骆山人

王庭凑始生于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别墅。当生之后，常有鸛数十，朝集庭树，暮宿檐户之下。有里人路德播异之。及长骈胁，善阴符鬼谷之书。历居戎职，颇得士心。以长庆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阳，回及浚水。酒困，寝于道。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士，非常人。”有从者载英寤，以告庭凑。庭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白云：“济源骆山人。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龙虎气交，当王于今年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见有如此者。”复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兆也。”庭凑既归。遇田弘正之难。中夜，有军士叩门，伪呼官称。庭凑股沕欲逃，载英曰：“骆山人之言时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庭凑意乃安。及为留后，他日归其别墅，视家庭之树，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飞龙山神，庭凑往祭之。将及其门百步，见一人被衣冠，折腰于庭凑。庭凑问左右，皆不见。及入庙，神乃侧坐，众皆异之。因令面东起宇，今尚存焉。寻以德播为上宾，载英列为首校。访骆山人，久而方获。待以函丈之礼，

乃别构一亭。去则悬榻，号“骆氏亭”，报畴昔也。（出《唐年补录》）

王庭凑生在恒山西南三十里的石邑别墅。他出生以后，经常有几十只鸠鸟早晨集聚在他家庭院中的树上，晚上住在他家的屋檐下。同乡里有个叫路德播的人，看见了感到很奇怪。待到长大成人，王庭凑身体健壮，喜欢读《阴符》和《鬼谷子》这类的书，多年担任军职，很得士兵的拥戴。唐穆宗长庆元年二月，王庭凑被派到河阳，在返回来的途中经过沔水时，喝醉酒睡在路边。忽然有一个人肩扛着计算用的筹子从这里经过，这个人仔细地端详王庭凑说：“这个人特别贵相，将来能得到侯位和领地，不是一般人啊！”这时，王庭凑的随从窦载英醒来，听见了这些话，把这话告诉了王庭凑。王庭凑听了后，骑马疾驰了好几里地追上了这个人。上前施礼后。问他方才的事情。这个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济源骆山人，刚才看见你鼻中呼出的气左边象龙，右边象虎。龙虎两气相交，你必定在今年秋天成为王，子孙相递继承你的王位，整一百年。我给看过相的人很多，从未见过象你这样的人。”又说：“你家院中有棵大树，长到了与房屋相接，就是征兆啊！”王庭凑返回去不久，就遇到了主帅田弘正被反叛的乱军杀死。当天半夜，有士兵叫门，假称是官府的，王庭凑听见叫门声后，吓得两腿颤抖，想要逃走，窦载英说：“骆山人说的那个时刻到了。”这件事发生在七月二十七日夜。王庭凑听了窦载英的话才放下心来。待到王庭凑任代理主帅主持军政的留

后不久后，回到了当年的出生地石邑别墅，看见庭院中的大树枝叶繁茂，婆娑摇曳，把北面的房屋掩映在树影之下。别墅西面有飞龙山神，王庭凑前往祭祀，走到离飞龙神庙门约有一百步时，王庭凑看见一个披衣戴冠的人，正俯身向他捐拜。王庭凑问跟随在身边的人。都说没有看见。待到进入庙里，看见飞龙山神竟然侧身坐着，大家都很奇怪。于是，王庭凑命令，面向东方建造了一所房屋，现在那所房子还在。紧接着，王庭凑把同乡路德播待为上宾，把窦载英升任军校头领，又派人四处寻访那位预言他能成为王的骆山人。找了很久，才找到他。王庭凑象敬待老师那样敬待骆山人，特为这位骆山人修建了一座亭子，叫《骆氏亭》。王庭凑仿效汉人陈蕃，在亭子里专为骆山人放置一张床，他离去时，就将床悬挂起来，用来报答他从前的恩德。

李 生

杜惊通贵日久。门下有术士李生，惊待之厚。惊任西川节度使，马埴罢黔南赴阙，取路至西川。李术士一见埴，谓惊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报矣。黔中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当厚遇之。”惊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于惊曰：“相公将有甚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乞厚结之。”惊始惊信。发日，厚币赠之。仍令邸吏为埴于阙下买宅，生生之费无阙焉。埴至阙方知，感惊不知其旨。寻除光禄卿，报状至

蜀。惊谓李生曰：“贵人至阙也，作光禄勋矣。”术士曰：“姑待之。”稍进大理卿，又迁刑部侍郎，充盐铁使。惊始惊忧。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惊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内榜子索检责宰臣元载故事，填谕旨。翌日，延英上前，万端营救。素辩博，能回上意，事遂寢。（出《前定录》）

杜惊成为显贵已经很长时间了。他的门下有位术士叫李生。杜惊待他很好。杜惊任西川节度使时，正值马埴辞去黔南中丞的官职返回京城，路径西川。李生一见马埴就对杜惊说：“我受你厚待的恩德已经很长时间了，总想报答你，今天有报答你的机会了。从贵州来的这位马中丞。不是一般的人，你应该很好地招待他。”杜惊并未信李生的话。一日，李生偷偷地对杜惊说：“相公，你要有大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你。我恳求你趁这个机会，厚厚地结交他。”杜惊听了后大吃一惊，这才相信了李生的话。这天，马埴要出发上路了，杜惊送给马埴一笔巨款，并且还派邸吏给马埴在京城内买了房子。这样，马埴生活上的一切费用都不缺了。马埴是到了京城以后才知道买房的事情。他很感激杜惊但不知道杜惊的用意是什么。不久，马埴授任光禄卿。马埴任光禄卿的消息传到蜀中，杜惊对李生说：“马埴到了京城，做了光禄大夫。”李生说：“暂时等一等。”

稍后，马埴升任大理卿，继而又升刑部侍郎。提任盐铁使。杜惊开始担心害怕。不久，马埴升任宰相。这时，懿安皇后因跟唐宣宗不合突然死去。杜惊是懿安皇后女儿的丈夫。

忽然有一天，皇上下一道命令，要仿效当年重臣元载的先例，处罚杜惊——抄家灭门。马埴知道了这事，第二天，上朝面见皇上，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杜惊。马埴凭着他能言善辩的才能，终于使皇上回心转意，使这件事情平息下来。

王 锷

王锷为辛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一旦击球，驰骋既酣。锷向天呵气，气高数丈，若匹练上冲。杲谓其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妻之。锷终为将相。（出《独异志》）。

王锷在辛杲手下做一名偏将。这时，辛杲率军驻在长沙。一天早晨骑马击球。玩到最激烈的时候，王锷向天空呵了一口气，高达几丈，好象白色的绢练直向上冲去，辛杲看见这种情景，回家后，对妻子说：“王锷的这种表相，是富贵至极的征兆。”于是把女儿嫁给了王锷做妻子。后来，王锷真做了将相。

窦易直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就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雪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

宿于漏屋之中。寒争附火，唯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至极，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间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荣达。（出《因话录》）

宰相窦易直，小时候叫窦秘。他家境贫寒，在村里小学读书，教他的老师是位老头，有道术。但别人不知道。一天傍晚，突然天气大变，风雪交加，学童们都回不去家，就住在了漏屋子里。因为天冷，大家都争着烤火，只有窦易直在床上睡觉，夜深时才睡醒。老人抚摸着他，让他起来，对他说：“窦秘，你以后能做官。你的官位和寿数都极高。你要勤奋学习，自珍自爱啊！”到了唐德宗登极继承皇位时，窦易直刚考中进士，也跟随圣驾西行。窦易直骑一条瘸驴走到开远门，这里人多路窄，又到了快关城门的时候。窦易直看见这情形不敢往前走。这时，听见一个人吆喝驴，又在驴屁股上捶了一下，驴就疾驰奔出城门。窦易直回头看见一个穿黑衣的兵士，对他喊道：“秀才，以后不要忘了今日城门这件事！”到了窦易直做了朝中宰相时，他不忘前情，访察到了黑衣兵士的儿子，不断地提携他，使他在官场中连续升迁，荣耀腾达。

李 潼

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者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处厚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颠蹶，坠下出趾。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出《转载》）

韦处厚镇守开州。一次，李潼、崔冲两位进士来拜访他，在他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正遇一位西川军的将领路过开州。到韦处厚这里做客。这位将领会相术，在宴席上他说：“李潼在三日内有被老虎伤害的灾难。”第三天，韦处厚与各位客人到山寺中游玩，从山上住山下走，这时太阳已经落山。李潼先从山上下来，崔冲落在后面，他大声招呼李潼，喊道：“待冲来！待冲来！”李潼错把“待冲来”听成“大虫（按：南方称老虎为大虫。）来”。吓得他一跤跌倒坠落到山脚下。当时昏死过去，后来又苏醒过来，好几天才完全康复。待到这位将领回来时，见到李潼说：“你的灾难已经过去了。”

贾 餗

贾餗布衣时，谒滑台节度使贾耽。从餗宗党分，更喜其人文甚宏贍，由是益所延纳。忽一日，宾客大会。有善相者在耽座下，又餗退而相者曰：“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当位极人臣。然惜哉，是执政之时，朝庭微（明抄本微作彻）变。若当此际，诸公宜早避焉。”耽颌之，以至动容。及太和末，餗秉钧衡。有知者潜匿于山谷间，十有三四矣。（出《杜阳编》）

贾餗未做官时，去拜访滑台节度使贾耽。因为贾餗与贾耽有同一宗族的情分，贾耽又喜欢贾餗这个人特别有文才，所以越发愿意招待他。有一天，贾耽大宴宾客。宾客中有位擅长相术的人坐在贾耽下边，在贾餗退下去后他说：“贾公子一向是英俊潇洒，超凡脱俗，应当贵至人臣最高一级。然而可惜呵，此人执掌朝政的时候，朝廷里暗中要发生变化。在这个时候，诸位先生应该及早躲避一下。听了相人的话，贾耽点点头，继而很是动情。到了唐文宗太和末年，贾餗掌管选拔人才的大权时，有知道相人说这话的人，十分之三四都隐居在山野间，不出来应选。

娄千宝

浙东李褒闻婺女娄千宝、吕元芳二人有异术，发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从事厅。从事问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对曰：“适见尚书，但前浙东观察使，恐无别拜。”千宝所述亦尔。从事默然罢问。及再见李公，公曰：“仆他日何如？”二术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阴。尚书画鹢百艘，正堪游观。昔人所谓人生一世，若轻尘之著草，何论异日之荣悴。荣悴定分，莫敢面陈。”因问幕下诸公。元芳曰：“崔副使刍言，李推官正范，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团练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过数场，何论官矣。观察判官任毅，止于小谏，不换朱衣。杨损支使评事，虽骨体清瘦，幕中诸宾，福寿皆不如。卢判官纁，虽即状貌光泽，若比团练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寿亦不如。副使与杨李三人，禄秩区分矣。”二术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证焉。是后李服古不过五日而逝。诚大醉不过数场也。李尚书及诸从事，验其所说，敬之如神。时罗郎中绍权赴任明州，窦弘余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于席上，问台明二使君如何。娄千宝曰：“窦使君必当再醉望海亭；罗使君此去，便应求道四明山，不游尘世矣。”后窦少卿罢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罗郎中没于海岛，故以学道为名，知其不还也。李尚书归义兴，未几物故，是无他拜。卢纁巡官校理，明年逝于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为

少年也。任穀判官才为补缺，休官归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刍言郎中止于吴兴郡。李范郎中止于九江。二公皆自南宫出为名郡，是乃禄秩相参。独杨损尚书三十来年，两为给事，再任京尹，防御三峰，青州节度使，年逾耳顺，官历藩垣。浙东同院诸公，福寿悉不如也。皆依娄吕二生所说焉。杜胜给事在杭州之日，问千宝：“己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声而无形也。当此之时，或阴人所谮也，若领大镇，必忧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后杜工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于杜公门构板屋，将布沙堤。忽有东门骠骑，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蒋伸侍郎拜相。杜出镇天平，忧悒不乐去，其失望也。乃叹曰：“金华娄山人之言果应矣。”欲令招千宝、元芳。又曰：“娄吕二生，孤云野鹤，不知栖宿何处。”杜尚书寻亦终于郢州。钟离侑少詹，昔岁闲居东越，覩斯异术。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出《云溪友议》）

浙东道巡察使李褒听说婺州有两个叫娄千宝、吕元芳的女人，身怀异术，能预知人的生死未来。于是，李褒派人去请这两个女人。二位女术士来到后，安排在从事厅休息。从事问她们：“我们长官已经位列朝中八大重臣之一，还能升任什么更高的官职啊？”吕元芳回答说：“方才见到了李尚书，他还是任先前的浙东道观察使，恐怕没有别的官职授予他。”另一位女术士娄千宝，也是这样说的。这位从事不再问了。待到二位女术士再次见到李褒时，李褒问：“我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二位女术士说：“会稽山高耸叠翠，湖边绿柳垂阴。李

尚书您有画船上百艘,可供您游览观赏这大好的山光水色。古人说,人生一世仿佛象尘土和依附在土地上的小草一样微不足道,谈什么荣华与衰败?荣华与衰败都有定数的,我们不敢当面说给你。”于是,李褒又问他下属幕僚们的未来归宿。吕元芳说:“副使崔刍言、正推官李范,这两个人的才能风度差不多。只能做到皇上的侍从官,最后终止在郡守的职位上。团练判官李服古,从现在起,也只能再醉几次酒罢了,还谈什么官职呢?观察判官任毅,只能做个小谏官就再也升不上去了,是穿不上朱服的。支使评事杨损,虽然骨架身体清瘦,但是你这些在坐的幕宾们,论福禄、论寿数,都赶不上他。判官卢纁,虽然现在看来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跟团练判官李服古比较,他还能多担任一段时间官职。但是,他的寿数却没有李判官长。观察副使崔刍言,和杨损、李范三个人,所任官职的品位等级还是有区别的。”二位女术士上述预测,在坐的人都不相信。他们沉默不语,只有等待以后事实来验证。这以后不过五天,团练判官李服古果然死了。真是大醉不过几场啊!李褒和他的那些幕僚们,看到二位女术士的预测果然开始应验了,象敬重神灵一样地敬重她们。这时,郎中罗绍权到明州赴任,少卿窦弘余到台州赴任,途经浙东。李褒在招待他们的宴席上,问二位女术士这两个人的未来如何。娄千宝说:“窦大人一定会再来浙东,重新在望海亭上喝醉酒的。罗大人此行一去。恐怕要到四明山上求仙访道,不再漫游尘世了。”后来,窦少卿辞去台州郡守的官职,在返回京城的途中,重到浙东李褒这儿作客,真的应了“重醉”一说。罗郎中死在海岛上,因此,当时娄千宝说他到四明山求道,是知

道他不会活着回来的呀！李褒不长时间就回到义兴，一切都和原来一样。以后再也没有被授任其它官职。判官卢纁改任巡官校理，第二年死在宛陵节度使的幕僚任上。他比团练判官李服古多做了一年官，但是他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没有李服古的寿数长。判官任毅刚刚升任为皇帝身边的补缺谏官，便辞官不做，回归故里，过着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这是没有换上象征显贵的朱衣、紫服啊！郎中崔刍言，在吴兴郡守的位职上离任；郎中李范在九江郡守的位职上离任。二位都是进士出身，都任过名郡的郡守。这是为官的品位等级差不多啊！只有尚书杨损，三十年来，两次任门下省的给事中，两次任京兆尹，防守华州，任青州节度使，年过六十了，还多次担任守国卫疆的重要官职。当年浙江道同为幕僚的其他人，不论是福禄，还是寿数，果然都赶不上杨损！上述这一切，真的都应验了娄千宝、吕元芳二位女术士当年的预测。给事中杜胜在杭州，问娄千宝：“我升任宰相的事怎么样？”娄千宝回答说：“如果占卜到的是震卦，卦象是有声而无形，意思是只听到传言而未成为现实。这时，也许是阴险的小人在背后诬陷你。如果让你去镇守险要的州郡，你一定会郁闷成疾的，你可以用祭祷的办法来消除灾祸。”后来，杜胜升任度支侍郎，确实有青云直上的希望，就等着皇帝颁发任命他为宰相的诏书了。负责修建的官吏已经派人来到杜府按宰相的规格建造房屋，正准备铺设宰相车马通行的黄沙大道时，忽然有位东门骠骑将军，抓住他的一点小过失上告到皇帝那里。于是，皇上颁下诏书任命侍郎蒋伸为宰相，改任杜胜为天平刺史，将他调离京城。杜胜大失所望抑郁不乐地去天平上任，慨叹地

说：“金华的娄术士预测的话果然应验了啊！”杜胜想召请娄千宝、吕元芳二位女术士，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二位女术士，行如孤云野鹤一样没有一定的去处，不知道此时她们游方到哪里去了？”过了不多久，杜胜抑郁成疾，病死在郢州。太子少詹事钟离侑，从前闲居东越时，亲眼目睹过娄千宝、吕元芳二位女术士的异术。他每次有请这二位女术士给自己预测一下未来的吉凶福祸，都没有请得到。

丁 重

处士丁重善相人。驸马于惊方判盐铁，频有宰弼之耗。时路岩秉钧持权，与之不协。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适至。路曰：“某与之宾朋，（明抄本宾朋作从容）处士垂箔细看，此人终作宰相否。”备陈饮馔，留连数刻。既去，问之曰：“所见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岩笑曰：“见是贵戚，复做盐铁使耳。”重曰：“不然，请问于之恩泽，何如宣宗朝郑都尉？”岩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郑为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为相。岂将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人。其次风仪秀整，礼貌谦抑。如百斛重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益于禄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庙，某无复更至门下。”岩曰：“处士之言，可谓远矣。”其后浹旬，于果登台铉。岩每见朝贤，大为称赏。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验。后居终

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出《剧谈录》）

隐士丁重擅长给人相面。驸马于惊刚刚署理盐铁使，就不断有消息传出，说他可能做宰辅。当时，路岩把持着朝廷的重要大权，他与驸马不和。一天，丁重来到路岩在新昌自己置买的府第上，正巧遇到了驸马于惊也来这儿。路岩对丁重说：“于驸马我们是朋友。你在门帘里面仔细看看他的面相，最终能不能做宰相？”于是，路岩让家人摆下酒饭，留于惊在这儿饮酒吃饭，盘桓了一段时间。于惊走后，路岩问丁重：“你给他看了面相后，觉得怎么样？”丁重说：“肯定会做宰相的。而且，就在一个月之内。”路岩笑着说：“听说是皇上的贵戚，还是任他的盐铁使吧！”丁重说：“不是这样的。我请您，于驸马承受当今皇上的恩惠，照比宣宗皇帝在位时的驸马都尉郑顛如何？”路岩说：“又怎么可以相比呢？”丁重说：“郑都尉被宣宗皇帝注意很长时间了，但是最后竟然没有做成宰相。难道世上的事情是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吗？我本来不熟悉于侍郎，今天看见他，细观他的骨相，果真是贵人啊。再看他仪容端正，风度秀逸，举止恭谨、谦和、温文尔雅。就象能盛一百斛的巨大容器，现在还空着一半，怎么能让他不再升迁呢？如果超过一个月他还进入不了朝中执掌重任，我再也不登您的门槛了。”路岩说：“丁先生的这些话，可谓是说远了。”过了十天，于惊果然登上宰相的重位。这以后，路岩每看到朝中的贤士，都大加称赏丁重，从此丁重的声名惊动了京城，许多乘车的、骑马的人都纷纷来求见他，凡是丁

重所说的话，全都应验。后来，丁重在终南山定居下来，但一些好事的还到他那里去。

夏侯生

广南刘仆射崇龟常有台辅之望，必谓罢镇，便期直上。罗浮处士夏侯生有道，崇龟重之，因问将来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发后三千里，有不测之事。泊归阙，至中路，得疾而终。刘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无不验，盖饮啄之有分也。（出《北梦琐言》）

广南仆射刘崇龟，常常希望有朝一日能升任宰相，他以为如果辞去镇守的职务，就有希望扶摇直上了。罗浮有位隐士夏侯生有道术，刘崇龟很看重他。因此问他，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夏侯生说刘崇龟不能登上宰相重位，出发后走出三千里，将会遇到危险的事情。刘崇龟辞官回京，走到半路，得病死去。刘山甫也承蒙夏侯生告诉他五年之中如何行动和止息。夏侯生说的事情没有不灵验的。啊，一个人能得到什么，得到多少，那是有定数的！

薛少尹

荆南节度判司空董，（宋欧阳修《五代史·南平王世家》董作薰，下同）与京兆杜无隐，即滑台杜悛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称进士。谒成中令，欲希荐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宫。三贤常访之。一日，薛亚谓董曰：“阁下与京兆，勿议求名，必无所遂，杜亦不寿。唯大贤忽为人絜维，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举必捷，然登第后，一命不沾也。”后皆如其言。梁公却思归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纷，未及西泝。淮师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书，欲辟于府幕。坚以不仕为志，渤海敬诺之。二纪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验。（出《北梦琐言》）

荆南节度使兼任司空的董某，与京兆尹杜无隐，就是滑台杜悛儿子，和蜀人梁震都是进士出身。他们三人去拜见成中令，希望能被荐上去。有位姓薛的少尹，从蜀顺流而下到了江陵。董、杜、梁三位贤士常去拜访薛少尹。一天，薛少尹对董某说：“阁下与杜无隐，不要再谈论求取功名的事了。你们一定不能如愿的，杜无隐还不能长寿。只有有大才能的人，偶然被人重用，才能做到三、四品的官职。如果梁秀才这次去参加科举考试，定能一举成功。然而，他命中注定，不

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后来的事情和薛少尹说的一样。梁震思念家乡，在离京返蜀的途中，再次来到江陵。因为江路阻塞，未等梁震逆水西行归蜀，淮军大举进犯江陵。梁震被阻，无法归蜀。渤海王邀请梁震到府衙中，让他起草讨伐淮军的檄文，并想征召他在府中任幕僚。梁震坚决表示不愿步入仕途。渤海王非常敬重梁震的志节，答应了他不任幕僚的要求。梁震第二次到渤海王府时，竟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薛少尹的话果然应验了。

周玄豹

后唐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惮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卢程为道士，与同志三人谒之。玄豹退谓人曰：“适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贵。”来岁，二人果卒。卢果登庸，后归晋阳。张承业俾明宗易服，列于诸校之下。以他人请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于未缀曰：“骨法非常，此为内衙太保乎。”或问前程，唯云末后为镇帅。明宗夏皇后方事中栴，有时忤旨，大犯愆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当生贵子。”其言果验。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载。明宗自镇帅入，谓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颇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曰：“袁许之事，玄豹所长。若诏至辇下，即争问吉凶，恐近妖惑。”乃合就赐金帛，官至光禄卿，年至八

十而终。（出《北梦琐言》）

后唐周玄豹，燕地人，年轻时做过和尚。他的老师有预知人未来的能力，他跟随师父云游四方十年，不畏辛苦，于是师父把识别人的秘诀传授给他。后来周玄豹还俗回到家乡。道士卢程，与志同道合的二位朋友一同去拜访周玄豹。周玄豹离开三人，对别人说：“方才那两位，明年花开时节，全都死去做了鬼了，只有那位道士，以后能显贵。”第二年，周玄豹说的那二位，果然都死去了。卢道士也真的被选拔担任了官职，后来回到晋阳。后唐明宗未继位时，张承业让明宗换上普通的军服，站在各位小校队列的最后，以别人的身份让周玄豹来看视。

“这位不是一般的人。”周玄豹拽着站在队列最后的明宗说：“他的骨相非凡，这个人是不是内衙的太保吗？”有人问这些人的前程如何，周玄豹说：“只有站在最末的一位，以后能做镇守使。”明宗的夏皇后，刚刚侍奉明宗时，有时候做事违背明宗的意愿，触怒明宗，而遭到责罚。周玄豹见了后说：“这个人有做藩王夫人的福份，能生贵子。”他说的话果然应验了。周玄豹所预测的吉凶祸福，没有不被他说中的，如神仙一般灵验。有关他的事情很多，不一一记述了。明宗皇帝从镇守使进宫继承皇位，他对周围的大臣们说：“周玄豹过去曾说过我的事，很准，可以下诏让周玄豹从北京太原经水、陆来京。赵凤劝谏说：“袁天纲、许藏秘这二位高明相士所做的是，也是周玄豹所擅长的。如果把他诏到圣上的身边，朝中的大臣

们就该都争着来向他问吉凶，恐怕会近于妖言一样地扰乱人心。我看赏赐给他黄金、布帛就可以了。”周玄豹步入仁途一直升任到光禄大夫，八十岁才去世。

程 逊

晋太常卿程逊足下有龟文，尝招相者视之。相者告曰：“君终有沈溺之厄。”其后使于浙右，竟葬于海鱼之腹。常（常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谓《李固传》云，固足履龟纹，而位至三公，卒无水害。同事而异应也。（出《玉堂闲话》）

晋朝太常卿程逊脚下有龟文形的痣，曾经招相士看视。相士告诉他说：“你最后将有溺水之灾。”后来，程逊被派往浙西，终于葬身大海，被鱼吞食。一次，谈论起程逊溺水时，有人说《李固传》上记载，李固脚下也有龟纹，然而李固却位列三位执掌朝政的重臣之一，到死也没有遇到水害。同样的事，而应验却不同啊！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 黄霸 卖馅媪 苏氏女
 武后 李淳风 杨贵妃 姜皎
 常袞 刘禹锡 郑朗 令狐绀门僧
 僧处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参军 龙复本

王正君（相妇人）

汉王莽姑正君许嫁，至期当行时，夫辄死。如此者再。乃献之赵王，未取又薨。后又与正君父稚君善者过相正君曰：“贵为天下母。”是时宣帝世，元帝为太子。稚君乃因魏郡尉纳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宣帝崩，太子立正君为皇后，上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为成帝。正君为皇太后，竟为天下母。（出《论衡》）

汉朝王莽的姑姑王正君许配给人家，到了应结婚的那天，她丈夫就死了。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就把她进献给赵王。未等娶过去。赵王又死了。后来有位与王正君的父亲王稚君很要好的人来给她看相，说：“你这个女儿将来贵为国母。”这时是汉宣帝在位时期，汉元帝是太子。后来，因为王稚君任魏郡的郡尉，太子娶了王正君。太子很宠爱王正君，婚后王正君生下一儿子。汉宣帝驾崩，太子继承帝位，为汉元帝，立王正君为皇后，立王正君的儿子为太子。汉元帝驾崩，太子继承帝位，就是汉成帝。王正君成为皇太后，真的成为国母。

黄 霸

黄霸为阳夏游徼，与善相者同车俱行。见一妇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妇人当大富，为封侯者夫人。”公止车，审视之。相者曰：“今此妇人不富贵，卜书不用也。”次公问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为妻。其后次公果大富贵，位至丞相，封为列侯。（出《论衡》）

黄霸担任阳夏乡里的游徼小吏时，一日，他与一位擅长

相术的人乘坐一辆车同行，途中遇见一个女子，年约十七八岁。相人指着这个女子说：“这个女人将来必定大富大贵，成为公侯的夫人。”黄霸停下车，仔细察看这个女子。相人说：“如果这个女子将来不富贵，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给人相面了。”黄霸询问了这个女子，知道她是附近乡里一个巫术人家的女儿，当天就娶了这位女子做妻子。后来，黄霸果然大富大贵，一直升任到丞相被封为列侯。

卖馅媪

唐马周字宾王，少孤贫，明诗传。落魄不事产业，不为州里所重。补博州助教，日饮酒。刺史达奚怒，屡加咎责。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后忤浚仪令崔贤，又遇责辱。西至新丰，宿旅次。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而不顾周。周遂命酒一斗，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窃奇之。因至京，停于卖馅媪肆。数日，祈觅一馆客处，媪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媪之初卖馅也，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皆窃云：“此妇人大贵，何以在此。”马公寻娶为妻。后有诏，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陈便宜二十条事，遣何奏之。乃请置街鼓，乃文武官绯紫碧绿等服色，并城门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问何所见，何对曰：“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召见与语，命直门下省。仍令房玄龄试经及策，拜儒林郎，守监察御史。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百匹。周后转给事中中书

舍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岑文本见之曰：“吾见马君，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数年内，官至宰相，其媪亦为妇人。后为吏部尚书，病消渴，弥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赠右仆射高唐公。（出《定命录》）

唐朝人马周，字宾王，少年时父母双亡，家庭生活非常贫困。马周通晓《诗》、《传》，为人放荡不羁，不能治理家业，不被州里人所看重。补任博州助教后，仍然每日喝酒，刺史达奚很生气，多次责备过他。他一气之下，南行游历曹州、汴州去了。然而，因酒触犯了浚仪县令崔贤，又遭到责辱。马周西行走到新丰时，投宿客栈，店主人只给那些商贩们端酒送菜，对马周却置之不理。于是他命店家上酒一斗，自斟自饮。饮完后，脱下靴子用剩下的酒洗脚，店主人暗暗惊奇。马周到了京城，留宿在卖蒸饼女老板的店铺里。过了几天，他想找个做门客的地方，卖蒸饼的女老板把他引荐到中郎将常何的家中。这位女老板刚卖蒸饼时，李淳风、袁天纲等当时著名的相士曾经遇到过她，并都感到惊异，私下说：“这妇人是位大富大贵的人，怎么在这里卖蒸饼呢？”不久，马周娶了这位卖蒸饼的女老板做他的妻子。后来，皇帝颁下诏书：文武官员，五品以上的，各自都要上书奏事。马周不拘陈规，陈述有利国家，合平时宜的建议二十条，让常何上奏圣上。奏折上有请求在街道设置警夜鼓，和让文武百官都穿上各自应穿的绯、紫、碧、绿等各色朝服，每次早朝都在城门附近等

候……这些建议都和圣上的想法完全一致。唐太宗感到奇怪，就问常何怎么想到的这些事情。常何回答说：“这些都是我的门客马周提出来的。”唐太宗召见马周问话，让他直接去门下省，让房玄龄考问他明经和策对。之后，授任马周儒林郎，暂时署理监察御史的工作。因为常何举荐马周有功，唐太宗赏赐给他丝织品一百匹。后来，马周又转任给事中、中书舍人。他机智、权变，善于陈述奏进，深识事体，每次行动没有不达到目的的。岑文本见了马周后，说：“我见了马周感到他能使人忘记疲倦。但是，马周双肩耸象老鹰，面呈火红色。这种人一定会很快发达起来，只怕是不能长久啊！”仅仅几年内，马周就升任为宰相，这位卖蒸饼的女老板也做了宰相夫人。后来，马周又任吏部尚书，患了糖尿病，经年不愈，四十八岁时病逝。死后，追赠右仆射唐公。

苏氏女

苏某，信都富人，有女十人，为择良婿。张文成往见焉，苏曰：“此虽有才，不能富贵。幸得五品，即当死矣。”魏知古时已及第，然未有官。苏云：“此虽形质黑小，然必当贵。”遂以长女嫁之。其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富，不啮宿食。”诸妹笑知古曰：“只是贫汉得米旋煮，故无宿饭。”其后魏为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供。（出《定命录》）

苏某，信都的富翁，有十个女儿，他要给女儿们挑选称心如意的女婿。张文成想娶苏家的女儿，前去苏家求婚。苏某说：“这个人虽然有才学，但不能富贵。他幸运的话能得个五品官，就该死了。”魏知古当时参加科举考试已经榜上有名，但还没有授任官职。苏某见了他之后说：“这个人虽然个子矮小，肤色又黑，但是将来一定能富贵。”于是把大女儿嫁给了他。这位大女儿蓄着七尺长的美发，象漆似的又黑又亮，她的妹妹们都不如她。有位相士给她看相，说：“这姑娘生就的富贵相，将来不吃隔夜的饭食。”妹妹们取笑魏知古，说：“因为丈夫穷，现买来米煮饭，所以没有隔夜的饭食喽！”后来，魏知古做了宰相，每顿饭，一种食品以上的都是官府里供给。

武后

武士彠之为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纲诣京师，途经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贵子。”遍召其子，令相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夫贵，然不利其夫。”武后时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于怀中。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奥澈，不易知。”遂令后试行床下，天纲大惊曰：“日角龙颜，龙睛

凤颈。伏牺之相，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出《谭宾录》）

武士彠任利州都督。皇帝下诏书召袁天纲到京城去，途经利州。武士彠让袁天纲给她妻子杨氏看相。袁天纲说：“尊夫人的骨相不一般，一定能生贵子。”武士彠把它的儿子全都召唤出来，让袁天纲给他的儿子武元庆、武元爽相面。袁天纲说：“这两位公子，官位可以做到刺史，但最后要遇到艰难困苦的。”看过韩国夫人的面相后说：“这位姑娘能嫁个富贵的丈夫，然而他命中克夫，对丈夫不利。”当时武则天后穿着男孩的衣服，由奶妈抱在怀中，袁天纲看见后，神色为之一震，说：“这个小男孩，神色深奥，目光清澈，不容易看透啊！”于是让武后在床下试着走几步，袁天纲大为吃惊，说：“额骨中央隆起，形状如日，龙眼、凤颈，这是伏羲的面相，他将来的富贵可以达到人中最高的程度。”袁天纲又转身从侧面看武后，又是大吃一惊，说：“如果是女孩，将来必定成为天下人主！”

李淳风

武后之召入宫，李淳风奏云：“后宫有天子气。”太宗召宫人阅之，令百人为一队。问淳风，淳风云：“在某队中。”太

宗又分为二队，淳风云：“在某队中，请陛下自拣择。”太宗不识，欲尽杀之。淳风谏不可，“陛下若留，虽皇祚暂缺，而社稷延长。陛下若杀之，当变为男子，即损减皇族无遗矣。”太宗遂止。（出《定命录》）

武则天后被召入宫时，李淳风向唐太宗进言，说：“后宫出现了天子的气象。”唐太宗召集宫人察看，让嫔妃们每一百个人排成一队，问李淳风天子气在哪里，李淳风说：“在某队中。”唐太宗让人将这队嫔妃分成两队，李淳风说：“在某队中，请陛下自己挑选吧。”唐太宗分辨不出来，想将这队嫔妃全部杀掉。李淳风劝谏太宗皇上说：“不可以都杀了，陛下如果留下她。虽然皇位暂时让别人占据着，但是李氏江山可以延长。陛下要是杀了她，会出现一位男人来代替他。那样的话，大唐江山就会减短，李家皇族就会被灭绝啊！”于是，唐太宗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了。

杨贵妃

贵妃杨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张见之云：“当大富贵，何以在此。”或问至三品夫人否？张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则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贵盛与皇后同。”见杨国忠，云：“公亦富贵位，当秉天下权势数年。”后皆如其

说。(出《定命录》)

杨贵妃住在蜀中时,有个隐居在山野中的姓张的隐士,看到她时说:“这个女孩将来能大富大贵,怎么住在这里呢?”杨家有人问:“能做三品夫人吗?”张隐士说:“不是。”问:“一品夫人吗。”回答说:“不是。”问:“那么能成为皇后了?”回答说:“也不是。然而这女孩尊贵、显赫的程度,跟皇后一样啊!”张隐士看到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说:“您也是富贵面相,将来能掌握几年朝中大权啊!”后来,杨氏兄妹果然都象张隐士说的那样,一个贵为贵妃,一个官任宰相。

姜 皎 (僧善相)

姜皎之未贵也,好弋猎。猎还入门,见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饭。”姜公令取肉食与之。僧食讫而去,其肉并在。姜公使人追问,僧云:“公大富贵。”姜曰:“如何得富贵?”僧曰:“见真人即富贵矣。”姜曰:“何时得见真人?”僧举目看曰:“今日即见真人。”姜手臂一鹞子,直二十千。与僧相随骑马出城,偶逢上皇亦猎,时为临淄王。见鹞子识之曰:“此是某之鹞子否?”姜云是。因相随猎。俄而失僧所在。后有女巫至,姜问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来。”女巫曰:“今日天子来。”姜笑曰:“天子在宫里坐,岂来看我耶。”俄有叩

门者云：“三郎来。”姜出见，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谨，钱马所须，无敢惜者。后上皇出潞府，百官亲旧尽送，唯不见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于路侧，独见姜公供帐，盛相待。上皇忻然与别，便定君臣之分。后姜果富贵。（出《定命录》）

姜皎还没富贵的时候，喜欢狩猎。一次打猎归来进入家门，见到一位和尚。姜皎问：“和尚你在这儿要什么东西啊？”和尚说：“请施主布施贫僧一些吃的。”姜皎让人拿肉给和尚吃。和尚吃完离去，那肉竟然还在。姜皎派人将和尚追回来询问。和尚说：“您能大富大贵。”姜皎问：“怎么样才能得到富贵？”和尚说：“见到真人就能富贵了。”姜皎问道：“什么时候能见到真人呢？”和尚抬眼看了看姜皎说：“今天就能见到真人。”姜皎手臂上架着一只鹞鹰，值二十千钱。他骑马跟随和尚出城去了，正好遇上了唐玄宗也在狩猎。这时的唐玄宗还是临淄王，他看见姜皎臂上架着的鹞鹰，很在行地问：“这是你的鹞鹰吗？”姜皎说：“是。”于是姜皎跟随临淄王一同打猎。不一会，不知道和尚到哪里去了。后来，有一天有个女巫来到姜皎的家，姜皎问：“你说说看，今天有什么人来？”女巫说：“今天有天子来。”姜皎笑着说：“天子在皇宫里坐着，怎么能来看我呢？”不一会儿有人叩门，说：“三郎来了！”姜皎出去一看，原来是那天在一块儿打猎的临淄王。从此以后，姜皎对临淄王倍加恭敬有礼，金钱、马匹，凡是临淄王需要，姜皎都慷慨地奉送，从不吝惜。后来，玄宗皇帝离开潞州，文武百官和亲朋故友都来送行，唯独不见姜皎，玄宗皇帝有些

不高兴。待到玄宗皇帝走到渭水北边，只见姜皎在道边陈设帷帐，为他举行隆重送行仪式。玄宗皇帝高高兴兴地与姜皎道别。从此以后，两人便结下了君、臣的缘分。后来，姜皎果然大富大贵。

常 袞

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其术。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黄彻焉。袞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致五色采于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但熟看之，旬日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岁，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采，回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也。”（出《转载》）

常袞在福建，有个僧人擅长通过察看人的气色，来推测气数、命运，每次推算都象神一样灵验。常袞怜惜僧人年事已高，让他收个弟子继承他的相术。僧人说：“这种事全凭天性，不可以轻易地传授给别人。我在你身边的人中，发现有一个可以传授。”常袞召集所有身边的人，这位老僧人选中了一个叫黄彻的小吏，于是常袞让他跟随僧人学习相术。老僧

人在一间暗室将五种颜色的丝织品悬挂架上，让黄彻把它们挑选出来。老僧说：“一般人都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眼力。只要你仔细地看他，十天以后可以隐约地辨别出白色；半年以后，就能看清楚五种颜色了。”老僧教导黄彻说：“如果能在黑暗中辨别清楚五色彩丝，回去就可以在白天为人相面，预测未来了。”于是，老僧人把相面的秘诀传授给黄彻，并且预言说后人没有谁可以超过他。李吉甫说：“黄彻相面，仅次于袁天纲和许藏秘！”

刘禹锡

宾客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时事稍异，旦夕有腾越之势。知一僧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致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公不得已且见，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意气殊旷。韦觉之，乃去。却与僧语，僧不得已，吁叹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惬，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二十余年，在中书，为转屯田郎中。（出《幽闲鼓吹》）

太子宾客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当时的政事，稍稍有点变化，好象在短时间内他就有飞黄腾达的希望。他知道有一

位僧人推测人的气数和命运特别灵验。有一次，他在省衙里值夜，把这位僧人请到省衙中来。刘禹锡刚想问僧人自己的官运怎样，忽然有人通报，说韦秀才在门外等候求见。刘禹锡不得已，只好让韦秀才进来相见，让僧人先坐在帘下等候。韦秀才进来后送上自己的文卷，刘禹锡粗略地看了一下，精神特别不集中，韦秀才发觉后就告退离去。刘禹锡向僧人询问自己的官运。僧人无奈，长吁短叹了许久，才说：“我要说的话，员外一定不高兴。您看我还说吗？”刘禹锡说：“你尽管说吧”僧人说：“员外以后升迁，是你现在职位的正职。但是，得等到方才进来的那位韦秀才掌权以后来安排你。”刘禹锡听后大怒，拱手一揖，请僧人出去。不到十天，刘禹锡被降职。韦秀才就是后来的宰相韦处厚。以后二十多年，韦处厚一直任中书令，主掌朝政。韦处厚为刘禹锡转成屯田郎中这一正职。

郑 朗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色。谓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则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唯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年卜。（出《摭言》）

宰相郑朗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时，遇到一位擅长通过观察人的气色来推测气数、命运的僧人，对郑朗说：“年轻人呵。你的官位能达到人臣的最高一级，但是你没有考中进士的缘分。如果科举考试考中了，你的一生将窘困艰难，不会有好运的。不久，郑朗考中状元，前来祝贺的人挤满了屋门，只有这位僧人没有来。待到复试时，郑朗状元被取消了，人们又纷纷来安慰他。只有这位僧人前来表示祝贺，说：“你的富贵就在这里！”过了不久，竟然真的象这位僧人预言的那样，郑朗做了当朝宰相。

令狐绀门僧

令狐赵公绀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声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公以举名语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镇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与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懿宗面许，功成，与卿扬州。既而难于爽信，却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既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出《摭言》）

赵国公令狐绚，任宰相时，马举在泽潞担任低级武官。一次，因禀报公事，来到赵国公府上，正遇上赵国公的一位门僧。这位僧人擅长通过观察人的声音、气色，推测出气数、命运。这位僧人偶然看了马举几眼。马举走后，僧人对赵国公说：“方才有一位低级武官来拜见您，是什么人？”赵国公把马举的姓名告诉了僧人，僧人说：“贫僧暗中仔细观察了这个人，以后将接替您为一方镇守使。”赵国公说：“他不过是一名边塞地方的低级武官，纵然有军功，也不过担任边塞的总兵而已，怎么能接替我的职位？”僧人说：“大人姑且再召他进来，再和他说几句话，贫僧再仔细看看。”赵国公同意了，又召马举进来。不一会儿，马举走了，僧人说：“这次看得更真切了，恐怕是在扬州或汴州接替你。”于是赵国公较好地接待了马举。唐懿宗咸通九年，赵国公镇守维扬（即扬州），率兵剿灭庞勋有功。当初，懿宗皇帝当面许诺，功成之后。授任他为扬州节度使，过后又很难做到不失信，却解除他代理节度使的职务，任用他为淮南行军司马。赵国公听说后，立即处理他所管辖的工作，准备迎接新任节度使的到来。赵国公的部下都问：“这是要出发吗？”赵国公就把当年僧人看相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事情果然象当年僧人所预测的那样，接替令狐绚的新任扬州节度使正是马举。

僧处弘

僧处弘习禅于武当山。王建微时贩鹺于均房间，仍行小窃，号曰贼王八。处弘见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极人臣，何不从戎。别图功业。而夜游昼伏，沾贼之号乎？”建感之，投忠武军，后建在蜀。弘拥门徒入蜀。为构精舍以安之，即弘觉禅院也。江西钟傅微时亦以贩鹺为事，遇上蓝和尚教其作贼而克洪井。自是加敬，至于军府大事，此僧皆得参之也。（出《北梦琐言》）

僧人处弘在武当山出家，学习禅理、禅法、禅学。王建未发达时，在均房一带贩卖盐，还小偷小摸，绰号“贼王八”。处弘看见王建勉励他说：“你日后能为人臣子的最高一级，你为什么不去参军，另建功业，而非要象现在这样夜里出游，白天藏起来，让人骂你是贼呢？”王建很感激处弘僧人，听从了他的劝告，参加了忠武军。后来，王建在蜀中称王，建立前蜀。处弘僧人带领门徒也来到了蜀中，王建给他们营造了僧舍让他们居住，就是现在的弘觉禅院。江西的钟傅贫寒时也以贩卖盐为职业。他遇到了上蓝和尚，教他做贼，而克洪井。从此，王建更加敬重处弘僧人，甚至军国大事，僧人处弘全都参加。

范氏尼

天宝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鲁公颜真卿妻党之亲也。鲁公尉于醴泉，因诣范氏尼问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师姨一言。”范氏曰：“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但半年内。慎勿与外国人争竞，恐有谴谪。”公又曰：“某官阶尽，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鲁公曰：“官阶尽，得五品，身着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某之望满也。”范尼指坐上紫丝布食单曰：“颜郎（郎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衫色如此，其功业名节称是。寿过七十。已后不要苦问。”鲁公再三穷诘，范尼曰：“颜郎聪明过人，问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鲁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哗无度者，命吏录奏次，即歌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诉玄宗。玄宗坐鲁公以轻侮功臣，贬蒲州司仓。验其事迹，历历如见。及鲁公为太师，奉使于蔡州。乃叹曰：“范师姨之言，吾命悬于贼必矣！”（出《戎幕闲谈》）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位姓范的尼姑，是有知识的人，能预测人的吉凶。鲁郡公颜真卿的妻子和姓范的尼姑是同族亲戚。鲁郡公在醴泉任县尉时，到姓范的尼姑那里去问自己的

前途。说：“我想参加科举考试，请求师姨指点迷津，再给我预测一下。范尼姑说：“你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能成功。从现在开始，一两个月内一定能入朝做官。但是在半年之内，要小心，一定不要与外国人争斗，恐怕因此会被贬官或流放。”鲁郡公又问：“我的官职最高一级，能得到五品吗？”范尼姑笑着说：“接近一品，你的希望怎么这样低呢？”鲁郡公说：“官职最高一级能得个五品，身着红色官服，带银鱼袋佩饰，儿子补上个太常斋郎，我就心满意足了。”范尼姑指着座位上的紫色丝布食单说：“你穿的官服的颜色就是这样的，你的功业、名节都称得上是好的，寿数超过七十岁。以后不要再苦苦追问了。”鲁郡公再三追问，范尼姑说：“你这个人聪明过人，问事不要追根问底。”过了一个月，正逢国家喜庆之日，举国同庆。这一天鲁郡公科举考中高等，授任长安尉。过了不几个月，升任监察御史，于是在百官朝会时担任领班。一次朝会，有个人无节制地恣意喧哗，鲁郡公让吏录奏了一本。这个人原来是胡人哥舒翰。哥舒翰因为新近攻破石堡城有功，就哭泣着向玄宗诉苦。唐玄宗判鲁郡公轻侮功臣罪，将他贬职为蒲州司仓。范尼姑的预言果然都应验了，桩桩件件，好象就在眼前。鲁郡公任太师时，奉命出使蔡州。他感叹地说：“范师姨说得不错，我的命必定操在贼人手里啊！”

任之良

任之良应进士举，不第，至关东店憩食。遇一道士亦从西来，同主人歇。之良与语，问所从来。云：“今合有身名称意，何不却入京？”任子辞以无资粮，到京且无居处。道士遂资钱物，并与一贴，令向肃明观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诣观安置。偶见一道士读经，谓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因上表，请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灯。上皇览表依行，仍令中书召试，使与一官。李林甫拒，乃与别敕出身。（出《定命录》）

任之良参加进士的科举考试，没有考中，到关东店休息，吃饭。在店中遇见一位道士也是从西边来的。和店主人坐在一起休息。任之良走上前与道士说话，问他从什么地方来。道士说：“现在应该是你名誉和地位都称心如意的时候了，为什么不回转京城去？”任之良推辞说因为没有盘缠，到了京城又没有地方住。于是道士资助他钱与物品，并给他一张名片，让他到肃明观本院中住。任之良返回京城，来到肃明观中住下来，偶然遇见一道士正在读经。道士对任之良说：“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于是任之良上奏一份表章，奏请在太上老君生日这天为他燃灯祝寿。玄宗皇帝看完奏章后，采纳了这项建议，还让中书令召见任之良来面试。根据他的才能授任他

一个官职。中书令李林甫没有遵从皇帝的旨意，却把官职授给了另一个人。

殷九霞

张侍郎某为河阳乌重裔从事，同幕皆是名辈。有道流殷九霞来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鉴。乌公问己年寿官禄，九霞曰：“司徒贵任蕃服，所望者秉持钧轴，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勳，苞贮二义。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问宾僚，九霞曰：“其间必有台辅。”时乌公重一裴副使，应声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当如尊旨。以某所观，即不在此。”时夏侯相孜为馆驿巡官，且形质低粹。乌因戏曰：“莫是夏侯巡官？”对曰：“司徒所言是矣。”乌公抚掌而笑曰：“尊师莫错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无意于名宦金玉。盖以所见，任真而道耳。”乌公曰：“如此则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贵达者为谁？”曰：“张支使虽不居廊庙，履历清途，亦至荣显。”既出，遂造张侍郎所居，从容谓曰：“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迈。若以绂冕累身，止于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倘能摆脱嚣俗，相随学道，即二十年内白日上升。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寻访修真之土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张以其言意浮阔，但唯唯然。将去复来，情甚恳至。审知张意不回，颇甚嗟惜。因留药数粒，并黄纸书一缄而别云：“药服之可以无疾，书纪宦途所得，每一迁转，密自

启之。书穷之辰。当自相忆。”其后谯公显赫令名，再居台铉。张果践朝列，出入台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书载之言，靡不祥悉。年及三纪，时为户部侍郎。纸之所存，盖亦无几。虽名位通显，而齿发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话于亲知，追想其风，莫能及也。（出《剧谈录》）

侍郎张某任河阳乌重裔的从事，同他一起在乌重裔这里做幕僚的都是很有名气的人。其中有位道士殷九霞，来自青城山，他有预测人未来的能力。乌重裔向他问自己的年寿和官禄。殷九霞说：“司徒您已经是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您所希望的不就是能执掌大权，封侯列土吗！只要您保持住功勋，积聚仁义，您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之后，乌重裔又询问每个宾僚的情况，殷九霞说：“其中肯定有人将来能做宰相。”当时乌重裔特别器重一位裴副使，他接过殷九霞的话头问：“裴中丞能做宰相不？”殷九霞说：“如果按现在的人事情况来说，该象您的意愿那样。但是以我所见，就不是这样了。”当时宰相夏侯孜任官驿巡官，又相貌不佳，因此乌重裔戏谑说：“莫不是夏侯巡官？”殷九霞回答说：“司徒说对了！”乌重裔拍手笑着说：“大师没看错吗？”殷九霞说：“我是山野之人，早修正道，无意于功名利禄，只是将我的看法，都真实地说出来罢了。”乌重裔说：“这样说来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那么，其次能显贵发达的是谁呢？”殷九霞说：“张支使虽然不是朝廷正式任职的官员，经历清贵的仕途，也能达到荣耀显贵。”殷九霞从乌重裔那里出来，立即到张支使的住处去，从容地

对他说：“张支使您神骨清爽，气韵高逸，如果在官场中操劳，也就是在尘世间生活那么二三十年。如果您能够摆脱尘世的喧嚣，跟随我一起学道，二十年内就能炼成仙，升入天界。我这次来，并非有贪恋红尘的念头，实在是为了寻访能够修行成道的人啊。然而，我看了很多人，没有象支使您这样与道家有缘的人啊！”张支使认为殷九霞的话是有意虚浮夸张，只是点头称是而已。殷九霞刚离开河阳就又返回来，用心特别真诚恳切。当他看到支使心意没有改变，颇为感叹惋惜。于是留下几粒药和黄纸书一册，向张支使告辞说：“服用这药可以不生病，黄纸书上记载着你在仕途上应该得到的。每次升迁或转任，你就秘密地把书打开看看，上面是怎么记载的。待到这本书都看完的时候，你再好好想想今天的事情吧。”后来，夏侯孜显赫扬名，继而位居宰辅重臣。张支使果然成为朝廷正式授任的官员，在御史台和中书省门下任职，身着代表显赫地位的朱、紫朝服，视察过好几个州府，道士留下的那册书上记述的都很详细。到了第三十六年，张支使做了户部侍郎，书上的记载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时，张支使虽然已经功成名就，通达显贵，但是也已经齿落发白了。张支使每当把当年殷九霞劝他入道修行的事情，讲给亲属和朋友听时，回忆起殷九霞道士当年的仙风道骨，再看看老朽的自己，真是没法相比啊！”

相手板庾道敏

宋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话忤颜。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贵，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渊详密，乃换其手板。别日，褚于帝前称下官，帝甚不悦。（出《酉阳杂俎》）

宋时山阳人王休祐多次因为说话触犯皇上。有位叫庾道敏的人，擅长相看官员们上朝拿的手板。王休祐让别人把自己手板拿给庾道敏相看。庾道敏说：“这块手板是贵相，但是能使主人触犯皇上。”王休祐与褚渊非常熟悉关系密切，就和他换了手板。另外有一天，褚渊手持这只手板上朝，在皇上面前称自己为“下官”，皇上非常不高兴。

李参军

唐李参军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验，皆呼为李相笏。盐铁院官陆遵以笏视之。云：“评事郎君见到。”陆遵笑曰：“是子侄否？”曰：“是评事郎君。”陆君曰：“足下失声名矣，某且

无儿。”乃更将出帘下看：“必有（明抄本有作不）错。”陆君甚薄之，以为诈。陆君先有歌姬在任处，其月有妊，分娩果男子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逸史》）

唐朝有位李参军，擅长相看手板，能够从手板上预测出吉凶祸福，而且每次都很灵验，大家都称他为“李相笏”。盐铁院的官员陆遵拿着笏板让他相看。李参军说：“你的儿子要来了。”陆遵听后笑着说：“是侄儿吗？”李参军说：“是你的儿子！”陆遵说：“阁下你可要丢名声了，我没有儿子。”李参军拿着笏板走到门帘处光线明亮的地方仔细看看，说：“你一定有问题。”陆遵很瞧不起李参军，认为他在骗人。先前，陆遵在他任职的地方与一位歌妓住在一起。这位歌妓已经身怀有孕，不久后果然为陆遵生一个男孩。

龙复本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中。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缺有盛名于世，缙绅之士无不倾属。屈指翘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置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笏。复本执萧公笏良久，置于方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补缺者曰：“长官笏。”宋闻之不乐。萧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

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秉钧轴，威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回顾左右曰：“宋补缺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为清河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公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遂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也。（出《剧谈录》）

唐文宗开成年间，有位叫龙复本的人双目失明，擅长用辨别声音，揣摸骨骼的方法推断人的吉凶祸福。每次推断都非常准确，事后一定应验。凡是象牙手板、竹手板，他只需放在手上把玩一会儿，一定能测出人的年寿、官禄。补缺宋祁在当时负有盛名，士大夫们没有不想跟他交往的，很快就可望显贵发达。当时永乐人萧相置也在谏署衙门，一天宋祁与萧相置一同到龙复本那里去，把他们用的手板给龙复本，让他揣摸、推断。龙复本拿着萧相置的竹手板揣摸了很长时间，把竹手板放在书案上，说：“这是宰相用的手板！”然后摸宋祁用的手板，说：“这是长官用的手板！”宋祁听了后很不高兴。萧相置对宋祁说：“没有根据的话，何必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宋祁与萧相置二人同时升任中书省，一块等候宰相接见。当时，李朱崖刚刚任职宰相掌管朝廷大权，声威震摄朝野。宋、萧二人在等待接见的的时间里，站着闲聊，相互开着玩笑。不一会儿，李丞相突然从里面走出来。正赶上宋祁用竹手板遮着脸，笑声不止。李朱崖很注意地看了看宋祁，回头问身边的人，说：“宋补缺笑我什么事？”听到李朱

崖这样问，没有人不胆寒心惊，双腿颤抖。这件事过去不到十天，宋祁被派出京城，到清河县任县令，一年以后死在任上。后来，萧相置官运亨通，从浙西观察使调入京中主持户部的工作。不久，升任宰相，主掌朝政。一切都如龙复本所预测的那样。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国	葛由	鲁般	弓人
燕巧人	云明台	淫渊浦	新丰
张衡	王肃	凌云台	陈思王
吴夫人	区纯	水芝欹器	兰陵王
僧灵昭	七宝镜台		

因祗国

周成王五年，有因祗国去王都九万里，来献女功一人。善工巧，体貌轻洁。披纁罗绣縠之衣，长袖脩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摇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内口中，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其国人又献云昆锦，文似云从山岳中出也；有列堞锦，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也。有杂珠锦，文似贯珮珠也；有篆文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锦，文似罗列

灯烛也；幅皆广三尺。其国丈夫，皆勤于耕稼。一日锄十顷之地。又贡嘉禾，一茎盈车。故时俗四言诗曰：“力耕十顷。能致嘉颖。”（出《拾遗录》）

周成王五年时，离京城九万里，有一个因祗国，进献来一位做女红的人。她不仅手巧，擅长女红，而且体态轻盈，相貌皎洁。她身着细薄透气绣花绉纱的、长袖的宽大衣服，轻风拂来衣襟飘带飘拽缠绕，飘飘然让人担心她会站立不住。她特别擅长纺织，把五色丝放在口中，拉引出来便织成有花纹的彩锦。因祗国人还进献了云昆锦，花纹好象彩云从山岳中飘飘而出；有列堞锦，图案有如云霞飘浮在城墙上；有杂珠锦，图纹有如一串串珍珠；有篆文锦，纹形象大篆文字；有列明锦，锦上的花纹象排列的烛灯。这些锦，幅宽全都是三尺。因祗国的男人，全都辛勤地在田野里耕做庄稼，一天能锄十顷地。因祗国还进献了生长得特别茁壮的庄稼，一株能装满一车。所以民间流传一首诗说：“努力耕田十顷，长出硕大的谷穗！”

葛 由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为羊卖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贵，或随之上绥山。绥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随者皆得

道，不复还。故里语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立祠焉。（出《法苑珠林》）

葛由，蜀地羌族人。能用木头刻制成羊，到集市上去卖。一天，葛由驾着木羊进入蜀城，城里的豪门贵族中有的人跟随葛由上了绥山，绥山高大险峻，在峨眉山的西边。跟随葛由上绥山的人，全都得道成仙，不再回来。所以俚语说：“得到绥山一挑，虽不能成仙，也完全可以成为富豪！”绥山下边，修建了许多祠庙。

鲁般

鲁般，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於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其父后伺得鸢，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巨千谢之。般为断其一手，其月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班亦为木鸢，以窥宋城。（出《酉阳杂俎》）

鲁般，敦煌人，生死的年代不祥。他心思精巧，善于创造。他在凉州建造佛塔时，造了一只木鸢，敲击机关三下，木鸢就可以飞动，他就乘着木鸢飞回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直到他的妻子怀孕，父母再三追问，他的妻子才说了这一切。后来，他的父亲窥探到木鸢的秘密，敲击机关十多下，乘上它，一直飞到了吴地的会稽。吴人以为鲁般的父亲是妖怪，就杀了他。鲁般重又造一只木鸢，乘上它飞到吴地，找到了父亲的尸体。鲁般怨恨吴人杀了他的父亲，回来后在肃州城南，造了一个木仙人，让他的手指指东南吴地方向。于是，吴地大旱三年。吴地的一位占卜术士，占卜后说：“吴地大旱，是鲁般干的呵。”于是吴人带着许许多多的物品来向鲁般谢罪。鲁般断去木仙人一指，这个月吴地就下了大雨。

建国初期，当地人还祈祷过这个木仙人。战国时期，公输班也造过木鸢，用它来探视宋国的情况。

弓 人

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进之。弓人归家，三日而卒。盖匠者心力尽于此弓矣。后公登兽圈之台，用此弓射之，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东，余劲中石饮羽焉。（出《淮南子》）

宋景公让一位弓人造弓，九年才造成。造成后这位弓人

将弓进献给景公，回到家里三天后就死了。唉，这是造弓人的心与力全都用在弓上了！后来，宋景公登上兽圈台，用这张弓射兽。弓矢穿过西霸山，一直飞到彭城的东部，剩下的余力射中石头，箭身没入石中，连箭尾的羽毛都隐没不见了。

燕巧人

燕王征巧术人，请以棘之端为沐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年不入宫，不饮酒食肉。而霁日出，视之宴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矣。”燕王恩养，不能观也。（出《艺文类聚》）

燕王征召有技艺的术士，让他用棘刺的尖端做沐浴的母猴。母猴做成了，艺人说：“大王要看沐浴的母猴，必须半年不到后宫去。不能饮酒，不许吃肉，而且要在雨后太阳出来时，寻找没有阳光的地方，才可以看见棘刺做成的母猴。燕王不能看到那母猴，就把艺人很好地供养着。

云明台

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天下巧工。南得烟丘碧树，酈水燃沙，贲都朱泥，云冈素竹；东得葱峦锦柏，缥槎龙杉，寒河星柘，岍山云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渊羽璧，条章霞桑，沈唐员筹；北得冥阜乾漆，阴坂文梓，褰流黑魄，暗海香琼。珍异是集。有二人皆虚腾椽木，运斤斧于云中。子时起功，至午时已毕。秦人皆言之子午台也，亦言于子午之地。各起一台。二说有疑。（出《拾遗录》）

奏始皇建造云明台，用尽了四方珍贵的木材、天下的能工巧匠。从南方运来烟丘的碧树、酈水的燃沙、贲都的朱泥、云冈的素竹；从东部伐得葱峦锦柏、缥槎龙杉、寒河星柘、岍山云梓；从西部采到漏海的浮金、浪渊的羽璧、条章的霞桑、沈唐的员筹，从北方运进冥阜的干漆、阴坂的文梓、褰流的黑魄、暗海的香琼。将普天下的珍奇异宝，都集在了这里。在建造云明台时，只见有两个人悬空在椽木上边，在云中挥舞着板斧做工。从半夜起开始干。到第二天中午就完工了。所以秦人都把这座台子叫“子午台”。也有的说，是在子与午两个地方各建造一座台子。这两种说法都不可信。

淫渊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从地而出，以成渊，故曰淫泉也。或言此泉甘软，男女饮之则淫。其水小处可濞觴褰涉，大处可方舟沿泝，随流屈直。其水激石之声，似人之歌笑，闻者令人淫动，故俗为之淫泉。时有鳧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濼。罗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郿山之坟，行野者见金鳧向南面，飞至淫泉。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献太守张善。善博识多通，考其年月，既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渚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鳧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黥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冢间，精灵之伟也。皆生埋巧匠于冢里。又列灯烛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巧人于冢里，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怨碑”。史记略而不录矣。（出《拾遗录》）

日南郡的南边，有淫泉水流入河中。说是淫泉的水是从地里浸淫出来，聚集在一块儿形成一眼泉，所以叫淫泉。也

有的说，这泉水水质甜软，男人与女人喝了就淫乱。淫泉的发源地，水少又浅，撩起衣服就可以淌过去。水大的地方可以两条船并排而行，忽而弯曲，忽而笔直，顺流而下。泉水拍激石头声音，仿佛人在歌唱，在欢笑。听到这种声音的人心旌荡漾，顿生淫乱的欲望，所以民间叫它淫泉。当时有一群群金色的野鸭、大雁在淫泉的沙滩上或水中戏嬉着，有人用捕鸟的网捕获到了野鸭，竟是真金的。秦末农民起义毁坏邠山陵墓，有人在野外行走，看见金野鸭向南面飞去，一直飞到了淫泉。吴末帝宝鼎元年，张善做日南郡的太守。当时有郡民得到金野鸭，献给了太守张善。张善知道得多，懂得的广，考证制做它的年月，正是秦始皇墓的金野鸭。当年秦始皇为自己修建邠山陵墓，聚敛天下奇瑰异宝。陵墓建成以后，建造陵墓的工人活着就被埋进里面，做了他的殉葬品。秦始皇陵中埋藏着所有从远方运来的奇珍异宝。墓中修造了江、海、川、沟渠并且错落建造了一些假山。水中的船只是用沙棠沉檀木做成的，用金、银做野鸭大雁，用各种琉璃宝石做成龟、鱼。又在海中做玉象，鯨鱼口里衔着火齐珠当作星辰，用来代替蜡烛。光芒四射，满冢生辉，精灵之气宏伟壮观。建造陵墓的能工巧匠都被活埋在里面。墓中还排列着许多灯烛，光芒耀眼，仿佛明亮的太阳一般。先前埋在墓内的工匠，到墓被打开时全都没有死。这些能工巧匠们，在墓内把石头雕琢成龙凤仙人的象，并作辞刻碑以告后人。汉朝初年发掘这个陵墓时，查验各种史与传，全都没有龙凤仙人守丧的记载，就知道是被活埋在里面的匠人所做的，后人又将这些事情写成碑文刻在碑上。而且文辞多是憎怨始皇残酷的话语，就称

作“怨碑”。司马迁写《史记》时，把这一段省略去，没有记录在里面。

新丰

高祖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街巷栋宇，物色如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衢望途，亦竟识其家。匠人朝宽所为也。移者皆喜其似而怜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出《西京杂记》）

汉高祖七年，因太上皇思乡，于是汉高祖刘邦命令在骊邑按着丰县街里的格式建造新城，称作新丰，并迁来了丰县的老百姓。新城的大街小巷，房屋建筑，各色什物都和原来丰县的一样。男女老少，手拉着手相搀扶着聚集路边，他们一看便各自认出了自家的房子。把狗羊鸡鸭放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它们也都争抢着往自己的家里跑。这一切都是匠人朝宽仿效丰县建造的。这里的一切都和丰县一样，从丰乡移居到这里的人非常高兴，并且很爱惜这里的一切。所以大家比赛着加倍赏赐或赠送礼物给朝宽。一个多月，朝宽便收到了价值百金的礼物。

张衡

后汉张衡字平子，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之，圆径八尺，盖合隆起，形如酒樽，饰以篆文及山龟鸟兽之状。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八龙首，各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樽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震，则樽动机发，龙吐丸而蟾蜍衔之。震动激扬，伺者因此觉知。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动之所在。仪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曾一龙发机而地不动。京师学者，初咸怪其无征。数日驿至，果地动。于是皆服其神妙。（出《后汉书》）

后汉人张衡，字平子。他制造了一台候风地动仪。地动仪是用精炼的铜铸成的。圆径八尺，盖合高隆起来，形状象个大酒杯。上面绘制有篆文、山龟、鸟兽等图案作为装饰。中间有一根总柱和周围八根分柱用机关相连接。外有八个龙头。每头龙口中含一枚铜丸，下面有蹲伏着的蟾蜍，张口接着。它的小机关制作精巧，都藏在樽的里面，盖上盖后，非常严密没有一点缝隙。如果发生地震，就引起樽动，牵引里面机关起动，龙吐铜丸，落在蟾蜍口中。震动激烈，观察它的人就知道有了情况。一头龙的机关发动，而另外七头不动，找出

它的方向，就知道了地震发生在哪里。地动仪测地震非常准确，好象神物一般。在史书、典籍的记载中从来没有过象候风地动仪这样的仪器。曾经有一次，有一头龙的机关发动了，而它所指方向的地方没有发生地震。当时，京城中的学者们，一开始都责怪地动仪测出的结果不准确。几天后，驿吏来报，那个地方果然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都信服地动仪的神妙！

王 肃

王肃造逐鼠丸。以铜为之，昼夜自转。（出《酉阳杂俎》）

王肃造驱鼠丸，用铜做成的，白天黑夜不停地自己转动。

凌云台

凌云台楼观极精巧。先称平众材，轻重当宜，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恒随风摇动，而终无崩殒。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便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出《世说》）

凌云台建造的非常精巧。在建造这座楼台时，先把所有的材料，都称量平衡好，使它们轻重得当，然后再开始建造。这样。相互之间就连极轻微重量的负担都没有。凌云台虽然高峻，却常常随风摇动，而且竟然没有塌陷。魏明帝曹叡要登凌云台，却惧怕它那高耸入云，随风摇动欲倒的样子，就让另用大材支撑住它。不料这时，楼台却立刻倒塌毁坏了。当时有人评论这件事说：这是轻重力量不平衡造成的啊！

陈思王

魏陈思王有神思，为鸭头杓浮于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劝，鸭头则回向之。又为鹤尾杓，柄长而直，王意有所到处，于樽上辘之，鹤则指之。

魏人陈思王常常有奇想，他制做了一柄鸭头形状的杓子，把它放在九曲酒池里，陈思王心里想让谁喝酒，鸭头就旋转到那个人的方向。

陈思王还制做了一柄鹤尾形状的杓子，它的把又长又直。陈思王心中想到哪里，在酒杯上旋转杓子，鹤尾就指向哪里。

吴夫人

吴主赵夫人，赵达之妹也。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云龙虬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作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乡。”列万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鸢，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绢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析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者。百断百续，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尚在军旅，常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数丈，卷之则可内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多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及吴亡，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吴主孙权的一位夫人赵氏，是赵达的妹妹，擅长绘画。她

的画精巧美妙，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达到她的水平。赵夫人能在手指中间，用彩丝织成云龙、虬凤图案的锦，大的一尺多，小的见方只有一寸，宫中称为“机绝”。孙权常常慨叹没能铲除魏、蜀两国，在行军打仗的空闲时间里，很想得到一位擅长绘画的人，能绘制出一幅有山川、地貌，供行军布阵用的图像来，赵达就把他的妹妹进献给孙权做了夫人。孙权让她绘制全国江湖、四方山岳的形势图，夫人说：“丹青的颜色，很容易退掉，不可能长久保存，我能刺绣。”于是，赵夫人把所有国家都绣在一块帛上，上面还绣着五岳、河海、城市及行军布阵的图案，然后把它献给了孙权。当时的人称它为“针绝”。虽然有用棘刺木刻的木猴、有公输班造云梯，有制作精美的风筝，但是没有比它更珍稀瑰丽的。孙权住在昭阳宫，忍受不了夏天的炎热，就卷起了紫绡幔帐，赵夫人看见后，说：“这还不够宝贵的。”孙权让夫人说明是什么意思，赵夫人回答说：“我要绞尽脑汁想出个好办法，让帷幔放下来时，清风也能吹进去，从外面看并没有什么遮挡、障碍，各位侍者也感到很凉爽，飘飘然仿佛驾御着轻风一路行走一般。”孙权说很好。于是赵夫人剖开发丝，然后用神胶把它们粘接起来。神胶出产在郁夷国，是用来粘接弓弩断弦的，不论断成多少段用神胶都能把它接上，特别有神效。赵夫人就用这经过剖割、粘接起的发丝织成绉纱。几个月后完工，裁剪缝制成帷幔。无论是从里、还是从外面看它，都象烟气似的轻轻飘动，而且房间里自然变得清幽凉爽。当时，孙权还亲自带兵行军打仗，常把这幅帷幔带在身边，做为行军的幕帐。这幅帷幔舒展开时长宽好几丈，卷起来可以放在枕头里面。这

时人称它做“丝绝”。所以吴有三绝。四海之内再没有第二种同它们一样绝妙的稀世珍宝了。后来有为求受到宠幸而谄媚的人，诬谄她说，赵夫人总爱在大王面前炫耀自己。因而招到祸患被废除。赵氏虽然因被怀疑，而失去了人主夫人的地位，但是做为技艺高超的工匠，她被载录在史书上，流芳千古。东吴灭亡时，不知她在什么地方。

区 纯

大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椎椎之。（出《晋阳秋》）

晋元帝大兴年间，衡阳的区纯做了一个饲养老鼠的游戏器具。它四周长有一丈多，开四个门，每个门前有一个小木人。里面放进四、五只老鼠，老鼠要出门，木人用槌槌老鼠。

水芝敬器

西魏文帝造二敬器。其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

盘。盖有山，山有香气。别有一仙人持一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也。其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于器。又为凫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有一床一钵，钵圆而床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满则平。溢则倾。置之前殿，以警满盈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三国典略》）

北朝时，西魏文帝造了两个欹器，（按祭器的一种）。其中一个，两个仙人共拿一个钵，同在一个盘中。盘中有山，山散发着香气。另有个仙人手中拿着一只金瓶，站在欹器上居高临下，用水浇山，水从瓶中流出，注入器内，烟气布满山中，称为“仙人欹器”。另一个是两朵荷花同在一个盘中，相距一尺多远，中间有芙蓉，往下垂落到欹器上，把水灌进芙蓉里而流满欹器。又用野鸭、大雁、蟾蜍图案做为装饰，叫它做“水芝欹器”。二盘中各有一床，一钵。钵是圆形的，床是方形的，中间有人，说是天才、地才、人才的象征。欹器形状象装酒的觥，装满水时呈水平状态，水溢出来时就倾斜。把它放在宫中的前殿，用它来警示满与盈。

兰陵王

北齐兰陵王有巧思，为舞胡子。王意欲所劝，胡子则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出《朝野僉载》）

北齐的兰陵王有奇巧的构思，制做了跳舞的胡人男子。兰陵王心中想要劝谁喝酒，胡人男子就捧着酒杯向他作揖。人们不知道这里面的道理。

僧灵昭

北齐有沙门灵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于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儿抚掌，遂于丝竹相应。饮讫放杯，便有木人刺还。上饮若不尽，船终不去。未几，灵昭忽拊心，疑有刀刺，须臾吐血而终。

北齐有位叫灵昭的僧人，很有巧妙的构思，奉武成帝的命令在假山亭上建造流杯池。流杯池建成后。武成帝在池边宴饮。池中放置制做精巧别致的小船。小船每次行到武成帝面前，武成帝伸手拿取小船上的酒杯，小船就自己停住，上

面有一木制小人一拍手，于是丝竹乐声伴奏。饮完之后放下酒杯，就有木制小人捧着酒杯回去。武成帝如果不饮完杯中酒，小船就一直不离去。不久，灵昭和尚忽然抚摸着胸口，估计是被刀刺了，不一会儿就吐血而死。

七宝镜台

胡太后使灵昭造七宝镜台。合有三十六室，别有一妇人，手各执锁。才下一关，三十六户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咸启，妇人各出户前。（出《皇览》，《御览》七一七引作出《三国典略》）。

胡太后派灵昭建造七宝镜台。镜台共有三十六个室，另有一个妇人，两只手各拿着一把钥匙。只要旋转一个机关，三十六个室的门同时关闭。如果将钥匙从这个机关里抽出来，各个门全都开启，妇人的影象出现在各个室前的镜子里。